武俠世界



$2.00

720

· 特別介紹 ·



一期完巨型奇情小說：**島國風雲** 東門白·著



“島國風雲”是描述科學家和醫學家爲了愛情糾紛，各以所長，展開一幕激烈絕倫的科技戰，故事內容曲折、新奇，誠時下不可多睹之傑構，是期刊出，敬請購閱。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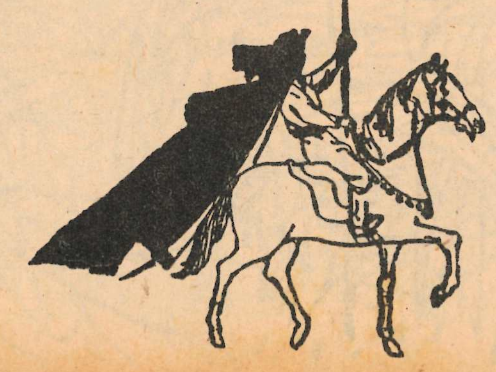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侠世界

第72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七代劍

新派奇情技擊鬥智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海書郎在金華城中當街賣劍，一猥瑣老者誘他前往北山，擬恃强奪劍，爲海書郎一脚踢死，海書郎正欲下山，武林富豪驀地來到，願出高價，談論間，三花娘子趕來，爭相競買，終用武取決，武林富豪躲不過三花娘子的三朶銀桃花負傷而去，海書郎也拒絕三花娘子的示愛，返回金華城中，繼續沿街賣劍，那日有靑年戚明星騎馬經過，海書郎向他兜售，願以一兩銀子的賤價把劍賣給他，戚明星驚問原因，海書郎揭出他的姓名身份，戚明星也把助他殲敵的義友卓一帆爲他犧牲的事說出——

＊＊＊＊＊＊＊＊＊＊＊＊＊＊＊＊＊＊＊＊

殺俠傳衣鉢　壯士獲無鋒

海書郎輕啊一聲道：「這樣說來，你倒有還不完的人情，怪不得你一直面帶憂鬱。」

兩人說到這裏，離城已二三里遠，來到一處靠近一大片墳場的路上。

海書郎忽然住足道：「咱們到墳場去談，你不介意吧？」

戚明星道：「不。」

海書郎於是折身走入墳場。

這片墳場，從路邊一直延伸到遠處的山坡上，大概金華府的死人都葬在此處，大大小小的墳墓約有數千座之多。

海書郎領路走到山坡上的墳場，在一個預先挖好的亘坑邊停住脚步。

那亘坑之中，竟然停放着一口新的棺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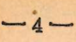
棺蓋未釘上鐵釘，似乎棺中是空的。

戚明星一見之下，疑竇陡生，下馬問道：「這口棺材怎麼沒有掩上土？」

海書郎道：「因那裏面還沒有人。」

戚明星心中更爲驚疑，以爲是碰上了鐵船帮的人，當下暗暗戒備，又問道：「閣下怎知道？」





海書郎道：「是我叫人抬來的。」

戚明星道：「準備盛殮何人？」

海書郎道：「我。」

戚明星一怔道：「你？」

海書郎在鄰近的一座墳上坐下了，笑笑道：「咱們開始來談交易——你要不要這把劍？」

戚明星沉吟道：「老實說，我對它的『僕人』並無好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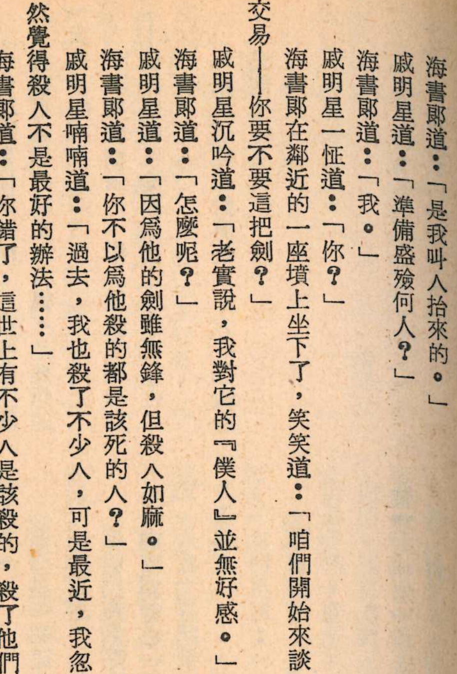
海書郎道：「怎麼呢？」

戚明星道：「因爲他的劍雖無鋒，但殺人如麻。」

海書郎道：「你不以爲他殺的都是該死的人？」

戚明星喃喃道：「過去，我也殺了不少人，可是最近，我忽然覺得殺人不是最好的辦法……」

海書郎道：「你錯了，這世上有不少人是該殺的，殺了他們





，善良的人才能得到太平。」

戚明星苦笑一下道：「我不反對你這句話，我雖然已不喜歡殺人，但我還想再殺一人！」

海書郎道：「越西鴻？」

戚明星點頭道：「是！」

海書郎道：「你只知道越西鴻該死，但其實還有許多人比越西鴻更該死呢。」

戚明星凝目注視他，問道：「閣下究竟是誰？」

海書郎不答，反問道：「一句話，你要不要這把劍？」

「如果要呢？」

海書郎道：「那麼，你就是第七代的『大殺俠』……」

「我恐怕不够資格……」

「你够的。」

「除了成爲第七代『大殺俠』之外，還有別的沒有？」

「有，等你答應了再告訴你。」

「你要我替你做甚麼，只要我能力所及，我都可答應，只是我自覺不是理想的『大殺俠』人選。」

「不要害怕殺人，你只要記住兩句話——毋枉毋縱，除惡務盡——即可！」

「哦……」

「關於這把劍的傳說，你大概已聽過了，是吧？」

「是的。」

「那都是眞的。」

「哦。」

「要不要？」

「我先要明白一件事。」

「嗯？」

「第六代『大殺俠』海書郎是怎麼死的？」

「他其實還沒死。」

「哦？」

「只是已快要死了。」

「莫非你就是海書郎？」

「是的！」

戚明星十分吃驚，瞪望他很久，才問道：「你還沒有死，爲何大家都說你死了呢？」

海書郎道：「那是我自己放出去的謠言。」

戚明星道：「理由何在？」

海書郎道：「等下再告訴你，現在請先回答我，你願不願意成爲第七代『大殺俠』，以此『無鋒』行道江湖？」

戚明星沉思半晌，也不答而反問道：「剛才你說你快要死了，是怎麼回事？」

海書郎道：「我中了百花瘴毒，已無藥可救。」

戚明星一啊道：「原來如此！」

海書郎道：「怎麼樣？」

戚明星毅然點頭道：「好吧！」

海書郎神色一正道：「那麼，你賭個咒，入我大殺門後，一切須嚴守我大殺門的規律！」

戚明星道：「大殺門規律是甚麼？」

海書郎道：「很簡單，第一條即是『毋枉毋縱，除惡務盡』，二爲戒盜，三爲戒淫，四爲戒貪，最後一條是在你無法執行『大殺俠』的任務及年滿五十歲時，即須選一繼承人，將此劍交出，以延續我大殺門一脈！」

戚明星道：「這些我都辦得到。」

海書郎道：「那就起誓吧！」

戚明星於是一整衣衫，當天跪下，起誓道：「皇天在上，小可戚明星，今謹以至誠之心投入大殺門，執行第七代大殺俠之責，終我一生，遵守大殺門戒律，如有違犯，願受天罰！」

海書郎很是欣慰，上前扶他起來，接着伸手道：「給我。」

戚明星一怔道：「甚麼？」

海書郎道：「你的劍。」

戚明星不解其意，但仍解下自己的長劍給他。

海書郎接過長劍，一手握柄，一手握劍鞘末端，微運力，立聞「崩！」的一聲，斷了！

戚明星大爲錯愕道：「怎麼了？」

海書郎扔掉斷劍，笑道：「替你脫胎換骨，從今天開始你的兵器是這一把！」說畢，將「無鋒」遞出。

戚明星這才明白他的意思，不由也笑了。

海書郎接着道：「現在我把本門地址告訴你……」

他附耳低語一陣，最後恢復平常的聲音道：「記住了沒有？」

戚明星點頭道：「記住了。」

海書郎聲調一沉，又道：「你如因故無法去到那地方，死亦不得洩漏本門的秘密！」

戚明星肅容道：「是的。」

海書郎面上復現笑容，道：「好了，現在來談我的私事，你可願替我完成三件事？」

戚明星道：「請吩咐，小可力所能及，決不推辭。」

海書郎道：「這三件事，本應由我自己去完成，但我已距死不遠，只好委託你了。」

戚明星注目聽取，等他說下去。

海書郎道：「第一件，是尋找我失踪的一個女兒。」

「你女兒失踪了？」

「是的。」

「她多大年紀？」

「十二歲時失踪，現在十四歲了。」

「怎麼失踪的？」

「我離家外出，回家的時候，就不見她了。」

「她一個人在家？」

「還有一個李嫣。」

「你妻子呢？」

「難產死了。」

「那李嫣怎麼說？」

「她死於房中地上，我回去時，她的屍體已腐爛，看樣子已死一個多月。」

「怎麼死的？」

「由於屍體已經腐爛，故看不出死因，但我相信她是被人殺害的。」

「你家附近有無鄰居？」

「沒有，我住天目山上。」

「你有仇家？」

「當然有，我一生殺人無數，仇家多得很。」

「那麼，令愛必然是被你的仇家擄去了。」

「是的，但怪的是那仇家既擄去少女，應找我提出要挾，但時隔二年，却都沒有一人找我。」

「令愛叫甚麼？」

「她乳名友蘭。」

「有何特徵？」

「她左邊的腰上有一塊胎生紅斑，其形很似一朶蘭花，此外她有一對大眼睛，很美！」

「唔，特徵在腰上，這可難找了。」

「是的，很難。」

「我願替你去找，但不敢說一定找得回來。」

「我知道，你盡力就是了。」

他說到此處，由懷中摸出一本小册子，遞給戚明星道：「這上面記載着我仇家的姓名和住址，你可以按照這名單逐一去找。」

戚明星收下小册子，問道：「你說你中了百花瘴毒，那是怎麼回事？」

海書郎輕嘆一聲道：「我在中原尋找了一年毫無所獲，就想到一個大仇家『南蠻王』頭上——你知道『南蠻王』這個人麼？」

戚明星點頭道：「知道，他是南荒武林的霸主。」

海書郎道：「我曾殺了他幾個胡作胡爲的門下，因此想到他可能是擄去小女之人，便在一年前趕去那兒，後來查明他與小女的失踪無關，下山之時，不愼中了最厲害的百花瘴氣。」

戚明星道：「我看你臉色很好嘛。」

海書郎苦笑道：「我一直以內功控制病毒的發作，可是最近已感力不從心，我本該在半個月前死掉的，爲了找你，才勉强支持到今天。」

戚明星道：「我如尋獲令愛，如何安置她？」

海書郎道：「我有個姐姐住在鄱陽南城門附近，她丈夫是開布店的，你可以帶小女去投奔她。」

戚明星點點頭，道：「你第二件要我做的是甚麼事？」

海書郎道：「天山飛狐這個人你知道吧？」

戚明星面容一懍道：「知道，他比『南蠻王』更爲可怕。」

海書郎道：「數年前，他與我較技落敗，臨走的時候，約定明年元月十五日再在鐵嶺關一決雌雄，他一直想擊敗我以揚名天下，而我本可以殺死他，只因找不到他犯罪的証據，故不便下手，現在我已無法赴約的了，假如你願意，就代替我出戰，好好的敎訓他一頓。」

戚明星低聲道：「我恐怕不是他的對手。」

海書郎道：「還有八個月的時間，到時候你就打得過他。」

戚明星道：「第三件呢？」

海書郎道：「第三件最重要，你非去完成不可。」

他又向戚明星附耳低語一陣，然後道：「聽明白了沒有？」

戚明星很吃驚，點頭道：「聽明白了，這件事何時去辦？」

海書郎道：「最後才辦。」

戚明星道：「那麼我先做那一件？」

海書郎道：「繼承第七代『大殺俠』爲第一要務，其次尋找小女，再次赴其約與天山飛狐決鬥，最後才去辦那件事。」

戚明星點點頭。

海書郎道：「在你去繼承第七代『大殺俠』的途中，以至你成爲『大殺俠』之後，有四個人你要小心。」

戚明星道：「哪四個人？」

海書郎道：「第一個是『三花娘子』，這女人十年來一直纏着我，希望我去攻她的轎，娶她爲妻，但我知道她不是眞白痴戀我，而是另有目的，只是我不知道她的目的是甚麼，以後你見到她最好不要理她。」話聲一頓，又道：「第二個是『法明禪師』，第三個是『風雷眞人』，第四個是『降魔怪丐』，這三人你應該都知道，他們是當今武林的武學大宗師，一直想剪除我。」

「甚麼原因？」

「在他們的心目中，本門歷代大殺俠都是天殺星下凡，因此必須除去。」

「哦。」

「本門第五代大殺俠即曾被他們三人所傷，我則比較機警，一知他們來了，就趕緊開溜。」

「本門武功不及他們三人？」

「不，單打獨鬥，我自信可以打敗他們，但因他們是好人，本門戒律絕不可妄殺好人，因此看見他們一到，我只好逃命了。」

「原來如此。」

「好了，一切已交代明白，我死之後，你可用馬車將我運回去。」

他說完這話，隨即起身跳入坑中，揭去棺蓋，跨入棺中躺下。

戚明星驚愕道：「你幹甚麼？」

海書郎嘆了口氣道：「我大限已到，要與你分別了！」

戚明星搖頭道：「沒有這個道理！」

海書郎道：「嗯？」

戚明星道：「人應該順其自然死去，不該故意尋死。」

海書郎苦然一笑道：「我不是故意要尋死，剛才我已說過了，我的性命該在半月前就結束，這半個月來，我是在勉强苦撑，這種痛苦，我再也無法忍受了！」

語畢，閉上眼睛。

刹那間，竟已死去！

戚明星大爲震驚，跳入坑內，趨至棺旁喊道：「海大俠，海大俠！你……眞的死了？」

海書郎已沒有一點反應。

戚明星伸手入棺，探探他的鼻息，發覺他果然斷了氣，不禁駭然暗忖道：「看來那百花瘴毒眞够毒的，而他能以內功抑制達一年之久，也眞是了不起了！」

這時候，大地突然轉暗，似乎像徵着一顆慧星的殞落。

晚風呼嘯，有如鬼哭神嚎！

戚明星默默佇立棺邊，對於今天的奇遇，感到像做了一場夢。

大殺俠海書郎死了！

這位武林中傳說紛紜的神秘人物，今天竟然死在自己面前！

而自己，竟然會成為大殺門的第七代接替人！

從此，自己將成為武林人「奉為神明」和「懼如惡魔」的人物，這究竟是福還是禍？

大殺門，崛起武林已有百餘年，代代單傳，個個都似天殺星下界，心硬手辣，殺人如麻，雖然殺的都是奸惡之輩，但一個人如此大造殺孽，到底是對還是錯呢？

戚明星現在無法解答這個問題，因為在他的心眼中，大殺俠海書郎是一位可敬的俠客，也是個可怕的魔王，他無法對海書郎做「蓋棺論定」，當然也不知道自己接替為第七代大殺俠之後，今後擺在眼前的，將是一條甚麼樣的路？

因此，目前他只有抱定一種態度——且走下去瞧瞧！

他拿起棺蓋輕輕蓋好，運出內家眞力按下四支鐵釘，然後朝棺材拜了三拜道：「海大俠你請安息，小可這就回城去購車，立刻送你回去。」

「嘻嘻！」

驀地，附近的一座墳墓後面，响起了一聲輕笑！

這一聲輕笑，雖可斷定是人發出的，但在此時此地聽來，却令人不由得渾身寒毛直立！

戚明星心頭一震，倏然轉身喝道：「甚麼人？」

「是我！嘻嘻嘻……」

詭譎而陰沉的笑聲中，兩條黑影由那座墳後冒起，騰身飄了過來！

身形飄在空中時，活像一大一小的兩隻蝦蟆！

任何人看了，都會肯定他們是父子，因為除了年齡不相同外，他們的面貌和體形都一樣，只是一個大一個小罷了。

老的年約五旬，身高不滿五尺，却胖得像一隻猪，身子圓鼓鼓的，是個屬於往「橫」發展的人。

他的面貌，看來一團和氣，可是氣質絕對比不上「武林富豪」，前者胖得雍容高貴，他則只給人一種「臭肥」的印象。

小的年約二十左右，面貌身材都與老的極為酷似，唯一不同的是，眼睛白多於黑，是一對很難看的狐狸眼！

戚明星一見這一對大小怪人之時，眉頭就直打結，因為他以前曾見過他們，知道他們是誰。

他們確是一對父子！

老的叫「鐵蝦蟆呂南瀛」，小的叫「小蝦蟆呂發財」，是黑道上最心黑手辣，卑鄙無恥的人物！

戚明星已知道他們的來意，當下力持鎮靜的一拱手道：「原來是呂大當家，久違了！」

鐵蝦蟆呂南瀛咧着大嘴巴「嘻嘻」直笑，道：「戚明星，我要跟你商量一事，不知你有無興趣？」

戚明星道：「說說看。」

鐵蝦蟆呂南瀛笑道：「我先告訴你一個壞消息，鐵船帮主越西鴻因你殺了十二鷹，一怒之下，已發動全帮高手追緝你，同時發下懸賞，誰能把你腦袋摘去給他，賞銀五千！」

戚明星微微一笑道：「呂大當家今日就為那五千賞銀而來？」

鐵蝦蟆點頭道：「本來是的，但我已改變主意，不想要那五千賞銀了。」

戚明星微一躬身道：「呂大當家肯網開一面，小可十分感激，容後圖報。」

說罷，跳出了巨坑，向自己的坐騎走去。

鐵蝦蟆身形一閃，攔住了他的去路，嘻嘻笑道：「別忙着走，我的話還沒說完哩！」

戚明星刹足一笑道：「不必說了，小可明白呂大當家的意思——辦不到！」

鐵蝦蟆和氣的笑靨開始變得不和氣，陰惻惻的笑道：「我以為你辦得到，因為這對你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戚明星道：「是麼？」

鐵蝦蟆道：「想想看，你叛離越西鴻，要應付鐵船帮的圍捕已很困難，假如再成為第七代大殺俠，那就更成為衆矢之的了，所以依我看，你還是把那口『無鋒』轉贈給我兒子為佳！」

戚明星瞥了那「小蝦蟆呂發財」一眼，微笑道：「你認為令郎是第七代大殺俠的料子？」

鐵蝦蟆點頭道：「正是，我兒乃最是適當的人選！」

小蝦蟆呂發財樂了，聳聳肩膀，嘻嘻笑道：「你把『無鋒』轉贈給我，我成為第七代大殺俠後就幫助你對付鐵船帮！」

戚明星哈哈大笑起來。

鐵蝦蟆大為不悅道：「你笑甚麼？」

戚明星笑道：「有一句俗語，呂大當家不知聽過沒有？」

鐵蝦蟆眨着眼皮道：「甚麼俗語？」

戚明星道：「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鐵蝦蟆生氣了，雙目一瞪道：「小子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我是一番好意才提出這個建議，要知我原是為摘你腦袋而來的，你別不識抬舉！」

戚明星道：「小可有個更好建議。」

鐵蝦蟆一哼道：「甚麼？」

戚明星道：「你可以照原定計劃行事，這樣你既可得到這把寶劍，又可領得五千賞銀。」

鐵蝦蟆面上陡現殺氣，悍笑一聲道：「你這不是活得不耐煩麼？」



鐵蝦蟆一見兒子小蝦蟆被戚明星踩在脚下，便欲縱身撲救，戚明星厲聲喝令他別動。

戚明星道：「我也常常覺得活在這世上沒多大意思，可惜到今天還沒有人能要了我的命去。」

鐵蝦蟆忽然一指身邊一座墳墓，嘿嘿獰笑道：「我問你，你的腦袋可比這塊墓碑硬？」

戚明星微微一笑，道：「呂大當家想露一手？」

鐵蝦蟆沉聲道：「不錯，我先讓你小子開開眼界！」

語畢，突然發出一聲野牛般的嚎叫，猛可一掌拍上那塊基碑！

「砰！」然一响，基碑立告粉碎！

這是一手眞功夫，一般武林高手能有此功力，確實不多。

戚明星就覺得自己無此能力，但是他還是面無一絲懼色，又哈哈大笑道：「呂大當家你錯了！」

鐵蝦蟆獰笑道：「甚麼錯了！」

戚明星笑道：「墓碑是死的，人是活的！」

鐵蝦蟆道：「活的也一樣！」

話聲中，倏然一掌拍出！

戚明星脚下微頓，人已飄開數丈，落在一座墳上，朗笑一聲道：「呂大當家你聽我一言如何？」

鐵蝦蟆本欲追撲上去，聞言站住道：「你還有甚麼屁要放？」

戚明星含笑道：「我想跟令郎鬥一鬥，要是他擊敗我，就表示他確比我更有資格接任為第七代大殺俠，那時這把寶劍當即奉送，如何？」

鐵蝦蟆斷然道：「不！」

小蝦蟆却接口道：「成，咱們一言為定！」

鐵蝦蟆吃了一驚，忙的轉對他斥責道：「混球你給我乖乖站着，沒你的事！」

小蝦蟆脾氣却也很執拗，大聲道：「爹，你放心，這小子我對付得了。」

鐵蝦蟆怒道：「我說不行！」

小蝦蟆道：「眞的不行？」

鐵蝦蟆道：「不錯！」

小蝦蟆一噘嘴道：「好，我告訴娘去！」說着，掉頭便走。

鐵蝦蟆吃了一驚，忙道：「站住！」

小蝦蟆停住脚步，回頭「嘻嘻」笑道：「怎麼啦？」

鐵蝦蟆似已軟化，嘆了口氣道：「好吧，你一定要鬥他，就動手好了，不過咱們話講在前面，要是不敵受傷，可不許再去向你娘哭訴，說為父保護不周！」

小蝦蟆笑道：「好的，好的！」

他轉身回到戚明星面前，拍拍手道：「小子，來呀！咱們打一架，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戚明星見他有幾分憨氣，暗覺好笑，當下點頭道：「你進招吧！」

小蝦蟆一拍胸膛道：「還是你先來吧！本少爺跟人打架，向例先讓三招！」

鐵蝦蟆早知戚明星的能耐，對自己的兒子更是淸楚得很，聞言大吃一驚道：「混球，你瘋了！」

小蝦蟆回頭一笑道：「爹，你放心，這小子一身排骨，我壓都壓得死他！」

說畢，又回對戚明星拍拍胸膛道：「小子，本少爺先讓你三招，快動手呀！」

他剛剛把話說完，就覺眼前一花，還弄不清是怎麼回事時，肚子上已挨了一拳！

「蓬！」然聲中，他就像灌足了黃湯的醉漢，登登登的顛退數步，接着一屁股跌坐下去，雙脚倒翹了起來。

等到他想爬起之際，小腹已被戚明星一脚踩住！

他感到像被大象的脚踩上，不禁殺猪般的怪叫起來。

鐵蝦蟆大驚失色，暴喝一聲：「小子莫傷我兒！」疾撲而上！

戚明星突然厲聲道：「別動！」

鐵蝦蟆懍然一驚，忙的刹住撲勢，因爲他已聽出這一聲「別動」後面的含意，情知自己如撲上去，兒子的命一定不保。

他又驚又急，兩顆眼睛瞪得凸凸欲出，大喝道：「小子，你待怎樣？」

戚明星冷笑道：「勝負已分，你這寶貝兒子不够資格接任爲第七代大殺俠！」

鐵蝦蟆重重一哼，寒臉不語。

戚明星道：「現在我問你，你是要寶劍呢？還是要兒子的命？」

小蝦蟆不等表示意見，就張口大叫道：「爹！快救我！」

鐵蝦蟆頓時洩了氣，長嘆一聲道：「罷了，你放了他吧！」

戚明星道：「放了他之後呢？」

鐵蝦蟆道：「我們走便了。」

戚明星道：「你鐵蝦蟆是成名露臉的人物，說話可要算數。」

鐵蝦蟆道：「當然，當然！」

戚明星於是縮回踩住小蝦蟆的右脚，跳到一邊，道：「請吧！」

小蝦蟆掙扎站起一摸屁股，登時面色大變道：「慘了！」

鐵蝦蟆一楞道：「怎麼了？」

小蝦蟆哭喪着臉道：「我……我拉了一屁股了！」

鐵蝦蟆氣得頓足罵道：「混球，你只會給爲父丟臉，快跟我回去！」

小蝦蟆忽又倔强起來，叫道：「我不走！」

鐵蝦蟆怒道：「哼，你還要給我丟臉是不是？」

小蝦蟆道：「我要那口寶劍！」

鐵蝦蟆喝道：「呸！剛才不要你動手你偏要，這會打輸，還敢要甚麼寶劍！」

小蝦蟆賴着不走，叫道：「我非要不可！」

鐵蝦蟆大怒，喝道：「你要，你自己去搶！」

小蝦蟆道：「不，爹你搶給我！」

鐵蝦蟆一摔頭道：「我不幹！」

小蝦蟆道：「眞的不幹麼？」

鐵蝦蟆肯定地道：「不錯！」

小蝦蟆忽然哭了起來，道：「好，你不幹，我告訴娘去！」

說着，掉頭奔去。

鐵蝦蟆又慌了，忙喊道：「混球，你給我站住！我答應你便了！」

小蝦蟆這才「回嗔作喜」，轉回來。

鐵蝦蟆搔搔頭，抬目盯上戚明星，乾笑一聲道：「小子，我看你那口寶劍還是交出來吧！我兒子一旦看中了甚麼東西，就非拿到手不可的，這一點我也奈何他不不得……」

戚明星早就知道他們父子的作風，故並不生氣，哈哈一笑道：「呂大當家只有一個辦法可以奪走此劍！」

鐵蝦蟆問道：「甚麼辦法？」

戚明星道：「先摘了我的頭。」

鐵蝦蟆「嘻！」的一笑道：「這還不容易！」

聲未落，人已欺到戚明星跟前，右掌「呼！」的一聲，直切而出！

別看他身軀臭肥，行動可不遲鈍，發出的一掌，更如掃出的一口大刀！

戚明星擰身錯步，避過來招，緊接着左脚猛抬，橫踢上去。

他的武功原以劍術爲主，但他沒有拔劍迎戰，因爲他的劍已被海書郎折斷，而現在插在腰上的「無鋒」寶劍，他却不想使用，原因是他忖度即使拔劍對敵，也不一定是對方的對手，他不願在第一次使用「無鋒」時就落空，使神聖的「無鋒」蒙羞。

他要等到可以使用時，才使用它！

說得詳細些，他知道「無鋒」自第一代大殺俠傳到第六代大殺俠爲止，每次出鞘，都未失手，他不願拆了它的名頭！

所以，他決定赤手空拳與對方一搏，不勝即逃。

鐵蝦蟆在品行方面是小人，但武功却都是眞才實學，他的外家功夫已練到登峯造極之境，一拳一掌，力道均雄渾無匹，他一見戚明星一脚踢到，竟然視如不見，又一掌對準戚明星的胸口拍去。

「砰！」的一响，戚明星踢出的一脚，正中他的腰部！

可是，他的身子晃都不晃一下，穩得好像一座山！

由於他未閃避，因此他拍出的一掌，自然而然就到了戚明星的胸口！

戚明星大吃一驚，百忙中左肘猛抬，「拍！」的一聲，將他的右腕撞向一旁。

也虧他反應敏捷，因此鐵蝦蟆拍向他胸口的一掌，就滑到了他左肩上。

雖是卸去了不少力道，但左肩仍像被巨杵撞中，登時上身一偏，摔倒下去。

鐵蝦蟆厲笑一聲，乘機一脚踩下。

這一脚無疑蘊蓄着千斤之力，戚明星若被踩中，非當塲腹破腸流不可！

千鈞一髮間，但見戚明星雙手一攏，一下抱住他的小脚，口中發出一聲厲叱，運盡全身之力，竟反將他的身子舉起，扔了出去！

鐵蝦蟆不防有此，眞的被扔出數丈，蓬的一聲，跌在一座墳邊上。

他沒有受傷，迅捷的跳起來，搔搔頭笑道：「他媽的，想不到你小子還眞有一手！」

說罷，又縱身撲上。

戚明星却已不想再戰，跳起身子，向山坡高處逃去。

但剛剛逃出數丈，驀覺眼前湧來一股勁風，心中一驚，慌忙一跳而開。

定睛一瞧，他的一顆心就往下沉！

因爲，眼前又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長髮披肩的怪人！

年紀並不大，約僅四十出頭，但是一張長臉慘白得可怕，一對眼睛也亮得可怕，身上穿的是一襲白長衫，露在袖外的一

雙手，十指又細又長，指甲長而尖，宛似十把尖刀！

乍見之下，誰都會以爲他是從墳墓裏鑽出來的厲鬼！

戚明星登時爲之毛骨悚然，暗嘆一聲道：「唉，這下完了！」

鐵蝦蟆一見這長髮怪人出現，也吃了一驚，連忙停住進撲的身子，皺眉喝道：「喂，你是誰？」

長髮怪人嘴皮微掀，冷冷道：「鐵蝦蟆，這裏沒有你的事了！」

語氣，冷得令人心慄！

鐵蝦蟆「哼！」的冷笑一聲道：「閣下這話，不覺得太幼稚麼？」

長髮怪人嘴角浮起一抹殘酷的微笑，緩緩道：「你向四下看看，就不會覺得我的話太幼稚！」

鐵蝦蟆擺頭向四下一望，頓時面色大變！

原來，長髮怪人不止一個，左右和後面也各立着一個，一共有四個之多！

他們，面貌各不相同，但形態和衣服完全一樣，也是長髮披肩，身穿長白衫！

戚明星眉頭大皺，他已知道四個長髮怪人是誰了。

鐵蝦蟆也知道，他面色變得很蒼白，吐出失調的聲音道：「你們是……北邙四鬼！」

長髮怪人點點頭。

在黑道上的人物中，北邙四鬼的名氣，的確比他鐵蝦蟆响亮得多，誰要碰上他們，就等於碰上死神！

鐵蝦蟆不敢再說第二句話，轉身向兒子道：「發財，今天咱們發不了財了，快回家去！」

說罷，上前拉着小蝦蟆，飛也似的跑了。

戚明星情知自己跑不掉，所以站着沒動。

爲首的長髮怪人，一對綠慘慘的眼睛盯上戚明星的臉上，冷然一字一字道：「戚明星，你是要自動獻上那口寶劍，還是要我們動手？」

戚明星竭力使態度鎭靜下來，開口道：「我有一點想不通……」

長髮怪人道：「那一點？」

戚明星道：「海大俠在金華城中捧劍求售時，你們爲何不去買？」

長髮怪人一笑道：「我們買不起！」

戚明星道：「現在就買得起麼？」

長髮怪人點頭道：「是的。」

戚明星道：「大殺俠歷代單傳，你們四人得了這把劍如何决定誰接替爲第七代大殺俠？」

長髮怪人道：「例可設亦可破，我們四人將同時成爲第七代大殺俠—」

戚明星笑道：「有一點你們應該明白，奪得這把劍，並不就成爲大殺俠。」

長髮怪人道：「我知道，所以你除了獻出那口寶劍之外，還得把大殺門的地點告訴我們！」

戚明星道：「恐怕你會失望。」

長髮怪人目光一嚴道：「你爲甚麼不像鐵蝦蟆那樣放聰明一點？」

戚明星道：「我和鐵蝦蟆不一樣，他肉多骨頭少。」

長髮怪人冷冷一笑道：「而你骨頭多肉少，嗯？」

戚明星道：「對了。」

長髮怪人道：「巧得很，我們四人都喜歡吃骨頭！」

戚明星大笑一聲，道：「那就只好試試了！」

長髮怪人嘿嘿怪笑着，舉步向他走過去。

戚明星仍然不打算拔劍應戰，他早已打定主意，在自己尚未成爲眞正的大殺俠之前，寧死也不動用無鋒寶劍。

他馬步微沉，仍準備以雙手對敵。

但長髮怪人的雙手看來比他可怕得多，他在向前迫出時，一個指頭慢慢曲張着，發出「必卜」聲响！

一塲惡鬥，已是一觸即發！

忽然，站在東邊的一個長髮怪人閑聲道：「老大，有人來了！」

長髮怪人掉頭一望，頓時呆住。

來人尚在五十丈外的地方，故看不出是誰，他們看到的只是兩盞灯籠！

那兩盞灯籠，發射出昏黃的光，在黑夜下微微晃動，隱約看見提灯的是兩個女子。

她們正慢慢的朝山坡上走來。

長髮怪人冷哼一聲道：「老二，你過去瞧瞧！」

站在北邊的一個長髮怪人應了一聲，騰身疾起，朝那兩盞灯籠掠去。

在這一邊的戚明星和三個長髮怪人，因不知來的是敵是友，故都暫時按兵不動，八隻眼睛一齊投注那遠遠而來的兩盞灯籠，以及那個上去偵察的老二。

只見那老二奔上二十幾丈，在距離那兩盞灯籠約一箭之地時——

「哎唷！」

突然，他慘叫了一聲，倒了下去！

這邊，被稱爲「老大」的長髮怪人，大吃一驚，揚聲喊問道：「老二，你怎麼了？」

老二沒有回答，好像在那一聲慘叫之後，就已死了！

另一個長髮怪人一看老二沒有回答，便道：「我去瞧瞧！」

說着，便欲縱去。

爲首的長髮怪人喝道：「慢着，對方已經來了，咱們在此等他吧！」

他已感到來的必是個非同小可的人物，否則老二不會栽得那樣快，所以他不願自方人再去送死。

果然，那兩盞灯籠沒有改變方向，一直朝山坡這邊緩緩而來。

轉眼間，已到十丈外的地方。

現在看清楚了，提灯籠的，果是兩個女子，而在她們身後，則是一頂四人扛抬的大紅轎！

轎上紅彩，綉着三朶花！

三個長髮怪人不禁齊聲驚呼道：「三花娘子！」

不錯，來的正是三花娘子！

對於這個從未走出轎門的三花娘子的一切傳說，戚明星也早有耳聞，如果是在昨天以前，他也會爲這個女人的出現而胆戰心驚，但現在他不怕了，不但不害怕，反而很高興。

（未完）

一月完俠情新派傳奇故事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黑店(二)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老爹受隣居寡婦臨終之托，携其子覃小秋往南樂投親，抵達後投宿三元棧，取出信物，據張掌櫃說此物爲湯家堡獨門暗器，覃小秋之母實爲湯老堡主愛女，因種種原故，互不通音訊，張掌櫃熱心地前往湯家堡，途遇三少堡主湯恒昌，喝令其回棧，並示意張掌櫃要他打發覃小秋離去，張掌櫃迫得私下交予百両黃金給王老爹着其離去，王老爹與覃小秋在中途托人璧還黃金，兼程趕回老家，途次又投宿來時曾住宿過的黑店，店中一中年大漢向王老爹取笑說，本店免費住宿，走時並奉贈黃金百両——

＊＊＊＊＊＊＊＊＊＊＊＊＊＊＊

玉女闖龍潭　莽漢投虎穴

王老爹和覃少秋心裏都同時轉念忖道：「怪了，他好像知道張掌櫃送了我們十錠黃金似的？」

王老爹臉色一變，楞住了，覃少秋原來渾渾噩噩的，這次回來，却似變了一個人，變得胆子大了，人也透着聰明了，接口一笑道：「大叔，金子不敢領受，只要您不把我們做人肉餡子就感激不盡了。」

「哈！哈！哈哈！」那漢子和那大姑娘都大笑了起來。

他們兩人笑過一陣後，那漢子走過來，一拍覃少秋肩頭道：「這還有點像湯秀蘭的兒子！」

「湯秀蘭」這三個字，猛然提醒了王老爹的記憶，好像覃大娘初到白莊的時候，就有一陣子叫湯秀蘭，後來時間久了，才成了覃大娘。

王老爹一拍大腿道：「不錯，老夫記起了，秋兒，你娘就叫湯秀蘭。」

覃少秋翻着眼睛盯着那漢子道：「大叔，你怎樣知道我娘的名字？」

王老爹口裏沒問，心意正和覃少秋一樣，迷惑的望着那漢子。

那漢子笑了一笑，但笑得有點苦味，道：「龍王廟湯家堡的玉燕子湯姑娘，有誰不知道。」

覃少秋搖了搖頭，不能滿意的道：「你怎樣知道我娘就是玉燕子？」

那漢子道：「因爲她本來是小號的老客人呀！」

覃少秋道：「可是你又憑什麼知道，我就是她的兒子？」

那漢子應答如流道：「小哥，你忘了你不是有過你外公的一粒『洗塵子』麼，而且，你又姓覃，那不是你娘的老子是什麼？」

覃少秋反應好快，眼睛一凝，接口又道：「大叔，你也知道我爹是甚麼人！」

那漢子點了點頭道：「當然知道。」

覃少秋忽然大叫一聲，抱住那漢子，道：「我爹到底是怎樣一個人，請大叔告訴我。」

那漢子聲音一啞，帶着悲聲道：「他……他……本來就是我的一個小兄弟，他一向在湯家堡，湯老爺子手下做事，你爹

的名字就叫覃劍秋。」

覃少秋抬起頭，望着那漢子，道：「你大叔是……」

那漢子撫着覃少秋的頭頂，道：「孩子，你該叫我一聲大伯，我姓熊叫熊萬里，和你爹是結拜的兄弟。」

覃少秋「哦！」了一聲，拜倒在地，叫了一聲：「熊大伯！」

熊萬里拉起覃少秋，指着那大姑娘道：「少秋，你該叫她一聲挹芬姐姐，你還有一個大牛哥哥，不住在這裏。」

覃少秋向熊挹芬叫了一聲：「姐姐。」他畧去了挹芬二字，顯得更是親切。

熊挹芬拉着覃少秋，笑道：「兄弟，你現在認了大伯，可放心不會做人肉餡子了吧！」

覃少秋笑道：「我還是有點怕。」

熊挹芬道：「怕甚麼？」

覃少秋道：「不敢喫你們的包子！」

「哈！哈！哈哈！」連王老爹都笑起來了。

王老爹吁了一口長氣，抱拳道：「熊大爺，老漢還是有點不明白，你好像連我們在南樂的遭遇，都知道了似的。」

熊挹芬笑道：「當然知道，我爹只比你們早回來兩個時辰。」

王老爹愕然道：「熊大爺，你也到南樂去了？」

熊萬里點頭微笑道：「我也是不放心你們，所以暗中隨你們跑了一趟南樂。」

不待王老爹表示甚麼，熊挹芬已是玉面含怒，道：「爹，那湯化雨眞這樣無情無義麼？」

熊萬里輕喝一聲道：「挹芬，不能這樣對一位老前輩呼名道姓。」

熊挹芬「嗤」笑一聲，道：「甚麼老前輩，我才看不起他呢！」

熊萬里搖頭苦笑道：「你們年輕人就是這樣，不知敬老尊賢。」

熊挹芬冷笑一聲，道：「要人尊敬，起碼自己要像個人，像我們楊爺，誰能不尊敬他……。」

熊萬里拿這個嬌縱的女兒，顯然沒有辦法，眉頭一皺，喝道：「廢話少說，王老爹和你覃兄弟又累又渴了，還不快去把喫的喝的弄來。」

熊挹芬這才被喝得無法暢所欲言，甩着大辮子替他們去張羅吃的喝的去了。

店裏也沒有別的客人，老少四人都是一家人，就坐在一桌吃喝起來。

桌上最熱門的話題，就是覃少秋父母的往事了。

原來，覃少秋的母親湯秀蘭便是湯家堡老堡主湯化雨的愛女，在湯化雨二男一女之中，排行第二。

老大湯恒義與湯秀蘭是同胞共母的親兄妹，只因他們的娘死得早，湯化雨後來續娶了黃氏夫人，黃氏夫人生了現在的老三湯恒昌。

至於，覃少秋的父親覃劍秋，自幼父母雙亡，落得在南樂三元棧當童工，湯化雨見他靈秀可愛，便把他收留在身前使喚，覃劍秋也很知道上進，幾年之間，文事武功，都有了相當的成功，成了老堡主湯化雨面前的紅人。

他人長得很英俊，又是近水樓台，更獲得二小姐湯秀蘭的垂青，兩情相悅，已是互許終身，只等機會向老堡主湯化雨請求了。

不幸的是，他們還沒有向老堡主湯化雨表示之前，黃夫人已替他的侄兒黃天標，向老堡主湯化雨面前說了話。

黃天標也是一個很英俊的年輕人，老堡主湯化雨很自然的點了頭。

這個消息，當時就急壞了覃劍秋和湯秀蘭兩人，兩人一時激動就離家出走了。

他們出走的時候，還到熊萬里這裏住了一天，往後便不知道他們的消息了。

熊萬里最後嘆着長氣道：「過眼烟雲，就像是昨天的事，想不到秋兒你已經這樣大了，只是我很奇怪，你爹爲甚麼沒有和你娘在一起？」

覃少秋搖頭苦笑道：「我爹是怎樣一個人，我不但沒有見過，也沒聽我娘說過……。」說着，目光一轉，射在王老爹身上。

王老爹明白覃少秋的意思，但却只能搖着頭道：「你娘當時到白莊時候，就只你母子兩人，我們誰也沒見過你爹。」

熊萬里皺着眉頭道：「這就怪了，你爹怎會不和你娘在一起呢？難道你爹出了甚麼意外。」

這是很自然的推想，合情合理，否則，覃劍秋沒有不和湯秀蘭在一起的理由。

熊挹芬搖着螓首，出人意外地道：「依女兒的看法，覃叔叔不是出了甚麼意外，而是變了心……。」

一語未了，熊萬里已是怒喝一聲，道：「你這丫頭就會胡說，你覃叔叔怎會是始亂終棄的那種人。」

熊挹芬伸了一下舌頭，笑着道：「爹，你別先罵人，孩兒有理由。」

熊萬里氣鼓鼓的道：「你有甚麼理由？要說不出一個理由來，以後我就不准你說話了。」

熊挹芬一笑道：「爹，您聽着，覃叔叔要不是變了心，大嬸爲甚麼絕口不再提他，這分明是恨透他了。」

熊萬里聽得一楞，口裏沒說，心裏却暗暗點頭，忖道：「這丫頭說得倒眞有點理由，不要說覃兄弟龍馬精神不會夭折，就是遭了不幸，也沒有理由不向秋兒提及，唯有他不配再做秋兒的父親，所以弟妹才恨得不再提他……。」仔細一想之下，熊萬里沒有話說了。

熊挹芬得理不讓人，笑了一笑道：「爹，女兒的話，不完全是胡說八道吧！」

熊萬里笑罵一聲，道：「你這丫頭得理不饒人，將來小心總要吃虧的。」

王老爹猛然一抬頭，說道：「秋兒，你娘另外有甚麼東西，要你送給你外公的沒有？」

覃少秋搖了一搖頭道：「沒有！……。」「沒有」兩字出口之後，話聲猛然一收，接着又道：「她有一封信，叫我給大舅。」

熊挹芬大眼睛一亮道：「甚麼信，取出來看看。」

覃少秋從懷中取出一封信，但信口却是封死了，信封外面甚麼字也沒寫。

熊挹芬伸手接過信封，想也不想，「嘶！」的一聲，就把信封撕開了……。

熊萬里大喝一聲，道：「丫頭，你怎樣可以隨便看人家的信。」

熊挹芬被罵得玉面一紅，低着頭把信還給了覃少秋。

覃少秋年紀輕，更沒想到禁忌問題，只替熊挹芬着想，大方的抽出信紙道：「沒有關係，芬姐姐請看！」

他抽出信紙，信紙上只寫了一句話：「大哥，請你找到覃劍秋，把他殺了！」大家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

大家一震之下，覃少秋已是一片悲呼，叫道：「娘，不要找大舅，孩兒就要殺了他，替你出氣……。」

「哼！天下那有兒子殺害父親之理，年輕人，不可存有這種大逆不孝的想法！」只見楊天池帶着那白白胖胖的大孩子，推門走了進來，神色凜然，微微含怒。

熊萬里與熊挹芬連忙離席站立兩旁，王老爹拉了覃少秋一把，先站了起來，一抱拳道：「老漢見過楊大爺。」

覃少秋漲紅着臉，抬不起頭來。

楊天池向王老爹回了一禮，吩咐熊挹芬道：「挹芬，你去添兩副碗筷來。」

熊挹芬應着去添碗筷，熊萬里忙着調整座位，楊天池要大家一同坐下，臉上微帶笑容，但却不怒而威的向覃少秋道：「小哥，你知不知道，你娘爲甚麼不當着你的面，說你爹的不是？」

覃少秋被問得啞然相對，答不上話來，楊天池緩緩收回目光，接着道：「就因爲你是你爹的兒子，你爹縱有一萬個對不住你娘，你娘也不能陷你於大逆不孝，所以對你隱而不提你爹的事，你該明白你娘的這片苦心。」

覃少秋又羞又愧，更是手足無措。

楊天池輕嘆一聲，道：「其實，你爹是不是眞的對不住你娘，也值得思慮，說不定其中別有隱情，你身爲人子，應該雙方兼顧才對。」

覃少秋年紀太輕了，還不到顧慮週詳的程度，不過聽了楊天池的話，開始明白了自己身處兩難之間，可是他面對楊天池，心裏是一片惶悚，甚麼話也說不上了。

熊萬里望了熊挹芬一眼，慢慢說道：「楊爺，您說的是，以萬里對劍秋的認識，劍秋決不是無情不義的人，其中一定別有隱情。」借着楊天池的話，算是在女兒面前吐了一口氣。

熊挹芬對楊天池的爲人，向來是心服口服，輕輕的問道：「楊爹，您看，其中會有甚麼別的隱情？」

楊天池微一沉吟道：「現在說來未免言之過早，不過他們兩人的事，一上來自已就做錯了。」

熊挹芬微微一怔，道：「他們錯在那裏？」

楊天池道：「他們兩人不該私自逃走，所以才生出許多糾紛落得這樣悲慘。」

熊挹芬却有點不服氣了，聲音微高的道：「他們不逃走，難道能使湯堡主改變心意？」

楊天池道：「湯堡主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他們這一走，第一個下不了台的，就是湯堡主。」

熊挹芬忽然笑了一笑，話鋒一轉，說道：「你老人家不是和湯堡主，有點談不來麼！……。」

熊萬里雙目一瞪，截口說道：「大胆的丫頭，你眞該挨打了。……」

楊天池微微一笑，搖手止住熊萬里道：「她心裏有話，讓她說吧！」

回轉頭，接着又向熊挹芬道：「你有甚麼話要說？」

熊挹芬望了一望父親，見熊萬里沒有甚麼表示，這才又大着胆子，道：「你老人家說湯堡主是一個明事理的人，那你們爲甚麼又說不來？」

楊天池哈哈一笑，說道：「你這丫頭！……不是老夫不願和他往來，是他自覺和老夫說不來，不和老夫往來，你明不明白？」

熊挹芬道：「那麼你老人家如今管上了我們覃兄弟的事，不怕湯堡主對你老人家更是誤會麼？」

楊天池微微一怔，更是大笑道：「挹芬，你是越來胆子越大了，在老夫面前居然也使起激將法來……。」

話聲未了，熊萬里已是面色一變，怒聲喝道：「丫頭，你……」

喝聲出口，楊天池搖手一笑，止住熊萬里道：「萬里，你這丫頭有點頭腦，你就不用打岔了。」

熊萬里恭聲道：「是，只是這丫頭太放肆了。」

楊天池笑了一笑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那就讓她受點教訓吧！」

說着一轉頭，目光回到熊挹芬臉上，注視了片刻，道：「你敢不敢去鬥一鬥湯家堡？」

熊挹芬秀眉一挑，道：「只要有你老人家撐腰，挹芬天王老子也敢鬥。」

楊天池搖頭一笑，道：「你別想仗勢凌人，老夫不會撐你的腰，出了事是你自己的。」

熊挹芬臉上微微現出一絲失望之色，沉思了一下，猛然一揚螓首，說道：「你老人家總不會讓挹芬就這樣去鬥湯家堡的吧！」

楊天池道：「你有甚麼想法？」

熊挹芬道：「你老人家總得賞賜三招兩式，給挹芬做本錢呀！」

楊天池搖頭道：「沒有！你如果用老夫的武功去鬥湯家堡，那還不如老夫親自出面去找湯堡主……。」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含笑道：「不過，你要眞把事情辦好了，老夫倒可以攷慮把你引歸到拙荊門下。」

熊挹芬呆了一下，忽然大叫一聲，拜倒在地，道：「多謝你老人家呢！」她眞高興得不知東西南北了。

熊萬里在一旁聽了，也同樣狂喜得張大着嘴巴，半天說不出話來。

王老爹只見楊天池微微一抬手，就把熊挹芬托了起來，道：「你先別高興得太早，事情辦得好，你固然有賞，可是出了錯子，你可是自作自受，別想老夫出手救你。」

熊挹芬點頭不止說道：「是，是，是！挹芬知道。」

楊天池微笑着，站起身來，緩緩的道：「那你好好的辦吧！」

他在王老爹眼睛裏，來的突然，走的

更是突然，就那樣帶着那白白胖胖的大孩子又走了。

楊天池走後，熊挹芬忽然跳了起來，抱着熊萬里雀躍着道：「爹，我眞高興死了！」

熊萬里先自冷靜下來，他人一冷靜下來，接着臉上笑容一收，眉頭倏的一皺，惶恐的道：「丫頭，你想過沒有，你憑甚麼去找湯家堡？」

熊挹芬怔了一下道：「爹，這個人我們父女可丟不起……。」

一語未了，熊萬里已搖首截口道：「這是你自己一力承担下來的事，別又把爲父扯了進去。」

熊挹芬嬌嗔的道：「爹，你總得幫點忙呀！」

熊萬里道：「爲父這幾手莊稼把式，能幫你甚麼忙，哼！就憑我們父女兩，只怕連湯家堡的堡門都走不進去。」

熊挹芬忽然一笑在熊萬里耳邊說了幾句話，熊萬里一瞪眼道：「你這丫頭！」

熊挹芬頓着脚，刁蠻的叫了一聲：「爹！……」

熊萬里發出一聲長嘆，點了一點頭，熊挹芬跳躍着跑到後面去了。

過了很久，王老爹覃少秋已是吃得酒醉飯飽，只不見熊挹芬出來，王老爹忍不住問道：「令媛呢？有甚麼事不先吃飽了飯再說。」

熊萬里淡淡的一笑道：「她已經趕到南樂去了。」

王老爹大驚道：「你就叫令媛這樣趕黑去了，一個女孩子……。」想起來他眞說不下去了，就他和覃少秋兩個大男人，在大白天還整整的去了一天，才見到第二家人家，而熊萬里竟放心一個大姑娘一個人在夜晚跑了出去。

熊萬里笑了一笑，道：「這有甚麼可担心的，她經常跑慣了。」

王老爹乃是善良老百姓，那裏知道武林人物最喜愛的就是晚上活動，那時風高月黑，愛怎樣飛騰急馳，就可以怎樣飛騰急馳，絕不要担心驚世駭俗。

他是打心底替熊挹芬担心，吐了一下舌頭道：「你也放得下心……。」

覃少秋忽然冒出一句話，接道：「王老爹，你也不想想，芬姐姐幫着大伯開黑店，殺人做人肉餡子都不怕，豈會像我們一樣胆小不中用。」

王老爹向着覃少秋只打眼色，皺眉頭。可是覃少秋那裏明白他的用意，口若懸河，說了個痛痛快快。

王老爹轉向熊萬里正要表示時，熊萬里大笑一聲，道：「少秋，你以爲伯伯眞是做開黑店，殺人做人肉包子的生意麼？」他口中叫着覃少秋，眞正要表明的對像，其實還是王老爹，他要不把話說明白，只怕王老爹永遠放不下心來。

王老爹一笑道：「老漢也奇怪，像熊大爺這種人，怎樣看也不像是開黑店的人。」接着吁了一口長氣。

覃少秋楞着眼睛道：「大伯，你們招牌上不是明明寫着『黑店』兩字麼？」

熊萬里笑道：「你幾時見過做賊的人，臉上寫着『賊』字的？」

覃少秋道：「這倒沒有見過。」

熊萬里道：「自然我們也不會打着『黑店』的招牌開黑店了。」

王老爹訕訕的一笑道：「說來可不是，老漢就沒想到這一點。」

熊萬里笑了一笑，接着又道：「其實我們那『黑店』招牌，一年才只用一個時辰，誰要碰上了那招牌，可眞是天大的福氣了。」

王老爹迷惑地道：「甚麼，那是我們的福氣？」

熊萬里道：「那是楊爺的規定，不論是誰，只要見到了那『黑店』招牌，住進店來，縱有天大的事，楊爺也一肩替他承担了下來，你們來得正是時候，所以楊爺管定你們的事了。」

王老爹想了一想，道：「他這是爲了甚麼呢？」

熊萬里道：「楊爺爲甚麼要這麼樣做，我就說不上來了，……當然不會沒有原因。」

王老爹搖着頭笑道：「老漢活了六十多歲，這種怪人怪事，倒是第一遭遇到。」明是明白了，可是不管怎樣想，在他來說，都沒道理。

熊萬里心中忽然一動，提起一事，笑問覃少秋道：「少秋，你爹武功不弱，你娘更是高人一等，你娘在世時，教過你甚麼功夫沒有？」

覃少秋搖了搖頭道：「我娘從來沒有教過我甚麼功夫，只是每天半夜總要迫我打一個時辰坐。」

點了點頭，熊萬里道：「你打坐了有多少年？」

覃少秋訕訕的道：「小姪也說不上來，反正很早就開始打坐了。」

熊萬里道：「你打了這樣久時間的坐，你自己有甚麼感覺沒有？」

覃少秋張大着眼睛道：「會有甚麼感覺，小姪一點也不覺得。」

熊萬里納悶的問道：「你一點感覺沒有？也不覺身體特別舒服？」

覃少秋搖着頭道：「一點也不覺得，倒是越來越瘦了。」

熊萬里暗嘆一聲，忖道：「小孩子不知用功，一定是心猿意馬，白白糟塌了時間，可惜！可惜！」心裏說不出的感慨與



單天雄一聲慘號，倒退囘來，只見他臉上插着十多枚精光閃閃的鋼針。

悃悵。

驀地，忽有一陣馬蹄聲，隨着呼號的寒風飄傳過來。

熊萬里一挺身，凝聽了片刻，嘴角泛起一絲冷笑，指着熊挹芬的閨房道：「小秋，你陪王老爹去你芬姐姐房中躲一下，不管有甚麼事，都不要出來。」

王老爹站起身來，拉着覃少秋就躲到熊挹芬房中去了。

熊萬里望了一望桌上的六副碗筷，笑了一笑，也不收拾。

蹄聲如春雷般轟轟隆隆，越來越近，突然一陣人叫馬嘶，在門外停了下來。

接着，就響起了急驟的擂門聲，同時，一個粗壯的聲音，大叫道：「開門，開門……。」

熊萬里手裏端着一隻酒杯，漫聲應道：「來啦！輕一點，可別把我們的門打壞了。」慢吞吞的走過去打開了大門。

隨着一股寒風，湧進來五個漢子，當先那漢子長得身高體粗，一副兇像，大眼一鼓，喝聲道：「店家，我們是湯家堡來的，可有一老一小兩人，落在你們店裏？」一抬頭，一雙眼睛就落在那一桌酒菜上面去了。

熊萬里掃覷了那五人一眼，都是陌生面孔，一個也不認識，嘿嘿一笑，道：「在下熊萬里，貴堡在下也有不少朋友，請問五位怎樣稱呼？」

那高大漢子收回目光，盯在熊萬里臉上，哼！哼！的道：「我們知道你就是熊萬里，也知道你手底下不含糊，但今天可不是和你熊大爺套交情的時候。」

熊萬里眉峯微微一挑，按捺着火氣，笑了一笑，道：「套不套交情，是另外一回事，有個稱呼總比較方便得多吧？」

那漢子眉尖一聳道：「我叫單天雄，請熊爺見告，你們店中可留了一老一小兩個客人？」

熊萬里道：「單爺，咱們不套交情，不知單爺可知道小號也有個小小規矩。」

單天雄打了一個哈哈！道：「住店付店錢，吃飯付飯錢，除此以外單某人還不知道這條路上的客店，另有別的規矩。」

熊萬里放下手中酒杯，緩緩的道：「小店是有點奇怪，也有條特別的規定，單爺可要在下奉告。」

單天雄冷冷的一笑道：「熊爺，你是誠心和湯家堡過不去了。」

熊萬里哈哈一笑道：「單爺，請你注意，在下可沒跑到你們湯家堡去，而是單爺你來照顧小號的啊！住店，要酒，要菜，小號歡迎之至，身上沒錢，也沒關係，下次償還就是了，但小號的規矩是不接受任何人的查問。」說到最後一句話，話聲鏘然，臉色也隨之一肅。

單天雄想不到熊萬里胆子眞大，微微一楞道：「湯家堡來人也不例外。」

熊萬里道：「就湯堡主親自而來，也不例外……問話的人沒錯，但請恕在下不予置答。」

單天雄發出一陣仰天大笑道：「貴店生意不大，規矩倒是不少，單某人倒想請你熊爺破破例，不知你熊爺可顧與我單某人交個朋友。」

熊萬里目中威稜陡射，向單天雄等五

人一掃，嘿嘿笑道：「在下現在是學你單爺一句話，現在不套交情。」

單天雄狂笑一聲道：「熊爺，看來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不見棺材不流淚，軟硬不吃了。」

熊萬里道：「小號在此開業，便利來往客人，不止三朝兩日，向來如此，童叟無欺。」

單天雄冷笑一聲，喝道：「搜！」

熊萬里一閃身，讓開了路，指着王老爹他們所藏身的房間道：「各位請便，但這間是小女的閨房。」

單天雄一揮手，又喝了一聲：「搜！」他自己立身廳中不動，其他四人，人影一分，各自奔向了一間房間。

但，彼此存着一點江湖顧忌，沒有人走向王老爹他們存身的那間房中搜去。

單天雄認爲熊萬里一定會出手阻攔，暗自提起一口丹田眞氣，力達四肢，準備隨時應戰。

詎料，熊萬里大出人意料之外，嘴裏說得硬，却經不起考驗，臨陣退却了。

四人搜過一通回來，其中一個漢子帶回來了王老爹與覃少秋的簡單行李，在單天雄身前一放，道：「有行李，但沒見到人。」

單天雄望了一眼桌上六副碗筷，又轉頭望了一望熊挹芬的房門，嘿嘿冷笑道：「熊爺，你是自己把他們請出來呢？還是要單某人代勞。」大步一邁，便向熊挹芬房前走去。

熊萬里如旋風般閃身而來，擋住單天雄道：「單爺，這間是小女閨房！」

單天雄雙目一瞪，大聲喝道：「令嬡閨房又怎樣，難道老子會在衆目睽睽之下，對令嬡非禮不成。」

熊萬里的態度忽然又軟了下來，訕訕的一笑道：「那麼單爺你請！」閃身又退向一邊去了。

單天雄發出一聲輕笑，現出一臉不屑之色，二個大步，就到了房間，右手一揮而出，就向房門之上落去……。

熊萬里忽然又大喝一聲，道：「單爺，小女的脾氣可不好惹啊！」

單天雄現在是連笑都不笑了，落掌如風，拍在房門上了。

他掌力落在房門上，沒有聽到房門被擊出的響聲，倒是他自己却發出一聲慘號，身子倒退了回來。

大家一震之下，只見他滿臉之上都插滿了精光閃閃的長針，看來簡直成了一隻刺蝟頭，甚至一隻左眼，也中了一針。

單天雄身倒退之際，他還下意識的伸手向自己臉上抹去，他這一抹，觸動了鋼針，更是痛上加痛痛得在廳中跳叫不已。

他帶來的四個手下，覩狀之下，無不又急又怒，大喝一聲，齊向熊萬里迫去。

熊萬里冷笑一聲，說道：「各位誰敢再動一步，我就萬弩齊發，叫你們立遭慘死。」

人誰不怕死，何況單天雄正是大家的榜樣，這次虎頭蛇尾的却是他們四人了，看他們站在那裏，進也不是退也不是，窩囊極了。

熊萬里接着又向單天雄冷喝一聲道：「姓單的，在下已是警告再三，你這叫自作自受，怨不得人，你要想活命，就給我靜下來。」

說着，閃身而出，揮手之下，便點了單天雄四處穴道，單天雄這才痛苦稍減，安靜了下來。

他人一安靜下來一想起熊萬里的話，心情又是一陣緊張，愕然道：「你……你這鋼針上了毒？」

熊萬里點頭道：「不錯，針針有毒，你想要命，就不要亂動。」

單天雄長嘆一聲，道：「姓熊的，今天算你狠！」

熊萬里出手如風，把他臉上鋼針，一一拔出，接着左手一揚，打出一把藥粉，覆在單天雄臉上，喝道：「各位，給我請出去吧！」

在這廳堂之內，誰知道熊萬里又安裝了些甚麼機關暗器？因此，誰也不敢輕擧妄動，自己找自己的麻煩，五人頓時都變成了乖孫子，垂着頭退出屋外。

可是他們五人退出屋外之後，又不甘願就此打退堂鼓了，尤其單天雄臉上被熊萬里撒上一把藥粉之後，這時已經發生奇效，但覺一片清涼，料已沒有大碍，用不着忍氣吞聲，當下一擺手，說道：「兄弟們，咱們把他這賊店燒了，免得另外再害別人。」

「對，咱們燒了他這賊店，看他機關暗器還能不能害人。」四人一聲應諾，各自分頭去找枯枝柴火。

熊萬里猛然出現在門口，冷笑一聲，道：「在下這店開了將近二十年了，要能隨隨便便就給人燒了，也不會開到今天，小心燒人不着燒了自己，又怨在下言之不早。」

說完話，便不再理會他們，「砰！」的一聲，關上了大門。

熊萬里這份毫不在意的態度，使得那正要去找枯枝柴火的四人，不由得凛然心動，暗自警惕，心頭上生起了如覆薄冰之感，因此猶豫之下，脚步就自然而然的停下來。

單天雄看得大喝一聲，道：「兄弟們，你們是嚇唬長大的麼！」

喝聲中心中一生氣，身形便隨之而起，向屋房一堆乾柴撲去，他落身乾柴之前，伸手提了一把乾柴，正待回身起步之際，忽然他手中乾柴火光一閃，「轟！」的一聲，炸了開來。

單天雄這次可更慘了，怒號聲中，那隻抱柴火的手臂，已是只剩下了半截，一片血光，推着他身子倒出三丈開外。

這時，那四人同聲驚叫道：「埋得有火藥，快走。」

抱起單天雄，紛紛亂射而起，片刻之間，走得一個不剩。

熊萬里哈哈一笑，房中請出了王老爹，覃少秋，王老爹抹了一把冷汗，悚然道：「他們還會來麼？」

熊萬里道：「他們吃了這次暗虧，當然不會心甘情願，不過據道上規矩說，他們已經虧了理了。」

王老爹可不懂甚麼道上規矩，只替熊萬里担心不已的道：「熊爺，他們吃過一次虧，再來時，只怕就不好對付了，而熊爺你又只有一個人，常言道『雙拳難敵四

手，好漢打不過人多。』何況還有老漢與秋兒要你分神照顧，我看，我們還是離開這裏的好。」

熊萬里一笑道：「老爹你寬心的住在這裏吧，這裏絕對不會有事，一切楊爺自有安排，……。」

話聲未了，外面有人在叩門了。

王老爹緊張地道：「你看，他們這次一定來了不少人。」

熊萬里面上也泛起了疑惑之色，再請王老爹他們躲回熊挹芬的房中，走去打開了門。

走進開來一老一小，老的和王老爹年紀差不多，小的也只有覃少秋大小，兩人合起來的行李，只有一個小背包，背在那小孩子背後。

兩人一臉風霜，顯得都非常疲憊了，老小兩人三脚兩步跨進店來，先沒開口，側身坐了下去，休息了一陣，那老者吁了一口長氣，轉臉之間，看到了桌上尚未收拾的酒菜，雙目生輝，一笑道：「店家，我們祖孫實在是餓極了，你也不必另外替我們準備了，就用一點兒成的好不好？」說着，祖孫兩人便向飯桌前走去。

熊萬里道：「有何不可，只是太慢待客官了。」

那祖孫兩人狼吞虎嚥各自先吃了四個大包子，緩過一口氣，那老者才打量了全廳一眼，見了地上單天雄留下的血漬，微微一怔，道：「你們剛才出了甚麼事？」

那老者很有眼光，一眼就看出這裏出了事，光棍眼裏不夾沙子，熊萬里既不是怕事的人，更不會否認，點頭道：「可不是，剛才有一夥人在這裏鬧過一陣事，小的還來不及收拾，兩位客官就來了。」

那老者搖頭慨嘆道：「荒郊野店，遇上了那種惡徒，也實在不好接待，沒有傷着客人吧！」

熊萬里道：「還好，受傷的是他們自己。」

那老者道：「你們別的客人呢？」

熊萬里想了一想，這一老一小自然是住定這裏了，王老爹和覃少秋總不能老躲着不出來，於是借着那老者一問的機會，道：「還有二位客人，當兩位叩門時，以爲又是那夥惡客回來了，嚇得躲着哩！」

那老者笑道：「那麼現在可以請他們出來了。」

熊萬里進入房內，先和王老爹覃少秋約定了人前稱呼，然後和他們兩人一同走出房來。

王老爹與覃少秋眞被攪得還沒有吃飯，於是回到了桌上。

那老者客氣的起身相迎道：「兩位請坐，老漢黃逸夫，這是老漢小孫牛兒，今日有幸相遇，請問尊姓大名？」

王老爹笑了笑，道：「正好，我們也是祖孫，老漢王來福，小孫叫秋兒，多請指教。」

四個人坐在一桌，熊萬里忙着替他們另外熱菜去了。

「嘭！嘭！嘭！」外面又來了客人。

熊萬里跑去打開門來，這次進來的人又是一老一小，只是老的是一個老太婆，小的是一個小姑娘，看樣子又像是祖孫。

那老太婆不待熊萬里開口，先道：「店家，先給我們一間上房，打點水來給我們淨面洗手。」

熊萬里引着她們走進房間，送去洗臉水後，那一老一小就關上房門沒再出來。

王老爹與覃少秋吃飽之後，也在熊萬里暗示之下，推托疲累先自回了房。

黃逸夫祖孫的房間，被熊萬里安排在那老太婆隔壁，但與王老爹他們中間隔了一間空房。

熊萬里收拾一切之後，閃身進了王老爹房中，交給王老爹一隻黑色的鐵筒，悄聲道：「剛才來的那男女四人，看上去都不對頭，你們晚上小心些，有甚麼事故發生時，不要慌亂，用這鐵筒對正來人，一拍這底就行了，我還要照顧外面，不能守着你們了。」

王老爹壯着胆子道：「熊爺，你放心，老漢自己知道小心。」

熊萬里安置好王老爹和覃少秋，回到自己房中，只見楊天池不知甚麼時候已先等在他房中了，熊萬里吁了一口長氣，道：「楊爺，你來得好，那二老二小想必你都已知道了，只不知他們是甚麼來路？」

楊天池微微一笑道：「一個姓胡，一個姓江……。」

熊萬里微微一震，恍然一聲驚叫道：「他們就是蛇公胡叫天蝎婆江雪珠？」

楊天池點了點頭道：「不錯，就是他們兩人。」

熊萬里道：「湯老兒眞狠，把他們兩人都請來了！」

楊天池道：「湯老兒似乎還不知道這件事。」

熊萬里迷惑地道：「不是湯老兒，那會是誰？」

楊天池道：「是他的那寶貝兒子。」

熊萬里接口道：「老三。」

楊天池道：「正是他。」

熊萬里緊皺着一雙劍眉道：「我就不明白，他爲甚麼這樣容不得少秋，不惜引狼入室，把蛇公蝎婆請來。」

楊天池搖頭一嘆道：「唉，……」他似乎不願直接說了出來，微微一頓之下，又搖了一搖頭。

驀地，楊天池目光忽然一凝，向着熊萬里脚下望去，熊萬里接着一低頭，不由全身一緊，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敢情，這時正有一條尺長小紅蛇吐着紅信在他雙脚之間游來游去。

熊萬里耳熟蛇公胡叫天有一條招牌蛇，奇毒絕倫，正是這個樣子，不要說被他咬上一口，就是被他稍一沾身，也非脫身皮不可，他心中一急，暗中吸了一口眞氣，注足勁力，便待提起脚一脚踏死那小紅蛇。

楊天池睹狀之下，急口輕喝一聲，道：「不要妄動，他不會傷你。」

熊萬里固然收勢不說，那小紅蛇似是也聽懂了楊天池的話，忽然拋開熊萬里，向楊天池身前游去。

楊天池笑喝一聲道：「畜生，替老夫帶個口信，給你主人去吧！」

話聲出口，彈指而出，一道指風打到那小紅蛇頭頂之上，小紅蛇前行之勢一止，昂起小紅頭，向楊天池幌了一陣，接着折轉身形，游出房外而去。　（未完）

新派俠情長篇

東方玉・文
盧令・圖

霧中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中英被人假冒，但當他擊敗那假中英，正欲出手擒下他之際，房門被人撞開，他父親石松齡和祝景雲、高翔生等闖了進來，石中英心中大喜，萬料不到其父及祝景雲等硬指他是僞冒者，石中英極口聲辯，此際，耳中忽傳來一絲蟻語，着他急速出走，石中英無奈，只好穿窗逃去。翌日，石松齡等隨龍門幫主李天衍往龍門幫作客，途次一樹林，石松齡突指崆峒掌門藍純青是護劍會的人，藍純青百口莫辯，高翔生更迫他動手，藍純青不再忍讓，長劍起處，望高翔生攻來長劍撩去——

一假千般假　身寒心更寒

雙劍交擊，響起了「鏘」然金鐵震蕩之聲！

高翔生刺出的一劍立被蕩了開去，心中暗忖道：「這姓藍的劍上造詣果然極深。」

心念轉動，手中長劍却絲毫不慢，又是「嘶」的一聲，一劍斜掃過去。

要知八卦門的「八卦劍法」，劍走八門，按八八六十四卦，成爲一大圓圈，八門互相連繫，一生一尅，一逆一順相反相成。因此一劍出手，後面七劍，就接踵而至。所謂：「橫來直受，直來橫出，逆來順受，順來逆出」，乃是「八卦劍法」中的訣要。

此時但見高翔生右手連揮，長劍飛洒，劃起一道道的銀芒，眨眼工夫，已經攻出八劍。

但崆峒派也以劍法馳譽武林，藍純青一生浸淫劍術，劍上造詣自然極爲深厚。

他站在原地，雙足不丁不八，進退不過半步，揮動長劍一連接下了對方八劍。

只聽雙劍交擊，「鏘」、「鏘」之聲，不絕於耳。

這幾招快得如同電光石火，藍純青接下高翔生八劍，不容對方變招，口中大喝一聲，身子騰空一躍，好似平地飛起一頭巨鷹，手中長劍一震，劍尖顫動，寒光點點，化作一蓬冷芒，向高翔生當頭罩落！

高翔生猛吃一驚，長劍疾舉，舞起了一圈銀虹。

但聽一陣密如連珠的「叮」「叮」脆響！高翔生舞起的一圈銀虹，已把藍純青劍尖上飛洒而出的點點寒星一齊接下來。

就在此際，突覺一縷冷森寒鋒，穿入銀虹，直撲面門！

心頭方自一凛，急忙往後退下一步，只覺左臂一陣疼痛，已給藍純青劍尖刺傷一處。這一劍，他幾乎無法預防，因爲他方才舞起的一圈銀虹，明明已把對方幻起的劍勢，全數接住，如何又會有一劍穿虹而入？高翔生左臂劍傷雖輕，但心頭這份震駭，却非同小可，脚下不由自主的連退了三步。

「八卦劍法」素以綿密著稱，在各大門派的劍法中，若論守護最嚴密的，「八卦劍法」允稱第一。

據說，「八卦劍法」在演練之時，可使八個人依八卦方位，站在一丈開外，每人手中抓起一把米粒，朝使劍的人撒去，等他一趟劍法練完，四週地上，可以明顯出八個門戶，但門戶之內，決不會鑽進一顆米粒去。

閑言表過，却說高翔生疾退三步，長劍當胸直豎，一雙目光，緊盯着藍純青，幾乎要冒出火來。

藍純青同樣屏神歛氣，凝視着對方，不敢貿然進招。

「住手。」

六合劍石松齡雙目寒芒飛閃，口中沉喝一聲，緩緩朝兩人中間行了過去。

他這一行來，總管屈長貴，劍公子石中英，亦步亦趨的跟了過來。

獨角龍王李天衍、副幫主耿承德兩人，也相繼跟着走來。

這一來，連同已經站在動手兩人左右的華山掌門祝景雲，和百步神拳鄧錫侯、風雲子趙玄極三人幾乎已把藍純青圍在中間。

藍純青自然看得出來，形勢對他大大的不利，但依然鎮靜的道：「盟主有何見教？」

石松齡臉色凝重，緩緩道：「藍兄身爲崆峒一派掌門，何以

使的並非純粹『崆峒劍法』？兄弟頗想聽聽藍兄的解釋。」

藍純青訝然道：「盟主此言，不知有何所本？」

石松齡微哂道：「藍兄方才這招『飛星入戶』，如果兄弟記憶不錯，那該是崑崙派的劍法。」

藍純青大笑道：「天下武學，異流同源，萬變不離其宗，崑崙劍法中有的招數，在各大門派的劍法中，也可能有類似的招術，這也並不足奇。」

石松齡冷笑一聲道：「但假冒中英那人，使出來的手法，就包括了各門各派的散手，這就是你們『護劍會』自以爲融通各家之長的獨特武功了。」

藍純青臉色微變，仰天大笑道：「盟主居然把這莫須有的罪名，硬安到兄弟頭上，不知是何居心？」

石松齡突然回首朝總管屈長貴道：「屈總管，你和『護劍會』的人，有過動手經驗？」

屈長貴連忙躬身道：「是，是，屬下和『護劍會』的人相遇動過幾次手了。」

石松齡道：「那很好，你去向藍掌門人討教幾招，試試他是否和『護劍會』的劍法相似？如若不是，那就証明藍掌門人和『護劍會』無關，如若他確是『護劍會』羽黨，你就給我拏下了。」

他這一段話，前面說的，只是陪襯之言，最主要的，自然是最後這句「給我拏下」了。

屈長貴又應了聲「是」，倏地轉過身來，皮笑肉不笑的，抱抱拳道：「藍掌門人，兄弟奉盟主之命，向你討教幾招，還請多多指教。」

隨着話聲，刷的一聲，撤出一柄吳鈎劍來。

藍純青仰天朗笑一聲道：「你們覺得一個人對付不了老夫，要想聯手，就乾脆上來，何用找什麼藉口？」

高翔生大喝道：「姓藍的，你以爲高某對付不了你麼？」

身形疾然欺進，抖手一劍，便向藍純青當胸扎來。

藍純青面露冷笑，兀立如山，待得高翔生劍尖逼近，身子突然一偏，手中青鋼劍起處，「噹」的一聲，盪開了高翔生的劍尖。

屈長貴高聲道：「高護法，屬下是奉命向藍掌門討教來的，還是讓給屬下！」

吳鈎劍劃起一道鈎影，朝藍純青左側攻到。

藍純青一劍盪開高翔生長劍，早已料到屈長貴趁勢襲擊，青鋼劍反手一記「劈卦劍」，向左撩出。

但聽又是「噹」的一聲，恰恰把屈長貴攻來護手鈎格過。

這兩招，誰也沒有佔到便宜，各自退了一步，三人成「丁」字站立。

高翔生顯然並無退下之意，陰惻惻笑道：「屈總管，你沒聽姓藍的說麼？他根本沒把咱們放在眼裏，再說，對付『護劍會』的人，也不用和他講什麼江湖規矩了。」他這番話，說的强詞奪理，主要就是爲了和屈長貴聯手絲毫不顧他一派掌門人的身份。

隨着話聲，長劍一擺，向藍純青橫掃過去。

屈長貴點頭道：「高護法說得是。」右腕一探，吳鈎劍使了一招「金鈎垂釣」，一道鈎影，閃電出手，襲向藍純青的右臂。

六合劍石松齡負手而立，眼看兩人聯手合擊並未出聲攔阻。

藍純青使了一招「飛雲出岫」，身隨劍轉，避開高翔生橫掃一劍，却與屈長貴的護手鈎碰個正着。

屈長貴只覺對方劍上，含蘊着一股極强的黏力，竟把護手鈎吸住，心頭不禁暗暗一驚！

須知護手鈎原是擅於鎖拿敵人刀劍的兵器，那料反而給藍純青以內家「黏」字訣，把護手鈎黏出外門。

他心頭一驚之下，口中「嘿」了一聲，左手揚處，忽然多了一柄兩尺長的短鈎，疾快朝藍純青右腕鈎來。

高翔生趁勢反擊，刷的一劍，乘隙而進。

藍純青倏地抽回長劍一個旋身，讓開兩人一記夾擊之勢，尚未搶到有利地位。

屈長貴雙鈎突然一緊，配合高翔生的一支長劍，已然滾滾攻來。

藍純青劍勢緩得一緩，被兩人搶到了上首，佈成犄角之勢，雙鈎一劍，像狂風暴雨般襲來。

高翔生方才被藍純青劃破左臂，這一劍之仇，把藍純青銜之入骨，此刻仗着屈長貴一長一短雙鈎掩護，一口劍盡是進手急攻招數！

劍光電閃，鈎環山响！

兩人攻守配合，首尾呼應，着着進逼，凌厲已極！藍純青直到此時，才知道六合劍石松齡何以要屈長貴出手？

敢情他們之間，早有默契，雙鈎一劍攻守之際，互相配合。

屈長貴使一對一長一短的護手鈎，用以鎖拿敵人刀劍，守中帶攻；高翔生使的一柄長劍則完全變成了只攻不守的進手招數。

要知一個使劍的人，和人動手，雖然是以攻爲主；但遇到强敵反擊，總不能不撤劍防守。

但高翔生、屈長貴兩人，鈎劍合用，攻守配合的恰到好處，使劍的人，因有雙鈎掩護，就絲毫用不着防守，可以一味進擊，放手搶攻。

這一下，藍純青險些吃了大虧，一連被逼的後退出四五步之多；但他究竟是崆峒派一派之主，「崆峒劍法」原以險峻著稱。

此時看清了對方兩人，一守一攻，互相爲用，不敢怠慢，立時劍法一變，把一口青鋼劍使得大開大闔，劍風嘶嘯，宛如靈蛇竄地，銀蟒盤空，劍光所及，足有一丈來長！

左手直立如刀，在劍光、鈎影中劈出，記記如開山巨斧！

高翔生、屈長貴看他劍、掌同施，存心拚命，倒也不敢過份逼近。

三人走馬燈似的風輪疾轉，直看得旁邊諸人，眼花繚亂！

尤其看到藍純青劍勢壯闊，力敵高翔

生，屈長貴二人，依然毫不遜色，一時莫不凛然變色。

鬥到一百餘招，仍是難分難解，勝負莫決。

六合劍石松齡凝立觀戰的人，似是已有不耐之色。

在這同時，激戰中的藍純青忽然聽到耳邊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老前輩不可戀戰，速思脫身之策，晚輩就隱身在西北一片大石後面當爲老前輩斷後。」

聲音入耳，藍純青不覺一喜，他已聽出那是石中英的聲音！

一時不由的精神爲之一振，手中青鋼劍也跟着一緊！

三人拚到此刻，可說已到了强存弱亡，生死一綫的關頭！

高翔生正使到一招「橫瀾千里」，攔腰一劍，想壓制藍純青的劍勢。

那知藍純青忽然一個飛旋，右手長劍一翻，青光閃處，迅若掣電，劍尖已經點到高翔生的喉間。

這一着當眞奇快無比，高翔生嚇出一身冷汗，急忙和身往後仰倒，使了一記「鐵板橋」，方行躲開。

屈長貴雙鈎一分，一言不發，欺到了藍純青背後。

藍純青身子一擰，避開鈎鋒，轉過頭來，不待對方變招，使了一記「授人以柄」，劍柄直撞對方胸口。

劍柄還未遞到一半，長劍已經倒轉過來，迎面直劈過去。

屈長貴雙鈎扎空，心知要糟，急急往後躍退。

高翔生一記「鐵板橋」，仰倒下去的人，就地一滾，劍使「長蛇繞樹」，纏斬藍純青雙足。

藍純青逼退屈長貴，原已存有乘機退走之心，高翔生掠地掃來的一劍，還未出手，他雙脚就地一頓，一道藍影，從斜刺裏衝天直上！

只聽他口中大笑一聲道：「盟主，恕兄弟失陪了。」

大袖向空一划，使展「海燕鑽風身法」，一下飛射出去八九丈遠，身形一落再起，便已到了十餘丈外！

高翔生一劍剁空，看他借機逃走，不由大喝道：「姓藍的老匹夫，你還想逃走麼？」

長身直起，追撲下去。

屈長貴厲笑道：「他逃不了的。」

身形跟蹤撲起。

六合劍石松齡修眉一剔，沉哼一聲道：「他果然是『護劍會』派來臥底的。」說話之時，右手微微朝前一抬，那是指揮站在他右側的人去追。

百步神拳鄧錫侯，風雲子趙玄極不待吩咐，立時飛身而去。

石松齡道：「要活的。」

兩人已經掠出三丈來遠，硬行刹住身子，應了聲「是」，才雙雙縱身撲起。

再說高翔生接連幾個起落，掠到二十丈左右，眼看藍純青仍在十丈之外，心頭更是怒不可遏，猛提一口眞氣，身化長虹，急追下去。

他追近山脚之時，前面的藍純青已經快要轉過山脚而去！

正當藍純青快要轉過山脚之際，山脚間一處石後，突然響起一聲沉喝：「站住！」兩條人影，同時從石後閃出，一左一右，攔住了去路。

藍純青一眼就已認出這兩人，正是隨來的八名護院武士中人，敢情他們是在自己和高翔生動手之時，爲了怕自己逃走，才派他們在這裏埋伏的。

（因上面屈長貴說過：「他逃不了的」，原來他早就安排了伏樁）

藍純青那會把他們放在眼裏？口中冷嘿一聲，人影已經欺到，揮手之間，寒芒一閃，洒出一片森寒劍光分向兩人劃去。

他這一劍不但凌厲，而且快同閃電，使人大是難以封解。

但對方兩人，亦顯非弱手，身形一閃，疾快的向旁側讓開，抬手發劍，兩支雪亮的劍光，一左一右，同時朝藍純青交剪攻來。

藍純青鋼劍一轉之勢，一道劍光，閃電般橫向兩人斬去。

左首武士一劍堪堪攻出，來不及回劍封架，對方劍如匹練，已經掃到，只聽一聲慘嗥，血雨飛洒，齊腰斬作兩段。

右首漢子眼看同伴亡命劍下，心頭猛然一驚，手中長劍，一時間不覺緩得一緩，藍純青劍勢未收，揚手就是一掌，劈了過去。

一股强大的勁力，應掌而生，直向那漢子撞去。

右首漢子要待躍退避讓，掌風已經湧到，一個人硬生生被震的倒退數步，喉頭悶哼一聲，噴出一口鮮血仰身往後便倒。

這一段話，其實只不過是電光石火般事，高翔生一掌出手，連看也沒朝他看上一眼，就展開脚程，轉過山脚而去。

這時高翔生也已追到山脚，口中大喝一聲：「姓藍的，你給我站住！」

話聲甫出，瞥見從一方巨石後面，突然飛起一道人影，疾如鷹隼，朝自己迎面撲來。

迎面撲來，就是放過了藍純青，攔住了高翔生。

人還未到，一股强猛的掌風，宛如狂飈陡降，直罩而下。

高翔生亦是久經大敵之人，他發現有人從斜刺裏飛撲過來，急忙刹住去勢，一個旋身，轉了過去。

他應變極爲神速，連對方人面都還未看清，雙掌疾發，一招「雙手托山」，朝上迎去。

雙掌發出，陡覺對方那一股强猛掌風，突然消失，原來對方只是虛張聲勢的一記虛招！

心知上當，要待撤身後退，已是不及！對方人影倏然飛墮，一掌正擊在高翔生的右肩之上。

高翔生口中悶哼一聲，一個人隨着掌勢，跌跌撞撞的朝前衝出去四五步之多。

高翔生剛衝出去，屈長貴已經接踵掠到！

高翔生連人家面貌都沒有看清楚，這回他總應該看清楚，但屈長貴仍然沒看清楚對方的面貌。

那是因爲這人用黑布蒙臉，他看到的只是一個藍衣人。

屈長貴也不需要知道他是誰，他此刻要追的是藍純青。

因此，他人如天馬行空，才行掠到，口中大喝一聲：「滾開。」

揮手一掌，直向藍衣蒙面人迎面劈了過來！

他追人心切，這一掌「逢山開路」，掌勢雄渾無匹，一股砭骨寒風，宛如一團狂飈，直撞過去。

藍衣蒙面人冷哼一聲，左掌一引，把屈長貴劈來的「寒冰掌力」，引到一邊，右手倏起，豎立如刀，飛快切出一掌。

屈長貴掌力發出，人已欺到藍衣蒙面人面前，突覺對方左手輕輕一引之下，竟有一股極大力道，把自己劈去的掌力，吸引出去。

心頭這一驚非同小可，暗暗叫了聲：「接引神功！」

急待收回掌力，但覺另一股暗勁，已經迎面撲來！

這一記掌風，居然鋒利如刀！

屈長貴身為武林盟主石松齡的總管，平日自然見多識廣；但鋒利如刀的掌力，他還是第一次遇上！

急切之間，吸了口氣，凝聚全力，大喝一聲，揮掌反擊出去。

當然，這一掌是他凝聚了全身功力所發，掌勢剛猛，寒風砭骨，他是企圖以深厚內力，硬接對方一掌。

那知兩股掌風乍然一接之下，只覺對方鋒利如刀的掌風，宛如一把利刃，把自己擊出的掌力，從中剖開，毫無阻擋的直劈過來！

這下，直嚇得屈長貴一時不知所措，再待避讓，已是不及，但覺右肩窩處如中利斧，一陣劇痛，心神不覺一震，脚下一個踉蹌，後退了三步。

藍衣蒙面人一擊得手，捨了屈長貴，雙足點動，接連兩個起落，去勢奇快，瞬即轉過山脚，消失不見。

高翔生被藍衣蒙面人拍中右肩，衝出去四五步之多，脚下收勁，才算站住椿。

一時那裏還顧得去追藍純青？當下就在原地站定，暗自運氣檢查全身，總算除了被擊中的右肩，還在隱隱作痛，並未傷及內腑。

等他睜開眼來，對方那人（他根本連人家影子都沒看清）早已走的不見踪影，只有屈長貴臉色蒼白，雙目微闔，站立不動，顯然內腑遭人震傷，正在運功療傷，心頭止不住暗暗驚凛！

這兩大高手，僅僅一兩個照面，就傷在人家手下，論時間，也只不過是眨眨眼的工夫而已！

這時從後面趕來的百步神拳鄧錫侯，風雲子趙玄極二人，堪堪掠到。

鄧錫侯望了屈長貴一眼，訝異的道：「怎麼？屈總管傷的不輕！」

高翔生道：「二位來的正好，點子扎手的很，咱們快追。」

話聲甫落，突覺身後疾風颯然，一道人影，劃空瀉落！

三人急忙回身瞧去，來人正是盟主六合劍石松齡。

只見他臉色凝重，一步跨到屈長貴面前，右手「嗤」的一聲，撕開了屈長貴左肩連胸的衣衫。

他這一舉動，太以突兀，自然引起了三人的注意！

屈長貴胸肩衣襟被撕開，這下大家都看到了！

他細皮白肉的前胸和肩臂之間，（俗稱肩窩）陷下一條六七寸長，色呈深紫的痕迹。

石松齡雙目寒光電射，憤怒的道：「果然是這個孽畜！」

「孽畜」，自然是指石中英了。（隨侍他身邊的，乃是假石中英）

這時獨角龍王李天衍，副幫主耿承德，祝景雲和劍公子石中英，也跟蹤而來。

祝景雲目光一注，驚異的道：「這是甚麼外門功夫？」

石松齡臉色鐵青，徐徐說道：「這就是魔教中最厲害的『魔刼神刀』，也叫做『無形刀』的，專傷敵人內腑，如被利刃劃開一般，中人無救，屈總管差幸傷在肩窩上，但筋骨縱然未斷，一月之內，再也不能與人動手了。」

高翔生凛然道：「此人會是假冒公子的那個小子？」

石松齡答道：「不錯，正是此人！」

突然臉色一寒，雙目隱射殺機，沉聲道：「老夫料他們不會逃出太遠，此時應該仍在北峽山脉之中，咱們可以分頭搜索，遇上了格殺不論。」

祝景雲，高翔生等人，聽到盟主吩咐，同聲應「是」，正待轉身。

石松齡又道：「諸位且慢。」

祝景雲道：「盟主還有甚麼吩咐？」

石松齡道：「藍純青一手劍法，已臻化境，再加上那小子盡得魔教眞傳，不可輕敵，因此兄弟之意，高兄，祝兄可作一路，鄧兄，趙兄一路，兄弟和犬子一起，這樣就可不慮有失了。」

祝景雲等四人齊道：「屬下遵命。」

轉身飛步而去。

獨角龍王李天衍道：「盟主怎麼還和兄弟客氣？不指派兄弟兩人的任務麼？」

石松齡笑了笑道：「李幫主和兄弟敵體並行，不屬於本盟主之下，兄弟怎敢有勞李兄……」

獨角龍王不待他說完，洪笑道：「盟

屈長貴攻出掌勢落空，被幪面人一掌劈中右肩。

主這就見外了，這兩人既是『護劍會』份子，卽是咱們的公敵，兄弟豈能置身事外？何況盟主此行，負有協助敝幫之責，兄弟仍在盟主監督指揮之下，兄弟和耿副幫主，自是唯盟主之命是從。」

石松齡連說「不敢」，接着道：「李幫主既然如此說了，兄弟倒不好堅持，那就請和兄弟一路吧。」

一面吩咐隨行的兩名護院武士，先把屈長貴護送回莊，其餘四人，隨同自己追敵。

當下就偕同獨角龍王李天衍，副幫主耿承德，劍公子石中英，以及四名武士，匆匆朝山外趕去。

× ×

却說藍純青提劍飛掠，轉過山脚，依稀聽到身後傳來叱喝之聲；但却不見有人追來。

他立時想到方才那「傳音入密」之人，明明是石中英的口氣，莫非他已和高翔生等人動上了手？

須知這一行人，個個都是武林中出類拔萃的頂尖高手，石中英若是被他們圍住了，那裏還能脫得了身？

心念這一轉動，更是担心石中英有失，脚下不覺一停，正待回身趕去接應！

瞥見一道藍影，從山脚間飛馳而來！

此人一身藍衣，面上蒙着一方黑布，奔行極快，不過轉眼之間，便已掠到身前不遠！

藍純青一時不敢確定來人是否就是石中英？方待出聲招呼！

藍衣蒙面人已經急急叫道：「老前輩快走，他們立時就會追踪下來。」

這一開口，藍純青聽出他正是石中英的聲音，不覺喜道：「果然是石公子，快隨老朽來。」

話聲一落，騰身掠起，朝山上一方大石後閃去。

石中英跟着一點雙足，飛身縱上石崖，一面說道：「老前輩，咱們還是快走才好。」

藍純青已在石後，倚着崖石，坐了下來，含笑道：「前面就是北峽山脉，山嶺連綿，他們不但人多勢衆，而且地形熟悉，咱們就算比他們先了一步，若是他們分作幾路，抄捷徑追趕，咱們盡力奔行，遲早仍可能落在他們包圍之中，倒不如在這裏先避上一避，等他們過去之後，再從原路回去，和他們背道而馳，他們再也追不上咱們了，這叫做實則虛之，總比他們追上咱們逃，要好得多了。」

石中英聽的暗暗佩服，心想：「果然薑是老的辣，若是依着自己，一路急奔，就算沒被他們追上，也要累得筋疲力盡，這眞叫做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當下也在石後蹲下身子，坐了下來，點頭笑道：「老前輩經驗豐富，說的極是。」正說之間，只見祝景雲，高翔生，鄧錫侯，趙玄極四人，飛快從山前掠過，到得前面山路分岔之處，便自作兩人一路，追了下去。

石中英看的暗道：「果然不出藍掌門人之料。」

就在此時，但見參帶着假冒自己的那人，和獨角龍王，耿承德，四名莊中護院

武士匆匆從山下過去。

石中英不覺輕輕歎了口氣道：「唉，參輕信賊人的話，認僞作眞，連祝伯伯都不肯見信，老前輩，你說晚輩應該如何才好呢？」

藍純青道：「石公子難道還沒看出來麼？」

石中英奇道：「老前輩是說晚輩還沒有看出甚麼來？」

藍純青道：「令師要石公子前來之意，就是要你親身體驗江湖譎詐，和目下武林動亂之源，這兩點，老朽覺得你應該已有相當認識了。」

石中英點頭道：「是的，只是晚輩還有一個疑問，想請教老前輩。」

藍純青說道：「石公子要向老朽問甚麼？」

石中英道：「晚輩想請教的是有關『護劍會』的事。」

藍純青「噢」了一聲道：「護劍會是江湖各大門派鑒於武林中有一股神秘人物，陰謀攫奪霸權，進而統治武林，因此才以維武林正義爲宗旨，集合各派精英，組織而成。」

石中英道：「這麼說，『護劍會』應該和參密切合作才是，怎麼又會和參作對的呢？」

藍純青看了他一眼，微笑道：「令尊不但是『護劍會』的發起人，而且也是『護劍會』三個輪值的主持人之一。」

石中英愈聽愈覺奇怪，沉吟着道：「但參方才一再向老前輩追問『護劍會』，那又是做甚麼呢？」

藍純青道：「老朽還當石公子已經看出來了，原來你還不知道。」

石中英聽的更覺驚奇，望着藍純青問道：「晚輩還不知道甚麼？」

藍純青目光凝視着遠處，道：「石公子還認爲眼下的石松齡，就是令尊麼？」

他這話問得太以突兀了！

石中英心頭驀然一緊，急急問道：「老前輩，你說他不是家父？」

藍純青道：「不錯，他若是令尊，怎會連自己發起的『護劍會』都不知道？」

石中英心裏，好像已經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他只覺一顆心在猛力的收縮，急急問道：「他不是家父，那麼家父呢？老前輩一定知道的了？」

他說這話之時，兩眼已經流露出希冀之色！

希冀着他點個頭。

藍純青微微搖頭道：「不知道。」

他回答的這句話，原是石中英意料中的事。

參如果還在的話，賊人怎敢公然的來假冒參？

石中英的心，直往下沉，一個身子，也起了一陣莫可抗拒的顫抖，急切問道：「老前輩，家父是否已經遇害了？」

藍純青道：「不知道，但據大家的推測，令尊未必被害……」

石中英祈求的目光，望着藍純青，道：「老前輩，你一定知道此事經過，能否告訴晚輩？」

藍純青道：「老朽知道的，自然可以告訴你。」

他一雙炯炯目光，只是凝足目光，望着遠處的山崗，足足過了半晌之久，才接哼了一聲，說道：「好個賊子，果然狡獪的很！」

石中英道：「老前輩，他們怎麼？」

藍純青道：「獨角龍王登上了那座高峯，就可對方圓數十里的動靜，瞭如指掌，無所遁形。」

說到這裏，立即催道：「咱們快走，只要轉過山腳，那是山的背面，就不易被他們發現了。」

隨着話聲，已從崖後閃出，一下閃到了另一方石後。

石中英跟着站起，突覺無緣無故的打了一個冷顫，當時也並未在意，跟着掠了過去。

藍純青久經江湖，爲人十分精細，他引着石中英，藉山上大石的掩護，躲躲藏藏的從山腰轉到山的背面。

他們行動極爲小心，自然也瞞過了據高臨下，站在高峯上監視的獨角龍王李天衍。

藍純青轉過山腰，才直起腰來，長長的吁了口氣，笑道：「現在到了山背面，就不要緊了，咱們只要行動小心些，就不會被他們發現。」

石中英心中橫梗着參的事正待追問！

藍純青依然催着道：「他們如是沒找到咱們的蹤影，此人老奸巨滑，必然會想到咱們可能躲在附近，已循原路逃走，只要他們一經發覺，很快就會追下來了，因此咱們還得快走才好。」

說完，當先長身掠起，朝山嶺間一條小徑奔去！

石中英展開輕功，緊隨他身後而行，一面問道：「老前輩，家父如何失蹤的，你現在可以說了。」

藍純青道：「令尊在武林各大門派的掌門人中，頗負清譽，久爲同道所推崇，自從十年前，令尊親詣各大門派，秘密成立了『護劍會』之後，到了八年前，華山、八卦、青城、形意四個門派的掌門人，聯名分函各大門派，倡議推武林盟主，總理武林事務……」

石中英關心的問道：「家父被賊人假冒，華山祝伯伯，和八卦門的高伯伯，自然也是假的了，只不知八年前，他們兩人是否已是假的了？」

藍純青口中「哈」的笑了一聲，才道：「石公子這一猜測，一點不錯，直到後來，老朽才知道，這是一個不落痕迹的陰謀。」

石中英驚道：「不落痕迹的陰謀？」

藍純青道：「自然是他們預先佈置好的陰謀，據老朽推想，祝景雲，高翔生二人，早就被賊黨所假冒，他們只有假冒了祝景雲和高翔生，才有機會接近令尊。」

石中英不自覺的「啊」了一聲。

藍純青道：「但那封信上，老朽也署了名，唉，也許還有其他們派的重要人物，早已被此一邪惡組織所滲透，因爲這封信才一發出，就得到各大門派一致讚成，也極自然的由令尊當選了武林盟主……」

石中英忍不住問道：「那是甚麼時候的事？」

藍純青畧作思忖，道：「那是八年前

的九月裏，直到第二年元旦，武林盟主才正式就職。」

石中英問道：「老前輩知不知道家父是甚麼時候失蹤的呢？」

藍純青道：「令尊當選武林盟主之後，這一年『護劍會』的主持人，正好還是令尊輪值，老朽是令尊的座上客，令尊對『護劍會』有甚麼指示，都是經由老朽轉發出去的。」

說到這裏，口氣微微一頓，續道：「但到了這年年底，令尊有三個多月，一直沒有過問『護劍會』的事，接着經由高翔生的推介，任命屈長貴爲總管，老朽已經看出情形不對，就在他不注意時，以『護劍會』的暗語試探，他果然毫無所知，這才知道令尊已爲賊黨所乘，眼前此人已非令尊本人。」

石中英聽到這裏，只覺心頭一陣震慄，忍不住打了一個冷噤，口中隨着發出一聲驚「啊」！

藍純青走在他前面，突然聽到石中英聲音有異，不覺腳下猛然一停，迅速回頭看去。

只見石中英臉色靑中透黑，連嘴唇都白得毫無血色！

一時不覺吃了一驚，急忙問道：「石公子怎麼了？」

石中英只覺身上奇冷，山風吹來，更似一直吹到骨髓裏去一般，全身顫抖着道：「晚輩好冷！」

這句話，連牙齒都在打戰！

藍純青見多識廣，心頭暗暗吃驚，問道：「你和屈長貴對過一掌？」

石中英道：「是的，他已被晚輩一掌擊中右肩。」

藍純青攢眉道：「這就是了，他練的是旁門中的『玄冰掌』，掌風襲體，寒毒入骨，你一定和他對掌之時，中了他的寒冰之氣。」

石中英身上愈來愈冷，忍不住呻吟着道：「不會吧，昨晚晚輩衝出窗戶之際，屈長貴就是迎頭打了晚輩一記『玄冰掌』，晚輩毫絲沒有受傷，今天他打出的『玄冰掌』，已被晚輩掌力所破，怎會反爲所乘呢？」

藍純青笑了笑道：「老朽雖然不知公子練過什麼功夫？但聽昨晚屈長貴曾說，公子練成玄門『護身眞氣』，不懼『玄冰掌力』，而且還從他的掌風中衝出，以此推斷，昨晚公子從窗戶衝出之際，必然以眞氣護體，才能衝破他的『玄冰掌』，不曾傷得絲毫。

「方才你和他對掌之時，雙方必然都是全力一擊，你一舉破了他的『玄冰掌』，自然要把發出的掌力收回，問題也就出在這裏，在你收回掌力之時，太大意了，以致被他寒冰之氣乘隙而入，只是你當時並未發覺而已。」

石中英陡然想起方才收掌之時，確曾感到有一絲寒意，這就點點頭道：「老前輩果然料事如神，晚輩收回掌勢之時，好像打了一個冷噤，難道一絲寒絲，就有這麼厲害麼？」

藍純青道：「玄冰掌的厲害，也就在此，只要有一絲寒毒之氣，襲上人體，和被他擊中一掌，並無二致。」

說到這裏，不由的雙眉緊蹙，發愁道：「凡是被『玄冰掌』擊中的人，除了他獨門解藥之外，只有『一陽指』可救，再就是要練有『三陽神功』的人，才能助你把寒毒之氣消除，除此之外，別無救治之道！……」

石中英這一陣工夫，已經冷得嘴唇發黑，全身骨骼，都像冰凍了一般，口齒打戰，說道：「不要緊，晚輩練的是『逆天玄功』，只要找個隱僻的地方，晚輩也許可以把體內寒毒之氣，迫出體外。」

藍純青不覺笑道：「老朽幾乎忘了，公子是唯一得到逖谷老人眞傳的人，如此就好……」說到這裏，他的笑容突然凍結了！

試想自己兩人，雖然一時避開了石松齡等人的追蹤，但這只能說是暫時避開而已！

那假冒石松齡的賊人，何等狡獪！

他們分頭搜索，找不到自己兩人，必然會回頭找來。

此處正是他們勢力範圍之內，如何藏得住身？

但石中英身中寒毒，不能久延，勢非立時運功迫出不可！

一念及此，心頭不覺愈感沉重，望望石中英，問道：「公子還能行動麼？」

凡是中了「玄冰掌」寒毒之氣的人，寒氣入骨，血脈凝結，四肢必然凍僵！

石中英緩緩吸了口氣，顫聲道：「晚輩勉強還可行走。」

藍純青道：「這樣就好，離此地十幾里路，有一處石窟，洞窟幽深，十分隱秘，那是老朽和本會約定秘密會面之處，咱們快些走吧！」

說完，當先朝山徑上行去。

石中英跟在他後面，不住的提吸眞氣，兀自覺得奇冷難耐，腳下也有蹣跚難行之感！

勉強又奔行了十來里路，額上已經綻出黃豆大的冷汗，口中忍不住呻吟出聲！

藍純青腳下一停，回過身來，只見石中英臉如白紙，一個人搖搖欲倒，不覺大吃一驚，急忙伸手把他扶住，說道：「那洞窟就在前面不遠，老朽扶着你走吧。」

石中英自己也感覺有些支持不住，只好任由他扶着行走。

翻過一重山嶺，腳下盡是巉巖斷壁，山勢更形陡峭。

到了此處，已無山徑可行。

藍純青一把抱起石中英的身子，連縱帶掠，朝一處幽谷中飛身直下。

這谷底是一道乾壑，地勢曲折，到處都是大小不等的亂石。

藍純青抱着石中英，飛身躍上一方石崖，伸手撥開藤蔓，露出一個半人來高的石窟，俯身而入。

石中英雖是奇冷澈骨，但他仗着自幼練功，一身所學，已兼數家之長，早已運起全身功力，護住心脈，不使寒毒侵襲。

此時忽然睜開眼來，問道：「老前輩，已經到了麼？」

藍純青抱着他往裏走去，一面道：「這石窟幽深曲折，甚是崎嶇，前面有處稍爲平坦，可供人坐息。」口中說着，腳下絲毫不停，一路往裏行去。　（未完）

神刀

新派奇情武俠小說

獨孤紅·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君隨江山往史閣部祠查探，突聽本門嘯聲傳喚，黃君立藉故馳往，見護法潘朋高舉雙鳳令，傳門主令要黃君立刻啓程返宮，黃君迫得不辭而別。雙鳳門人護衞着黃君兼程回宮，在一處潭邊，黃君下令暫歇，各人均俯身潭邊掬水解渴，詎知水中被人落了蒙藥，全都中毒睡去，黃君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置身一山洞中，身上被人點了穴道，未幾，見梅恨天走進洞來，自承獲知她是女兒身，是以設法擄她來此，要黃君下嫁給他，黃君恨極，身不能動，急得流淚滿面，想不到梅恨天竟是這樣的人——

暴雨殘梅夜　椎心泣血天

梅恨天不像個人，簡直像個野獸。

黃君美目中那羞怒之火變成了驚異神色，她怔住了。

突然，梅恨天頹然鬆了手，緩緩地低下了頭，他的身軀泛起了顫抖，抖得簌簌作响。

良久，良久，他不抖了，他緩緩抬起了頭，兩眼的血絲不見了，但很像害了大病似的，臉色蒼白得怕人，而且眉宇有一股逼人的冷意。

他那雙失神的目光落在黃君臉上，只聽他啞聲說道：「我再告訴妳一遍，我愛妳，是眞的愛妳。妳這輩子已註定是我的人，我絕不會讓妳嫁給別人，絕不會讓妳離開我，從現在起，我絕不再碰妳。也不解開妳的穴道，直到有一天妳告訴我妳愛我，妳願意嫁給我，現在我托上妳的牙關，我希望妳別再生自絕之念，妳儘可以放心。在妳沒告訴我妳願意嫁給我之前，我也絕不會再去佔有妳的身子之念，妳要是在我托妳的牙關之後再嚼舌，那我只有說聲可惜，然後把妳埋在這古洞之內。爲妳立上一方墓碑，刻上梅恨天愛妻之墓字樣，妳要是願意我這麼做，那妳儘可以嚼舌，我絕不再阻攔。」

話落，他伸手先拉上黃君的衣裳，然後托上了黃君的牙關！



黃君並沒有再嚼舌，顯然她不願意讓梅恨天爲她立上那麼一方墓碑。

她閉上了美目，半晌才道：「梅恨天，你不要痴心妄想了，我已經把我的心交給了江山，我絕不會嫁給你的。」

梅恨天臉上沒有一點表情，道：「我不信，我父親告訴過我，女人最善變，那怕她曾經跟你山盟海誓，那怕她曾經把她的身子給了你，有一天她也會突然離你而去投進別人懷抱的……」

黃君道：「你父親錯了，你也錯了。世上的女人並不是都一樣的……」

梅恨天道：「我父親不會錯，我也不會錯。我深信有一天妳會把妳的心從江山手裏收回來放在我手裏，並且對我說妳願意陪伴我一輩子。」



黃君突然睜開了一雙美目道：「既然女人都是這樣，你爲甚麼還要愛我，非讓我嫁給你不可？」

梅恨天微微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我說不上來！」

黃君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那你就等吧，看看我會不會愛上你，會不會願意嫁給你。」

她閉上了眼，不再說話。

梅恨天也沒說話。

過了一會兒之後，黃君忽然又開了口：「我的那些人呢？」

梅恨天道：「妳不用担心，妳醒過來的時候他們也會醒過來的，修爲稍微差一點的會遲一點醒，但我跟妳保證，他們一定會醒過來，他們醒過來之後發現妳不在一定會到處找，等到了他們找得絕望的時候，他們就會回去的！」

黃君忽又睜開了眼，望着梅恨天道：「梅恨天，你知道我是甚麼人麼？」

梅恨天微一搖頭道：「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妳叫黃君，是個女人，是個我愛的女人，這就够了。」

黃君道：「你是怎麼知道我是女兒身的。」

梅恨天道：「那天晚上我離開梅家廢宅之後不久，我又折了回去，可是妳跟江山已經走了，第二天一早我打聽得妳跟江山上了梅嶺，我趕去找你們，那知道在『梅嶺』半腰却看見妳跟那個姓潘的護法在說話……」

黃君道：「你找我們幹甚麼？」

梅恨天道：「我要告訴江山一句話，問他一句話。」

黃君道：「你要告訴江山甚麼話，問他甚麼話？」

梅恨天道：「我要告訴他，我是『揚州』梅家的人，我要問他我家當初爲甚麼遭逢變故，我父親當初究竟有沒遇害！」

黃君睜大了美目，道：「這麼說你是梅凌烟的兒子？」

梅恨天道：「不錯。」

黃君忙道：「我問你，你父親可認識個叫含烟的女子？」

梅恨天目光一凝道：「那是我娘，我爹怎麼會不認識？」

黃君猛然一怔，叫道：「怎麼說，那是你娘？」

梅恨天說道：「怎麼了，有甚麼不對麼？」

黃君定定神道：「你可知道梅家廢宅水榭粉牆上……」

梅恨天道：「有一首陸放翁的『釵頭鳳』，那是當初我父親寫的，當初我不懂，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寫給我娘看的，當初我也不知道我父親爲甚麼把陸放翁的『釵頭鳳』寫在水榭牆上給我娘看，現在我有點明白了……」

話聲到此忽然停住，他沒再說下去。

黃君忍不住問道：「爲甚麼？」

梅恨天道：「妳問這個幹甚麼？」

黃君道：「你父親跟你娘的感情是不是不大好？」

梅恨天雙眉跳動了一下，道：「妳怎麼知道？」

黃君道：「我是根據你父親把陸放翁的『釵頭鳳』，寫在牆上給你娘看這件事猜測的。」

梅恨天沉默了一下道：「有一天妳會成爲我的妻子，這件事讓妳知道也不要緊，我父親跟我娘的感情是不大好，據我所知，自從我出生之後，我父親就一個人搬到了水榭去住，多少年來一直沒跟我娘住在一起。」

黃君道：「你可知道你父親跟你娘的感情，爲甚麼不好麼？」

梅恨天搖了搖頭，說道：「我不淸楚，那時候年紀小，不懂事，我也一直沒去留意過。」

黃君道：「這些事爲甚麼那夜在梅家廢宅你不告訴江山？」

梅恨天道：「我要報仇，我要找尋殺害我家人的那些兇手，我不願讓人知道梅家有我這麼一個後人還活着，這消息一旦傳揚出去，當初殺害我家人的那些兇手就會躲藏起來，再想找他們那就難了，可是後來我想知道我家當初爲甚麼會發生這種變故，我更想知道我父親當日有沒有遇害，所以我又折了回去。」

吸了一口氣，接着說道：「這些事現在我已經用不着再告訴江山了，因爲我已經告訴了妳，江山知道的事，妳一定也知道。」

黃君心念轉動了一下，說道：「我只知道你父親當日並沒有遇害，別的我是不知道。」

按理，梅恨天知道自己的父親如今仍健在，應該是已驚又喜才對。

而理雖如此，事却不然，梅恨天臉上仍是一點表情也沒有，他道：「妳怎麼知道我父親當日並沒有遇害。」

黃君詫異地看了他一眼，說道：「你父親當日並沒有遇害，難道你一點也不高興？」

梅恨天道：「高興一定要形諸於色的麼？」

黃君道：「固然不必，性情怪異或者是城府很深的人，喜怒都可以不形於色，可是這是父子親事……」

梅恨天道：「我跟我的父親之間沒有父子親情，他只是我的生身之父，從小到大都是我娘照顧我，他很少接近我，甚至不准我到他住的水榭去，而且我娘並沒有甚麼錯，他不該也沒有理由那樣對我娘，當時年紀小，我體會不出甚麼，可是現在想想我娘那十幾年歲月實在是够痛苦的，我常常看見我娘一個人背着人哭，夜裏醒的時候也常見我娘一個人坐在燈下流淚，可是當着下人，我娘却得強裝笑顏，有人要殺梅家的人，我娘跟着一塊兒被害，這已經够不公平的了，現在身爲梅家主人的我父親仍健在，這更不公平。」

黃君聽直了眼，道：「你說這話不怕遭天打雷劈麼？」

梅恨天唇邊掠過一絲抽搐，道：「身爲人子我又何嘗願意這麼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我父親跟我娘之間的事我本不該過問，可是……」

他唇邊再掠抽搐，倏然住口不言！

黃君道：「你爲你娘不平，是麼？」

梅恨天道：「當然！」

黃君道：「你父親這樣對你娘，總該

有個原因，是不？」

梅恨天道：「我想不出原因，也沒有看到我娘有甚麼地方，使我父親該這麼對她。」

黃君道：「你那時候還小，不懂的事很多，不是麼？」

梅恨天目光一凝道：「妳這話甚麼意思？」

黃君道：「剛才聽你說，你父親曾經告訴過你，女人最善變，那怕她曾經跟你山盟海誓，那怕她曾經是你的人，有一天却會離你而去，投入別人懷抱，是麼？」

梅恨天道：「不錯，我父親曾經這麼對我說過。」

黃君道：「你有沒有想過，你父親爲甚麼對你說這種話？」

梅恨天臉色微變道：「妳是說……」

黃君忽然笑了，笑得有點冷，道：「我不便說甚麼，你爲甚麼不自己想。」

梅恨天兩眼暴射冷芒，一掌摑在黃君的粉頰上，厲聲道：「妳敢誣蔑我娘？」

這一巴掌打得不輕，黃君的粉頰都紅了，五個指頭印兒淸淸楚楚，人都怔住了，突然，黃君睜大了美目，尖聲叫道：「你，你敢打我……」

梅恨天冰冷說道：「妳敢再誣蔑我娘，我就殺了妳。」

黃君叫道：「你殺吧，殺啊，我正不想活呢，你這樣制住我的穴道打我算甚麼男子漢，我誣蔑你娘，你怎麼不去問問江山，你娘把她自己的畫像送給了誰，你父親不惜花了百顆明珠的代價才把那幅畫像換回來……」

「住嘴，」梅恨天臉色鐵青，厲喝聲中揚掌欲劈。

黃君眼一閉道：「殺吧，你最好殺了我，免得讓我這樣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免得讓我時刻面對你這沒有人性，卑鄙下流的東西……」

梅恨天那隻左掌一翻，劈胸抓住黃君，硬把黃君推到了他面前，他神色怕人，厲聲說道：「我用不着問江山，江山知道的事妳都知道，我娘把她的畫像送給了誰，妳是怎麼知道的，說。」

黃君堂堂「雙鳳門」的公主，何曾受過這個，她悲怒欲絕，恨不得撕碎了梅恨天，奈何她根本無法動彈。

她想不顧一切把眞象告訴梅恨天，給梅恨天一個大刺激以作報復，但她又怕梅恨天去「漢陽」「歸元寺」找那老和尙，爲「歸元寺」的出家人，以及這座古刹帶來浩劫，她只有咬着牙道：「我不知道，你去問江山！」

梅恨天怒聲道：「我要問妳，我要妳說。」

黃君道：「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告訴你。」

梅恨天顫聲說道：「黃君，妳不怕死，妳眞要逼我殺妳？」

黃君道：「我不怕死，我已經把生死置於度外，我就是要你殺我，你殺吧，殺呀。」

梅恨天兩眼忽現奇異光芒，望之嚇人，他一聲厲笑道：「我不殺妳，我不要妳死，我要妳比死都痛苦，我要妳比死都難受。」

他的手猛往下一扯，黃君的衣裳「嘶」地一聲，破裂了，連兜肚的酥胸都露了出來！

黃君猛睜美目：「梅恨天，你……」

梅恨天帶着獰笑翻身壓了下去。

黃君急急叫道：「梅恨天，你這畜牲，你這沒有人性的卑鄙無恥東西，剛才你是怎麼說的？」

梅恨天忽然間靜止不動了，但是旋即他又跟瘋狂了一般一連在黃君粉頰直摑了三四下，然後也翻身坐起。

黃君緊閉着美目，躺在地上一動不動，如今她衣衫破碎，烏雲蓬鬆，兩頰紅腫，香唇出血，只是她一動不動，也沒再哭再流淚。

梅恨天兩眼直直地望着她，臉上沒有一點表情，目光呆痴失神，好像剛才那一連串瘋狂的舉動不是他！

突然，他俯下身去，左手握拳連連撞地，嘶聲大叫說道：「妳爲甚麼逼我這樣，妳爲甚麼要逼我這樣……」

他哭了，放聲痛哭，左拳不住地在地上撞，直哭到聲嘶力竭，一隻左拳皮開肉綻，滿是鮮血。

黃君仍然緊閉着美目，仍一動不動。

梅恨天忽然住了聲，抬起了頭，他臉上滿是淚漬，兩眼佈滿了血絲，伸出滿是血污的左手，抓住了黃君，大叫道：「黃君……」

只聽黃君冰冷冷的說道：「你放心，我沒有死，我現在不想死了，我要活着等機會，有一天，我要把你碎屍萬段，挫骨揚灰。」

梅恨天忽然滿臉痛苦神色，搖幌着黃君咬牙道：「你爲甚麼逼我這樣，妳爲甚麼要逼我這樣。」

黃君睜開了美目，那雙目光充滿了恨意，能令人不寒而慄：「你又爲甚麼要對我這樣，你這樣欺負我，這樣打我，你還哭？還問我爲甚麼逼你？」

梅恨天顫聲說道：「黃君，我愛妳，我不願意這樣對妳，我後悔，我心裏很難受——」

黃君冰冷一笑道：「你愛我？你知道甚麼叫愛？你這種人也配談愛……」

梅恨天道：「黃君，我是眞心，爲甚麼妳還不相信？」

黃君道：「你這種愛我受不了，我不敢相信，永遠也不會相信，我對你只有恨，我恨不得把你碎屍萬段，挫骨揚灰。」

梅恨天舉起了他那隻滿是血污的左手，道：「都是我這隻手，要不是因爲我還要報仇，現在我就把它剁下來……」

黃君道：「我不稀罕，你留着吧，萬一我是沒有機會，定會代我毀了你。」

梅恨天緩緩垂下左手，呆痴目光凝望在黃君的臉上，道：「黃君，妳眞這麼恨我？」

黃君道：「你這麼對我，還想要我怎麼對你，是眞是假自己等着看吧。」

梅恨天唇邊掠過抽搐，緩緩的低下了頭。

半晌之後，梅恨天又抬起了頭，說道：「黃君，我娘眞把她的畫像送給別人了麼？」

黃君道：「我跟你娘無仇無怨，再說

她也已經死了多少年了，我犯不着誣蔑她。」

梅恨天道：「妳是怎麼知道的？」

黃君道：「我聽一個人告訴江山。」

梅恨天道：「誰，是誰告訴江山？」

黃君道：「我不會告訴你，我不能讓你這種沒有人性的人去找他。」

梅恨天道：「那麼我娘把她的畫像送給了誰？」

黃君道：「這你也不用問我，你父親還在人世，他曾經以百顆明珠的代價換回了你娘那幅畫像，去問你父親吧，你只能找着他，這些事你自會明白。」

梅恨天道：「爲甚麼妳不告訴我，讓我現在就明白！」

黃君道：「我不想告訴你，不想讓你現在明白，你再打我好了，現在我都能忍受。」

梅恨天搖頭說道：「我不會再像剛才對妳了，永遠不會了，不管妳怎麼對我我也不會。」

黃君道：「我要把你碎屍萬段，挫骨揚灰，你也不會。」

梅恨天道：「不會。」

黃君道：「那麼你解開我的穴道，讓我試試。」

梅恨天道：「現在不行，現在我不能讓妳殺了我，我還要報仇，等我一一手刃我的仇人報了仇之後，等那時候如果妳還是恨我，還要殺我，我自會毫無反抗地讓妳動手。」

黃君冰冷一笑道：「那你就等着吧，我愛一個人永遠不會有所改變，我恨一個人也永遠不會有所改變！」

梅恨天沒說話，站起來行了出去。

黃君想問他上那兒去，可是話到嘴邊又嚥了下去。

片刻之後，梅恨天回來了，這時候火光已無，洞裏也已經黑透了，可是黃君還能看見梅恨天，而且看見他拖了一捆枯枝乾柴。

梅恨天回來後沒說一句話，探懷掏出火摺子點着了火，火花升起，洞裏又見光亮。

梅恨天只剩下一隻左手，但是他這隻左手很靈活，簡直跟兩隻手差不多，他很快地把那隻山雞劏乾淨烤上了！

他坐在火旁一隻手翻轉着火上那隻雞，沒看黃君一眼。

當然，黃君更懶得看他。

沒一會兒工夫，山雞烤好了，居然香噴噴的，梅恨天提着那隻烤好的山雞走過來坐在黃君跟前，往黃君面前一遞道：「我只有一隻手，撕起來不方便，妳自己一口一口的咬吧。」

黃君把臉轉了過去，沒理他。

梅恨天道：「妳不是要等機會殺我麼，不吃東西妳連三天都挨不過，還想等將來麼。」

黃君把臉轉了回來，道：「你不能解開我雙臂的穴道麼？我兩隻手能動也跑不了。」

梅恨天遲疑了一下，把烤好的山雞往腿上一放，伸手在黃君的兩肩上各拍了一下。

黃君的一雙粉臂馬上能動了，她支撐着坐了起來，剛才躺着，破碎的衣衫正好蓋住酥胸，如今往起一坐，破碎的衣衫馬上垂下，雪白的酥胸又露了出來，黃君忙伸手拉起衣衫掩上。

梅恨天道：「現在還怕我看麼！」

抬手把那隻山雞遞了過去！

黃君蒼白的嬌靨上泛起一片羞紅，美目中也閃漾着仇恨怒火，但旋即嬌靨上的羞紅與美目中的仇恨怒火一時俱斂，她伸一隻手一把奪過了那隻山雞！

梅恨天道：「妳吃吧，我去烤那隻兔子去。」

他站起來轉身走開了！

黃君沒理他，逕自咬着山雞吃起來。

她不餓，在這種情形下也實在難以下嚥，可是事實上她却不能不吃！

梅恨天說得好，不吃東西她連三天都挨不過，還想等什麼將來？

不吃不是跟梅恨天過不去，是跟她自己過不去。

只聽梅恨天道：「今天晚上，在這山洞裏過一夜，明天一早離開這兒找我父親去。」

黃君抬眼望了過去，道：「你打算把我怎麼辦。」

梅恨天道：「妳是我的人，我當然要帶妳一起去，從今天起，我走到那兒妳要跟到那兒。」

黃君美目中掠過一種異采，道：「你敢帶着我在江湖上到處跑麼。」

梅恨天道：「這有什麼不敢的，我有辦法不讓任何人看見妳，我也不怕妳跑掉，其實，就算我現在讓妳走，恐怕妳也不會走。」

黃君道：「你認爲我不會走？」

梅恨天道：「除非妳打算找別人幫妳殺我，要不然妳離開我絕不比跟在我身邊能殺我的機會多。」

黃君聽得爲之一怔。

梅恨天頭也沒抬，接着又道：「再說，今生今世妳也不能再作他想，再嫁別人了，妳沒有理由離開我。」

黃君道：「我爲什麼不能再作他想，爲什麼不能再嫁別人。」

梅恨天道：「低頭看看，妳另一隻手在幹什麼？」

梅恨天放聲大哭，左手不住地在地上猛撞。

黃君沒低頭看，她已經明白了，的確，她的身子已經讓梅恨天看了個够，她還能再作他想，再嫁別人麼，她淚水往外一湧，可是她馬上又咬牙忍住了，沒讓它掉下來，她決然說道：「那不要緊，大不了不嫁，將來殺了你之後，我青燈古佛了此殘生。」

梅恨天道：「那得等妳將來殺了我之後，至少妳現在不該離開我。」

黃君沒話說，她心裏悲痛到了極點，把個梅恨天也恨到了極點，只因爲眼前這個梅恨天，她這一輩子在這一夕之間便全改變了，她怎能不悲痛，怎能不恨。

悲痛歸悲痛，恨歸恨，但是眼前她却拿梅恨天莫可奈何。

梅恨天一隻野兔剝好了，他抬手把那隻剝好的野兔架在了火上，沒看黃君一眼，也沒再說話！

黃君的一雙美目映着火光看上去好亮，有些晶瑩的東西不住地在閃動……

× ×

剛下過一場大雨，滿地都是泥濘。

雨後的天氣本該涼點兒，可是雨過天晴太陽出來得快，炙熱的陽光一晒，地上的水氣往上一蒸，反而比沒下雨之前更悶熱！

這就跟楚雲秋的心情一樣，黃君莫明其妙的失了踪，按情按理，她却不會來個不辭而別，突然離開了他，既沒有理不辭而別突然離開他，黃君的失踪自然是凶多吉少。

加以黃君是在跟一個武林人物離奇失踪有關連的「梅嶺」之上失踪的，楚雲秋又在「史祠」之內無意中發現那麼一片可能跟一個武林人物失踪有關連，上頭有「逍遙」字樣的紙，楚雲秋他自然馬上會聯想到是怎麼回事。

黃君是個女兒家，落在那帮用心叵測的人手裏，後果豈堪設想？

更讓人着急的是，這「逍遙」兩個字目下只能搭上一處「逍遙宮」，而偏偏「逍遙宮」又如同海市蜃樓般，在虛無飄渺之間，叫人上那兒去找？

幸好在煩悶中還有那麼一點點希望，一點點安慰，那就是：不管「逍遙宮」在何處，它的人目下一定還在江湖之上，而且自從把薛空羣那些人弄了去之後，到如今一直沒有停止活動，就憑這「逍遙宮」的人應該不難找！

楚雲秋也就藉着這點希望，這點安慰，踏着滿地的泥濘在江湖上到處跑！

這條泥濘路不知道通往那兒，楚雲秋也不管它通往那兒，事實上「逍遙宮」的人如今不知道在那兒，他也只有這麼漫無目的到處走。

這條路似乎特別難走，一脚踩下走就是一鞋泥，楚雲秋脚下一雙薄底快靴滿足泥污！

正走着，惱人的事兒又來了，天有不測風雲，剛雨過天晴，就這麼會工夫又烏雲四佈下起雨來，瓢潑也似的，比剛才那一場有過之而無不及。

還好，前面不遠處就有個亭子，楚雲秋提口氣一個起落便掠進了亭子裏。

亭子雖然破舊了些，但避雨還湊合，看樣子這場雨一時也沒有停的意思，只好

坐下等會兒權當歇息了！」

楚雲秋這兒剛坐下，從楚雲秋就剛才要去的方向冒雨奔來一條人影。

雨不大，又密，看不淸楚是怎麼樣一個人，不過這個人身法相當快，一轉眼工夫便奔到了小亭前，他突然收勢停住，遲疑了一下，然後一轉身撲進了小亭。

是個身材瘦小的乾癟老頭兒，殘眉鼠目山羊鬍，偏偏他頭戴文士巾，脚登福字履，如今淋得落湯鷄也似的，進亭冲楚雲秋一拱手，滿臉惶然神色地急急說道：「我的相公爺，你讓我在這兒躲一躲，等刼難過去我給你磕三個响頭！」

話落，閃身，一頭鑽進了楚雲秋坐的石凳下。

幸虧他身材瘦小，要不然恐怕還鑽不進去呢。

楚雲秋爲之好生詫異，難不成這就是一般所說的修鍊的精靈要躲雷刼，找個大福大貴的人爲牠擋上一擋。

楚雲秋正自錯愕，適才瘦小老者奔來方向又奔來一條黑色人影，快逾飛鳥，看身法要比石凳上這位瘦小老者高明得多，三兩個起落便到了小亭前，他也收勢停住，也遲疑了一下然後轉身掠上亭前台階。

這是個年輕人，看年紀不過廿多歲，從頭到脚一身黑，人是長得白凈，長眉細目也相當淸秀，眼神十足，目光銳利逼人，而且還帶着冷意。

這年輕黑衣客的輕功造詣的確不凡，盡管他一身都濕透了，可是他脚下却沒沾一點泥，甚至連個泥星兒都沒有！

他兩道銳利目光直逼楚雲秋道：「請教，閣下可曾看見有個人從這兒過去。」

話說得倒是挺客氣，但却帶着懍人的冷意。

楚雲秋看了他一眼决然道：「可是個文士打扮的瘦老頭兒。」

年輕黑衣客兩眼精芒一閃急道：「不錯，他往那兒去了。」

他急，楚雲秋可一點也不急，道：「你追他幹什麼？」

年輕黑衣客冷冷說道：「這個，你不必過問……」

「不，」楚雲秋微一搖頭，截口說道：「我要知道，你爲什麼冒着這麼大的雨追他，要不然我能告訴你他往那個方向去了。」

年輕黑衣客雙眉一揚，似乎就要進亭，但是他脚下剛動一動就又停住了，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楚雲秋道：「很簡單，我唯恐一句話害了好人，那是我的罪過。」

年輕黑衣客臉色一緩，徐徐地看了楚雲秋一眼道：「原來如此，沒想到我會在這兒碰上這麼一個謹愼而有趣的人，你可以放心，我追的那個人是武林中最卑鄙，最下流的下五門小醜，你要是讓我追上他，那是你的功德。」

楚雲秋道：「是麼，我怎麼知道他是武林中最卑鄙，最下流的下五門小醜。」

年輕黑衣客兩眼精芒再現，臉上變了色，一步跨進小亭，冰冷說道：「本公子從來沒有對人這麼客氣，你可不要給臉不要，別等我動手，那滋味兒不大好受，你照樣得說。」

楚雲秋忽然笑了，只是笑得有點冷：「看這種態度就知道你閣下是個怎麼樣的人了，好吧，我告訴你，他沒往別處走，就在我坐的這石凳下。」

年輕黑衣客神色一喜道：「算你識時務。」

他邁步就要欺進來。

只聽石凳下那瘦小老頭兒一聲怪叫：「好小子，你怎麼一點惻隱之心都沒有，你害苦了我了，我跟你沒完。」

石凳下人影一閃，瘦小老頭兒竄了出來一撒腿要跑。

楚雲秋出手如風，一把抓住了他的右腕脈，道：「別忙，把事情弄淸楚了再走不遲。」

瘦小老頭兒停在楚雲秋身邊，直了眼，怔住了。

年輕黑衣客也微微一楞，旋卽說道：「好快的手法，好俊的『大擒拿』，怪不得你有這麼一顆胆子，錯過今日，我交你這個朋友。」

他伸手就去抓瘦小老頭兒。

楚雲秋站了起來，把瘦小老頭兒往身後一帶道：「閣下是個眼高於頂的大人物，我不敢高攀，抱歉得很，這個人，我要了。」

年輕黑衣客冷然一笑道：「我就知道你要耍花槍，你的身手不錯，可惜你碰上的是我。」

那原本抓向瘦小老頭兒的手一翻，變抓爲掌，飛快拍向楚雲秋心窩。

楚雲秋雙眉一揚道：「就冲你這一掌，我又多瞭解了你三分。」

飛起一指點了出去，這一指點的是年輕黑衣客的掌心，年輕黑衣客出手快，他應變更快，立卽把年輕黑衣客這一掌逼了回去。

楚雲秋笑了：「閣下，你不見得怎麼樣嘛。」

年輕黑衣客臉色大變，冷哼一聲道：「你再試試這個。」

他雙掌並出，運掌若飛，一刹那間向楚雲秋攻出了六掌，掌掌均指楚雲秋前身大穴。

楚雲秋脚下半步未動，只上身移動，瀟洒而從容地一連躱了六掌，容得年輕黑衣客第六掌攻出，他突然一掌拍了過去，這一掌奇快，正中年輕黑衣客的左肩，只聽砰然一聲，年輕黑衣客跟蹌暴退，跌跌撞撞的退出了小亭，砰然一聲坐在亭外泥地上，摔得一身是泥，好不狼狽。

年輕黑衣客臉色瞬息數變，最後白煞怕人，他狠狠看了楚雲秋一眼，一句話沒說，翻身騰掠而去，幾個起落便沒了影。

楚雲秋轉過了身，望着瘦小老頭兒道：「我沒有害苦你吧。」

瘦小老頭兒不知是福是禍，心旌忐忑，臉上却陪上一臉的窘笑：「誤會，誤會，是小老兒失言，是小老兒失言，多謝相公爺你的援手大德，小老兒沒齒難忘，小老兒沒齒不忘！」

一揚左手拇指，滿臉敬佩神色地接着說道：「相公爺好高絕的身手，小老兒活了這麼大年紀，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像相公爺你這種身手却是生平僅見，小老兒算是開了眼界了，這一趟雖然受了一場虛

驚，可是值得，太值得了！」

楚雲秋淡然說道：「你誇獎了，告訴我，是怎麼回事兒。」

瘦小老頭兒道：「相公爺，什麼怎麼事兒？」

楚雲秋道：「你在前頭跑，剛才那位在後頭追，冒這麼大的雨，非逮着你才甘心，就是這個。」

瘦小老頭兒「哦」地一聲道：「原來相公爺你是問這個啊……」

一咧嘴，不好意思地接道：「相公爺，小老兒這鷄肋有點兒受不了。」

楚雲秋微微一笑鬆了扣在瘦小老頭兒腕脈上的那隻手！

瘦小老頭兒一邊揉着手腕，一邊陪笑說道：「相公爺，恐怕你還不知道剛才那小子是誰吧。」

楚雲秋微一搖頭道：「面生得很，不認識。」

瘦小老頭兒道：「我就知道相公爺你不會認識他，像相公爺你這樣的高人，那會認識他那種歪道上的邪魔，相公爺，那小子是『武林六公子』裏頭的一個，姓冷，叫冷鐵生，外號『無情公子』，相公爺你只聽聽他這外號，就知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了，有一回，說起來事情早在三年前了，我無意中得罪了他，我沒放在心上，他可記了仇，今兒個寃家路窄，恰好讓他碰見了我，他硬要放倒我，我不是他的對手，只有脚底下抹油了，那知他心胸可眞够狹窄的，對我這麼個風燭殘年的老頭兒，居然窮追不捨，多虧碰上了相公爺你這位古道熱腸的高人，要不然我這條老命非送在他手裏不可。」

楚雲秋「哦」地一聲道：「原來如此啊，敢情他是『武林六公子』裏頭的一個，怪不得這般狂傲，如此囂張，一點小事睚眦必報，他的心胸也未免太狹窄了。」

「可不是麼！」瘦小老頭兒滿臉激憤地道：「他就是這麼個人，江湖上也都是這種事，看他年輕輕的，我要是有兒子，他跟我兒子的年歲差不多，本不想跟他計較，奈何他要的是我這條老命，唉，說來說去都怪我自己不行，我要是有相公爺你這種身手，何至於讓人這麼欺負，何至於讓人追得到處跑。」

楚雲秋道：「你老也不用這麼想，江湖上本就是個人吃人的世界，刼掠燒殺，偷搶奪騙，各形各色的人都有，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還有一山高，我這點所學照樣也是朝不保夕，誰叫咱們涉足江湖，怪是怪當初咱們就不該學武，當初就不該到江湖上來，不提了，現在提這個已經太晚了，一旦沾上了江湖，再想抽身恐怕比登天還難，我還沒請教，你老貴姓，大號怎麼稱呼。」

瘦小老頭兒忙道：「不敢當，有勞相公爺動問，小老兒在這大江湖是個藉藉無名，默默無聞的小角色，姓賈單名一通個字。」

楚雲秋倏然一笑：「我得罪了『無情公子』冷鐵生，樹了這麼一個强敵救了你老，你老怎麼好對我沒有實話。」

瘦小老頭兒一怔，愕然說道：「相公爺你這話——」

楚雲秋笑笑道：「我初入江湖，別的人我不知道，有三個人我却是一眼就能認出，你老就是這三個人中的一個。」

瘦小老頭兒訝然道：「相公爺你這話使得小老兒越發糊塗了……」

楚雲秋道：「『風塵三奇』偷，賭，騙，『神偷』時逸，『賭王』左北斗，『騙仙』莫言，你老姓莫不姓賈。」

瘦小老頭兒突然笑了：「相公爺，你認錯人了，也寃枉小老兒了，『風塵三奇』大名鼎鼎，稱奇宇內，小老兒要是這三位中的一位，焉有不承認的道理……」

楚雲秋道：「話雖如此，奈何這位『騙仙』莫言對誰向來都沒有實話，要是說句實話，就好像他會吃多大虧似的……」

瘦小老頭兒陪笑搖手，道：「相公爺，你還是認錯人了，姓是祖宗傳下來的，豈能擅改……」

楚雲秋道：「這麼說你老不是『騙仙』莫言。」

瘦小老頭兒頭搖得跟貨郞鼓似的：「不是，不是，當然不是。」

楚雲秋伸手又抓住了他，道：「那容易，你老跟我走。」

拉着瘦小老頭兒就要走。

瘦小老頭兒連忙說道：「相公爺，你這是……」

楚雲秋道：「想爲那『無情公子』冷鐵生還沒走出多遠，把你老拉到他面前問上一問也就知道了。」

瘦小老頭兒臉色一變，旋卽陪笑說道：「相公爺，我算是服了你，我認栽了，想不到我這個老『騙仙』騙了半輩子人，迄今竟在這上頭栽在一個還不知道是那路神聖的年輕人手裏，我承認了，相公爺你高抬貴手吧。」

楚雲秋倏然一笑鬆了手，道：「莫老請坐。」

「騙仙」莫言眨了眨眼道：「相公爺你是要……」

楚雲秋道：「如今雨還大，反正莫老你不能走，坐下聊聊何妨。」

莫言道：「休說雨大，就是下刀子我也不怕，怕的是凡事由不得我，我這個人別無所長，但却有自知之明，識時務，知進退。」

說完話一屁股坐了下去。

楚雲秋跟他隔几而坐，道：「莫老你想必欠了冷鐵生一大筆債。」

莫言聳聳肩道：「說句良心話，他的度量也眞够小的，我坑了他一回，他恨我入了骨，碰上這種硬要我命的人，我也只有避着他點兒了。」

楚雲秋道：「想必莫老你坑他坑得相當慘。」

莫言揉了揉鼻子道：「這不關相公爺你的事兒，還請相公爺你別問，就是問也問不出我的實話來。」

楚雲秋道：「莫老你這一句就是不折不扣的實話。」

莫言爲之一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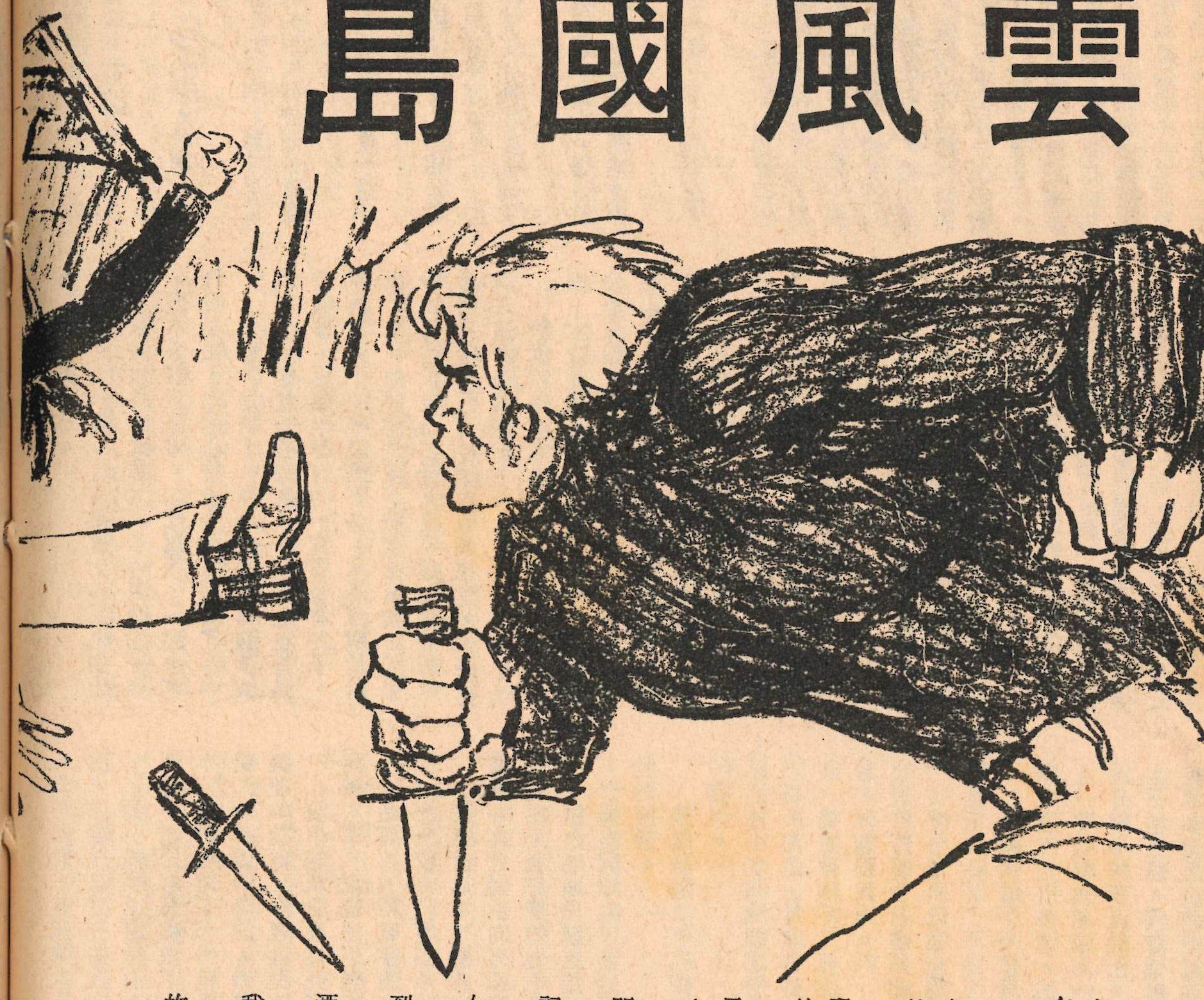
楚雲秋笑笑，又道：「據我所知，莫老你騙了半輩子的人，對誰都從來沒有實話，可是偏偏莫老你又是個閱歷極廣，胸藴極豐的『萬事通』，別人不認識的人，你認識，別人不知道的事，你知道，有這回事麼？」

（未完）

女俠金燕子故事之五

東門白·文
王蜀睿·圖

島國風雲



百磅巨雹　定點降落

冰島是個奇妙的國家，它沒有陸軍或海軍，只有男童軍和女童軍，所以在每年六月十七日國慶日那天，總統和總理把花環放在姜西格得遜（十九世紀冰島爭取獨立的英雄）銅像前時，沒有士兵來保護他們。

一九四四年冰島趁丹麥陷於德國，二次大戰尚未結束時，就宣佈獨立為共和國，所以冰島還年輕，它是一個剛過花信年華的美女。

今年冰島國慶日，金燕子和岳敏居然也是被邀的貴賓之一，現在他們駕着冰島首府雷克雅米克鎮的警署帮辦的轎車在這清潔的首善之都大道上行駛。他們的話題談到冰島的美女。

奎克帮辦說：「提起美女，冰島人值得驕傲，因為近年來世界性的選美會中，冰島小姐很多次贏得花魁，就算不是第一名，也必是名列前茅。」

「的確如此。」金燕子說：「奎克，這和氣候與地理是否有關係呢？」

「可能有關係，但另有更大的原因。」奎克說：「根據史乘記載，冰島的祖先，經常遠航到蘇格蘭或愛爾蘭以及挪威等國把一些公主或美女搶回來，作他們的妻子，我想這應該是冰島出美女最大原因之一吧？」

岳敏道：「奎克帮辦英俊瀟洒，一表人才，你的祖先是否也到國外去搶過美女呢？」

奎克大笑說：「我活了四十歲，還是第一次聽人說我英俊瀟洒呢！一頭馬來亞的獏，無論如何不像一隻梅花鹿啊！」

金燕子話歸正題，說：「奎克，這次以參加貴國國慶大典邀我們來此，是否還有其他原因？」

奎克舉起手，說：「我坦白招認，以小姐來此作客之便，請妳研究一樣東西。」

「是什麼東西？」

「十分鐘內就可以看到。」

在警署的冷藏室內，奎克指着一個大冰球或者可以說是一個

雪球，說：「就是這個。」

這玩藝像雪球也像冰球，雖然缺了約四分之一，仍可看它在未破碎之前的直徑，大約有二分之一米，重達百磅。

岳敏說：「難道奎克帮辦就是要我們來欣賞這個雪球的？」

奎克笑笑不答。金燕子蹲下翻滾一周看了一會，這冰球的橫斷面色澤明暗不一。那是因為冰球核心有一道道的紋路，一層冰一層雪，冰的顏色較暗，雪明而潔白就像大樹的年輪一樣。

金燕子肅然說：「這是冰雹，可以說是罕見的冰雹。」

奎克說：「是的，專家看過，也說這是冰雹。然而，不要說冰島很少有冰雹，卽使有，也沒聽說過有這麼大的冰雹。而且砸塌了七八幢民房，砸死了十一個人。由於重量太大，落下卽碎而溶化，只有這個落在草堆上被帶回冷藏？」

岳敏愕然說：「這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冰雹？」

奎克點點頭，說：「我們所知道的最大冰雹，不過拳頭大小，重三五磅，已經為人類帶來了極大的災害，重達百磅的，任何史乘上沒有記載。」奎克說：「小姐，妳認為有可能嗎？」

「沒有可能。」她說：「冰雹的形成是因空中的水蒸汽遇冷，結成冰雪，旋裹成球而下降，但因地面溫度太高，使將降的冰球表面溶為水，由於上昇熱氣勢力太猛，又把冰雹挾之以昇，和雲中的雪花結合，再下降時，又遇地面之高溫，而表面又溶為水，上昇後再蘸雪，於是上上下下，層層加厚，重量過大才墜落地面，也就是所謂冰雹了。但是，按冰島的氣候，地面沒有這種高溫吧？」

奎克說：「是的，六月初是冰島美好時光的開始，因為這裏的冬季較長，約七個月，每年六至十月最舒適。很多人以為冰島接近北極圈，必是全年冰天雪地，冷得要命，其實不然。在最冷的一個月份，也不過和歐洲的維也納，美國的芝加哥和波士頓差不多。最低溫度是華氏三十六度。」

金燕子說：「落雹的區域有多大？」

奎克說：「在本市東方十五哩左右，直徑不到三分之一哩，所以那裏只有七八幢民房全毀，而人也全被砸死。」

金燕子面色凝重地說：「你是說除了那七八幢民房的三分之一哩的直徑之內，其餘任何地方都沒有落雹？」

「不錯，甚至於落雹那天晚上是靑天，二級西南風，天上還有星月。」奎克說：「當然，這是本市的天氣概況，至於落雹區天氣概況如何？由於人全死光，不太詳細，只有本署一位警員駕車自東方的瓦特那返回本市，看到落雹時的奇景，如果他當時車速稍快，再前進五七百碼，他必定人車俱毁，也就不會把這未碎的巨雹帶回來了。」

金燕子說：「那七八戶人家都是甚麼職業？那裏歸那個行政區管理？」

奎克說：「是本市的轄區，其中一戶是個診所，其餘都是百姓和小生意人。因爲那裏是本市和東、北部的塞的斯福德、杜比伏格及瓦特那鎭的交通孔道，住戶不多來往人車在那裏加油或休息卻不少。」

金燕子叫奎克找來了那位唯一目擊奇景的警員，而且一同驅車到出事地點查勘。這裏受災後，五天來仍保留現場。

這是怵目驚心的景象，七八戶民房被砸得斷垣殘壁，柏油路面上被百十磅的巨雹砸了很多坑。據那目擊的警員說：「當時他先是聽到『蓬蓬』聲，以及巨雹下瀉的『嘶嘶』聲。甚至於在五百碼外，已感到地殼震動，而且氣溫驟然下降約二十度而使他發抖。

「當他發現怪聲停止，把車開近時，觸目一片淒涼，那比一次空襲要可怖得多，有些屍體被砸扁，有的肢體被砸入坑內像絞肉機內的肉糊。」

奎克說：「金小姐，你對這次災害有何感想？」

金燕子說：「目前不便置評，請馬上把那冰雹化驗一下。也許貴署已經化驗過了吧？」

「是的小姐，主要成份爲碘化銀。」

「那麼，說它是人造雹不會太離譜了！」金燕子說：「奎克，現場請繼續封鎖，我還要來仔細查勘，現在咱們要去訪問一個人。」

「妳要訪問誰呀？」

「本鎭鎭長哈德門先生。」

奎克不以爲然地：「小姐，哈德門是卸任很久的鎭長，他最怕陌生人去干擾他，我想妳應該去拜訪剛卸任的上屆鎭長蘇利文先生。」

「請問哈德門卸任多久了？」

「五年多了！」

「他們二人的出身呢？」

「哈德門博士是德國留學生，據說是天文學家，蘇利文鎭長是學醫的，他是本鎭最大一家婦產科醫院院長。」

金燕子說：「哈德門博士曾幹過鎭長，應該是重於交際的人，爲什麼怕人打擾呢？」

奎克似乎無法解釋，攤攤手說：「金小姐，我也沒有辦法說淸楚，總之，妳見了他也就明白了。也可以說妳見了他更不明白。只是妳要見他，我必須爲妳製造一個機會，不然的話，會被擋駕的。妳決定先訪問那一位？」

「哈德門博士。」

於是在雷克雅米克鎭郊區一幢歐式大宅門外，奎克對門房撒了個謊，詭稱他已和哈德門博士有約，爲他介紹一位貴賓，才順利進入大宅中。

這是哈德門宅內較小的客廳，不超過十平方公尺，窗帷低垂，屋中未開燈，所有的傢俱包括桌椅、酒橱和書架都漆成刺目的殷紅色，看來一片血紅。哈德門坐在搖椅上，背部朝門。

天花板上掛着一個鳥籠，裏面有一隻羽毛凌亂的八哥，在籠中不停地撞擊。

搖椅旁沙發上有隻瘦弱的波斯貓，仰着頭。那綠色目光有如黑夜荒塚中流瀉的燐火。大概是垂涎籠中之鳥，作勢欲撲。牠竄上去未抓到鳥籠，卻摔在地上，不停地哀嗚。

另外有一隻牧羊犬，蜷伏在哈德門脚下，偶爾發出一聲低吠。像一個纏綿床第已久的病人，過去牠能擊敗一頭北極熊或撕裂兩頭餓狼，現在牠的雄心全失了。

因爲牧羊犬、波斯貓和那隻八哥全是盲目的。

總之，環繞在哈德門博士身邊的動物，都是陷入無色世界中。絕望和頹喪塞滿了這個小客廳。

「誰？」哈德門似乎聽出不是本宅中人的脚步聲。

「是我，奎克帮辦，請原諒！博士，有位貴賓慕名而來，恕我沒有和你預先聯絡一下。」

「警察永遠扮演着可厭的角色！」由那冷漠的語氣，可知他內心厭惡的程度。

奎克向金燕子聳聳肩，說：「東方有位金燕子小姐，應邀來此參加國慶大典，特別仰慕博士，特來造訪。」

聽說是位小姐，哈德門的搖椅轉過來，金燕子和岳敏不由同時心頭一沉，這位博士也是瞎子，白森森的眼球停滯地鑲在深陷的眼眶內，絡腮鬍子和那一頭灰白亂髮，分不出髮、鬍的界綫。

「小姐請坐，請原諒我的慢客！」詞句夠謙虛，語氣則相反。

「謝謝博士，我來得太冒昧了！」

「這不能怪妳，是奎克惹人生厭。」

哈德門站起來，走向酒櫃。

奎克說：「博士，讓我來好不好？」

「你別動，最好也少講話！一個人如果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多麼可厭？那眞是莫大的悲哀！」哈德門熟練地調了四杯酒，衆人上前接過。

金燕子說：「博士是天文學專家，享譽國際——」

「小姐，本人有個毛病，我從不用形容詞或冠詞，也不希望別人亂用這些！」

「對不起！我不知道博士的忌諱，」

金燕子不以爲忤，說：「關於本鎭附近降落罕見巨雹這件事，博士的看法如何？」

「對本人來說，只能用『感想』二字，別用那個『看』字！」

「是的，博士。」

哈德門說：「宇宙無限大，這是我個人的看法，當然也有人說，宇宙是有限的，就像印度的佛教有『大乘』和『小乘』之別一樣，既然天有不測風雲，而且人們已見過拳頭大小的冰雹，爲甚麼就不能再大些？」

「博士，氣候之變化，以人類目前的智慧自然還不能預測。但落雹範圍僅及三分之一哩，就像美軍在越南所用的高度定點爆炸的『司麥脫』炸彈一樣，甚至於十哩外的本鎭，該夜還是滿天星斗，這個，博士有何感想？」

哈德門冷冷地說：「這現象不足爲怪，經常有些地方大雨如注而數百公尺外卻不見一滴雨，這道理很淺顯，落雹之處具有極優越的落雹條件而已。」

像這一類的話，既無多大的道理，也沒有辦法駁斥。這時奎克忽然插嘴說：「博士，經本署生、化檢驗組化驗巨雹溶液之下，主要成份有碘化銀，關於這一點，博士的看法如何？」

金燕子本想示意禁止他提出此問，但已不及。

「不要用『看』，我對你說過！」哈德門咆哮着，說：「從現在開始，我不願回答任何問題！」

這雖然犯了哈德門的忌諱，但金燕子以爲，哈德門不過是借題發揮，拒絕答覆問題而已。

「爸，你又在發脾氣了？」一個幾乎全裸的妙齡少女，像一隻白色的蝴蝶進入客廳。她身上的遮羞物只有三朶康乃馨塑膠花，胸前兩朶，胯間一朶，赤着脚，長髮披肩，晶瑩的胴體和那三朶花的顏色相似，猛古丁看來像是一絲不掛。

這景況使岳敏臉紅，四十歲的奎克也不禁雙目發直。

再美的女人，完全赤裸並不如保留些好，儘管被遮掩的部位，不會有甚麼新奇的花樣，但在男人心目中仍是個「未知數」。然而胴體完美無瑕的裸女又當別論。

「莉莉……」哈德門的臉色更陰沉了：「妳有沒有穿了足够的衣服？」

「當然有！」她仰仰頭：「凡是女人的哺育及生殖器官處都加了飾物。」

哈德門的面孔痙攣一陣，說：「進去吧！客人是東方來的，過份的暴露會使東方貴賓吃驚的。」

「不見得吧？」莉莉面對岳敏很泰然地說：「先生你以爲我的暴露失禮嗎？」

岳敏很難回答，稍有偏頗，不是得罪哈德門必然得罪他的女兒，可是他不愛口是心非，正要發表意見，金燕子接過說：「莉莉小姐，目前的東方，已不是古老的象徵，而妳非但不失禮，對我們反而有一種高度的信賴。」

奎克不禁暗暗點頭，一樣的話，聰明人說出來就十分動聽。

「對了！」莉莉說：「東方我去過日本、香港和韓國，那裏一點也不古老，金小姐，我願意交你們這些朋友。」

金燕子說：「這是我此行最大的榮寵，如果莉莉小姐參加選美絕對沒問題。」

哈德門轉過搖椅，表示他的不悅，莉莉和金燕子握手說：「果麻西打（韓語謝謝之意）！按娘肌開洗白油（再見之意，也是韓語）！」說畢含笑出廳而去。

三人辭出，再去拜訪蘇利文。奎克說：「小姐對哈德門這人有何看法？」

金燕子說：「這個學者值得研究的地方太多了！比喻說，他是何時失明的？而主人失明不足爲怪，爲什麼身邊的動物也都瞎了眼，動物的失明在哈德門博士之先還是以後？」

「這個我不太清楚，好像是同時失明的。」奎克說：「哈德門失明大約有三四年囉！」

金燕子說：「你看出哈德門博士不願深談巨雹的事嗎？」

「是的，不過在一個殘廢的人來說，孤僻、憤世並不值得驚奇。」

金燕子說：「哈德門很富有嗎？」

「噢！他的財富是上一代傳下來的，在赫維拉吉廸鎭，被譽爲冰島的『暖房』鎭，觀光客可以在那裏看到噴泉，溫泉和沸騰的泥洞，有治療百病的礦泉，還有栽植花卉，蔬菜，熱帶植物等的巨大暖房，而這些暖房，十之八九是哈德門開辦的。另外兩位所住的『哈德門觀光酒店』也是他的五家酒店之一。」

蘇利文鎭長是個十分和藹的中年人，和哈德門的孤僻，冷漠恰成反比。非常好客，而且就他所知道的有問必答。只是對巨雹之事，聲言在研究中，死難者自會優於撫卹。

金燕子和岳敏返回「哈德門酒店」時，已經是晚餐時刻，他們在遼濶的露台上用膳，這裏有各種巨大的熱帶植物盆景，使人有置身蕉風椰雨的環境之中的感受。

前此，他們在警方調查卷，看過哈德門的資料，他三十歲結婚，三十三歲喪偶，亡妻蘇絲是當時冰島出名的美人。莉莉是在兩歲時失去母親的。

他們也看過蘇利文的資料，最初是眼科名醫，後來卻改行開設婦產科醫院，他本身不是婦產科醫生，所以請了幾位本科醫生，其中之一是在附近巨雹砸斃的林克大夫，而蘇利文本是蘇格蘭人，二十年前來此入了冰島籍。

這露台上的情調美極了，入夜的氣溫約十六七度，一些巨大的盆景植物上綴滿了五彩繽紛的小燈。

這時一個樂手走過來，演奏着小提琴——「在水上行走的聖弗蘭西斯」。

「像西班牙一樣。」岳敏說：「酒店服務可眞週到啊！」

金燕子說：「這是一種流動的職業樂手，要另外付費的。」看看這樂手，晚上還戴着太陽鏡。她低聲說：「是一位不幸的盲人。這曲子是李斯特的作品，本是輕鬆活潑的，可是他卻以悲壯的心情和技巧，奏出淒楚恐怖的音色。」

露台上的景色本是優美典雅的，刹那間顯得陰風慘慘，那些五彩繽紛的小燈像森厲的魔眼眨動着，也像哈德門身邊盲貓的綠眼。

岳敏低聲說：「也許是故意這樣，才能博得同情和憐憫吧？」

金燕子說：「如果沒有相當的造詣，想這樣做也辦不到。」

另一曲開始時，岳敏說：「這不是蕭邦作品，十七號之一的『瑪祖卡舞曲』嗎？」金燕子點點頭，這曲子本該飄逸流暢，令人有翩翩起舞的感受，可是這個盲樂手似在減低客人的食慾，音色晦黯而艱澀，使人心絃震顫而痙攣。

「錚」地一聲，E絃斷了。本來E絃極易髮脫，卻不易斷。而樂手斷了弦，一般來說應向客人鄭重道歉，但盲樂手卻匆匆收琴入匣，以冷森而低沉的聲音說：「對東方的觀光客來說，冰島的確值得一遊，但是，奉勸兩位，除了觀光，最好少管

閒事，反之，就像這根E絃一樣……。」

說畢，微微躬身，轉身就走。

侍者走過來歉意地說：「這個盲樂手常在酒店中出現，由於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一向採放任態度，剛才沒有失禮的行爲吧？」

金燕子說：「沒有，只是斷了絃，這是值得原諒的。」

侍者走後，金燕子說：「表哥，這是一個很好的綫索，技巧地跟着他，當然，這人的行徑，也有故意引我們入險的企圖，你要特別小心，每隔一分鐘和我聯絡一次，報告正確方位！」

冰島雖年輕卻擁有世界上最豪華的旅社——洛夫來廸爾旅社。另外像國立博物館，亞巴爾荷爾博物院，國會大廈，以及冰島名雕刻家斯文森的工作室等，都是雷克雅米克鎭的觀光好去處。

盲者向郊外疾行，看來這盲者對本鎭街道十分熟悉。

郊外有個峽谷，谷中有噴泉和礦泉。但兩邊峭壁千仞，十分險峻。岳敏快走，盲人也快走，不久到了峽谷口處，盲人進入谷中。

岳敏以爲，若有三五個人埋伏谷中，或者有人自峭壁上落石砸人，都不足以唬住他，於是他也跟進。

這裏因有礦泉，整日溫度較高，但岳敏忽感冷氣砭骨，好像氣溫陡然間下降二十度左右。就在他停止觀望時，忽聞「嘶嘶」聲在谷中迴響，而且寒意更重，接着「轟轟」聲此起彼落，冰屑激射橫飛。原來是巨雹從天而降。

這景象驚心動魄，巨雹下瀉有如巨型炮彈或炸彈飛濺，落地開花，簡直如同天崩地裂。

岳敏沒見過這種大自然的恐怖場面，仰看落雹左右蹦閃，閃過巨雹直接命中，卻無法閃過炸開激射的冰屑，全身皮肉之傷累累。只要有一個巨雹落在身上，必是肉碎骨折。

他的身子像織布機上的梭子，忽左忽右，忽前忽後，也像一隻蚱蜢在烙鐵上跳躍。而最可怖的也許不是巨雹當頭砸下，而是巨雹瀉落的天籟之音。

兩邊峭壁幾乎是垂直的，無處閃避也無處藏身。但是約三分鐘後，巨雹稀少了，而岳敏也發現了一個山洞。當他閃入山洞時，那個盲人正在洞中似想查看殺人的效果如何？

岳敏狠聲說：「本人既然在雹雨之下僥倖未死，你的壽限卻要倒數讀秒了！」

「不見得——」那盲人能說一口流俐的英語，外掌內拳，開了門戶，一看，就知道此人能把西洋拳，泰拳，空手道等，熔於一爐，他說道：「冰島地廣人稀，雖然公墓佔地遼濶，卻不希望黃種人佔一席之地——」

岳敏凌空撲上，「連脚踢」落空，就是一式「弧手」，盲人準確地格開還了一式「旋手擊」。

岳敏以爲，連個瞎子都打不倒那太差勁，施出「琉球手」，每出一拳或一脚，至少三拳或三脚一氣呵成，那速度對視覺是一種攷驗。

「叭」地一脚，盲人腰上中脚，在空中翻個觔斗，居然落地站住，往洞中飛奔。現在岳敏敢確定此人不是瞎子了。

表演是人類的天才，像日本影星勝新太郎就把一個盲人演絕了。而在中國民初的四大名旦之一，以男性之身，在台上扭扭揑揑，能使某些女人意馬心猿，不敢馬上離座（座上有問題）？

岳敏當然不甘放鬆，在後疾追，洞徑曲折，越往裏氣溫愈高，而且有騰騰蒸氣。就在他轉過另一洞的岔徑，蒸氣更濃，能見到不及五公尺時，岳敏全力縱躍，想一舉擒獲此人。

但就在他的身子凌空，忽感自己像在烈火或者一鍋沸油之上，那種熱度不要說人落其中，即使太接近都會烤焦，但是又看不見下面到底是甚麼？

而那盲人，已在十餘碼外傳來了獰笑聲。

就在這千鈞一髮時，只聞一聲嬌喝：「表哥接住繩子——」一條龍質飛索被岳敏牢牢抓住，趁對方大力一帶，加上自身的縱躍，倒瀉回來。重心不穩摔得不輕，但比掉落沸騰的泥沼中幸運多了。

「砰砰砰……」一連十餘槍，在洞中的槍聲震耳欲裂，二人幾乎在槍聲中同時伏地，槍聲一停，也就聽到那盲人逃竄的脚步聲。顯然前面是個沸騰高熱的泥沼。

由於二人不知前面的洞徑，且視綫不清，循原路退回洞外，出了峽谷。岳敏說：「表妹，剛才的驚心動魄場面，可惜妳沒有看到。」

「看到了！因爲那時我也救不了你。」金燕子說：「直到落雹稀少見你進入山洞中，我才入谷也進入山洞。」

「既然妳也未來過，怎知這洞中有沸騰的泥沼？」

「觀光指南上記載過此洞及滾沸的泥沼，已因過去有兩次觀光客失陷洞中的不幸發生，已列爲禁區了。」金燕子說：「由此可見，巨雹是人造的，這巨雹不落在大鎭上，卻把那七八戶住宅夷平，我以爲那八戶人家其中七戶是遭了池魚之殃。」

「表妹是說其中一戶才是巨雹所預定砸死的？」

「是的，也許只有一個人是被砸的目標。」

返回酒店，奎克正在等他們，金燕子說：「奎克，我要的資料都弄齊了嗎？」

「差不多了！」奎克說：「第一，那七八戶人家之中，較出名的人物之一是林克醫生，過去在鎭上蘇利文的婦產科醫院中當醫生，半年前不幹了！如果他沒有離職，就不會遇上這種千年難得一見的奇禍了。」

金燕子點點頭，她以爲這巧合的確可怕。她說：「還有重要人物嗎？」

「沒有了！加油站，飲食店，修車店及一家小酒館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奎克說：「說句殘忍的話，如果冰雹確是人造的，他們不值一次落雹的代價。」

金燕子說：「關於蘇利文這人呢？」

「據說他有個女兒在蘇格蘭讀書，本署有人見過一次，那是在女王市。樣子很像哈德門的女兒。」

「奎克，是誰見過蘇利文在女王市的女兒？」

「本署的一位卸任幫辦，已經調爲內勤了。」

「何時看到的？」

「大約一年半之前吧！」

金燕子說：「怎能證明那是蘇利文的女兒？」

奎克說：「因爲那位同事看到蘇利文和她在一起，她稱呼蘇利文爲爸爸。」

岳敏不耐地說：「表妹，談蘇利文的女兒不是扯遠了嗎？」

金燕子說：「在一件案子發生時，一些看來很遠的事，往往是接近問題核心的。因爲蘇利文本是蘇格蘭人，入了冰島籍的。」

岳敏說：「那少女既是蘇利文的女兒，在本市就可以常常看到，在蘇格蘭的女王市看到有甚麼稀奇呢？」

「這一點很重要，」奎克說：「蘇利文戶籍上沒有女兒，因爲他的資料中，沒有結過婚。當然在本市誰也沒見過他的女兒。」

「這一點的確很重要！」金燕子陷入深思中，說：「奎克，我們再到夷平的現場中看看去。」

現場上一片淒涼，只有兩個警員搭了個帳篷看守，不准警方以外的人進入。當金燕子等人的車子來到現場附近時，已是深夜十點多。有一輛跑車停在附近，一個少女正在遠遠地憑弔這片瓦礫場。

「那是誰？」金燕子說：「看身材頗像哈德門小姐。」

奎克凝目望去，說：「的確有點像。但據我所知，哈德門小姐很少出門，因爲哈德門看得很緊。」

岳敏的視力更佳，說：「沒有錯，正是她。」

金燕子說道：「奎克，把車子開過去看看。」

現在雙方的距離約五六十碼，只見那窈窕的女郎匆匆上了跑車，疾馳而去。而所去的方向又不是雷克雅米克鎭，而是向北。

金燕子說：「不對呀！上次拜訪哈德門，莉莉小姐十分開朗，今夜怎會逃避我們呢？」

奎克說：「追上去一問便知。」

那知前車速度加快，況且跑車快，一個人重量又輕，總是差五六十公尺，再也無法接近，這時金燕子大聲說：「小姐，皮包的東西掉出來了——」

在猝不及防，毫無心理準備之下，這一手很靈，那少女不禁上當，回頭看了一下，然後猛踏油門絕塵而去。

「是她。」岳敏說道：「這個女人眞怪！」

奎克說：「不錯，絕對沒有看走眼。小姐，在她的後輪上來一槍，不就留下她了？」

「算了！」金燕子說：「像這種高速，一輪洩氣，很可能造成嚴重的車禍。依我看，這位小姐正是莉莉。」

既是哈德門小姐，她來此僅是基於同情的憑弔嗎？果眞如此，她逃避甚麼？

折回來，他們進入現場，金燕子說：

「奎克，林克的診所是那一家？」

「在那裏，毀得最重的一戶。」

警員取來手提式照明器，金燕子仔細地找尋，午夜以後，警員們不耐，早已進入帳篷內，這可能是基於一種國際自尊吧？他們可不信外來的和尚會唸經啊！連奎克和岳敏也到一邊散步去了。

但金燕子大力翻起一塊磚石混凝土，下面是一個小型保險櫃，已被砸碎，除了少量的鈔票和帳單，還有一封水濕的信。

信文大致是這樣的：「……林克，爲你也爲了我，我奉勸你再回來任職。我以爲你是有意逃避，而不是由於在那偏僻的地方開診所的收入比本院的待遇好些！請勿自誤……。」而這封信下面居然沒有具名。

金燕子以爲這仍是重大的收穫，收起信招呼奎克和岳敏返回酒店，一進房間她就示意噤聲，然後各處搜索，最後在烟灰缸底部找到了竊聽儀器，而且予以破壞。

奎克對於金燕子的警覺性之高十分佩服，他說：「小姐，怎會懷疑這家酒店？這是『哈德門』酒店啊！」

她笑笑，說：「也許正因爲這是『哈德門』酒店的緣故吧？」

奎克搔搔頭皮，說：「小姐，妳是說哈德門博士他——」

金燕子揮揮手：「奎克，你忘了剛才在現場上見到那位小姐的事了？」

「小姐，就因爲莉莉去過現場而且逃避過我們，就懷疑哈德門博士？」

「奎克，這裏不能住了！」金燕子岔開，說：「能爲我們另找個不受干擾的住處嗎？」

「當然可以。」奎克說：「妳是國賓，又鼎助本國破案，這樣吧！先住到本署卸任督察的住宅去。」

當夜，他們遷出了「哈德門」酒店，也就在這一夜，金燕子潛入哈德門的後宅中，見到莉莉小姐。

莉莉的住處有溫度調節器，所以莉莉在家時永遠是半裸的，金燕子懷疑這妞兒有暴露狂。

金燕子登堂入室，莉莉驚奇地說：「金小姐，這麼晚了！老頭子會接見妳這位東方客人？」

她笑笑說：「令尊不歡迎我一定有原因吧？」

莉莉說：「妳可能知道一點，老頭子不歡迎妳的原因吧？」

「我不清楚，莉莉小姐一定能告訴我的。」

莉莉笑笑說：「我雖然不喜歡老頭子，但告訴妳卻不大可能。除非妳能爲我找一位夠標準的東方青年解除我的寂寞。」

金燕子說：「妳以爲我的表哥夠標準嗎？」

「夠不夠還要進一步觀察一下。」莉莉說：「金小姐是怎麼進來的？」

「越牆而入的，這種圍牆是擋不住我的。」

「無怪本宅中的保鏢都說妳不好惹呢！」莉莉說：「我有點小麻煩，妳能代我解決嗎？」

金燕子說：「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全力而爲。」

莉莉呶呶嘴，指指內間，說：「在小姐來此之前，有一位不速之客，要我陪他

『玩玩』，你是知道，我不是聖女，但必須是我看着順眼的人。」

這時內間走出一個三十出頭，一頭焦髮，滿臉靑春痘的漢子，望着金燕子，再看看莉莉，邪惡地道：「在整個條件來說，金燕子當然好些，如果僅是『玩玩』嘛！莉莉則有一股子特殊的勁兒。」

莉莉道：「就是他，經常打電話來，說些肉麻的話，當然離不開『性』的問題，而今夜居然潛了進來。」

金燕子道：「你貴姓？」

「亞當！」

「限你十分鐘之內滾出本宅。」金燕子道：「那比爬出去好些。」

亞當兩指一捏，狂妄地笑着，道：「金燕子，我對妳也有胃口——」語音未畢，金影疾閃，雙足交瀉，踢向亞當的前胸，亞當也不含糊，閃身出掌，「刀手」呼嘯劈出。

金燕子不屑閃避，魔術似的手往對方腕上一搭，上步藉力，一個「大外車」，亞當的身子摔了出去。那野獸似的胴體在地板上造成極大的震動。嘶吼着爬起來。這時自陽台上窗中竄進三個戴着太陽鏡的漢子。

金燕子看看莉莉的反應，顯然也有點意外，所以金燕子以爲，這三個盲人（或者是假盲人），很可能是哈德門的保鏢，是來保護莉莉的。

那知三個漢子在三個不同角度，凌厲無匹地攻向金燕子，而亞當也沒閒着，自後面攻上。

金燕子冷笑聲中，身子彈起，腿風呼嘯，「叭叭」兩聲踢中亞當和另一個漢子，在壁上一墊足，射出窗外陽台，四個漢子一齊撲向窗口，而金影又自另一窗中射入，三拳一脚，在半秒中完成，四個漢子被擊出窗外，其中一個飛下陽台，大概不死也得殘廢，而且都昏死過去，小樓上恢復了平靜。

莉莉攤攤手，道：「想不到！眞想不到！讓別人怕的人，果然都有一套。」

金燕子道：「莉莉小姐，妳今夜到巨雹夷平的現場上去看甚麼？爲甚麼要回避我們？」

「我？我到那裏去過？」

金燕子道：「這不是表演的時候。」

莉莉莫名其妙地笑着，道：「除了某些秘密，我不便告訴妳，像我這個人還有甚麼可以保留的？我在大宅中完全脫光都沒有關係，就是不能出門，要出門得有人陪着。」

金燕子看出她不像說謊的樣子，她道：「妳有姊妹嗎？」

莉莉道：「如果我有，也就不會如此寂寞了！」

「如果我爲妳介紹一位標準的男士，妳肯把妳所知道的秘密說出來嗎？」

「很有可能！」

「那麼我走了——」金影在一瞬間消失在窗外。而金燕子剛走，亞當和陽台上另外兩個漢子也醒了，雙方同時竄起，亞當躍起，雙足分踩，在兩個六漢胸前發出骨折之聲，然後趁反彈之力，一個觔斗翻下陽台，一分鐘已在哈德門大厦之外了。

金燕子早在外面等候，亞當吹着口哨順着小徑快步而行，轉過街角，飛身上了一部摩托車，幾乎同時發動，車子往前衝去，而金燕子却自牆躍下坐在後座上。

亞當吃了一驚，冷笑道：「金燕子，講玩命我是永不後人的。」

「這話怎麼說？」

亞當聳聳肩道：「本人在義大利，德國和英國，都幹過臨時演員，比例說，跳車，飛車過溝，翻車以及百丈懸崖上緊急刹車等玩命勾當。」

「那一行的確刺激！」金燕子道：「亞當，幹臨時演員拿幾個玩命的錢，實在沒意思，只要你合作，說出你所知道的秘密，一萬美金等你來取。」

「那一方面的秘密呀！」

「有關哈德門博士。」

「有——」一刀向後戳來，金燕子在他的腕上切了一掌，刀子飛出，但亞當的確是個亡命之徒，車子急轉，以高速原地轉旋了七八圈，然後再向前猛衝，企圖把金燕子甩掉，結果他又失敗了。

「亞當，剛才那三個戴太陽鏡的漢子是你們的同伙？」

「不是。」

「不過很易使人猜想你們是同伙的。」

金燕子道：「他們是哈德門的人吧？」

「這都是一些枝節問題，金燕子，妳在東方很有點名氣，那是因爲東方有東方的犯罪手法，完全是兩種典型，像這件案子，妳永遠摸不到頭緒。」

「爲甚麼？是我的智慧不夠嗎？」

「當然也不能這樣說，主要的原因是案中重要配角已經死了！他們死了等於失去了一把開啓破案之門的鎖匙。」車子怒吼着向前飛掠。

「噢？你說的是被巨雹砸死了的林克吧？」

亞當又聳聳肩不作正面答覆。金燕子道：「只要主角還在，假以時日，總有破案的一天。」

「辦不到！」亞當道：「其中一個主角也快完了！只要他一死，妳的智慧再高，也無法想像這件案子。總之，這是一項傑作，只有上帝和魔鬼知道——」車舵一偏，以每小時八十里的高速衝向左邊的深溝。金燕子的反應夠快，自後座上彈起時，車子已凌空飛瀉入溝，而亞當就在車臨溝沿時翻下，在溝邊上翻滾一陣把住了一株柏樹。但金燕子的身子距溝底足有十二三米之高，因爲她畢竟是被動的，慢了一步。

溝中巉岩犬牙交錯，落下必定粉身碎骨，只聞亞當狂笑着：「金燕子，來世再見了——」

而金燕子凌空叠腰抖臂，橫移一碼半左右，左足尖勾到一株巨柏的尖梢枝椏上，就憑這隻脚，在枝椏上來了個大車輪，然後鬆脚，竄向三米外一根粗枝。

得意的獰笑自亞當嘴角上消失，落荒而逃，溝底車已自燃，冒上濃烟。

舉國騰歡　博士斷魂

金燕子已把哈德門列爲主角之一，奎克不以爲然，她道：「奎克，請你查對的筆跡有結果了嗎？」

「有了！那是蘇利文鎭長的。」

「好！我請你調查亞當這個人有頭緒了嗎？」

「檔案記錄中，沒有名叫亞當這個犯罪人物。」

金燕子說道：「你知道莉莉小姐有暴露狂，以及對哈德門，十分不尊重的原因嗎？」

「怎見得她不尊重哈德門呢？」

「她稱哈德門爲老頭子。這不是很明顯嗎？」

「小姐，哈德門管得她太緊，而莉莉又是一個外向的女孩子，這種反應是必然的。這總比『三P黨』（Poor Papa Pays）好得多了吧？」

金燕子搖搖頭，只好說了峽谷中落雹，昨夜在莉莉屋中所見所聞以及和亞當玩命的事，續道：「你是否相信，亞當所說死去的配角就是林克醫生？」

「也許，小姐。不過這猜測太大胆了些。林克醫生的死，和人造巨雹無論如何扯不上關係啊！」

金燕子說道：「根據我的觀查，昨夜在現場上逃避我們的女郞，並不是莉莉小姐。」

「不是她？」奎克望着岳敏苦笑，表示無法理解。

奎克道：「我的智力不高，實在被妳弄糊塗了！妳分釋一下，有關妳的看法好嗎？」

金燕子踱着道：「首先要說現場上檢獲的那封未具名的信，既是蘇利文的筆跡，而你的同事在不久之前在蘇格蘭的女王市見過蘇利文的女兒十分酷肖莉莉，那麼，昨夜所見的女郞也可能就是女王市那一個。」

岳敏道：「表妹，冰島的雷克雅米克鎭距蘇格蘭有八百海浬——」

金燕子打斷他的話：「自從有了超音速噴射機，地球已經縮少了五倍。奎克，我說的無非是大胆假設，依此假設，蘇利文也該是一個主角。」

「可是，蘇利文是個醫生，他對眼科也頗有研究，他和人造巨雹，不該有關係的。」

「巨雹只是本案的引子，案子本身應該另有重大秘密和犯罪動機。也可以說巨雹只是這罪案殺人的工具。」金燕子道：「現在請你去做兩件事，第一是設法查證蘇利文是否有個女兒在女王市？其次是設法找到亞當這個人。我估計，他知道的秘密一定不少。」

奎克走後，金燕子對岳敏道：「自我們去拜訪哈德門之後，我們隨時都能嗅到死神魔手上的血腥味，千萬小心。」

「今天晚上，何不到蘇利文宅中去看看？」

「我也有這打算。」金燕子道：「表哥知道我懷疑蘇利文的最初動機嗎？」

岳敏想了一下，道：「是否由於哈德門博士及他身邊的動物都是瞎子？」

「對了！表哥，你的思攷力比奎克高明多了！有些事乍看毫無頭緒，但可以產生聯想，蘇利文本爲蘇格蘭人，入籍冰島，而且繼哈德門之後作了本鎭鎭長。這是聯想的第一部份。其次，哈德門雙目失明，不足爲怪，連一些寵愛的動物也瞎了，甚至於有幾個盲人，也可能都是他的部下，這和眼科專家也可以扯上關係，況且，蘇利文既爲眼科專家，爲甚麼開了一家最具規模的婦產科醫院？」

「關於最後這一點，除了爲了牟利生財之外，表妹妳還有甚麼高見呢？」

金燕子攤攤手，道：「沒有成熟的概念，我從不發表。只是有一點我可以稍爲透露，林克是蘇利文婦產科醫院中的醫師，毅然離開該院，在蘇利文的威脅之下都不回去，這和他的慘死可能有關。」

岳敏道：「是殺人滅口嗎？」

「可能。」金燕子道：「莉莉恨哈德門，暴露胴體，那是故意反抗她的父親。表哥，你願意扮演一個大情人嗎？」

「表妹，我不幹。」

金燕子攤攤手，道：「今夜咱們到蘇利文宅中去一趟。」

× ×

蘇利文的公館在夜色中更像名家的一幅潑墨畫，高大的羅漢柏和冬靑掩映，宅中還有稀落的燈光。

蘇利文五十左右，頭有點禿，在燈光下互相炫耀自己的光芒。他在小書齋內慢步着。

很久之後，開了書桌的抽屜，取出一個精緻的絨盒，自盒內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張照片。他一邊欣賞一邊感嘆，甚至於眼眶潤濕。

在金燕子所隱伏的角度上，可以隱隱看到是張四寸的長型照片。畫面上是一挾長方型的巨冰，冰中凍結着一具完全赤裸的美人。

現在蘇利文的表情肌在跳躍，金燕子也眉飛色舞。

蘇利文感嘆一會，忽又發笑，那是一種揶揄或報復的笑，就像看到自己的敵人患了急性盲腸炎時的快意相似，當然，他笑的並不是照片上的冷美人。

笑過之後，他又流淚，淚泉洶湧，可知他有多傷心？僅一兩分鐘內所流的淚水，大概需要五西西的眼淚瓶來裝吧？

金燕子像發現了金礦礦苗的心情。

而此刻留在大宅之外的岳敏，剛剛燃起一支「大呂宋」，一位身段優美，婷婷嬝嬝的女郞匆匆接近，岳敏心頭一震，揚揚手道：「這不是莉莉小姐嗎？」

「唉……唉！是的，我順便借個火吧！」小姐自皮包中取出香烟，岳敏要掏打火機，她道：「不必了！就利用你的烟點燃一下吧！」

二人對面點燃吸着，她低聲道：「岳先生，有幾個人在跟蹤我。」

「是誰？」

「那還有誰？還不是亞當？他認準我就是夏娃，他說如果得不到我，他將成爲世界上失眠紀錄的保持者。」

「哼！」岳敏道：「他的人呢？」

「那不是來了！」她指指來路，果然有四個漢子走過來，只是其中並沒有一個是亞當而已。好在岳敏並未見過亞當。

「那一個是亞當？」

「就是第一個帶路的人。」

「好，妳閃到一邊去，我來給他們鬆鬆骨頭。」

「不，我怕!我要在你身邊。」

岳敏迎上來，莉莉道：「岳先生，讓我來爲你拿着大呂宋。」她自岳敏嘴上拔下「大呂宋」，岳敏已經動了手。這小子拳脚一動，就帶起風雷聲，四個漢子兩個是「飛脚踢」，兩個是「五指貫手」，那森厲的眼神，好像也能帮兇殺人。

「蓬拍」聲中，岳敏格開拳脚，「刺入踢」「旋手擊」外加「鐵叉手」，拳掌流瀉，撕裂着空間的氣幕，身子像狂飈中的餓鷲，騰旋掃撲，掌浪腿勁像拍岸驚濤，一重重地向四周排壓。

一式「流手」切在一個漢子的肋骨上，「噭」——滾了出去。另一個自左後側一式「撇踢」，被他抄住足踵，立掌砍下，那聲音像斷了一根不太乾的木柴，鬼叫着飛了出去。

第三個低嘶着撲上近搏，左手倏張，五指長逾七八寸，那是黃澄澄的風磨銅手套，「唰」地一聲，岳敏的肩衣被劃裂，連皮帶肉刮去了一塊。

但岳敏也沒讓他輕鬆，以柔道的「大外割」把對方結結實實地擲在水泥地面上，好像地殼都在震顫。

第四個踢出一脚未中，撒腿就跑，岳敏有把握追上，但莉莉拉住了他，說：「岳先生，您眞是男人中的男人，算了!我們已經够本了……。」說着把他的「大呂宋」插在他的嘴中，而且勾肩搭背，無骨的胴體貼緊，像一條香噴噴的大蛇。

岳敏絕非容易上當的人，忽然發覺此女雖像莉莉，那甜笑中好像蘊藏着比冰刀更鋒利而冰冷的東西，警覺之念才起，正要推開她，忽感一股麻木的感受自唇部流佈舌，喉，很快地上身已逐漸麻痺，所以意念是動了，推人已辦不到了。

在平時，「依你姐」這句「三字經」定會脫口而出，而舌與喉不聽使喚，自然罵不出來，眼看着這女人笑得花枝招展，招招手，一輛轎車滑了過來。

車子開走，亞當出現了。金燕子不久也自蘇利文住宅中出來，乍見亞當似在等她，不禁暗暗驚奇，道：「亞當，你又有花樣了吧?」她猜到岳敏有危險了。

亞當永遠是那麼邪惡，他的目光對自尊心强烈的女性來說，充滿了細菌，他扭擺着身軀道：「我們想用令表兄換一樣東西。」

金燕子說：「你要換什麼?」

他邪氣地笑笑：「妳剛到手的東西，」那曖昧可厭的表情，令人有顧人打也划算的感受。

金燕子笑了笑說：「我手裏什麼也沒有——」

「沒有就算了!」亞當揮揮手說：「金燕子小姐，令表兄如果被招待去洗『泥浴』，妳可不要後悔。」

她知道所謂「泥浴」就是高熱達沸點的泥浴，金燕子面色一寒說：「慢走!」

「怎麼?要我跟妳回去作人質?待放回岳敏再放我?」亞當喜形於色說：「那眞是求之不得，讓我在一位美麗的動物身邊，卽使失去自由我也情願!」亞當又折了回來。

金燕子閃身扣住亞當的肘關節，就要廢他一臂，亞當一字字地說：「金燕子，我在妳的心目中連蛆虫都不如，但是妳廢我一臂，也就等於廢了岳敏一臂，我在妳面前一文不值，但我在我們的人的心目中和岳敏在妳心目中同樣地重要!」

金燕子曲肘一壓亞當的肘關節，亞當嗓中發出「格格」聲，身子一貼來了一式「膝刀撞」，金燕子一扭身，足尖在對方小腿骨上踢了一脚，亞當尖嗥着蹲下。

金燕子冷厲地說：「把岳敏送回來，一手交貨一手交人，本人沒有失信的紀錄，那東西本人看一眼就够了!沒有保留的價值。」

亞當痛得一頭大汗，說：「要換馬上進行，等妳回去，恐怕複印幾十萬張的『拷貝』都出來了!」

「那樣更好!東西就在我身上。」

亞當撮口一吹，那輛車又自街角處滑過來，停車十碼之外，亞當說：「把東西拿出來吧!」

金燕子仍然制住亞當的右肘，用他的身子擋着她自己，說：「把我表哥放出來，我要看看他有沒有被暗算?」

亞當說：「弟兄們，把人抬下來，人家要看看貨色。」亞當續說：「金燕子，他在麻醉狀態之下，半小時內可以醒來，大概也差不多了。」

這時岳敏被抬下，車子開走，金燕子走近試試脈，相信這是交感神經麻醉劑，也就是「三氯甲烷」又稱（哥羅芳）。這種麻醉劑已有百年歷史，但根據中國史乘記載，早在第三世紀，華陀已製成了「麻沸散」，扁鵲也發明了「麻醉酒」，也都是對交感神經及副交感神的麻醉劑。

「金燕子，妳不信他會馬上醒來?」

「信，那就等他醒來好了!」

亞當說：「金燕子，讓岳敏躺在這裏不妥，被警方看到對我們太不利，可否移到小巷中去?」

金燕子鬆了手說：「你抱着他。」順手繳了他的武器。

這小巷左右兩邊都是工廠，左邊是市立暖氣供應廠，利用地熱供全市暖氣，右邊是一家尿素工廠。

亞當放下岳敏，說：「金燕子，他快醒了!妳看，他不是在動嗎?」

岳敏的確在蠕蠕而動，她低呼着：「表哥……表哥……」

岳敏睜開眼，說：「表妹，那個女人呢?」

「女人?那個女人?」

「很像莉莉的女人。」

亞當聳肩笑着說：「她就是哈德門小姐，何必庸人自擾說她很像莉莉呢?」

「不，我發覺她雖像莉莉，却不是莉莉。」岳敏說：「表妹，他們是一伙的，我上了那個女人的當。」他說了剛才的一切。

金燕子說道：「亞當，那女人到底是誰?」

「金燕子，你們別鑽牛角尖了!那就是莉莉，至於莉莉爲何暗算你們?相信以妳的聰明，不難查個水落石出的。」

金燕子說道：「亞當，這和被冰雹砸死的林克醫生，以及蘇利文鎭長，有關係吧?」

亞當猶豫一下，點點頭說：「有關係

，其實小姐妳也想到了吧?而且進一步的事，你殺了我，我還是不知道，但我仍然要告訴妳，這是一件年代久遠，永不能破的案子，爲了保持妳良好的紀錄，金燕子，妳放手吧!現在，可以把東西交給我了吧?」

金燕子說：「表哥，你有沒有不適的感覺?」

岳敏一躍而起，說：「麻醉力量還沒有完全褪盡，我想沒有什麼了!」

「好吧!」金燕子掏出那個小絨盒，亞當打開看了一下，說：「金燕子，這是君子交易，我信任妳，那麼再見了……」

岳敏伸手一攔說：「入你姐!你這就走了?」

「讓他走吧!」金燕子說：「沒有他照樣破案。」

亞當匆匆走出小巷，已有人放了一輛摩托在那裏，飛身上車高速離開現場，向上風頭飛馳。

在此同時，暖氣供應廠的巨型鍋爐（蓄汽量十五萬磅）安全瓣突然打開，「嘶嘶」一聲大作，大量的蒸氣洩出，很快的瀰漫開來。

「不好!」金燕子說：「亞當預知我們逃不了，剛才透露的部份秘密必是眞的，上風頭，快走——」

就在這時，右邊的尿素工廠的液氨巨球（儲藏安摩尼亞的球型槽，液氨是製造尿素的主要原料）也開了安全筒，濃烈的氣味幾乎令人窒息。

金燕子拉着岳敏反而撲向尿素廠的方向，卽使暫時閉住了呼吸，但僅是吸入少許，已感頭暈腦漲。

附近傳來警車聲，以及暖氣供應廠及尿素工廠的緊急意外警報聲，和蒸汽及液氨的宣洩聲混成一片，當然還有附近居民及工廠中工人的厲呼慘叫聲。

這又是一次驚心動魄的場面，和降落巨雹同樣地懾人心魄。

金燕子頭腦冷靜，由於事先進入小巷時附近環境作過概畧的觀察，記住了氨球的位置，雖在濃重的蒸汽中，仍然躍昇球身，關閉了安全瓣，和岳敏離開了現場。

但由於暖氣供應場在下風處，廠內值班人員已被液氨薰昏中毒，無人去關閉安全瓣，「嘶嘶」聲仍在繼續，十五萬磅的高熱蒸汽也只有洩完爲止，使雷克雅米克鎭造成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霧，以及因這霧汽所造成的車禍。

× ×

據奎克說，暖氣供應廠死了七人，其中一人去關安全瓣，因視覺不清，被蒸氣蒸熟了，軀體靡爛像入口卽化的「水晶肘子」一樣。尿素廠死了一人，但因車禍死傷的達七十餘人。

「金小姐，要不是妳及時關閉了液氨球的安全瓣，死的人數十倍於此，那裏面有七萬公斤液氨，這該呈報當局頒獎。」

「我看算了!事實上我還感到內疚呢!因爲對方是要利用蒸汽使我們迷失方向，然後用液氨毒死我們的。」

奎克說：「關於調查蘇利文女兒的事，一直沒有頭緒，在女王市也沒有找到那個女人。」

「這在我意料之中。」金燕子取出一張照片，說：「奎克，你看這女人像不像哈德門小姐?」

奎克接過，又是雙目發直，因爲這位冰凍美人一絲不掛，而且面帶微笑，肌膚晶瑩如玉，尤其那豐滿的乳房，渾圓而纖細的腰，以及勻亭修長的玉腿和那玲瓏的足踝，沒有一處不美。

造物者的「大能力」也是有限的，祂塑造的完美女人無人能及，但祂不能避免人類的妒嫉和詛咒祂的偏心。

「像，太像了!」奎克說：「可是莉莉只有十九歲，而這女人應該有二十二三以上到二十五六以下。」

躺在一邊沙發上的岳敏說道：「奎克，你現在的脈搏，每分鐘有沒有一百五十次?」

奎克訕訕地一笑：「岳老弟，這只怪上帝爲我們創造了足够的審美觀，這女人太動人了。」

金燕子說：「奎克，你以爲這女人會是誰?」

奎克說：「應該是哈德門夫人，也就是莉莉小姐死去的母親。」

「我想這是合理的猜測，」金燕子說：「可是問題來了!如果眞是哈德門夫人的遺體照片，怎會在蘇利文手中?而蘇利文欣賞這照片時，情緒激動，時而發笑，時而流淚，你剛才的表情，幾乎和蘇利文看這遺照時的神色一樣。」

「這——」奎克紅着臉我說道：「金小姐，我以爲蘇利文和哈德門之間，必有情仇。」

金燕子點點頭。

奎克說：「他們都愛這個女人。」

「這看法太直覺也太主觀，應該還有更奇特的關係，」金燕子說：「在目前我們可以大胆假設，巨雹是哈德門施放的，以他的天文學學識，以及渾厚的財力，造雹殺人十分合乎邏輯。如果他和蘇利文有深仇大恨，爲何不利用巨雹砸死蘇利文而殺死在蘇利文婦產科醫院中任過職的林克醫生?」

「這——」奎克攤攤手，說：「金小姐，請原諒!我的智慧太有限了!沒有辦法和這事發生聯想。」

金燕子苦笑說：「其實我也猜不透，但這些事必有重大關連，奎克，你猜亞當是誰的人?」

「應該是蘇利文的人，所以妳一進入蘇利文大宅，弄到照片，亞當自知門不過妳，就在外面利用那女人暗算岳老弟，以便交換。」

金燕子說：「我隱隱覺得，除了蘇利文和哈德門，還有個人物，也可以說還有個秘密組織從中取利。」

奎克說：「我們可以帶着這張照片去問問蘇利文。」

「那樣會打草驚蛇的。奎克，又要麻煩你幾件事。」

「請吩咐就是了!」

「第一，請查證一下，哈德門夫人的墓在何處?如果確有其墓，再設法印證一下，墓中是否有其遺體。」

「這——」奎克說：「這恐怕不大好吧?」

「爲了破案，有其必要，哈德門夫人



金燕子制住亞當的右肘，脅迫他們把岳敏抬下車來。

地下有靈也會同意的。」

「金小姐，冰凍遺體照片是她剛死時冷藏時拍攝的，哈德門沒有理由不葬他的妻子。」

岳敏說：「我們現在就是在找毛病，表面看來沒有理由不葬，他才會下葬，反之，豈不馬上被人發覺了？況且，冷藏屍體，屍身上有霜雪，絕不會凍在晶瑩的潔冰之中，像鑲在水晶中一樣可以透視。更重要的是，屍體是赤裸的。」

金燕子點點頭，岳敏的確有了進步，不像以前的毛燥了。她說：「第二，查查看哈德門夫人是什麼病致死的，哈德門夫人死後的殯葬儀式是否隆重？以及哈德門博士是否哀傷逾常等等。」

「好，我一定照辦。」奎克內心不以爲然，但金燕子對某些事的判斷，已使他十分折服，不便唱反調。

「當然，還要繼續找那名叫亞當的人以及另一個酷肖莉莉的女郎。」

奎克走後，岳敏說：「表妹，我們目前似該着重於蘇利文鎮長方面的調查。」

「爲什麼？」

岳敏道：「也許他眞藏匿着一具冰凍美人呢！」

金燕子搖搖頭，說：「如果他手中有冷凍美人，他不會拍攝照片，看實實在在的冰凍美人要比照片逼眞得多。」

「妳是說冰凍美人在哈德門手中？」

「都太早了！這只是一個概念。」金燕子說：「根據哈德門博士失明前後的資料，他沒有到本鎮最大的一家眼科醫院去（蘇利文開設的），却自英國請來一位眼科名醫爲他診斷，却利用蘇利文眼科醫院檢驗設備，可見哈、蘇之間那時已經交惡了，最低限度是互不信任了，而哈德門失明的原因，既不是靑光眼也不是白內障，更不是兇猛的角膜炎，好像是突然猝發而失明的。」

「表妹懷疑是蘇利文幹的？」

「他對眼科下過工夫，曾獲碩士學位。」金燕子說：「當然，視神經過度疲勞，或過度哀傷，公害，以及各種新的藥品如『腎上腺皮質素』及『神經鎮定劑』等，也都能導致失明。」

岳敏搖搖頭，說：「無論如何，這些事件和冰凍美人以及蘇，哈各有一女十分相似是不易扯上關係的。」

下午，奎克匆匆趕來苦笑說：「本署對於調查女王市那個女郎全力以赴，已把莉莉小姐的玉照分發幹員前往蘇格蘭。找尋亞當這個人，也在加緊進行，唯有開哈德門夫人之墓，總監一直搖頭。」

金燕子說：「這一點和東方的觀念幾乎一樣。既然這樣，這件事暫緩進行，我們應該在辦案之中兼負保護哈德門博士及前任蘇利文鎮長之責。」

岳敏說：「亞當的話不能完全相信，他說近幾天有個主角要死掉，可能是聲東擊西，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金燕子說：「這也有可能，但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亞當是個邪惡而自負的人，在兩次玩花樣害我們的時候，他都以爲我逃不過厄運，所以他所透露的部份秘密如其中一個男主角要死或蘇，哈二人與本案有關連等等，寧可信其有。」

「如要我們保護蘇、哈二人。」岳敏說：「我們的工作就陷於停頓了。」

「那只要晚上就够了！」金燕子說：「蘇是剛卸任的鎮長，白天由警方派幹員保護，哈根本不出門，所以白天也不必担心，況且莉莉說過，哈宅有保鏢的，我們只要晚上辛苦點就成了！」

今天晚上落着小雨，金、岳二人分往哈、蘇大宅中暗暗偵察保護，現在岳敏在蘇宅中。

蘇利文今夜睡得很早，這宅第雖大，僕傭不多，因而很靜。這時蘇利文床前几上的電話鈴响起來，他睜開眼，眼球上佈滿了血絲。

「我是蘇鎮長。」

「爸，你說的事，什麼時候可以實現啊？」

「快了！寶貝，最遲只有三天了。」

「你是說國慶日前後就可以實現？」

「不錯，到那時候，妳就是世界上最年輕而最富有的小姐了！」

「噢！天哪！我太緊張了。」

「千萬別緊張，一切都會十分順利的，寶貝，妳的『功課』沒有荒廢嗎？」

「沒有，爸，而且複習得更勤，甚至於連日語及韓語都在拚命死背。」

蘇利文道：「那好極了！寶貝，不早了！再見！」

「安娘肌隔洗白油（再見）！」

蘇利文放下電話，殷紅的眼球和他那嘴角上噙着的曖昧笑意，構成十分可怖的畫面。他躺下，熄了燈。

金燕子在哈德門大宅中，所見到的是無色世界中的可憐虫，但是她知道，被認爲十分可憐的人，往往是並不值得可憐的人，可憐只是一種旁觀者的直覺。

不久，她又見到了莉莉——一個永遠半裸着的女郎。

「莉莉小姐，我想請教幾件事。」

莉莉說：「金燕子小姐，在可能範圍內我儘量回答妳，因爲我十分崇拜妳。」

「謝謝妳！莉莉，請問令堂是甚麼病去世的？」

「據說是心臟狹窄症。」

「令堂去世曾舉行過隆重儀式嗎？」

莉莉笑笑，說：「金燕子小姐，妳的問話技巧眞高明，其實又何必轉彎抹角，就直接了當地說吧！妳問我媽去世，葬儀是否隆重？等於暗示家父是否愛我媽媽，是不是這樣？」

金燕子笑笑，說：「莉莉，妳既美麗又聰明，我要是位男士一定娶妳。妳是知道，在禮貌上我不能開門見山地問。」

莉莉說：「那我就坦白告訴妳，聽人說，我爸媽的感情不好。」

「爲甚麼？」

「很抱歉！家母去世時，我才兩歲多，有些問題，連我都想知道，却又無處去問。」

金燕子點點頭：「妳母親的遺照我可以看看嗎？」

「當然！」她取出一張褪色的照片，金燕子相信那冰凍美人就是莉莉的母親。

金燕子說：「令堂不是火葬的吧？」

「不是，目前世界上流行火葬，主要原因是土地愈來愈少，雖是一席之地，活人也不甘讓死人佔去，當然也有宗教信仰方面的理由，至於冰島，地廣人稀，我們用不着和死人爭地。」

金燕子說道：「莉莉，妳討厭妳的父親，恐怕不僅是因爲他對妳的約束太嚴格吧？」

莉莉攤攤手說：「的確如此，但是，以我們相識的時間來說，我不便深談。」

「當然，這不能怪妳。」金燕子忙說：「莉莉，與我合作對妳有利無害，妳可能不知道，你們父女四週佈滿了死亡的危機。」

莉莉笑笑不答，哈德門太孤僻，而且忌諱太多，他的女兒恰巧相反，似乎對任何事都無所謂。

「莉莉小姐，妳不信我的話嗎？」

莉莉道：「我希望相信，但必須有見證才行。」

取出冰凍美人照片，莉莉一看就面色大變，道：「金燕子小姐，這張照片是從我爸手中取到的？」

「不是。」

「不是？」莉莉顯然不信：「我兩歲失去母親，自然沒有印象，更談不上愛。但是，這照片等於侮辱我的母親——」她把照片撕了。

金燕子很平靜，也未阻止。

「妳一定還有很多這種照片吧？」

「當然！像小姐剛才的行爲，我是必須事先提防的。」金燕子肅然說：「莉莉請信任我，據我所知，在最近期間，令尊或蘇鎮長二人，一定要死去一個。」

莉莉愣了一下，聳聳肩說：「金燕子小姐，東方也有女巫吧？妳一定也有個水晶球吧？」

金燕子嘆口氣，說：「莉莉，人類有所謂命運，妳不能不信。」

「還是談點輕鬆的吧！」莉莉說：「妳不是要爲我介紹一位標準的男士嗎？」

「是的，我說過。但是我希望知道妳的標準。」

莉莉說：「體格健壯佔百分之四十，學識佔百分之二十，儀表佔百分之三十，經濟狀況佔百分之十。」

金燕子說：「這幾乎是最完美的條件了。但所謂儀表，東、西方的審美觀可能有所不同吧？」

莉莉說：「依我看是差不多的，比喻說有關臉型方面，東方，尤其是中，日，韓，越四國，講究『同，田，貫，日』四型，而且在相法上來說，也是有福的典型，而在西方，也有類似的說法，那是『A，O，U，V』四型，『A』是下豐上銳，『O』是圓型，『U』型最受歡迎，『V』型和『A』型相反爲下銳上豐。」

金燕子很佩服莉莉的淵博，像這樣的少女，是不易對付的，不久她退出來，聲言要返回寓所，但她仍在哈德門大宅中監視。

大約一刻鐘之後，忽見莉莉樓上灯光全熄，她却一身重裘下了樓。金燕子以爲她一定要出門，因爲她在宅內沒有服裝整齊的紀錄。但莉莉却向樓後走去。

哈德門大宅佔地太大，尤其是後半部佔全宅五分之三，乍看是個花園，樹木蓊鬱，隱天蔽日，其實有個地下試驗室，出

口是個普普通通的防空洞，看來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建造的。

但莉莉在防空洞三十碼外就被擋駕了。金燕子這才看出，這遼闊的後園中的粗大樹木樹幹中，有很多是空的，開有暗門，閉上後即使在樹旁也看不出來。

而樹幹既是空的，樹還能活嗎？金燕子會證實這一點的。莉莉爭執了很久，守護的大漢們以博士命令爲理由，堅拒阻止了她。莉莉憤然返回樓上。

大約半小時後，守護人員退隱樹幹內，金燕子憑超絕的輕功，飛躍上樹，在兩棵合抱大樹上折了兩段細枝，退出此宅。她認爲這防空洞下必有極大的秘密，既然對方警覺性很高，應小心從事。

出了大宅折折樹枝，彎成直角但折不斷。自然是塑膠製品了。金燕子很興奮，也很担心。

×

返回住所，奎克和衣躺在岳敏床上打瞌睡，聞聲坐起來，說：「金小姐，妳要的資料已找到，哈德門夫人是心臟狹窄致死的，葬儀不太隆重，據說由於博士哀傷過度，未能親到墓地送殯。」

金燕子說：「亞當和另一個酷肖莉莉的女郎呢？」

「亞當沒有找到，但我的部下在東部杜比伏格鎮發現一個女郎，極像莉莉，而且跑車的型狀和顏色也畧同，但是……」

奎克攤攤手，說：「仍是驚鴻一瞥，似乎她的警覺性極高。」

金燕子說：「奎克，雖然讓她溜了！我以爲她見了陌生人注意她就開溜，這對我們的看法有重大的啟示，請繼續努力。一旦找到此女，此案不破也就差不多。」

「是的，小姐。」奎克說：「明天就是國慶日，據說蘇利文和哈德門博士都被邀請參加盛典，以示前任鎮長未被遺忘之意。但哈德門拒絕了。」

金燕子說：「蘇利文的邀請和哈德門的拒絕，都是意料中的事。他們之間在表面上必須保持某種限度的親近才行，但骨子裏恰巧相反。」

奎克說：「金小姐還有沒有特殊任務交待的？」

「如果你願意偏勞一下，表哥在蘇利文宅中監視保護，你參加一份，就更保險了。凌晨五時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遵命！」奎克來了個十八世紀宮廷之禮，然後離去。

凌晨五點半左右，岳敏和奎克離開了蘇利文大宅，上了車由岳敏駕駛，奎克說：「岳老弟，有新的發現嗎？」

岳敏搖搖頭。奎克說：「也許我們偵查的方向弄錯了！」

「也許沒有錯。」岳敏含蓄多了。

「可以說明一下嗎？」

「不久的將來你就知道了，有些事必須等待事實證明。」岳敏說：「令尊英俊嗎？」

「不！」

「令堂當年是位美人嗎？」

「也不，甚至於家父母，是頗爲醜陋的。」

「這就是了！既然你父母都不美，而令祖昔年又沒有遠航到蘇格蘭，或丹麥去搶過美女，却又生出你這樣英俊瀟洒的後代，不也是十分費解的事嗎？」

奎克笑着拍了岳敏的肩胛一下，說：「岳老弟，你可不能轉彎罵人哪！」

二人的笑聲沒有持續十秒鐘，幾乎同時消失了。因爲他們的前方和後方不知不覺出現了十五六輛陳舊的車子。前面的八輛在四綫道上併列行駛，後面也是一樣。

「設若這八輛爛車同時拋錨……」

岳敏說：「咱們會被圍住。」

奎克看看兩邊路旁的深溝，不禁色變，說：「不會吧！冰島某些法律也和美國差不多，殺害警察是罪大惡極的。」

說話間前面八輛破車由於速度的密切配合，成爲半圓型，而且停止，後面的跟上來，也在三五碼處停止。

前後十六輛車子把這四綫道完全封住，而且幾乎同時，那十六輛車上的人紛紛開門下車，滾下路旁深溝。

「快！」奎克急急說道：「我們也要棄車——」

「來不及了！他們不會給你時間棄車的——」

果然一陣「卜卜」附有銷聲器的遠程鎗聲中，十六輛爛車全部着火。「轟」然聲中，火燄四射，形成火牆，而且由於是逆風，火牆撲到他們中央的車子附近。

奎克在車上跳着，嗆咳着，岳敏也不好過，黑烟使人無法順暢呼吸及睜眼，高溫的火牆使他們變成掛爐上的烤鴨。

「岳老弟……快……快棄車——」

「別動！」岳敏咳着說：「以人類的速度，穿過四米寬的烈火，非死即重傷，咱們要冒次險，快把車門打開。」

奎克說：「現在還能開車嗎？路全被封住，一旦開近而被阻，更接近烈火，我們的車子馬上會起火的。」

「記住！我們的正前方是一部西德的金龜車。」岳敏嗆出了眼淚，說：「這種車後部呈十五度的傾斜，猛衝可以爬過去，萬一過不去，我會倒車，如果車子撞壞，無法倒車，就必須棄車，然後向溝中平竄，因爲兩旁的車子着火的寬度只有一米半——」

奎克臉上閃爍着死亡的光芒，好像火舌已經舔到他的面上了，高度爆發的油料燃燒的烈火，在夜風中怒吼着。

車子在火圈內向前猛衝，剎那間，劇烈的震動，橘紅色烈燄重重包圍，意識到死亡像閃電，但死亡前的恐怖遠超過死亡本身。

車頭先仰後低，又是一次跳躍震動，直覺地高溫已減低，睜開眼，烈燄被拋在車後。

奎克發出一聲稚子般的歡呼，好像還帶有餘恐的哽咽，同時車子附近「嘓嘓」聲流瀉呼嘯顯然敵人還在作最後的攻擊。

很快地，他們脫出了狙擊的火網之外。奎克顫聲說：「老弟，還是你行。剛才十六輛破車包圍我們，那是預先計劃好的，包圍之勢一成，對方駕駛者翻出車外，在四週半里外的十餘支長程狙擊鎗就射中了油箱。」

岳敏舐舐焦乾的嘴唇，說：「不錯，他們自以爲我們逃不出來，甚至於已經被燒得半死了。加之四周烈燄既高且厚，四

圍半哩外狙擊的人也看不清我們，已經拆卸了狙擊鎗，準備離去，所以一旦發現我們衝出火外再裝鎗已經晚了，剛才向我們射擊的，是車內翻出的駕駛人員，約三五人在附近查看效果的。」

奎克以前以爲岳敏是金燕子的累贅，如今他離開金燕子，就顯出他的超然果決作風，不禁慚愧。

岳敏說：「以十六輛報廢的破車來換取我們二人的生命那就太便宜了！奎克，現在你知道，對方不惜任何方式，非殺死我們不可，尤其是我和表妹二人。」

奎克說：「那可能是因爲金小姐所知道的秘密比對方所預料的多吧？」

「是的，在最初他們以爲我們摸不到邊兒會半途而廢的。」

×

岳敏返回寓所，奎克離去，他才說了聽到電話的事，他說：「雖然不知道對方是誰，依我猜測，就是蘇利文的女兒。」

金燕子說：「蘇利文說最遲只有三天，他那個寶貝女兒就是世界上最年輕富有的小姐了？」

「不錯，那種語氣絕非開玩笑。」

金燕子點點頭，說：「他說的功課是甚麼？」

「不是東方的日語和韓語嗎？」岳敏說：「因爲蘇利文在掛上電話之前，說了一句『按娘肌開洗白油』！」

金燕子似有所悟地，說：「表哥，我有個預感，莉莉有殺身之禍。」

「莉莉？妳以爲今夜打電話給蘇利文的是莉莉？」

「不，是另一個很像莉莉的女郎。」金燕子喃喃地說：「蘇利文問對方『功課』有沒有荒廢？很可能是指模仿莉莉的一切言行及生活習慣。」

岳敏陡然一震，說：「蘇利文要奪哈德門的產業？設法用假的把莉莉換走或殺死？」

金燕子說：「按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判斷，是否有此跡象呢？」

岳敏說：「蘇利文的女兒像莉莉是沒有問題的，但她可以瞞過任何人，瞞不過哈德門和他的部下。儘管哈德門失明。」

「不錯，所以哈德門的生命更是危在旦夕。」金燕子說：「今天就是冰島的國慶日，像其他各國的嘉年華會一樣熱鬧非凡，是犯罪殺人的有利時機，表哥，咱們要休息二三小時，早晨八點以後就是開始行動了。」

上午八點整，奎克來了電話：「金小姐，案情有不利的轉變，哈德門博士心臟病猝發送院急救了。」

金燕子似有預感，說：「有特殊發病原因嗎？」

「原因是有的，但看來並不特殊。」奎克說：「博士的瞎貓撲噬了他的瞎鳥，他的盲犬又咬傷了他的瞎貓，據他的侍僕說，這可能就是他的心臟病猝發的主因。因爲盲犬，瞎貓和瞎鳥是他黑暗世界中的寵物，有人說超過他們父女間的情感。」

奎克說了醫院地址，金燕子和岳敏趕到院中，但醫生說日前他不能說話，如果注射强心針勉强讓他說話，會加速他的死亡時限。

國慶日冰島全國陷入狂歡，雷克雅米克鎮更是萬人空巷，由總統和總理把花環放在民族英雄姜西格得遜銅像前開始，節日就開始了。

有化裝車隊遊行，檢閱男女童軍，大合唱，晚上還有烟花及舞會。

金燕子說：「奎克，警方派出幹員保護前任蘇利文鎮長了嗎？」

「有二十個，這個可以放心！」

金燕子說：「那麼這裏由你和表哥負責。要盡一切可能救哈德門，一旦好轉，馬上叫表哥和我聯絡，奎克，哈德門在生命垂危時如肯說幾句話，那幾句話是非常重要的。」

「我知道，小姐妳放心去吧！」

金燕子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潛入哈德門大宅中，她的髮型和服裝模仿莉莉的。即使在白天，站在後院那些塑膠假樹旁，不用手去觸摸也難以分辨眞假？

此刻，一株兩圍粗的巨樹幹上小門開啓，鑽出一個戴太陽鏡的漢子，匆匆走向前院。金燕子見機不可失，下了大樹，開了樹幹上的小門。下面竟有四十五度的階梯。這裏是一個巨大的試驗室，關於冰雹形成的各種條件，過程，原料及操作，均有完善的設備，但眞正的科技人員只有兩個。

觀測室內正在放映效果影片，恰巧就是那峽谷中的一幕，兩邊峭壁千仞，壁上有一輛怪車，頗似電視台的轉播車，發出輕微的「軋軋」聲，然後車頂上伸出五個巨型喇叭。

喇叭中射出淡白色汽體冉冉昇空，鏡頭推往天空，現映出足够的雲量。然後車側紅燈閃爍，四周噴出熱氣，只是和蒸汽不同，不十分注意難以發現。

攝影鏡頭再推往天空，可能是廣角放大鏡頭，奇景出現了。銀白色的顆粒形成，上下昇降旋裹，愈裹愈大。才不過七八分鐘光景，最大的直徑超過半米，重達百磅。帶着嘯聲落下峽谷。

只是，鏡頭並未對準峽谷底部，所以岳敏閃避巨雹的狼狽之態，沒有顯現銀幕之上。

「卡察」聲中，幕上景物消失，屋中立暗。兩位科技人員沒有開燈，其中一個說：「你有沒有發現？造雹速度已够，定點降落率也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但仍有一個缺點。」

另一個說：「我想應該是對自然條件的利用方面。大自然的造雹條件時時皆備，取之不盡，但我們幾乎是完全利用人類的造雹物質完成的，取之於自然界的不及百分之二十五。這樣成本既高，效果受到限制。要毀滅一兩個鎮可以辦到，想毀滅一個國家，即使以美國之富也辦不到。」

「是的，可是博士無意毀滅一個國家，而現在他已在和死神掙扎，他的命令我們可以做到，但要研究一下。」

另一個說：「博士還沒有死，你就有背叛他的企圖了。」

「沒有，可是你要知道，殺死一個督任國家高級公務員並不是一件大事，傷及無辜于良知有愧。」

「別忘了！博士的失明是誰幹的？這次的心臟病猝發，又是誰幹的？」

「你也該知道，博士早年的行爲所加於對方身心上的椎心之痛。」

金燕子沒有久留，就退了出來。她所要知道的秘密已證明沒錯，另外她還知道這二人所說的「曾任國家的高級公務員」是誰了。

當她趕回到醫院中時，哈德門剛剛逝去，臨終僅對他的貼身侍僕（盲人）說了一句話：如果我完了，一切都讓它停止吧。——

奎克和岳敏不懂這句話的含義，但金燕子隱隱猜到，人在死亡時一切仇恨都淡了甚至消失，那是放棄報復計劃的指示。

金燕子考慮之下，叫奎克派出百十警探包圍了哈德門大宅，破獲地下試驗室。

但那兩名科技人員和保鏢人員負隅頑抗，當場被槍斃，而那輛造雹怪車也被炸毀。

然而，使人爲哈德門悲哀的是，他的女兒莉莉，却參加國慶日花車遊行，居然還不知道她的父親已離開了人間。

當哈德門病重送院，有人去找莉莉要她去看她的父親時，她堅決表示不信，說是她父親不過是要騙她回家而已。

莉莉在一輛花車上，在十七八度的氣温之下，她穿着三點式而垂着流蘇的泳衣，披了一件緞質斗篷，手持權杖，春風得意，長久被禁一旦恢復自由，那比一個二十年徒刑犯出獄時更加激動。

當狂歡遊行到達高潮時，警方人員告訴莉莉，她的父親已經死亡，臨終沒有留下遺言。莉莉這才相信，被警方人員護送來到醫院的太平間內。

莉莉流着淚，望着僵臥着的哈德門。記者紛紛拍照，因爲這是一個配合新聞刋出的好鏡頭。在哈德門病重入院時，莉莉不信而拒絕返家，而父親亡故後，她的悲哀程度也不够。

甚至於有些社會新聞記者已擬就了這段新聞的標題：

「富女莉莉太胡鬧
哭她爸爸蚊子叫」

「老父病危斷魂日
嬌女花車狂歡時」

國慶日的狂歡浪潮，隨夜色加深而逐漸平息。金燕子叫岳敏護送莉莉回家，她和奎克訪問了蘇利文前任鎮長。

「鎮長您好！」金燕子說：「貴國國慶節目辦得非常成功。」

「謝謝妳！金小姐，招待不週妳要原諒。」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貴國名天文學家的逝世，對貴國不能不說是一大損失。」

「是的。」蘇利文喟然說：「哈德門博士爲本國卓越的天文學家兼自然科學家，若非天不假年，他對本國必有重大的貢獻。」

「蘇利文先生，據我所知，您和哈德門博士有一段淵源？」

「是……是的，他是本鎮前任鎮長，對本鎮建樹極多，而本人是在他之後接長鎮務，很多地方都曾請教過他。」

「蘇利文先生，你們的關係尚不僅此，由于哈德門博士的地下試驗室被破獲，根據資料顯示，你們有深仇大恨，而且他曾經計劃殺死你。」

「這——」蘇利文苦笑着，說：「這完全是牽强附會，本人一向尊重前任鎮長，所以這次國慶，特別邀請他參加接受全國人民致敬大典，他雖未參加，他的女兒還是參加了，金小姐，本人從不掠人之美，若非前任鎮長在各方面奠下了良好的基礎，我這任鎮長也不會如此輕鬆的。飲水思源我怎能不感激他？至於他想殺死我，那更是無稽之談了！」

金燕子哂然說：「蘇利文先生，您和哈德門夫人過去認識嗎？」

蘇利文面色微變，却又正色說：「金小姐，本人一向獨身，未接近過女性，此話從何說起呢？」

金燕子發現，蘇利文比哈德門更狡猾，他的臉上一直有愉快和藹的笑容。

奎克正要叫金燕子拿出冰美人的照片，但金燕子發覺今夜不該來的，有些事往往在做了以後才發覺錯誤，而在事前又經過愼重的考慮。

在目前既然沒有找到那冰美人，以及還沒弄清蘇利文和哈德門夫人的關係，揭露太多，反使他提高警覺，有害無利，這只怪哈德門死得太早了些。

辭出蘇利文大宅，奎克說：「金小姐，我知道妳怕打草驚蛇，但我認爲妳應該讓他看看那張冰美人照片，他再狡猾，必露原形。」

「那還不够！他如果堅決否認曾有那冰美人照片又如何呢？原始的一張被亞當換去，我們所有的不過是『拷貝』，連指紋都沒有，這是沒有大用處的。」

奎克說：「這樣不是斷了綫嗎？哈德門一死，等於證據湮滅，死無對證。」

金燕子說：「在目前的確對此案不利，可是在相反方面，也許十分有利。」

奎克茫然說：「這話怎麼說？」

「先不談這個。」金燕子說：「亞當要繼續找，酷肖莉莉的女郎則不需要再找了！」

奎克莫測高深地：「金小姐，妳找到了？」

「還沒有。但我們不必去找她，她必定來就我們。」

「這——」奎克總以爲金燕子有點誇大，故弄玄虛，說：「金小姐，可否說得詳細些？」

「三兩天內，你就可以看到那位神秘的女郎。」金燕子說：「從現在開始，我們要設法證明哈德門夫人的遺體是否仍在墓中？」

「金小姐，這很重要嗎？」

「當然，在與不在，直接影响我的構想，也可以使蘇利文百詞莫辯。但是，如果哈德門夫人墓中無遺體，則必須找到那個冰凍美人。」

奎克說：「如果找到了那冰凍美人就算破案了嗎？」

「還沒有，但也不遠了，再進一步的變化，連我也不敢預測。」

奎克連連搖頭說：「金小姐，已然這樣，我們何不去徵求莉莉小姐的同意，開墓印證一下？我想只要把利害關係對她說明一下，她可能會答應的。」

「不可以！」金燕子斷然否定了。

「這也有特殊理由嗎？」

「當然有。」她說：「現在的莉莉，很可能和哈德門未死時的莉莉不同了！好在三五天內你會獲得證明的。」

「那麼……」奎克揮揮拳頭說：「既然如此，我去找總監，如果他不准我開墓，我寧願不吃這碗飯了！金小姐，妳是知道，若非我絕對信賴妳，絕不會和自己的飯碗過不去的。」

「謝謝您！奎克。」金燕子說：「你這樣信賴我，我一定會對得起您！」

「是那一方面的？」

「要錢有錢，要名嘛！破案的功榮全由您來承担。」

在奎克的要求下，獲得准許，開墓就在這天晚上進行，凌晨五點，又把墓基恢復原狀。現在，奎克終於服了金燕子。

冰島有兩個大冰田，（一名冰野，又名冰原，也就是高緯度地方的冰層，終年不融，廣數百里至千里。）一名「郎冰田」在中部，一名「瓦特那冰田」在東南部，而哈德門夫人的墓地，就在「郎冰田」的最南端。

哈德門博士所以把夫人葬在冰田邊緣處，最淺顯的理由是屍體永遠不腐。但是，哈德門不愛他的妻子，和這理由頗有衝突。這也是夫人臨死前所要求的。因爲她生前飼着的兩頭小熊，可以在此守墓。

就在金燕子和奎克剛剛自「郎冰田」返回雷克雅米克鎮，岳敏和她聯絡，他在另一個冰窖中發現了一個冰凍美人。

「這的確是個突破的消息。」奎克說：「只可惜哈德門早死了一步，要不，以這冰凍美人及那照片找哈德門及蘇利文一對證，就會有決定性的答案了！」

金燕子說：「那也不盡然，我早就說過，這件案子相當奇特，到目前爲止，蘇利文的笑容，仍會那麼和藹就是有力的證明。」

二人來到哈德門大宅內時，已經是凌晨五時半了，原來這冰窖在哈德門的書房內地下，由洗手間方形浴盆處進入。

「奎克，偏勞你在上面看着，我們不能三個人都下去。」

人造尼龍纖維缸掀起，就是地窖入口，由岳敏領先下去，地方只有四五平方，但約有兩平方的小冰庫內，站立着一位晶瑩透明的冰凍美人。

據說凍死的人會有笑容，燒死的人最難看，這說法不見得可靠。大概凍死的人的面部表情不太猙獰吧？

不錯，這位冰凍美人正是照片上那位，雖是全裸的，毫髮畢現，肌白如脂，聳胸隆臀，却予人以聖潔之感，不忍有瀆褻的意念。

因爲夫人雙目微閉，如聖女闔目內視，她那似有似無的微笑，能溶解世上所有的仇恨和惡念。

「表哥，你怎會發現這地窖的？」

「可以說是偶然的，我到書房來搜索，入厠時隨手一提浴缸應手而起。」

金燕子說：「哈德門不埋他的妻子，而予冰藏，應該是愛他妻子的，」

岳敏說：「但不該完全赤裸。」

「中、西的觀點不同，讓她赤裸並不一定是侮辱。」金燕子說：「問題是，蘇利文怎會珍藏這照片，而且看照片時哀樂無常？」

「反正蘇利文也愛哈德門夫人是毫無疑問了。」

金燕子說：「另一個酷肖莉莉的女郎呢？又如何解釋？」

岳敏說：「妳以前作過推研，可能有人想以那女郎取代莉莉，獲得哈德門的全部巨額遺產。」

金燕子說：「這看法我迄未改變，但仍然不會如此單純，亞當這人是什麼身份呢？」

「必是蘇利文的。」

金燕子搖搖頭，說：「表哥，莉莉小姐還好吧？」

「昨夜在入睡前哭過，大約午夜入睡了。」

二人出了地窖，奎克一定要下去看看，一飽「眼福」。

金燕子說：「表哥，你能確定現在的莉莉是哈德門博士未死之前的莉莉嗎？」

「這還錯得了嗎？她那暴露狂的調調兒，是她的註册商標呀！」

「你忘了蘇利文前夜和人通話的含義嗎？」金燕子說：「對方應該就是他的女兒，所謂『功課』，諒是指模仿莉莉的一切，包括日語及韓語在內。」

岳敏說：「表妹不信，咱們去見見她如何？」

「太早了！」金燕子說道：「先請奎克把哈德門夫人的屍體弄走再說，這是本案的重要關鍵和證據，就像中藥中的甘草一樣。」

奎克很久才上來，那比欣賞「蒙娜麗莎的微笑」還要費時間。岳敏伸手探入他的衣袋中，抓出了他的袖珍攝影機，說：「我相信這膠卷上正面，側面，高，低鏡頭應有盡有，但可不希望你變成神經病，像蘇利文一樣，喜怒無常呵！」

奎克訕訕地奪過攝影機，說：「岳兄弟，別老是拿我開心好不好？」

金燕子裝着未聞，說：「奎克，馬上叫車把夫人的遺體弄走。」

岳敏說：「在未弄走之前，給莉莉看看，不是對本案有利嗎？她或能因此而透露些機密。」

金燕子說：「我認爲她早看到了。」

奎克說：「這不是太武斷了嗎？」

金燕子說：「若非莉莉看到哈德門博士一切的秘密，父女相依爲命，物質生活又十分充裕，莉莉不可能對哈德門不尊敬的。」

奎克和岳敏保護着車子，把哈德門夫人的遺體運走，金燕子叫醒了莉莉小姐，昨夜睡前哭過，眼泡仍然紅腫。

「莉莉小姐，請原諒我的打擾，希望妳不要過度悲傷。」

「謝謝妳！金小姐，爸爸在世時，我一直不諒解他，一旦去世了！就非常後悔，而在他臨去時，我居然沒有在他身邊……」莉莉又掩面低泣着。

金燕子仔細打量莉莉，這是莉莉第一次服裝整齊和她見面，那面孔、身材、肥瘦、髮型，樣樣都沒有變。唯一不同的是沒有半裸。

一個少女再放蕩，在喪父之餘也該收斂些。金燕子不敢確定這個莉莉是不是哈

德門未死之前的莉莉。

在此同時，岳敏和奎克押着運屍車駛向警署的冷藏庫，奎克說：「如果我負責辦這案子，到此地步，應該把這冰凍美人和那照片一起運到蘇利文宅中去讓他看看，必有意外發展。」

岳敏說：「可以說說你的意外嗎？」

「所謂意外，當然是不可臆測的。顯然蘇利文以前也愛過哈德門夫人。這是情仇所引起的案子。」

「入你姐！」岳敏說：「你別忘了！這件案子的導因是由於巨雹毀了那七八戶人家，也可以說是林克被砸死才是重要關鍵。」

「林克，林克！」奎克大搖其頭，說：「爲甚麼一定要扯上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婦科醫生呢？只是因爲林克在蘇利文的醫院中幹過而辭職了嗎？我相信那醫院中來來去去的醫生和護士很多，爲甚麼單獨注意林克，是否他特別一些？」

「對了！他特別，因爲他曾經是該院的主治醫師。蘇利文曾完全交他主持過一段時期。」

「即使如此，那和巨雹殺人，以及冷凍美人有何牽連呢？這是鑽牛角尖啊！」

「是你在鑽，我們沒有鑽。」

運屍車在前，岳敏和奎克的車子在後，過平交道時，一輛大篷車插在兩車之間，待過了平交道，岳敏叫奎克超越大篷車時，運屍車不見了。

「媽的！簡直是見鬼！」奎克加速說：「那個運屍車司機很討厭。」

「奎克，你認識運屍車的司機嗎？」

「司機常調換，我不認識，那輛車子總不會錯吧？」

岳敏大聲說：「快轉向蘇利文大宅的方向。我們可能被騙了！那司機不是運屍車的司機。」

奎克面色一變，方向是變了，車速也增加了，却不大服氣地說：「怎見得開向蘇利文的大宅？」

「告訴你，那冰凍美人照片是自蘇利文處偷來的。」岳敏說：「我們懷疑蘇利文截走了冰美人，不能說毫無根據的。」

但是，他們以最快速度追到蘇利文大宅門前，沒有看到那輛運屍車，再繞到後門外也沒有，循原路回來，沿途打聽路人及商店，他們也說沒有看到運柩車。

「怎麼樣？」奎克淡然一笑，說：「那小子可能已經到達冷藏庫把冰凍美人卸入庫中了呢！」

他拏起通話器問庫方，面色沉下來。

岳敏說：「還沒有到達吧！現在你是不會死心的。」

奎克說：「現在還不能承認受騙，等會再問一下，但是，你老弟不也猜錯了？」人類犯了過錯希望有件兒，如果中了馬票，當然希望是「獨贏」。

岳敏說：「蘇利文絕對不僅一幢住宅，只可惜我不知道他另外的不動產座落何處？」

「我知道一處！」這時奎克再問冷藏庫人員，聲言運柩車仍然未到，於是奎克報告了警署的特別行動小組，請求下令全鎮各分部找尋運柩車。

而岳敏也已通知了金燕子。

金燕子正因爲不敢全靠奎克，才加派岳敏協助，結果仍然出事，這並非是她輕視奎克，而是因爲有些秘密沒有告訴他，所以奎克認爲金燕子有些見解毫無根據。

其實金燕子早作了必要的安排，他接獲岳敏的報告，匆匆出了哈德門大宅上了車，她那隻燕子已飛回來，落在她的肩上，然後拍翅再次飛起。

由燕子帶路，向北郊疾馳，也同時通知岳敏，叫他們也循此路綫跟來。

出了雷克雅米克鎮北郊，前行十餘里，帶路的燕子投入山谷中，而且遠遠看到山谷中有濃烟冒起。

「要糟！」金燕子連連搖頭，連這種任務都不能圓滿達成，她知道讓岳敏一個人押運也許還好些，像這種國家，連陸海軍都沒有，安定日子過久了，連警察也犯了「師老」的毛病，一旦有事必然手忙脚亂。到達這谷口處，可以看到小山谷全貌，這裏幾乎沒有樹木，有些層岩，像冰河遺跡。那輛運柩車在谷底燃燒着。

待岳敏和奎克到達，留岳敏在谷口戒備，金燕子和奎克奔入谷底，而且取下車上的救火器。

運柩車不像是滾下來的，而是開下來的，大概是到了谷地才翻了幾個身，車輪朝上，火已無法控制。但金燕子仍和奎克用帶來的救火器噴救。

大約二十分鐘後撲滅，車上兩具屍體已無法辨認。

「金小姐，也許沒有一具屍體是哈德門夫人的遺體。」

「何以見得？」

奎克說：「哈德門夫人凍在冰中，冰的直徑約四分之三公尺。火燄必須先溶化寒冰才能燃燒遺體，所以這兩具屍體被燒的程度應該不一樣才對。也就是夫人的遺體應該仍可辨認。」

金燕子說：「如果他們在路上預先敲碎冰呢？」

「即使預先敲去了厚冰，由於屍體冰過很久（可能在十五年以上），被燒損的程度仍該輕些，而現在看起來，似比駕駛座上那具屍體更嚴重些。」

金燕子說：「如果夫人的遺體上預先潑上汽油呢？」

「這——」奎克苦笑着：「當然，那是當然！可是，如果是蘇利文唆使刧車的，焚燬夫人的遺體，那就和拍攝冰凍美人照片的行爲大爲衝突了！」

金燕子說：「誰說是蘇利文唆使焚車的？」

奎克攤攤手，說：「是岳老弟說。」

金燕子說：「設法弄回去吧！不過，這二人之中的確不可能有一位是哈德門夫人。」

經過專家們的鑑定，只知道弄回的兩具燒焦屍體有一具是女的，是不是哈德門夫人的遺體？幾乎是無法判定的。

智慧展覽　各出奇謀

莉莉小姐安居大宅中，一週後又恢復了她那半裸體的日常生活。

而鎮長也曾下了數次手諭，着令警方迅速破案，且提出巨額獎金作爲鼓勵。

但是，案子進行到此好像突然停頓。今夜，金燕子和岳敏及奎克三人，不能不重新檢討破案的路綫。金燕子說了她和岳敏所發現的一切秘密。奎克說：「原來小姐懷疑蘇利文要奪產，以他那神秘的女兒取代哈德門的女兒，而哈德門約五億美金的財產就垂手可得了！」

「不錯，我的構想的確有此一個節環，但是奪產並非本案的原始肇因。」

奎克說：「那麼，原始的肇因又是甚麼？」

金燕子說：「最原始的肇因，應該是爲了哈德門夫人。因愛的糾紛而成仇。」

「如此推演，哈德門博士及一些寵愛的動物的失明，都是蘇利文害的了？」

金燕子說：「的確有此構想。」

「那麼林克醫生是被巨雹砸死的，而他却是在蘇利文的醫院中幹過醫生，按一般常情推究，殺他的人應該是爲了滅口，那是蘇利文，但現已證明巨雹是哈德門研究成功而施放的。這又如何解釋呢？」

金燕子良久才說：「哈德門和蘇利文爲夫人而成仇，應該沒有問題，但絕非一般之爭風呷醋案件可比，其中必有出人意料的過程。」

「莫非蘇利文搶了哈德門的老婆而且予以……」

金燕子打斷他的話，說：「奎克，你好像說過，哈德門夫人不是冰島人。」

「是的，據說是蘇格蘭人。」

金燕子踱了很久，說：「奎克，蘇格蘭方面你有警方的熟人嗎？」

「有。金小姐，妳的靈感又來了？」

「不錯，蘇利文不也是蘇格蘭人？」

「是的。小姐，這似乎沒有甚麼值得研究的。」

金燕子打斷他的話：「算算看，哈德門娶他的妻子早，抑是蘇利文移民來冰島早些？」

奎克想了一下，說：「關於蘇鎮長入籍冰島，是一九四一年，但在入籍前已經來了，但不超過三年。而哈德門結婚是一九四〇年，所以蘇利文移民冰島，是比哈德門結婚晚二三年的。」

「好，請以最快的方式，把哈德門夫人的一切資料及照片寄到蘇格蘭去，請彼方調查哈夫人這個人。」

奎克說道：「金小姐，可以說說動機嗎？」

「好在一週就有頭緒了！預言過早，對破案是有害的。」

奎克一臉慍色，這也不能怪他，他身爲幫辦，但自協辦此案，金、岳二人有很多秘密瞞着他，他等於一個算盤珠了。

岳敏說：「奎克，你別見怪，這是不得已的事，辦案的確應該保密的。」

「這樣的話，我幹得不起勁，因爲我沒有目標。」

「好！那我就說說我的構想吧！」金燕子說：「你不是說過，冰島史乘上記載，你們的祖先常到蘇格蘭，丹麥及加拿大各地把一些公主和美女搶回來作他們的妻子嗎？」

「是啊！冰島人並不以此爲恥，甚至於引爲光榮。」奎克微微一愣，說：「妳是說哈夫人是被哈德門搶來的？」

「是的。」

「那和蘇利文又扯上甚麼關係？」

岳敏搶着說：「如果哈德門夫人被搶之先，在蘇格蘭家鄉和蘇利文是情侶，或者她是他的未婚妻及妻子等等。」岳敏攤攤手，說：「奎克，如果你是蘇利文，在愛侶失踪，一旦查出被刧往冰島，而且已經作了人家的妻子。更重要的是，知道你的愛侶雖被強迫成婚，却不愛對方，你會不會移民冰島，俟機『報答』哈德門？」

奎克搓着手吶吶說：「這……這……。」儘管目前尚未證實此說，人家的聯想力的確比他高明百倍。

金燕子肅然說：「即使這件事證明沒有猜錯，距破案仍有一大段距離。」

奎克訝然說：「還差得遠？天哪！那又是甚麼原因呢？」

「這個，目前就不能說了！事實上我知道的不多。」金燕子說：「因爲我說過，哈、蘇二人是主角，還有個重要配角在其中構成一件極爲複雜的罪案。當然，如果這案子破了，你又會覺得十分單純。」

「配角是亞當嗎？」

搖搖頭，她慨然說：「恐怕亞當只是配角的配角。」她看了看錶，奎克匆匆離去。

岳敏說：「這也不能怪奎克，連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呢？」

金燕子說：「我們不是超人，今天晚上，在暗中觀察莉莉小姐。」

「妳以爲目前的不是哈德門未死時的莉莉了？」

她點點頭，要換人，在哈德門的死訊傳出時是最好的時機。」

「如換了人，眞的莉莉不是完了？」

「但願不如我們所想的這樣……。」

×　×

哈德門大宅中一切如昔，由於瞎貓咬死了瞎鳥，而盲狗也噬死了瞎貓，這嚴重打擊，擊倒了哈德門博士。現在只剩下一頭盲狗，被關在小客廳內，不停地嗚咽。

牠抓抓搖椅，搖椅是空的，就像睡醒的嬰兒沒有摸到母親一樣，動人心魄的低咽，顯示了動物的忠心一直爲大多數人類所不及。

牠一次再一次地撲向搖椅，搖椅搖動着把牠打倒，但牠仍然不避，狂嗅着椅座，扶手和椅背，那上面有主人的體味。

嗅了再撲，嗚咽聲更加懾人，然後滿屋嗅着。

金燕子感慨地離開小客廳窗外，在後樓下，門房正在和莉莉談話，莉莉站在陽台上，門房在樓下。莉莉說：「把狗放了吧！牠這樣痛苦人也不得安寧。」

門房喟然說：「小姐，我也想到這一點，但送走牠，牠還會回來的。博士生前說過，待狗死後要埋在後園中。」

莉莉顯然並不同意，却沒有出聲，門房說：「狗和人也有些相同的地方，主人不見，心情惡劣，所以有時難免對小姐不大友善的。」

「哼！說不定是條瘋狗呢！今天要不是我及時閉上客廳的門，我——」下面的話突然打住，說：「去休息吧！也許牠餓了！需要餵啦！」

「不是，小姐，」門房泫然地：「自

主人去世的第二天起，牠就也再不進飲食了！」

門房離去，金燕子出現在樓上，只是莉莉沒有看到。以前莉莉有個小侍女，如今已不見了。一個人在樓上赤着身體。她剛調了兩杯酒，電話鈴響了。抓起電話，說：「我知道……不會的。聰明並不是她一個人的專利品。」馬上放下電話，冷冷地說道：「金小姐，我不喜歡這種訪問的方式。」

金燕子暗吃一驚，立卽自後面陽台窗中掠進來，至於岳敏是在各處巡邏。

「莉莉小姐妳好！」

「儘管父親生前我不太欣賞他，一旦他去了，心情又自不同。」

「當然，我一直認爲小姐不是太離譜的人。」金燕子說道：「我是來保護小姐的。」

「那眞謝謝妳了！我以爲冰島治安良好，保護是不必要的。」

金燕子觀察這位莉莉小姐，說不出是何處不對勁？總之和哈德門未死之前有點不同。她說：「莉莉小姐，爲妳介紹的人已經找到了！」

「介紹的人？」莉莉茫然，金燕子疑心大起，莉莉不該這樣健忘吧？

「噢！」莉莉似乎又想起來了，她顧左右而言他地說：「算了！暫時不要再談吧！」

金燕子知道對方的反應快，觸覺靈，如果金燕子是這個莉莉，也只有這樣回答，可是金燕子不放鬆，說：「莉莉小姐，妳知道我剛才所說的是甚麼事？」

「不是要介紹一個人給我嗎？」

金燕子說：「妳知道我要介紹什麼人給妳？」

「嗨！不談這個了！」莉莉說：「如果金小姐不見外的話，我需要休息了！」

「那怎麼會呢？」金燕子正要退出，忽聞樓梯上走上二人，還有那盲犬的悲吠咽嗚聲。

莉莉小姐的面色蒼白了！而且，有點失措。

金燕子當然知道莉莉驚惶失措的原因，這時門口站着兩個人，一個是岳敏，一個是門房，而門房牢牢抓緊了盲犬的項圈，因爲盲犬要撲噬岳敏。

高大而瘦弱的牧羊犬，這時放棄撲噬岳敏的努力，嗅了一陣，向莉莉小姐作勢欲撲。

「岳先生，」門房說：「此犬突然不認小姐，也可能是主人過世而絕食，餓得頭昏腦漲之故。」

「笑話！盲犬能繼續絕食，正顯示牠是理智而淸醒的。牠咬我，因爲我是陌生人，牠每次見了莉莉都咬，但在哈德門未死之前却不咬她，你能够解釋嗎？」

門房囁嚅着無法回答，因爲哈德門在世時，他也經常餵這頭牧羊犬，小姐也餵過，却從未見過盲犬撲擊小姐，所以他也在連連搖頭，表示無法理解。

「把狗放了！」岳敏冷笑說：「假的不能眞，眞的假不了！狗的嗅覺比人類的眼睛還要靈敏。」

「岳先生……」門房吶吶說道：「牠萬一傷了小姐，我怎能對得起剛去世的主人？」

「如果你不敢試，而讓一個假貨繼承博士的遺產，眞的却在生死邊緣上掙扎，或者已被殺死滅口，你能對得起死去的主人嗎？」

門房道：「岳……岳先生……您……您說什麼？」

岳敏大聲說：「把狗放了就知道這位哈德門小姐是眞是假。」

「這……」門房雙手抓住盲犬的項圈，因爲盲犬在全力掙扎要撲噬莉莉。一向被認爲瘦弱頹廢，雄心全失的盲犬，發揮了牠那奮不顧身，也絕不妥協的决心。

莉莉顫聲說：「金小姐，把妳的助手帶走，這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

岳敏冷然一笑，一脚踢開了門房緊抓住盲犬項圈的雙手，盲犬去勢如箭，僅憑靈敏的嗅覺就認準了正確的方向。

金燕子大驚，說：「表哥——」她正要向盲犬攻擊，忽見莉莉小姐扭身一閃，盲犬擦身撲空，掉頭再次猛噬。

而金燕子反而不想再插手了。因爲莉莉的身手不至於在短時間內被撲倒，這眞是出乎金燕子意料之外。

「金燕子，妳不阻止……這是縱狗害人的陰謀。」莉莉一邊閃避一邊大嚷：「門房……你還不把狗抓牢帶走？」

門房去抓狗，怎能抓得住，盲犬如附骨之蛆，莉莉已無法應付，手腕上已被咬破而流血了。儘管盲犬在喪主之餘，顯得格外窮兇極惡，但對少主人如此無情却是不應該的。

莉莉陷於死亡的恐怖中，她嘶呼着：

「金小姐，救救我！」

金影一閃，盲犬被牢牢抓住，交給門房帶下樓去，莉莉喘着，說：「金小姐，從現在開始，妳的助手不受歡迎，永遠不准他進入本宅大門。」

「受傷了沒有？」金燕子抓起莉莉的手腕，說：「還好，只是破了點皮，要不是閃避得快，後果就嚴重了！畜牲畢竟是畜牲，連自己的少主人也不認了！」

莉莉狠聲說：「縱狗傷人，人不如狗。」忿然抽回手奔入內間。

金燕子和岳敏辭出後，她埋怨着：「這方式太殘酷了吧？」

「表妹，這個莉莉有問題呀！」

「難道我就不知道她有問題嗎？狗不認少主，連門房都懷疑她了！這還用說嗎？其實莉莉要我爲她介紹男友的事，她都忘了！怎會看不出此莉莉非彼莉莉呢？」

金燕子說：「但一件十分單純的事，往往是最複雜難以捉摸的。」

「這我就不懂了！難道表妹不以爲這個莉莉有問題嗎？」

金燕子說：「問題當然有，但是要使有心人相信此莉莉卽哈德門未死前之莉莉，有許多地方必須完全符合，比喻習慣及嗜好，身體上的特徵，內在的學識等等，而尤以內在最不易看出，却又最不易冒充。而最起碼的，血型總要相同吧？」

「是的，這是容易弄淸的。」岳敏說：「剛才表妹察看莉莉受傷的手，一定取了血漬樣品了！」

二人再接去找奎克，馬上在化驗室內獲得她的血型，是A負型，這是六種稀有

血型中的一種，警方血型專家告訴他們：六種稀有血型是AB負型，B負型，都是二百人中只有一人的血型，AB正型，二十五人中有一人，A負型，十七人中有一人，O負型十六人中有一人，B正型十一人中有一人。

岳敏說：「旣然此女是六種稀有血型中的一種，不可能巧合而兩個人的血型相同，看看莉莉的資料就可以證明此女的眞假身份了。」

然而，莉莉的資料上沒有血型記載，這眞是出乎意料的事。這種怪事當然更使人懷疑。再查指紋「金燕子手套曾握過莉莉的手」但手套上沒有指紋。而莉莉的資料上也沒有指紋的記載。

「怪事！」金燕子茫然地說道：「我握過她的手，應該有好幾個指紋才對，充其量，指模不淸楚，但不可能根本沒有指紋呀！」

「大概是沒有印上。」奎克說：「再說這手套上的指模也容易抹掉。好在要取她的指紋是十分容易的。」

岳敏說道：「取到了又怎麼樣呢？以前的莉莉，資料上沒有血型和指紋的記載呀！」

「沒有記載也沒有關係。」奎克說：「我們要在莉莉的住處找到此女和以前的莉莉指紋，都不會太難。」

金燕子說：「那就偏勞兩位，馬上到莉莉住處取來兩人的指紋。現在我們敢確信，這少女不是哈德門未死前的莉莉，如果能設法取到眞莉莉的血型那是更好，她的住處，也許有她割破了手或者其他部位遺留的血漬，先把這個弄淸之後，才能談別的。」

金燕子返回住所，岳敏和奎克去辦這件事。由於莉莉睡熟，他們直接自她手上取指紋時，不由吃了一驚，原來莉莉沒有指紋。

至於以前那個莉莉的血型，也沒有取到。

沒有指紋，岳敏和奎克認爲是奇談，但親眼所見的事，又不能不信，回來告訴金燕子，最初她很驚訝，繼而又嘆口氣說：「此女沒有指紋，而住處也沒有以前那個莉莉的指紋，乍看是一件惱人的問題，也是一個永無答案的問題，但是，却又可能顯示這正是答案。」

岳敏茫然，奎克更是不解，金燕子說：「一九六九年春天，紐約時報及很多報章雜誌爲了一個現代醫學上無法解答的問題熱鬧過一陣子——有些人居然沒有指紋，首先發現的是紐約州指紋局的官員，當他們因『指紋糢糊不淸』，要求蓋爾柏特父子重蓋一次指紋時，才發現根本不是指紋不淸，而是根本沒有指紋。指紋局官員深入調查，不但蓋爾柏特父子沒有指紋，他們全家六口，有五個人沒有指紋。」

「這——」奎克惶惑地說：「金小姐，眞有這種事嗎？」

金燕子則反問：「像這樣類似文獻性的重要資料，貴署竟沒有存檔？」

奎克不好意思地說：「也許有，只是本人沒有看到罷了！」

金燕子續說：「其實第一次發現沒有指紋的事例早在一九五零年，日本科學警察研究所所長古崛種基博士（著名法醫學家）曾在日本濱松市發現一對母子沒有指紋，一九五八年在名古屋又發現一名男子沒有指紋，兩年後長野縣一名婦女也沒有指紋，到目前爲止，在日本有案可稽而沒有指紋的人共達十五人之多。」

岳敏說：「如此說來，沒有指紋和遺傳有關連了？」

「不錯，據專家們說，這與染色體異常有密切關連。」金燕子說：「有些手相家和星相家自另一個角度上評論沒有指紋者在人生旅途中的遭遇，他們認爲這些人是不幸的。這個我們不必去信它。所以，由於這發現，要請奎克再調查哈德門夫人的指紋以及哈德門的指紋，我們可以獲得初步的結論。」

奎克說：「什麼結論？」

「究竟遺傳自哈德門抑是夫人？」

奎克馬上再回去調卷，但不久奎克打電話告訴金燕子，哈德門的資料中有指紋，夫人沒有。而且夫人資料上還有記載，當時管理資料人員曾注意這件事，曾催請哈德門夫人補蓋指紋，一直沒有下文，不久夫人亡故就不了了之。

有此發現，金燕子靈機一動，說道：「表哥，請馬上去一趟蘇利文的婦產科醫院。」

岳敏愕然說道：「去那裏查夫人的指紋？」

「不，去找當年生產的病歷表。」

岳敏不解地說：「病歷表上會有指紋嗎？」

金燕子說：「表哥，現在我們可以肯定現在的莉莉不是以前的莉莉了！是不是這樣？」

「這個我相信。」

金燕子說道：「你知道爲什麼會這樣嗎？」

「謀財害命！」

「是的，這是最終的目的，可是這兩個眞假莉莉的關係呢？」

「關係？根本就不會有關係，陰謀奪產者找了一個十分酷肖莉莉的女郞，把眞的莉莉刼走或已殺害，以假的冒充，莉莉是哈德門全部財產唯一的繼承人，當然也就屬於幕後那陰謀者了！」

「我以爲兩個眞假莉莉有關係，說不定是嫡親姊妹！」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岳敏說：「如果哈德門夫婦有兩個女兒，他們自己會不知道？如果知道，他們會把另一個女兒送給別人？」

金燕子說：「如果是孿生姊妹呢？」

岳敏大聲說：「哈德門夫人會不知道自己一胎生下兩個女兒？」

「這正是我要你去找那張病歷表的原因。」金燕子說：「辦案和寫文章差不多，寫一段之後最好從頭看一遍，一件案子進行到中途之後，也要經常從頭想一想。我們既然知道哈德門夫人是蘇格蘭人，而且是蘇利文的愛人，當年是失踪的，所以我們假設是被哈德門搶回來的。因此，莉莉說她的父母情感不好是可信的，一個有了愛人的少女被另一個外國人搶走而結婚，怎會有情感呢？據此推論，在哈德門夫人被搶後的第二年，蘇利文入籍冰島，且

在本鎮開了一家婦產科醫院，是有險惡動機的。」

岳敏說：「蘇利文查出愛人被哈德門搶來冰島，跟踪而來，應該在夫人未死之前已見過夫人，況且夫人在他的院中生產過。」

「這倒不一定。」金燕子說：「如果蘇利文在夫人死前暗中見過夫人，他不必偷偷拍攝冰凍美人照片。我以爲他暗中欣賞夫人的冰凍裸體照片，那不是基於愛情與渴思，而是基於恨！」

「恨？這太武斷了！」岳敏說：「夫人在愛情的立場上沒有走錯一步，也就是說，她沒有做出對不起蘇利文的事，因爲她是被暴力搶來的。」

「愛是沒有什麼理性的。況且，在蘇利文來說，他認爲他和夫人熱愛，可能早有盟誓，而夫人被搶到冰島，未能以身殉情，且爲對方生了孩子，這是一種不忠的證明。」

岳敏連連搖頭說：「表妹，有什麼根據來支持妳這種大胆的看法？」

金燕子說：「我不否認這看法很大胆，但可以合理地演繹推展下去，我以爲當年蘇利文追來冰島時，可能是發現了夫人已懷孕才決定開設婦產科醫院的。既然他的醫院規模最大，而哈德門又不知道他的來歷，妻子產前檢查及生產，自然要送到設備完善的醫院中，而經蘇利文的心腹醫師檢查之後，發現是雙胞胎——」

「師妹，下面的讓我來說。」岳敏說：「蘇利文一旦發現是雙胞，却不告訴產婦，待分娩時設法留下一個，只說夫人生下一個女嬰。另一個就由蘇利文送回蘇格蘭的女王市去扶養，他放了長線，要陰謀奪產。」

「對了！表哥，這正是我的構想，所以林克醫師離開蘇利文的醫院，蘇利文感到威脅，必須設法殺死他。」

「這就不對了！林克是被巨雹砸死的，而巨雹却又是哈德門所發明製造的。」

「這是因爲哈德門已經知道有這回事，才施雹砸人，只是哈德門以爲另一個莉莉和林克住在一起，想一併砸死，但他猜錯了！可見這兩個人都够狠的。哈德門够狠，蘇利文更狠。因爲他一追到冰島就決定放長線奪產，至於哈德門是如何知道雙胞胎這秘密的？目前我要暫時保密。」金燕子看了錶，說：「你可以去了。」



這家醫院有三百張產床，在二三十年以前的確是最大的，但現在不是。

病歷表太多，有個專門的小屋存放，但不知二三十年以前的是否還存在？但岳敏却發現有個人已經在翻箱倒篋了。

「亞當，又是亞當！」岳敏在窗外監視，只見亞當把一些最古老的病歷表翻出來查看，隨手一丟，狼藉一地。

最後亞當詛咒着空手離去，岳敏以爲他們所要的是同一件東西，既然亞當沒有找到，現在應該先擒住亞當，回來再找不遲。

亞當又是騎着摩托車，竟來到哈德門大宅後面，現在大約是凌晨兩點左右，翻牆而入，逕奔莉莉的樓上。叫開樓門時，一個半裸的影子和他糾纏在一起。

岳敏心想，這下子抓活的是不會有問題了。

緋紅色的小燈上還有罩子，所以在樓下看不到燈光，莉莉眼簾半開半閉，像一株乾旱而期待雨水的玫瑰。而亞當則在床前灌酒，只是他的眼睛在接受比酒更烈的刺激。

她的胴體開始蠕動，像一條入蟄復甦的大蛇。亞當的目光像一面鏡子，能清淅看到自己有多動人？但有些鏡子「誇臉」，能把女人的美誇大。當然，那種男人不論在任何女人脫得徹底情況下都是一樣的？亞當正是這一種，但莉莉不在乎。

亞當把酒喝完，撲到床邊用他的手在那軟緞似的胴體上滑行，尤其是那坵壑地帶。她的呼吸迫促了，但是，亞當似乎有足够的耐心把火點得更烈些，因此，他的目光在她那胴體上掃瞄時，就像是一位裁縫師站在「亞克力」模特兒之前一樣，居然把她當作一個無血無肉，沒有生命的東西。

像亞當這種一看就知道是邪惡的人，怎會有這種耐力？莉莉不信，外面的岳敏更不信。

胴體蠕動得更厲害了，她要造成亞當置身浪尖上的感受，但是亞當「拍」地一聲在她那半透明的玉腿上拍了一下，離開床前，說：「妳的生理特殊，消化力太强，似乎永遠吃不飽，請記住！這是緊要關頭，不要縱慾，待大事告成之後，妳可以夜夜歡娛，日以繼夜……。」

莉莉好像被摑的不是大腿，而是面頰，星目噴火，正要發作，亞當說：「金燕子所知道的比我們所估計的更多，我們的主兒要我來告訴妳，」說完開了門就下了樓。

而床上那條蛇好像又入蟄冬眠了。是的，亞當有此定力，她不信，岳敏也不信，現在他們都必須相信，經驗能使人更聰明些，這是一例。

岳敏跟出來，尾隨亞當，他不敢輕視這個人物了。「無欲則剛」這句話，是適用于亞當的。

不久進入一條小巷，而且亞當的車子直接開入一個小車庫內。岳敏已不耐，竄進去擒人，但他吃了一驚，眼見亞當坐在車上，側頭望着他。

亞當自車上躍起，滾動中在五分之一秒內，向岳敏踢出數脚。

「亞當，這次你跑不了！」

亞當聳聳肩：「當然，我不會跑的，因爲我要留下來陪你。」

岳敏還沒有發現自己的危機，他說：「真的莉莉已經被調換了？」

「你猜的沒有錯。」

「你剛才在那醫院中找甚麼？」

亞當淡然說：「你找甚麼？咱們不是有志一同嗎？」

岳敏說：「可是你沒有找到甚麼。」

「沒有找到是必然的，我們明知道找不到，只是爲了安全理由，不能不去找找看。」

岳敏說：「當年的病歷表一定毀掉了吧？」

亞當說：「其實毀掉了也沒有甚麼不對，那個醫院還保留二三十年以前的病歷呢？」

「現在跟我走吧！」岳敏說：「我發現你是一個天才的反派演員。」

亞當說：「我並非不好女色，但在不能玩的時候，我有把握不玩。」

「這已經够了！亞當，你是蘇利文的人吧？」

「告訴你也沒有用，因爲你已經在我們掌心之中了。」亞當說：「這車庫根本不是固定在這裏的，它是一輛活動的拖車，只是加以改造，看來像個小車庫罷。」

岳敏陡然一震，彈身凌空撲下，亞當不含糊，自車上翻下，滾動中在五分之一秒內踩出五七腳，岳敏閃過再次攻上時，一聲大震，二人之間多了一道鐵壁，而且庫門也閉上了。

不錯，這是一輛貨柜車廂，只是內部加以改造過，岳敏既忿怒又慚愧，他在金燕子身邊經歷不少奇案，也見過不少的陰詐刁滑的人物，現在他必須承認，亞當比他更會演戲。

不知從那裏傳來了亞當的笑聲，他說：「姓岳的，這籠子是專門爲你所設計的，現在你可以休息一下坐免費車廂了！」

岳敏的鐵拳在壁上擂了幾下，鐵壁「嗡嗡」震動，鐵銹簌簌洒落，而這貨柜車廂已在緩緩滑動了。

自這次來冰島接辦此案開始，曾暗下決心，避免向金燕子求援，他不能不恨自己的不爭氣，爲了大局，只好和金燕子聯絡。

而金燕子正與奎克在研究案情，接到岳敏的報告馬上動身，她說：「奎克，表哥被亞當引誘入陷，好像困入一輛貨柜車內，我們分頭兜捕。」

二人的車子剛出門，來了一位不速之客，居然是莉莉小姐，而且眼泡紅腫，分明剛哭過，此女突然光臨，幾乎和救岳敏是同樣地重要。

「很抱歉！打擾金小姐。」莉莉哀惋地說：「可是事關重大，明知道小姐很忙，却又不能不來。」

「我們很歡迎。」金燕子對奎克說：「奎克幫我接待莉莉小姐一下，我去去就來。」

「金小姐，我看妳不必去了！我知道妳要去救岳先生，現在已經遲了。他們狠毒無比，而且必須殺死你們三位，因爲三位知道的秘密太多，如果岳先生已經脫困

，那當然好，不然的話，現在恐怕已經完了！」

金燕子明知這是個假莉莉，對她的話不能全信，她說：「怎見得呢？」

莉莉說：「人一入車，對方就要造成一次車禍，使車廂着火燃燒，現在可能已發生了。」

金燕子再以袖珍通訊器聯絡，已無回音了。無論如何？表哥的安全比破案更重要些，她說：「奎克，請好好接待莉莉小姐，我必須去一下。」

「金小姐，我必須告訴你，我不是莉莉小姐，我是假的，而莉莉小姐的生命也在極端危險之中。」莉莉似乎不願讓金燕子離開，也可能此案眞有突破性的進展。她說：「你要破案擒兇，以及救出眞的莉莉小姐，時間是寶貴的，遲了將鑄成大錯，而無法挽回。」她又在抹淚。

金燕子當機立斷，向奎克使個眼色，說：「好好招待，等我回來——」車子駛出，按照岳敏原先報告的方位追去。

不久她發現了消防車，向同一方向急馳，這似乎已初步證實了假莉莉的話。凄厲震耳的救火車聲撕裂着夜幕，也震懾着金燕子的心。

距失事地點還有數百碼，已看到燭天的火光。

二輛貨櫃車互撞，那是在市郊的平交道上，其中一輛自側面撞上另一輛貨柜車廂，把車廂撞裂，顯然是撞人的車頭先起火而延及被撞的車廂，以致兩車全陷入火海中。

由於震盪力太大，兩車內司機及副手可能都因震力太大而昏迷，未及逃出而葬身火海，又因出事地點在市郊，又是凌晨兩三點鐘，燒了很久才有人打電話叫消防車，待撲滅火勢，發現三具燒焦的屍體。

那是被撞的車子駕駛座上一具，顯然是司機，被撞裂的貨柜中一具，燒得最徹底，連四肢及五官全都消失，撞人的車頭毀損最烈，車頭全毀，陷入被撞的車廂內，這車頭駕駛座上也有一具。

據肇事的兩車車主初步供述，燒死的可能全是司機和副手，但對於被撞之車車廂中那具屍體，一時還不能確定，但這兩車同屬一家貨柜運輸公司所有，這也是金燕子所懷疑的。

那貨柜車廂中的一具是不是岳敏呢？那要專家來研究，而且不是三兩天內可以確定的事。金燕子的心情自不必說，只是她還抱有百分之一二的僥倖心理。

她和警方的高級人員接觸過，示意保留那三具已焦的屍體，立即駕車趕回。

奎克和莉莉還在只是等得十分焦灼。

假莉莉說：「金小姐，我說的沒有錯吧？」

金燕子向奎克黯然點頭，說：「兩輛貨柜車互撞，全部焚毀，車上有三具燒焦的屍體。」

奎克面色一變，說：「那……岳先生是不是在車上呢？」

金燕子以為，事已至此，悲悼無益，況且目前還不能完全絕望，不論岳敏是否倖存？破案是必須做的事。她揮揮手說：「莉莉小姐，還是聽聽你的吧！你既然不是莉莉，你又是誰？而你的芳名呢？」

「我叫瑪麗莎。」她悲泣着說：「我想小姐也許已經知道。莉莉有個雙胞胎的姊妹了！」

「不錯，雖未證實，自信這構想不會離譜。」

「我正是莉莉的妹妹，以前我不知道是哈德門夫人所生，他們只說我像莉莉，要我依照一些莉莉生活起居，習慣及嗜好影片來模仿她，然後時機一到就取代她，變成數億美金家財的所有人了！」

金燕子點點頭，奎克則大為驚服金燕子的聯想力，他說：「哈德門夫婦二人，都不知道一胎雙嬰，這件事似乎缺乏有力的證據。」

「本來他們的任何秘密都瞞着我，可是我終于知道了很多秘密。」瑪麗莎說：「家母生產，先生下莉莉，因再次陣痛而昏厥，于是又生下一個，那就是我——」

「慢着！」奎克說：「難道夫人生產，哈德門不在院中照顧？」

瑪麗莎泫然說：「雖然我暗中聽說家父母情感不睦，但據說家父曾在院中，發現生了一個女嬰後，即離開醫院，所以我生下來，非但家父不知，連家母也在昏迷中，于是他們弄去了我——」

奎克說：「他們是誰？是不是蘇利文和醫師林克？」

瑪麗莎猶豫一下，痛苦地點點頭，說：「我早知這些秘密，但二位也許能瞭解我的心情，哈德門雖是我的生身之父，但他沒有扶養我，蘇利文扶養我長大，卻又是企圖謀奪我生身父母財產的人。我不知道別人處在我的地位會如何？但我矛盾、徬徨而痛苦，我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

金燕子喟然點頭，她相信誰處于瑪麗莎的地位都會如此的。但是，金燕子總覺得瑪麗莎的面貌和莉莉酷肖，但她的眼神經常會閃爍着陰鷙森厲光芒。所以金燕子抓起她的手看了一下，是的，她的手上沒有指紋。

金燕子說：「這些都已證實了我的構想，林克醫生當年參與此事的配角，他為甚麼要叛離蘇利文？」

「可能是為了金錢與成果的分配問題，未能使他滿意，他離開醫院，有威脅蘇利文的意圖。」

奎克說：「你是說殺林克的人是蘇利文？」

「不，那是哈德門博士。」

「這就怪了！林克和哈德門風馬牛不相及，應該是蘇利文殺他滅口，但人所共知施雹砸人的是哈德門博士。」

瑪麗莎說：「關于這一點，我還不太清楚，只知道近來，也就是哈德門未死之前不久，他已經知道了有兩個女兒的事。當然也知道蘇利文是操縱者，可能哈德門博士對于當年搶人的事感到內疚，對這件事又沒有更好的辦法處理，就產生了自暴自棄心理，也就是家醜不可外揚，他和蘇利文之間的秘密，不容第三者知道而以巨雹砸死了林克。」

「這——」奎克茫然搖頭，說：「這恐怕只是臆測之詞吧？哈德門博士被人弄走了一個女兒，且猜出對方的最終企圖，他該收買林克才對，怎能不加利用反而做出對蘇利文有利的事來？」

金燕子肅然說：「瑪麗莎小姐的猜測，幾乎完全正確，哈德門自喪妻之後，就深深懺悔當年的搶人行為，如果我沒有猜錯，哈德門及身邊的一些寵愛動物失明，都是蘇利文幹的。」

「是的，金小姐，那是角膜炎移植所導致的失明。」瑪麗莎說：「那是我把角膜炎菌帶到哈德門宅內的，所以那隻狗撲噬我是有原因的。」

「好了！」金燕子說：「小姐今天來此是自首的吧？」

「是的，還請金小姐儘快去救我姐姐莉莉，為了贖罪心情，我不計較應得之罪的。」

「莉莉在何處？」

「這裏有地址……。」她打開皮包，一支類似散彈手槍的武器已握在手中。也許由于金燕子早已發現瑪麗莎眼神中的陰鷙之色之故，無形中提高了警覺，自座上彈起的同時，已在座位邊緣上按了一下。

「噗」地一聲，五彩烟霧隨着她的身子昇起，而她的身子在「翦水三抄」全力施為之下，已由S型變為W型，而對方手中附有銷聲器的蜂巢式火箭手槍，已射了十二三發小火箭。

首先倒下是的奎克，在五彩烟霧中慘呼，火箭在屋中四面八方炸開，土石烟硝激射，橫飛暴濺。

這是無人能倖免的狙擊方式，因為瑪麗莎自首的供詞和金燕子所構想的完全脗合，金燕子對她雖不全信任，卻未想到危機來得如此之快。

瑪麗莎在三十二發小火箭射了一半時，聽到金燕子的慘呼聲，一旦射完，就奪窗而出。

金燕子掛在窗外簷下，為了救奎克，只好放出燕子追蹤瑪麗莎，馬上進入客廳，這時彩霧已散，奎克的重傷和客廳中的彈痕纍纍，怵目驚心，令人餘悸猶存。

這種蜂巢式火箭槍一次可射出三十二發，在九十度的火網範圍內絕對無法倖免，但是，由于奎克和金燕子在兩個相反的角度上，瑪麗莎要除去二人，不能在一個角度上射完火箭，因此，這一分批射擊，為金燕子留下一綫生機，要是一次射完，「翦水三抄」絕頂輕功也救不了她。

奎克肩上，大腿上，以及一隻左手，都有重傷，火箭進入之處只有一公分直徑的創口，但穿出的洞比高爾夫球大些，尤其那隻左手血肉模糊，幾乎全毀。

這顯示蘇利文要除去他們的決心，而以這種實話實說的方式，顯然預計他們難逃厄運。

叫來救護車送走奎克，燕子飛回，金燕子以復仇的心情跟着燕子追蹤，凡是她所久住之處，都裝上了臨危救難的機關，五彩烟霧在沙發中，一按邊緣的鈕，底部彈開十餘個噴射口，以人類打噴嚏的高速噴出，效果和墨魚的隱形墨汁一樣。

然而，也正因為她身手矯捷，智機過人，她的敵人也不是凡俗之輩，這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道理。

轉過冰島名雕刻家史文森的工作室，那是一條小街，前面有個巨大的宅第，在這巨宅石階上放着一個長布包，由布包中傳出了嬰兒啼哭聲。

「棄嬰！」金燕子馬上想到，有些作母親的有了快樂的副產品——孩子之後，忘了神聖的母愛和責任，不是丟到車上，送到孤兒院門口或者送到沒有兒女的富豪之家門外，使這家渴思兒女的主人來一次「開門見喜」，當然，後者的一種是比較好些的。

雖然冰島的六月等于美國的八九月，還不太冷，但時間久了，嬰兒就受不了，況且一隻野狗蹣跚地走向那嬰兒。

飢寒交迫的狗，遇上這個小生命，等于獲得一隻聖誕火雞，金燕子不能見危不救，泊了車走上石階，趕走了野狗。

凡是警覺性高的人，一件看來極平凡也最不會發生意外的事，他也會有不同的看法，金燕子只感覺這巧合有點突兀。因此，她首先打量這巨宅的大門。

這鐵門遠遠望去沒有甚麼惹眼之處，走近一看就看出油漆凋剝，鐵銹一片片翹起，而且門下堆了不少的鐵銹。

如果巨宅中有人住，鐵門上生銹尚情有可原，門下堆積的鐵銹而無人打掃似無可能，既然無人居住，把嬰兒放在這裏的居心何在？

只要你肯注意，縫得再好的衣服，總能找到破綻處。

現在金燕子已站在布包之前，隱隱看到半個臉，而且還在哭。一般來說，三五月大小的嬰兒在啼哭時必然手舞足蹬，雖包裹起來，布包也會動，但這嬰兒似乎只會出聲而不會動。

由這些反常的現象所顯示的，是千鈞一髮的危機，而危機却是利用人類的善心作為外衣。金燕子暗叫一聲「不好」！身子側掠，滾下石階，幾乎在此同時，一聲天崩地裂的爆炸，她的身子在地殼震動下跳起半碼多高，石屑如雨，烟硝瀰漫了方圓十餘碼之地。

又是一次死裏逃生，只要她不認輸，繼續留下，這種防不勝防的危機，會花樣百出，層出不窮而來。

她伏身奔向車上，還沒有坐下，已被人箍住了脖子。

「金燕子，我們有決心使妳停止呼吸！」後面的人一邊說話一邊加勁。

金燕子的重心已失，臨危不亂是她的特長，趁勢往後座一翻，靈巧的「擒拿術」派上了用塲。後面那人膀大腰粗，孔武有力，但金燕子一手抄到此人的左耳處扯住了他的耳朵。

扯耳朵並不太痛，但金燕子的手又當別論，「唰」地一聲耳朵被撕下來，後面的大漢猛然間驚爹乎痛，臂彎一鬆，金燕子力貫右肘撞在對方肋骨末梢處，撕下耳朵是出乎她的意料的。

「嗷——」地一聲，金燕子竄出車外時，另外三個剛剛撲到車旁，看來像冰島漁人，強壯而矯捷，第一，二個首先左右包抄，左邊的在五分之一秒內攻出五七拳之多，右邊的是類似泰拳的腿攻。

金燕子才拔身閃過，足剛站地，第三個已攻出空手道的「流手」和「旋手擊」，快速凌厲，狠毒無比。金燕子扭閃騰挪中，另外兩個又撲上來。

金燕子迅疾地旋出圍圈之外，躍身分足橫踩，兩個胸部正中，嘶呼着摔出，但

施展空手道那個以玩命的勢道撲近，「入身撞」同歸於盡。

金燕子忽然發現車內被撕下一耳的大漢，滿臉血污地端着槍鑽出車外，稍一分神，金燕子被對方撞了出去。

金燕子就地滾動時，手槍已拔出，但她的燕子在空中盤旋，沒有放棄救主的機會，疾掠如箭，在大漢的血耳處，啄了一下。

大漢慘叫聲中，手槍走火，金燕子飛瀉而至，一脚踹了出去，身懸半空，再射三槍，三個漢子也剛剛拔出槍來，被射中手腕。

就在這時，一輛巨型壓路破冰車「隆隆」而來，金燕子竄入車中，車子怒吼着衝出，車尾處噴出五彩濃烟。

燕子由金燕子的肩頭飛起，續繼領路，結果飛入蘇利文的大宅中。

但是，她發現了另一件出乎意料的慘局。在蘇利文的外室內牆角上，放着那具冰美人，蘇利文倒臥在床上，瑪麗莎仰臥在床前地上。二人都是胸前中槍，二人手邊都有一支手槍。

這是互轟而同歸于盡的，爲甚麼要互轟呢？如果瑪麗莎背叛了蘇利文，不久之前，就不該以那種方式去暗算金燕子和奎克。

金燕子可以假定，在瑪麗莎去暗算他們時，還忠于蘇利文，但她回來後發現蘇利文在欣賞冰美人，母女之情使她的良知清醒責備蘇利文，甚至于出言惡毒而引起蘇利文的殺機。

但金燕子在瑪麗莎身上搜出一張信箋，那是莉莉寫的，字裏行間充滿了手足之情，可以說字字血淚：

「妹妹：誰無父母？誰無手足？爸爸昔年到蘇格蘭搶回媽媽固然理屈在先，但蘇利文站在愛的立場，可以找爸論理，甚至于找爸報仇也是人情之常，却不該潛來冰島，開設醫院，買通林克，私藏一嬰，使人骨肉分離，其心可誅，其意至毒，這與愛情有何關連？近年來爸爸引咎自責，閉門不出，此賊竟下毒手使其失明，連身邊寵愛之動物亦難逃毒手。妹妹，人類良知容有一時之蒙蔽，但不會永遠泯滅。亡母安葬第三天，蘇利文開墓盜屍，予以冰凍，乍看是情不自禁，實則色情癲狂，卑鄙無恥……。」

非但痛心疾首，一字一淚，甚至由于字裏行間可以聽到磨牙切齒之聲。可見天倫之情，人同此心。金燕子仔細察看現場，包括雙方互轟時的角度，槍中子彈幾發？以及彈道中之火藥遺跡等等也未放過，然後打了一道電話召來警方的人把屍體弄走。

在黎明前，燕子又爲她帮了一次大忙，在後宅地下室內，找到了被囚的莉莉小姐，和死裏逃生的岳敏。

破案就像拆毛衣一樣，只要找到綫頭，可以一拆到底，順利無比。至于岳敏未死，金燕子本是抱着有限的希望，她說：「表哥，當我發現另一輛貨柜車頭部撞裂了那貨柜車廂，車頭毁損，而那車廂中有具燒焦的屍體時，我曾想到，可能是撞車的駕駛台中有二人，駕駛者被方向盤擋住，沒有摔出駕駛座，但副手却在前車車廂被撞破，而本車車前玻璃粉碎的刹那間，被巨大的震力摔入前車車廂中，至于車廂中那具屍體燒得最厲害，可能是撞車的油箱破裂（貨柜車頭之油箱多在駕駛台左右後下方）灌入被撞之車廂內而燃燒，當然也可能是出事後有人再潑了汽油之故，因爲那具屍體燒焦的程度，不要說難辨國籍，連性別也無法辨認了！」

岳敏道：「當我被困車廂不久，就被車內導電殛昏被弄出車廂外，不久就被送到這裏，和莉莉小姐在一起，我這次未死是命大，莉莉小姐未被殺害更是奇蹟！」

金燕子打量莉莉，的確，這就是莉莉小姐吧？看看她的玉手，也沒有指紋，身上的衣服不多，這也是她一貫的作風。

「莉莉小姐，妳知道蘇利文遲遲不殺妳的原因嗎？」

「知道一點，」莉莉說：「我妹妹瑪麗莎爲人太隨便，叫她努力學習我的生活習慣，談吐舉止以及嗜好等等，她似乎不肯下工夫，蘇利文是一個十分陰險的人，他爲了永遠的安全，不能不暫時留我的活口，以便繼續研究我的一切，拍攝我的動作舉措，讓瑪麗莎能完全取代我，變成我的影子。」

金燕子說：「妳知道他們爲什麼不殺死表哥嗎？」

莉莉說：「我想這是比較單純的，近日來他們已知小姐的厲害，如果殺死令表兄，即使他們的陰謀成功了，妳也不會罷休的。」

金燕子點點頭，說：「亞當那個人呢？爲甚麼不見了呢？」

莉莉說：「據說被撞的那輛車上燒焦的司機就是他。」

「噢！那是可能的。」金燕子說：「莉莉小姐，妳和瑪麗莎是如何見面的？」

「那是兩天前，她偷偷到地下室內來見我。而昨天我又寫了一封信給她，不知道她會不會顧念骨肉之情？」

「莉莉小姐，瑪麗莎的名字如何寫法？」金燕子取出紙筆，莉莉立即寫出來。

看看筆跡，的確和那封信的筆跡一樣，金燕子說：「莉莉小姐還能記得那信文的開始幾句嗎？」

「我想是可以的。」莉莉悲愴地：「誰無父母？誰無手足？當初爸爸自蘇格蘭搶回媽媽固然理屈在先，但蘇利文站在愛的立場，可以找爸爸理論，甚至于找爸爸報仇也是人情之常——」

「好了！莉莉小姐。」金燕子阻止她繼續背下去，笑着說：「我表哥的人品如何？」

「英俊瀟洒，氣宇不凡。」

「能合乎妳的標準嗎？」

莉莉說：「按他的臉型，正是東方『同田貫日』四型中的『同』字臉，也是西方『AOUV』四型中的『U』字型，那是有福而極受女性歡迎的臉型。」

金燕子以爲不會錯了，她們姊妹二人血型相同，也都沒有指紋，她說：「莉莉小姐，案子已經破了！」

「破了？那太好了！可是舍妹呢？」

「她……」金燕子黯然說：「瑪麗莎和蘇利文開槍互轟，都死在蘇利文的臥室內。」

「噢！妹妹……」莉莉掩面而泣，岳敏愕然說：「他們已經到了大功告成的時候，爲甚麼要同歸于盡呢？」

「也許是莉莉小姐這封信，觸發了瑪麗莎的良知吧？」她取出信讓岳敏看了一下，但岳敏還是無法瞭解。

「金小姐，我妹妹的遺體和家母的遺體呢？」

「都被警方運走了！」金燕子說：「莉莉小姐，這算是破案了吧？」

「我想是的。」莉莉說：「金小姐賜予我們哈德門一家人的恩惠，眞不知道如何報答呢？」

「這用不着客氣，要不是莉莉小姐對令妹良知的促發，大義凜然，後果就完全不同了。」

送回莉莉，金燕子和岳敏到醫院中去看奎克，馬上就被記者包圍了，由于警方的高級人員也在場，雙方商量之後，宣佈破案。于是，當天各大晚報上，刋出了轟動的新聞，有人預測，這將是本年度冰島十大新聞之一。

有家晚報的標題是這樣的：

「博士獵得人魚還
噩運迭至肇禍端」

另一家報紙的標題更絕：

「廿年一覺凄涼夢
無色世界渡餘年」

由于奎克的傷太重，根本不能說話，金燕子和警察總監密談一小時辭出，第二天就乘冰島政府的專機離開這個出美人的國家，送行的人包括總監在內。當然還有莉莉小姐，在莉莉的一句韓語「安肌開洗白油」（再見）之下，登機起飛。

熊吻餘生　冰川亡魂

本來在冰島宣佈直飛美國，少作休息即返回東方，但是，飛機降落後，岳敏發現這裏竟是丹麥的京城哥本哈根。

「表妹，不對了呵！這裏是丹麥。」

「我們正要到這裏來。」

岳敏笑笑說：「也好，順便觀光一下第二個北歐國家的大城。」

金燕子肅然說：「在這兒休息三五日，還要回冰島去。」

「這——」岳敏愕然說：「是回去探視奎克吧？」

「還有比這個更重要的事。」

岳敏有點惱怒，說：「表妹，難道說那件案子還沒有完？」

「對了！行百里半九十，我們只才破了一半，更精彩也更危險的還在後面。」

「這我就想不通了！莉莉是眞的，已經由妳親自驗明『正身』，當年哈德門夫人一胎兩嬰，案情大白……」

金燕子召來一輛計程車，金燕子說了旅社名稱，然後以中國話說：「是的，我已經驗明了莉莉的『正身』，但她沒有掌紋。」

岳敏說：「瑪麗莎也沒有呀！」

「不，瑪麗莎，和以前的莉莉都沒有指紋，但都有掌紋，最後這個莉莉掌紋及指紋都沒有。」

「眞會有這種事嗎？」岳敏說：「會不會是妳看錯了？照妳這樣說，應該有三個眞假莉莉了？」

金燕子搖頭不答，岳敏急得直抓頭。

哥本哈根市區內有一條專供行人不通車輛的大道，他們要去的旅社就在那條大街上。在這市區觀光，不外乎觀皇宮衞士換班儀式，海濱，著名童話家所意造的「美人魚」銅像等等。

當然，哥本哈根是北歐各國比較性開放的國家，有些男女觀光客，則對于書肆，書攤上公開售賣的各色淫畫，春宮照片以及小電影等會感到興趣，而且要列入觀光第一優先。只是他們二人對這些並不發生興趣，更不感到驚奇，在街上到處可見嬉皮或靑年男女，男的長髮披肩，鬍鬚滿臉，女的有些只穿一條緊身褲，或極短的「迷你裙」，上身穿一件無袖背心，或披一條綫毯，緊緊相擁走過。

這是一家中型旅社，具有北歐古典型態，收費很公道，尤其服務態度良好。

安頓下來，岳敏忍不住了：「表妹，妳要是不說明，這兩三天我玩不痛快。」

金燕子說：「好吧！我只能透露一點點，而且全屬猜測。」

「妳的猜測和事實不會相差得不太遠的。」

「這想法太危險了！」金燕子肅然說：「像這次，我就差點當而功敗垂成。」

「怎見得呢？」

「就以最後這個莉莉來說，明明不是最早這個莉莉，但她把以前那個仿絕了，她居然知道莉莉懂得東方的「同田貫日」臉型和西方的「AOUV」四型，那句韓語『再見』，也說得和莉莉一樣。但是，連掌紋都沒有，却洩露了她的秘密。」

岳敏說：「對方狡猾無比，她怎會相信妳沒有發現這個秘密？」

金燕子說：「人類最易犯的毛病就是疏忽，也正因爲人人都有掌紋，所以不去注意這個，而她只以爲我看她的手，充其量是注意她的指紋的有無，須知沒有掌紋的手稍一注意即可發現。」

岳敏說：「就基于這一發現，妳就斷定還有一個莉莉嗎？」

「還有一點，可能亞當未死。」

「這是根據那一點推論的結果？」

金燕子說：「在臨別前我不是和總監密談了一小時嗎？總監和哈德門及蘇利文的年齡都差不多，對他們的認識也較深一層，是他提供了一些寶貴的資料。」

岳敏說：「莫非總監認識亞當？」

「不，他認識林克！也就是被砸死的那個婦產科醫生。」

「林克？怎麼又扯上林克了？」

「你再想一想！」

岳敏大聲說：「莫非林克未死，亞當就是林克？」

「很有可能，根據總監所說的林克的面貌，正是亞當的影子。」

「這就不大對勁了！」岳敏說：「我們所看到的亞當，不過三十來歲，而林克既然在二十年前爲哈德門夫人接過生，通常一個正牌醫生，在出了校門之後，最少也有二十五六以上。但按照亞當的年齡減去二十年，他豈不只有十五六歲了？十五六歲的婦產科大夫，恐怕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個吧？」

金燕子說：「有很多年紀已在四旬左右的人，看來才不過三十五六歲，當然也有些未老先衰的人，才三十出頭，看來已步入中年了。」

第三天，他們又搭乘原來的專機飛返冰島，所不同的是，這次他們變成了一對中年人，而岳敏化裝成一個高加索人。

警方準時派出高級人員——新任幫辦菲力，把他們接回另一秘密住所，這當然是總監的命令。

去而復返，重點仍放在哈德門家中這個假莉莉身上，一連監視了三四天，毫無異狀，哈德門夫婦已埋葬，由于瑪麗莎也是哈德門夫婦的骨肉，莉莉把她安葬了。

雖然報上還在談論這件奇案，餘波未平，但有些小報刋却在注意莉莉小姐——一位繼承了數億美元的富婆，甚至于有家小報上報導，莉莉有位男友。

于是由警方找到那位撰寫這段花邊新聞的記者，深夜十一時三十分，金燕子和岳敏訪問了這位記者。

「我們是愛爾蘭世界雜誌社的海外特派記者，」金燕子說：「由于我們有系統地報導哈德門博士的案子，國內的讀者對于莉莉小姐今後的出處以及愛情生涯就極有興趣，既然湯尼先生對這件事有獨到的消息和資料，我們希望合作利益均估。」

湯尼道：「所謂合作，條件如何？」

金燕子說：「我們有特殊價值之資料，本社有較高之酬勞，論件計酬，湯尼先生如肯合作，供給可靠消息來源，我們把利潤分一半給湯尼先生。」

「一半有多少？」

「如果這種花邊新聞連續不斷，且能確定莉莉小姐的愛人是誰？甚至于能供給那人的照片的話，每一次五千字的文字有兩千美金，這是最高的稿酬了，而每次兩千，有你一半。」

湯尼說：「一次賣斷有多少？」

金燕子說：「那樣更好，如有莉莉小姐愛人的照片或是二人合拍了照片，經查屬實，一次付淸美金一萬元。」

湯尼似乎很老練，搖搖頭說：「我所希望的數字是兩萬。」

「那太貴了！」岳敏說：「湯尼先生可眞是三天不發市，發市吃三年啊！」

「本來嘛！任何交易都是貨賣要主，」湯尼說：「獨家新聞，加上特別珍貴的特寫鏡頭，既然化了本錢，自然要善價而沽了！」

「好吧！兩萬就兩萬，我先付定金兩千，但要先看一兩樣有價值的資料，餘欵一次付淸，其餘的資料也一次交付。」

湯尼取出一張用望遠鏡及廣角鏡頭拍攝的哈德門大宅，焦點當然是莉莉的小樓上，一個赤裸上身，體魄健壯的靑年人拖着莉莉往外走。

莉莉身上也沒有多少衣物，勾着靑年人的脖子，但由于靑年人，還沒有走出客廳大門，身子仍在門內，光綫較暗，面孔看不淸楚，卽使用放大鏡，效果也不會太好。

「這只是十餘張照片中的一張。」湯尼說：「本人，估計這一張已値兩千訂金了。」

「如果本人馬上回去取欵呢？」

「馬上成交，絕不拖泥帶水。」

金燕子立刻叫岳敏回去取欵，二十分鐘岳敏回來，湯尼說他有個小工作間離此不遠，其餘的照片和資料放在那裏，于是二人同車去取。

在市郊東北方，有一幢平房，湯尼下車取出鑰匙開門，金燕子四下打量，發現此屋左邊是個「稻草人發展中心」，也等于一家「亞克力」工廠吧？

右邊一片開曠，因爲這是郊外，一架小型直昇機低空掠過，金燕子和岳敏交換了一個眼色。

湯尼開了門，領先進入院中，然後去開正屋的門，他說：「二位別以爲太貴，其實另有一家海外的記者有意要買，只是二位快了一步而已。」

岳敏說：「那人是誰？」

湯尼推門說：「請進來談吧！」

三人進入客廳中，燈光驟然大明，只見客廳中已有六個人，有的倚在沙發上，有的站在酒櫃邊，有的乾脆坐在桌子上，每人都有一支新式的手槍。

但這些人中沒有亞當在內。

湯尼聳聳肩，說：「二位是最善于表演的人，本人這次班門弄斧，巫門鬼歌，居然把二位給請來了！」

六個大漢加上湯尼同聲大笑着。

岳敏要動手，金燕子示意阻止，她說：「湯尼先生的確很有幽默感，可以說說開這玩笑的動機嗎？」

爲首的一個身材不太高，禿頂而雙目深陷，他獰笑說：「金燕子，妳仍然以爲東方人比北歐人聰明些嗎？」

「我從來沒有那種感想。」金燕子從容不迫，打量這客廳，一切現代化，而又自現代化中走向復古，墻是亂石砌成的，桌椅以樹根雕成，美術燈像燐火般在閃爍着。

「那就好！」禿頂漢子說：「當妳臨別和總監密談時，我們利用一隻貓帶着電子窃聽儀器進入總監辦公室內。」

「了不起！」金燕子感嘆地說：「不是本人往冰島警方臉上抹灰，奎克幫辦那一套比起你們可就差得遠了！」

傲然一笑，禿頂漢子續說：「本來有人建議在哥本哈根下手，可是本人反對，決定以釣魚方式誘你上鈎，這一着果然收效。」

金燕子攤攤手，說：「聰明人想出的道兒，的確不同凡響，請問，林克醫生還健在吧？」

「他會見見妳的，因爲他一直視妳爲一個有份量的對手。」

金燕子和岳敏一直在交換眼色，她說：「請問現在哈德門府上那位莉莉小姐又是誰呢？」

「見了林克先生，一切都會明白的，現在咱們走吧——」又是直昇機低空飛來，似乎降落在院子裏，而院中這時又出現了六七個人。

對方似乎知道他們能打能拚，槍法厲害，準備以他們槍中子彈每一發配給一個人，然後生擒，因爲後院中還有十來個人。

依金燕子猜測，總數可能在五十人以上。

直昇機降落在院中，刮起泥塵及敗葉

回旋飛舞，就在這時，金燕子衣袖一甩，射出了一道黑影，那正是她的寵物——燕子。

匪徒們開槍射燕子，正是金燕子所希望的，金，岳二人在虛幻而迅疾中拔出槍，岳敏射向電燈總開關，屋中驟黑，金燕子已射飛了四支槍，總是比較仁慈的。

在她射出第五槍時，岳敏撲向左邊的窗，金燕子的「剪水三抄」發揮到極致，自天窗中掠出。

而幾乎同時，至少有十來發子彈呼嘯傍身而過。

禿頂漢子沉聲說：「把他們趕進網裏去，如果不進網，亂槍格殺！」

金，岳二人已越過一道高墻，進入「稻草人發展中心」之中，他們不知道甚麼是「網」？但知道對方還有狠着。

這個「稻草人發展中心」佔地並不太大，但廠房很集中，迎面是個「品質管制室」，二人穿過了此室，前面便是「試驗室」。

二人一竄入此室，幾乎同時吃了一驚，只見遼濶而黑暗的屋中，密密厤厤站滿了人，但定神仔細一看，才知道這就是一些將要出廠的成品——自動稻草人。

在冰島西南較爲溫暖的地帶雷克雅米克鎭一帶，不知何時來了一批烏鴉，成羣結隊，爲害冰島本就極爲稀少的農作物。

于是自動稻草人也就應運而生了，據說這種稻草人能彎腰，揮臂以及出聲，且能作出趕鳥聲，趕雞鴨及趕狗聲等數種巨大的聲音。

利用極簡單的機件，和少許油料，加塡一次，一個月不必管它，而一公傾土地中央，有一二具自動稻草人，就能把烏鴉嚇跑而不敢落下。

它的成本低，節省人力，所以深受農民歡迎，因而接到國外大批訂單。

更絕的是，它手中有一支槍，那是利用少許燃料及風力，產生音爆，有如鳴槍，鳥類及其他家禽不敢接近。

岳敏低聲說：「他們所說的網指這家工廠嗎？」

「也許！」金燕子說：「咱們要儘快離開。」

就在這時，奇異的景象出現了，大約有數百具「亞克力」自動稻草人，在一貫作業的電力試驗控制之下，開始一些不同的動作了。

有的揮臂，有的舉槍瞄準，然後發出音爆，有的則發出洪亮的趕鳥聲。

這些稻草人的型態本就不同，有的像北歐人，有的像美洲人，因而衣着也就不同了。

在黑暗的大屋子裏，數百個人影幢幢蠢動，聲震耳膜，本就動人肝胆，加之有些稻草人轉向他們二人，抬槍瞄準射擊，胆小的人會抽筋倒地癱瘓，或拔腿飛奔。

「這就是那個禿頂人所說的網吧？」金燕子拉着岳敏蹲下來，因爲她發現稻草人射擊或揮臂的角度，都是平身的高度或向十五度空中，大概是怕損及農作物。

所以蹲下來看這些動作，就沒有立體電影那麼駭人了。

「卜……」大約七六發子彈在他們二人身子四週附近濺起了烟屑及水泥石屑，金燕子拉着岳敏竄入數百具稻草人行列之中。

在這裏，一個人必須提防四面八方稻草人的攻擊，岳敏稍一分神，「叭」地一聲，被一具稻草人，擊中了後腦，差點倒下。

「伏下身子，」金燕子說：「使自己半蹲在稻草人揮臂的角度之外，然後注意四方的眞人。」

岳敏低聲詛咒着，在槍口上扭着滅音罩。

「原則上可以射人，但不射要害。」金燕子說：「主角只有三二人，其餘的是『龍套』。」

「我才不管——」「卜卜」兩槍，左前及右後方約十餘碼外倒下兩個。

「留幾發子彈。」金燕子說：「只有新兵初上戰場，才會一有情況就開槍的，現在我們要突圍脫身。」

那知對方非抓住他們不可，屋頂上已有人，自天窗垂直跳下三個，其中一個把岳敏撲倒，另外兩個沒有撲到金燕子，所以還未攻擊已被金燕子的「橫踩」和「撒踢」踹了出去。

撲倒岳敏那個扼住岳敏的脖子，二人似乎在較量臂力，喉中發出「咯咯」聲。

金燕子的小七首飛出，釘在這人的肘關節上，岳敏雙膝一弓，砸在此人腰眼上，身子翻下，岳敏的鐵肘砸向他的脊椎。

「克崩」聲中，這小子慘嗥起來。

于是四週人潮伏身包抄上來，這數字是他們槍中所有子彈的兩倍。

假如他們是兩隻猛虎，却遇上了成千上萬的虎蟻。

金燕子扯了岳敏一下，然後待包圍圈在三碼之內時，原地爆開了七彩濃烟，但人却比烟的上昇速度更快，斜掠五六碼，以稻草人墊足，竄出廠房側門。

那架直昇機的螺旋槳還在轉動，機艙中是空無一人，亮着淺綠色的燈光。

二人兩個起落竄近，岳敏已經拉開門進入機艙中，金燕子隱隱覺得這種便宜事太巧合，她說：「表哥，快下來！」

「表妹，快上來，這是唯一脫身的工具。」

子彈劃空而過，金燕子只好竄上，但艙門還未閉上駕駛座前的儀錶盤上紅燈閃亮，發出「畢畢」聲，接着昇降桿自動轉動，螺旋槳加速轉動，機身以高速拔昇。

儘管機身上昇極快，以金燕子的輕功，掠出機外，還不會受傷，但是，岳敏根本沒有下去的意思，她不能留岳敏一個人在機上冒險。

這一猶豫，機身已上昇百十公尺，就是跳也太晚了，這正是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局面。

機身還在上昇，他們隱隱聽到那禿頂人大聲說：「他們入網了！」

「是的，我們入網了！」金燕子喟然說：「輕敵是一種病，而且最容易感染，這張網本來網不住我們，是我們自投羅網的。」

岳敏坐上駕駛座，說：「咱們可以駕駛——」

「別動它！這是利用電波遙控。」

「遙控的飛行器人類也可以控制。」

「這一架不同，」金燕子指指一盞燈下的字蹟，說：「看到沒有？一動就自爆，這結果是對方所認為相當滿意的。」

岳敏說：「如果不動呢？難道他們要此機不停在空中飛行，直到油料枯竭摔下為止？」

「這是第一個可能，另一可能是遙控此機，飛往某地。」

「表妹，我們大約在千碼的高空，飛向雷克雅米克鎮的中心區。」

金燕子利用全天候袖珍望遠鏡向下望去，雷克雅米克鎮燈火寥落，大多進入夢鄉中。

越過博物館，國會大厦及斯文森的工作室，這些建築都看得十分清楚。

最後，直昇機緩緩地下落到五百碼高度時，停在空中不動，似在對準地上的目標。

金燕子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想通對方的詭計和目的，本來對方在他們上了直昇機後，遙控自爆，或遙控墜機都是十分容易的事。

機上，沒有降落傘，他們已經到了絕境。

但岳敏似乎無動于衷，仍坐在駕駛座上凝視着複雜而閃爍着紅綠燈的儀錶盤。

金燕子的全天候望遠鏡一直在直昇機正下方一帶掃瞄，她想不出此機在此處的意圖，回頭看看岳敏，她覺得岳敏的沉着未免過火了。

金燕子看看油量指示儀，慘然一笑，說：「燃料還有兩公升。」

「……」岳敏似未聽到。

「表哥，只有兩公升燃料了，在目前來說，已經不到兩公升了！」

岳敏動也未動一下，說：「我知道，表妹。」

金燕子有一種虛脫般的感受，他們過去遭遇過太多的危險，但這一次最絕望。岳敏的態度也許是臨死之前的平靜吧？要不，而是怕勾起她的悲哀，故作鎮靜的。

金燕子再向下望去，似乎直昇機又下降約兩百公尺，現在的高度在三百公尺左右了。

垂直望下去，那是一幢相當豪華的花園洋房，冰島缺花木，這裏似乎不缺。

突然，金燕子叫聲「不妙」，她失聲說：「表哥，他們的計謀太毒了！」

「唔！」岳敏沒有回頭。

「你知道下面對準的房子是誰的？」

「唔！」岳敏顯然全神貫注在儀錶盤上。

「那是總監的房子，他們要直昇機墜落在總監的屋頂上，讓我們和總監同歸于盡！」

這次岳敏根本不出聲了，金燕子算是最沉着的人，現在也不禁心焦如焚了。

「金燕子……」擴音聲中傳來禿頂漢子的聲音，道：「亞當先生要和妳道別了！哈……」

金燕子木然地不出聲，只聞亞當的聲音道：「金燕子，眞可惜！像妳這樣美好，聰明而又高貴的小姐，終不免與此機同歸於盡，不過有總監大人陪妳一道去，旅途上是不會寂寞的，金燕子，讓我們遙遙地揮揮手，作一次隆重的道別儀式吧！（安肌開洗白油）！」

禿頂漢子又道：「金燕子，自倒數計時，由十五分數到零時，此機就垂直下墜了！謝謝你們的合作！十四……十三……十二……」

「表哥，準備緊急跳機吧！在此機墮落地面約三五十公尺時離艙，請注意！總監前院中有個大噴水池，如能準確落入池內，而且以跳傘基本動作着地，生還的機會有百分之五十。」

「七……六……五……四……」倒數計時，有如死神的說話，能使人心悸。

就在「三……二……一……」計時完畢，機身垂直搖擺下落，金燕子在開艙門，而且大呼着：「表哥，準備跳機。」

直昇機動力消失之後下落，只要螺旋槳完好無損，機身不會翻覆，因為機身的下墮力量，仍使螺旋槳反向旋轉，它能消除下墮速度，保持機身平衡。

「表哥，快點站到艙口上來，你怎麼啦？」

表兄妹禍福與共，親同手足，在這一刻表露無遺，金燕子以為岳敏因負疚心理，要與此機同殉，而現在，機身距地面已不足百公尺了。

機身準確地瞄準了總監的樓房屋頂，而且擴音器又傳來了亞當的語音：「金燕子，妳死之後，我將永遠懷念妳，由於妳使我的勝利更不平凡，每年此日我會為妳舉行追思儀式——」

機身距屋頂已不足二十公尺時，忽聞岳敏大喝一聲：「表妹，站穩——」幾乎同時，由於遙控失效，機上的秘密自控機鈕被岳敏打開，利用超小型的完整電路作為動力，機身猛震，螺旋槳開始變速怒吼，然後機身呈十五度橫掠。

金燕子瞪着驚奇的美眸，看看下面飛馳的建築屋頂，國會大厦，博物館及斯文森工作室等，往後飛瀉，但却幾乎觸到機身下部。

金燕子心中在歡呼，她幾乎忘了表哥對機械是十分內行的，尤其對電子學極有心得，此機所以不高飛，是避免對方狗急跳牆予以擊落，因為此機已「復活」。

「表哥，你很了不起！」金燕子走近駕駛座後面，道：「直到最後一刹，我還沒有想起你在這方面的才幹。」

「表妹……此機雖已脫離了地面的遙控，但目前我還做不到自由控制的地步，」岳敏道：「可以說，我只能控制十分之六七。」

金燕子道：「是不是機上還有一種最後的秘密控制器？」

「不錯，他們把此機視為一張絕對有效，萬無一失的網，並不過份，最初他們以為我們不懂這種最新的『完整電路』（美國克薩斯州儀器工程師發明的，代替電品體的超小零件的組合體，在一寸見方的二十分之一的矽片上，創造了免於故障的電子電路，包括八十多個內部的電品體，二極眞空管，電阻器和電容器等。）但是他們為絕對殺死我們，包死不活，除了遙控系統，還裝設了一具最後的自控『完整電路』，大概在機身之下，我們想改變它都辦不到。」

金燕子道：「我們最後的結局呢？」

這是唯一她求教於岳敏的一次。

「最好的結局是一直往北飛，待自控電容器內蓄電用完而墮落。」岳敏苦笑道：「較壞的結局是在這固定的航道地面上，予以擊落。」

金燕子道：「你是說我們不能改變方向？」

「不能，這種最新的自控器，受磁場的巨大引力，只能往北飛而稍微偏東，似乎是指向冰島中的『郎冰田』。」

冰島有兩大原始冰田（又稱冰原），已有一千年以上的歷史，它僅次於地球的年齡。冰原達一里半到五里，最高氣溫在攝氏零下三十度，最低在零下七十五度左右。

金燕子道：「最低限度，我們仍值得慶幸，把毀滅的時限延長到現在了。」

岳敏仍在仔細找尋改變航向的辦法。

金燕子也不干擾他。

大約一刻鐘後，岳敏搖搖頭說道：「表妹，自控器在機身底部，必須到艙外，打開暗門才能設法改變，這是辦不到。」

金燕子道：「從雷克雅米克到『郎冰田』區，大約八十公里，自控器的電容量會有那麼多嗎？」

「飛行中可自產電力，但由於油料用完後，完全用電力飛行，消耗量超過自產電力，所以預先蓄存電力，只在逐漸透支，也許正好在到達『郎冰田』時電力用完。」岳敏道：「林克這傢伙比蘇利文更陰險，狡猾。」

金燕子道：「果眞如此，也許還有墮毀或被擊落更悲慘可怕的結局呢！」

「我想是的，他們要擊落我們，早就下手了。」

氣溫逐漸降低，四週的塑膠玻璃上，已結了厚厚的花紋冰霜，尚幸他們今夜去拜訪湯尼，以為無甚危險，穿了較多的衣服。

凌晨四點半，到達「郎冰田」區的南部邊緣處，金燕子道：「表哥，如果我們跳機，就算沒有摔死，不能回去，恐怕還是死路一條。」

「是的，我要盡一切努力，在電力用盡時安全降落。」岳敏道：「似乎要在『郎冰田』的心臟地帶降落。」

金燕子道：「根據地圖記載，『郎冰田』南北長一百二三十里，東西寬度平均約四五十里，不要說走回雷克雅米克鎮，即使脫出『郎冰田』而不被凍餓而死，那也是奇跡。」

直昇機進入「郎冰田」之後，仍然向北北東飛行，但速度已慢，這是電力減弱的現象，金燕子道：「表哥，幾乎可以肯定，機在人在，機亡人亡，如果我們不能安全降落，保全此機，那就得認命。」

「我會盡一切可能，憑駕駛技巧安全降落的。」岳敏說：「看到沒有？好像落着雪花呢！」

估計到了中心地帶，天地一片混沌，那和北極是沒有多大分別的，冰原在黑夜中，仍是一片清白，但有些地方則頗為平坦。

機身震動了一下，機身馬上下沉，岳敏搖動人力操縱桿，使下墮之勢時停時續，這樣就可以減低墮速，而且盡一切可能，使電力未完全用完之前着地。

岳敏的駕駛技術是卓越的，在奇寒的氣溫下，手都凍僵了，終於在「轟」然聲中降落冰面上，機身還跳了十餘下才穩定靜止下來。

二人長長地吁口氣，又一次自死神的指中溜出縫。

金燕子說：「表哥，離機之前，先作科學內功，以便面對機外的酷寒。」

岳敏說道：「但機器不能停，必須利用少量的自摩電，保持引擎發動，反之，一旦結了冰，這架直昇機就等於廢物。」

十五分鐘後，他們結束了科學內功打開艙門，二人吸進一口酷寒冷風，差點窒息。但是，他們看到百十碼外有一個像愛斯基摩人的大冰屋。

「表哥，這裏可能有人！」

「也許，妳說過，到了這裏可能還有更恐怖的遭遇呢！」下了機門，二人持槍滑向冰屋。

對於美國阿拉斯加和日本北海道的奇寒，他們都有過多次的經驗，但這裏的冷是無法描述的，最難以忍受的是手，脚，鼻頭和耳朵，最初是痛，不久就麻木。

他們的體能較常人好，禦寒力也高，但由不得人牙齦打戰，尤其是那木然的脚，就像赤裸着踏在生硬的冰層上一樣。

大約距那冰屋三二十碼時，東北方冰隙中發出了怪吼，只見兩頭巨大的北極熊蹣跚地鑽出來，撲向二人。

「表哥，子彈寶貴，必須正中要害，一槍一個，五碼以外別開槍。」

是的，林克比蘇利文高明，喜歡殺人的人，視殺人為一種藝術，他們不會「砰」地一聲用槍射碎對方的腦，或心臟，也就像吸毒者一樣，高級的不吸「海洛英」，他們喜歡鴉片，不論是烟槍，烟燈，烟盤及烟籤子都十分攷究，燒烟泡的技巧更不能馬虎。

在巧妙的一貫安排下，使被殺者一步步接近死亡，在品嘗死亡中，消耗生命力，死亡本身就微不足道了。

兩頭雪白的北極熊，一雄一雌，每頭都有四五百磅以上，紅鼻，紅眼，紅舌和血盆大口，對這兩道「火鷄大餐」已有逼不及待的神態。

雄的人立而起，仰天吼嘯着，雌的也站起來，是進餐前例行的禱告吧？

幾乎同時，兩頭巨熊猛撲過來，金燕子大呼：「射擊——」「砰砰」兩槍，正中巨熊心臟，但撲勢是收不住的，在鮮血噴射中，已撲到二人頭頂，二人向左右疾滾，巨熊摔下，地壳震動，冰屑紛飛。

「火鷄大餐」就在口邊，巨熊兇性大發，再次竄起向二人撲去，但心臟中槍，半途再次摔下來，血盆大口中及冰上的鮮血冒着熱氣，還在低吼着。

二人吃力地爬起來，麻木的脚已不聽使喚了，但是，幾乎二人還沒有站穩，他們的身後，另有三頭悄悄撲上，其中一頭揚起巨掌，「蓬」然聲中擊在岳敏後背上，岳敏身子飛出時，發現金燕子身後的另一頭：「表妹，身後——」

金燕子在呼喊聲中同時覺察，脚已麻木，輕功已無法施展，只有向右前方一滾，那知巨熊跟蹤凌空撲下，幾乎不容思攷

。金燕子再次一滾，射了一槍。

巨熊摔下時，第三頭已經到了她的身邊，一掌打下，熊掌力大無窮，金燕子肩頭被打中，眼前直冒金星，身子滾出十餘碼。可是熊的速度比她爬得快，又到了她的身邊，岳敏射死了擊倒他的那隻，連爬帶滾奔過來，先開了一槍，射中此熊的肩部，但這種手槍子彈不中要害，對巨熊來說，等於長了一個小瘡，撲勢不變，且更激怒了牠。

岳敏急了，自後面抱住了巨熊，金燕子滾開，手脚麻木，輕功無法施展，她顯得十分孱弱了。人抱熊尤其是自後面抄抱，當然抱不住。

巨熊扭頭噬人，岳敏則盡量低下頭，也猛啃巨熊的咽喉。人類的祖宗，本也善於用口咬人的，進化之後，被視為野蠻的舉措。現在巨熊先被人咬住了咽喉，痛得怪吼，倒地翻滾。可見咬噬敵人，並不是動物的專利技術。只是人被巨熊生鐵般的軀體壓着，那滋味不大好受。

咬，不遺餘力地咬，牙齒深入皮內，咬住了喉管。熱血自岳敏口中進入，他只能往下吞，緊張，用力和巨熊厚毛中散發的熱氣，使岳敏感到溫暖，劇烈的運動，使他血脈流暢，麻木消失，手脚靈活，人與熊在公平合理的肉搏。

熊血飲入喉中進入胃內還是熱的，但巨熊雖仍在翻滾，吼叫，那分明是哀號，「火鷄大餐」未吃到，反被人家喝了一肚子羅宋湯。

金燕子本來一直用槍瞄着巨熊，但她不敢開槍，手已麻木，怕傷了岳敏，現在情況改觀了，巨熊的掙扎變弱，岳敏仍不鬆口。但是，更驚人的場面出現了，四面八方不下十七八頭更大的北極熊，就像紅番一樣緩緩合包攏抄，金燕子擎着槍，不知如何射法。

金燕子槍中還有五七發子彈，她移向岳敏那邊，想去取岳敏身上的槍，但三頭巨熊擋住了她，即使取到了，兩支槍中的子彈也沒有熊多，這是個絕望的局面，而林克，似乎最善於利用這種人比子彈多的絕對優勢。

金燕子緩緩轉動身子，監視四周的巨熊，數十隻血紅的眸子瞪着她，有的張着血盆大咀，顎骨發出「各各」聲。

其中一頭最大的，足有七八百磅的低吼一聲，其餘的隨聲附和，滙成巨大的聲浪在冰原上回盪。

牠們是在客讓嗎？抑是在抽籤決定誰吃最好的部位呢？絕望統治了金燕子，內外的奇冷，使她顫慄，她唯一希望岳敏及時醒來。但岳敏伏在巨熊懷中，也許像躺在電毯中一樣呢？萬一他睡着了怎辦麼？

熊羣一陣吼叫之後，似乎議而未決，緩緩逼近，林克的網，眞是有史以來最具威力疏而不漏的網，金燕子右手握槍，左手摸出了一柄小七首。

近了！熊的呼呼喘氣聲擾人心魂，最近的距她不足五碼了。就在這時，冰屋中奔出一個混身雪白的怪人，她的身後，跟着兩頭巨熊，她邊奔走邊大聲喊：「金小姐，別開槍，我來救妳……。」

這聲音有點耳熟，顯然是個女人，也未必能救她，但在這上古冰原上聽到這聲音，金燕子感到一陣溫暖。

那是一個少女，握着一件巨大的熊皮，穿過巨熊的包圍圈時，那些巨熊僅是吼叫但未撲她。

冰原上的能見度很低，直到少女到了她面前三四碼處，金燕子才發出一聲微叫，而且手槍瞄準了對方：「妳……妳是莉莉小姐……是眞的還是假的？」

「眞的，我就是最早和金小姐認識的莉莉。」她抱住了金燕子，說：「看到妳，我覺得有了生機。」

「我也一樣，我以為今夜會作熊們的宵夜點心呢！」

四週巨熊的怒吼聲更大了，因為跟莉莉而來的兩頭最大的熊，站在莉莉身邊，迎着四週巨熊作命令或威脅式大吼，似乎要牠們退去，而熊羣却不想退。

這工夫岳敏已甦醒來了，正要拔槍，莉莉說：「岳先生，別開槍，這些熊都聽『大白』和『小白』的命令，走，我們到冰屋中去。」

不論這是眞莉莉或假莉莉？那都不太重要，人類在此還能活着，這才是最重要的。冰屋很大，幾乎有二十個「塌塌米」那麼大，地上鋪着厚厚的熊皮，冰牆上也掛着熊皮，似乎比一流酒店中的壁飾更雅緻些。

金燕子十分驚奇地打量着，說：「妳是眞的莉莉？」

「錯不了，要不是這裏太冷，或者根本無人欣賞，我會半裸着的。」

是的，這個莉莉的確有另外兩個所不同之處，（另外兩個中的一個哈德門大宅中，另一個和蘇利文互轟死亡）金燕子相信了。

「是誰把妳送到這裏的？」

「林克醫生的爪牙。」

「林克這個人比蘇利文還要毒，害人花樣百出。」

「是的，但是，我被送到這裏來，居然還在熊的肚皮之外而不在熊的胃裏，他們作夢也想不到。」

金燕子道：「連我們也無法想像。妳來了多久？」

「八天九夜。」

「噢！按常理推論，妳能活着眞是奇蹟，一個人八天不進飲食，即使不死，也不能動了！可是妳的體力仍在。」

「我仍然有東西吃。最初不習慣，現在已經正常了。」

「有東西吃？除了冰雪還有什麼？」

「熊奶！」

岳敏和金燕子相顧愕然，岳敏說：「熊的奶也能吃？」

「人類可以吃牛奶，羊奶，在特殊情況下也有吃馬奶，人猿奶的，熊奶為什麼不能吃呢？」

岳敏說：「我不是說熊奶不能果腹，而是熊怎會讓妳吃牠的奶？牠不吃妳不是已經很幸運了嗎？」

金燕子說：「我想這一定有原因。」

「是的，這是有原因的。」莉莉說：「東方人重視因果關係，由這件事，我也不能不信。也正是佛家的所謂：若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來世果，今生做者是。」

就憑這些，以及「同田貫日」「AOUV」的論理，另外兩個莉莉就說不出，現在哈德門家中那一個是跟這個莉莉學的。金燕子深深點頭。

「聽說，家母生前經常飼養北極熊，後來抱來兩隻小熊，養了一年多，家母就去世了，而被家父放走。雖然我不敢斷定就是剛才跟我出去的那兩頭，但除此之外，則無法解釋，我在八天前被用直昇機送來此處，並不是在這冰屋附近，而是在更北方，我記着方向拚命往南走，就在我發現了這冰屋時，被三頭巨熊包圍了，在危急關頭，又出現了兩頭巨熊，牠們先繞我兩週打量我，然後向另外三頭熊搏殺，終於把那三頭熊活活咬斃，把我弄進冰屋，過着童話般的生活，由於家母叫那兩頭小熊為『大白』和『小白』，我也這樣稱呼牠們。」

「這猜測是對的，『大白』『小白』正是令堂飼養的小熊，由於妳太像令堂，熊當然不知道妳是令堂的女兒，而把妳當作令堂了！」金燕子喟然說：「兩頭茹毛吮血的熊，尚能知恩圖報，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互相殘殺，而且無所不用其極，眞是令人扼腕！」

岳敏說：「這些熊皮是那裏來的？」

「我自死熊身上剝下的，我身上有把小刀，那本是準備和匪方同歸於盡的利器，沒想到派上這種用場了。因為『大白』和『小白』連續殺死九頭熊，而那九頭熊都是想吃我的。」

這時外面傳來了熊的吼聲和搏擊撲噬聲。三人在冰屋門口望去，「大白」和「小白」力戰羣熊，雖然勇猛有餘，却因敵人太多，陷入苦戰，負傷累累。

金燕子說：「我們來助牠們一臂吧！」她和岳敏瞄射着，一頭一頭地放倒，但最後「大白」和「小白」也重傷倒地。

莉莉悲呼着奔上去，抱住了小白（雌的）悲號，小白吼着，舐着她的臉和手，充分顯示了人獸間的眞摯情感，連金燕子也感動得流淚。

「小白」大量流血而死，莉莉再奔到「大白」身邊，於是岳敏等人幫忙把「小白」的屍體抬到大白身邊。

金燕子和岳敏各發槍射中縱撲面來的巨熊的心臟部份。

「大白」顫抖着巨掌在「小白」身上摩挲着，低吼着，那是哀泣吧？儘管人與熊語言不通，此情此景，幾乎可以把「大白」的悲吼譯成動人肺腑，賺人眼淚的文字。「大白」也死了，冰原上熊屍累累，血漬斑斑，莉莉哭得十分傷心，她不諱言，「大白」與「小白」所給她的恩情，已超過了父母的賜予。

岳敏回到直昇機上，先檢查機件儀器及錶，然後冒着奇寒，打開了機身之下的護板，看到了自控儀器，而且不久發出一聲歡呼。

「怎麼？」金燕子說：「是不是還能派上用場？」

「表妹，非但能派上用場，我發現了一個副油箱，大約有十公升的汽油。」

「這太幸運了！」金燕子說：「我猜想這副油箱是用作墮機自焚的。」

「不錯，可是它幫了我們的大忙。」岳敏說：「莉莉小姐，上機吧！咱們準備回家了！」

「金姐姐，」莉莉說道：「我可以，把『大白』和『小白』的遺體帶回去安葬嗎？」

「應該如此，我本來也有這意思的。」三人抬上熊屍，直昇機上昇，三人對冰原作最後一次的巡禮，都不勝唏噓。

金燕子說：「莉莉小姐，妳對這件案子瞭解多少了？」

「金姐姐，我所瞭解的並不多。」

「妳知道有幾個姊妹嗎？」

「現在已經知道了！」莉莉說：「當他們送我來此時，算定我不會活命，不出

一二小時必定被熊吃掉，所以他們坦白地告訴了我。」

金燕子說：「他們的自負是有道理的，因爲設計的一切都很絕。但是，他們失敗在奇蹟之下。」

「我有三個姊妹。我是老大，比瑪麗莎大四十分鐘。而瑪麗莎又比老三黛絲大三十二分鐘。」

金燕子說：「當時情況妳知道嗎？」

「是的。」莉莉說：「家母生下我時，家父在醫院中而且看到我的降臨，不久離去，四十分鐘後瑪麗莎降生，由蘇利文抱走，送回蘇格蘭女王市扶養，由於蘇利文本身不是婦產科醫生，所以林克才是這件奪產案的主角。在爲家母作產前檢查時，他就知道一胎三嬰，但他告訴家父母是一嬰，告訴蘇利文是雙胞胎，所以蘇利文抱走了瑪麗莎，黛絲生下，由林克醫生弄走。」

金燕子點點頭，說：「我所推想的完全脗合，那麼現在哈德門宅中那個是瑪麗莎抑是黛絲？」

「黛絲，因爲瑪麗莎已和蘇利文同歸於盡了。」莉莉說：「他們也許是故意强調他們的構思，所以對我說得很詳細。」

金燕子說：「莉莉小姐，在我們第一次去拜訪妳的時候，妳對於這件陰謀奪產案一無所知嗎？」

「是的，但我却知道父母情感不睦的原因，是基於昔年父親把母親搶來冰島，」莉莉凄然長嘆，說：「因此，我恨我爸爸，因爲我輕視他的爲人，一位學者能做出劫人的事，十足表示人格的卑微。而表面上却又裝着岸然道貌，儼然上流社會中人。」

「我猜想妳在家中經常半裸着，是對令尊的一種無言的反抗。也可以說是一種心理的折磨，精神的威脅吧？」

「對了！我故意氣他，因爲我一直認爲家母是被他折磨死的。可是……」莉莉抹抹淚水：「直到我被劫持，隱隱看出蘇利文的陰謀，我對父親已逐漸諒解了。」

「慢着！」岳敏說：「劫持妳的，應該是蘇利文，因爲他劫持了妳，才以瑪麗莎代替妳，可是妳剛才說是林克醫生派人把妳送到『耶冰田』的。」

莉莉說：「事情是這樣的！最初劫持我的人當然是蘇利文，却暫時沒有殺我，我相信沒有殺我的主要原因，是瑪麗莎的手足之情救了我。」

岳敏說：「瑪麗莎不是一直不知道她是哈德門夫人生的嗎？」

「蘇利文的確希望如此，可是這種事要瞞住一個二十歲的少女太難，況且，沒有指紋的人，平均兩百萬人中才一個，而面貌又十分酷肖，試問蘇利文到那裏去找這種條件相同的人呢？所以我相信，遲遲未殺我，是瑪麗莎的袒護，她只要有一個理由就够了，那就是模仿我的一切舉措和習慣還沒有熟練。」

金燕子說：「是的，也只有手足之情可以遲緩殺妳的時限。」

莉莉說：「可是蘇利文的一切，都在林克醫生的監視之下，也可以說林克對蘇利文的陰謀瞭如指掌，所以瑪麗莎和蘇利文同歸於盡，林克馬上開始『接棒』來完成他最後一個節環的計劃，而把我劫走，送到『耶冰田』來，同時把黛絲送到哈德門大宅中。」

金燕子說：「在這裏需要補充一下，我相信對於瑪麗莎之與蘇利文翻臉成仇而互轟，林克可能是幕後的唆使者。還有一點，林克醫生自診所被砸之後，又和蘇利文合作了，所以他和瑪麗莎及黛絲都有關係。這當然是虛與委蛇。」

「這是十分可能的。」莉莉說：「手足之情固然可貴，但蘇利文畢竟把她扶養長大，如果林克要挑撥，必定以蘇利文利用她奪產成功之後再除去她爲導火綫，這樣就可以觸動瑪麗莎的殺機了！」

「對了！」金燕子說：「可是哈德門博士明知還有個女兒在蘇利文手中，却無意還擊，這是一種深重的自疚心理，設若他要報仇，以他發明的巨雹，早就把蘇利文砸死了！」

「是呵！」莉莉茫然說：「但家父却企圖砸死林克醫生，這是局外人所想不通的。」

「一個痛悟前非的人，他的想法與作法是不易瞭解的。」金燕子說：「哈德門博士以爲，昔年搶人的行爲，百身莫贖，罪孽深重，因而對蘇利文的加害（使之失明），以及未來的奪產，抱着消極而放任的態度。莉莉小姐，妳知道還有一個原因造成了博士自暴自棄，逆來順受嗎？」

莉莉泫然說：「那是我對爸爸的敵對行爲，使他絕望了吧？」

「是的。」金燕子慨然說：「他的放任態度，對妳也有微妙的報復心理，無視於妳未來的命運，也可以說由妳自生自滅，因爲他的遭遇太不幸了，最殘酷的是他本人失明，寵愛的動物也失明了。」

莉莉泣不成聲說：「金姐姐，如果我不仇視我的父親呢？」

「那後果就不同了！哈德門博士獲得女兒的安慰就不會自暴自棄，逆來順受。」金燕子說：「依此推斷，他可能把一切告訴妳，而在妳的勸告下向警方求助。」

莉莉默然。金燕子說：「莉莉小姐，妳恨瑪麗莎和黛絲嗎？」

「以前恨她們，現在想想，似乎沒有理由恨她們了。」

「這想法是對的。因此，我要爲妳們姊妹安排一個團圓的場面，以便對人性作一次深入的測驗。」

「表妹，這一手我不讚成，起碼在目前是不適合的。」

金燕子說：「這話怎麼說？」

岳敏說：「黛絲在林克的教養下，比瑪麗莎更刁滑陰險，就以她的模仿莉莉小姐的逼眞來說，讓她們見面太危險吧？」

「不妨！我不會使這次見面發生危險的。」

油料用完，他們已到達雷克雅米克鎭的近郊了。

搖錢之樹　求死還生

黎明覺，二房妻是人生的美事，凌晨五點半，黛絲擁被高臥，她作了數億美金財產的繼承人，曾經失眠大半夜到凌晨兩點多才入睡。這時正在大作綺夢，却被人推醒，眼未睜開，嘟嚷着翻個身又睡了。但床前的人又把她推醒。

美眸半開隱隱看到床前站着自己的影子，她眞的醒了，失聲說：「妳……」

「我是莉莉，也就是妳的大姊。」

「我……我的大姊？我還在作夢吧？我沒有姊姊呀！」

「妳有，但妳並不知道。」莉莉原原本本，說了一切，黛絲驚愕地望着莉莉，很久很久，她悲呼着抱住莉莉：「姐姐……這是眞的嗎？爲什麼我一直不知道？」

「那是林克不讓妳知道。」莉莉淚下如雨，說：「不幸都過去了！哈德門家只賸下我們兩個，妹妹，從此以後，災難和痛苦不會再光臨我們了！」

「姐姐……我們該死……其實我們早該知道自己的身世……姐姐……我對不起爸媽……更對不起妳。」

「黛絲，林克是這件奪財案的主謀人之一，告訴我，他在那裏？」

「當然！我認賊作父十餘年，我要親自捉住他，爲爸媽復仇，爲姐姐出口氣，」黛絲下了床，匆匆穿上衣服，說：「姐姐，我帶你們去捉人，他手下還有很多狙擊手呢！」

「好，我們馬上走！」

黛絲說：「姐姐，讓我把衣服穿整齊，妳等我一下。」她進入內間，拿起電話聽了一下又放下來，原地轉了兩轉。

良知和手足之情，並沒有在她的心中生根。她只會表演，因爲自她懂事以來，就沒有人灌輸她情感教育，只告訴她人生的幸福是必須建築在財富之上。

儘管她沒有享受過眞正的天倫之樂，手足的摯情，但莉莉剛才和她的擁抱，使她有生第一次感到，幸福也許不是建築在財富上的。她徬徨，踟躕，兩股力量在她的意識中肉搏，最後還是咬咬牙決定了：「姐姐，我們走。」

二人出門上車，黛絲這才看出，莉莉不但飾物，髮型和她完全一樣，連服裝及化粧之濃淡也完全一樣。

黛絲以爲會表演的也許還大有人在。

「黛絲，林克醫生這些年把妳藏在何處？」

「北部的亞庫賴立鎭。」

莉莉說：「當巨雹把林克的房子砸毀，有個女郎在現場上憑弔，那個人就是妳吧？」

「是的。」

「在林克的診所中被砸死的人又是誰呢？」

「那是他的一個部下，身材很像林克。」黛絲說：「由於屍體砸得太爛，所有的人都以爲他死了。」

「黛絲，林克虐待過妳嗎？」

「雖然不算虐待，但我沒有享過一天福，和姐姐比起來，我太可憐了！」

「是的，妹妹，在物質生活上，我的確比妳享受，但我並不快樂。」

金燕子和岳敏暗暗跟踪保護着。

天已經亮了，車輛多起來，金燕子說：「表哥，靠近點相距兩個車的距離。」

警方的人不但在後面有數十個，另有兩撥，由金燕子以無綫電指示所去方向，由另外兩條街上包抄。

這時一輛大型托兒所的巴士突然加速超車，插在莉莉，黛絲和金燕子車之間。

「表哥，剛才不該讓它超車，快超過去。」

岳敏試了幾次都失敗了，而前面的大巴士似乎故意擋路，車中却傳來數十個幼童合唱兒歌之聲。

岳敏光火了，憑駕駛技巧，拚命超車，但大巴士倚仗塊頭大以及車上是幼童，硬是不讓路。

「表哥，小心點！那是一車小生命，」金燕子說：「莉莉的車現在還在巴士前面吧？」

「還在。」

「那不要緊，好在我在她們車上暗放了蹦踪儀。」金燕子心中一動，說：「表哥，巴士中可能並沒有幼童只是空車。」

「怎見得呢？」

「聽合唱的歌聲，至少有六七十個幼童，但由車胎看來，車子負重極輕，快超車——」

這次岳敏以玩命方式加上熟練技巧總算超越了巴士，但前面的車子却不見了。現在，莉莉和黛絲的車子已開進一家罐頭廠的大門。而這家罐頭廠却早已停工了。

「黛絲，妳——」莉莉微吃一驚。

黛絲木然說：「我考慮再三，不能放棄我已到手的幸福，莉莉，妳說過雖然物質生活很享受，但妳並不快樂，是不？」

「是的，黛絲。」

「那麼，妳擁有這數億財產就白白糟透了！我自幼沒有享過福，我相信只要有大量的金錢我就會幸福的。」

莉莉幽幽地嘆口氣，雖然黛絲並不重視手足之情，甚至于手足之情竟遠不及金錢重要。但莉莉在這世界上只賸下這一個親人了。一種强烈的利他意識和犧牲的意念統治了她。車子在一個破爛廠房中停下，林克出現了，他首先仔細地檢查她們的車子。不久就找到了蹦踪儀，吸在儀錶盤後面。立即取下吩咐部下緊急離開現場。

也就是說，金燕子和警方的人還沒有完成包圍，他們已換了地方。

林克能唱壓軸戲而僥倖成功，絕不是偶然的。

這裏是林克自診所被砸垮之後的匿居處。林克果然就是亞當，一頭焦黃的亂髮，一臉紫色青春痘，他的眼神永遠是那麼邪惡，坐在沙發上，雙足翹在几上，說：「那一個是黛絲，那一個是莉莉？」

「我是莉莉。」莉莉木然地說。她決定把幸福讓與妹妹。這一手連黛絲也未想到。因而驚奇地望着她。

「妳？妳是莉莉？」林克居然不信，這是因爲黛絲把莉莉仿絕了。二人太酷肖，而且服裝和髮型完全相同。

「怎麼？你不信？」莉莉冷冷地說：「這也難怪！就以你自己來說，在此之前，誰也不信你就是林克。」

「嘿……」林克伸手一扯，焦黃的假髮應手而落，眞頭髮是灰白的。然後在顎下扯起一層皮撕下來，臉上根本沒有青春痘，却有「年輪」。現在看起來，他應該在四十七八到五十六間了。

「他們都不是犯罪的胚子。」林克取出一支雪茄，部下連忙爲他燃上。他說：

「哈德門自暴自棄，根本不想還手。蘇利文的手段不夠狠，就不免拖泥帶水。至于我自己雖然迭次栽在金燕子手中，而且居然能利用直昇機脫出『耶冰田』，我不能不佩服她的聰明，可是失敗的仍是她。」

黛絲說：「我是黛絲，她是莉莉，這是錯不了的。」

「嘿……」林克打量二女，實在無法辨認。這也是有原因的，他收養了黛絲，送到冰島最北部的亞庫賴立鎮，那裏酷寒，他很少去，也就很少接近黛絲，直到哈德門利用巨雹砸死了他的部下，他發現蘇利文即將實行計劃奪產，他才把黛絲接到雷克雅米克鎮來，而且在利誘威脅下佔有了她。當然也開始與蘇利文虛與委蛇了。

至于她們姐妹三人，兩個有掌紋而沒有指紋，一個連掌指紋都沒有，他根本不知道。自詡爲聰明的人，居然如此馬虎。

「你們看看，那一個是莉莉？」林克要部下來認。

這件事非同小可，萬一認錯了等于前功盡棄。因爲林克必須馬上殺死莉莉，以便造成一個事實——根本沒有第三個莉莉，黛絲就是莉莉。

部下們更不敢確定，都連連搖頭。

「媽的！你們眞是飯桶。」林克曖昧地笑着，道：「那一個莉莉。」

「我是！」莉莉泰然回答。

「那麼妳把衣服脫了，這很簡單，脫光了一看便知。」

莉莉沒想到他會如此卑鄙，輕蔑地說道：「你不如那些北極熊，連野獸也有情感。」

「哈……」林克大笑着對部下們說：「看到沒有，這都是教她的表演技能，她明明是黛絲，已和我睡過很多次，居然忸怩起來了！」聰明人有時太迷信自己的聰明，往往會鑽牛角尖的。他以爲黛絲動了手足之情，良知發現，要代替犧牲。

因而莉莉驚愕，黛絲更加吃驚，說：「林克，我是黛絲，她的確是莉莉呀！」

「去妳的！」林克陰笑說：「這一定又是金燕子想出的花樣，想叫我弄不淸眞假。赫赫！那未免太天眞了！」

「林克，你居然連我都不認識了？」黛絲說：「我是黛絲，這不會錯的。」

「去妳的！」林克說：「任何一個人也不會放棄生命，更不會放棄數億美金財產，代替別人死亡。況且妳們雖是姊妹却談不上情感。」

他說的不無道理，只是沒有想到人間畢竟還有人把骨肉之情看得更重些。

「脫呀！他媽的！妳裝甚麼節烈女？每次和我睡覺，妳不是創造了最高速度的脫衣紀錄嗎？」

部下們笑起來。姊妹二人相顧無言。黛絲最初見莉莉坦率承認自己的身份時，十分高興，那知道後果恰巧相反。而莉莉自甘犧牲，却又不爲對方所信，在臨死之前還要受到凌辱，這是不能甘心的。

「妳眞是他媽的賤貨。妳想死以便破壞我二十餘年的計劃，作夢！妳他媽的大概有虐待狂，自己脫不夠刺激，非用暴力不可，是不是？」

莉莉一言不發，黛絲大聲說：「我來脫，脫光一看你就知道誰是莉莉，誰是黛絲了！」說着眞要脫衣服。

人類最大的弱點是掉落自己掘的陷阱之中，而林克聰明過火，鑽進牛角尖就無法回頭，一腳踢倒黛絲，說：「誰要你脫，妳以爲我眞的看不出來？」

冥冥之中有所謂主宰和天理吧？要不，林克爲甚麼要無事生非呢？黛絲恨得牙齦癢癢，嘶呼着：「林克，我是黛絲，她不是！她眞的是莉莉。」

「我看也只好親自動手了！」林克站起來，黛絲去拉他，林克顯出兇殘無情的本性，以拳代掌，砸向黛絲的嬌靨。

慘呼聲中，黛絲摔了出去，左頰青紫，差點昏過去。

在這刹那間，她體會到自己的愚蠢和卑微，也就顯得姐姐莉莉的偉大了。

中國有「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學說，在外國，在任何文明的國家，這種大道理也無所不在。黛絲被這一拳打開了竅，她以爲該死的是她自己。

要上帝來選擇這個應該活着的，必是莉莉。如果要魔鬼來選擇那個該死的人，就一定是黛絲了。

莉莉是一面鏡子，黛絲自莉莉身上看到自己醜惡的嘴臉，一個人一旦恨自己，唾棄自己，死亡對她就不足構成威脅了。

黛絲像個大徹大悟的修行者，爬起來冷冷地說：「我認栽了！你畢竟是聰明刁滑的人，要騙過你，我的道行還不夠，告訴你，我是莉莉。」

「妳……。」林克望着她，再看看莉莉，他「赫赫」獰笑着，反而不敢確定。

「怎麼？說實話你也不信了？」

林克焦灼地踱着，吼着說：「都給我脫了！快脫！」

「不必了！林克。」黛絲說：「讓我告訴你，爲甚麼我會在熊的世界裏居然沒有死掉？你大概也聽說過，家母生前曾經飼養了兩頭小熊，家母去世後，被家父放了，而這次你們把我放在『耶冰田』中心，不久就遭遇三頭熊圍攻，那知『大白』和『小白』突然趕到，爲我解了圍，而且發現了一個冰屋，我就剝了熊屍的皮作衣服或被褥，以熊奶裹腹，就這樣過了八天九夜，直到金燕子和岳敏到達。」

林克有點信了，他看看莉莉，說：「他媽的！妳是我一手養大的，成功在卽，居然敢欺騙我。」

莉莉既然決定犧牲自己，就不願改變，正要否認，黛絲連忙向她使眼色，此刻的黛絲，像莉莉一樣偉大仁慈。

「不！不！她說謊，我是莉莉，她是黛絲，在『耶冰田』上的一切是我的遭遇剛剛告訴她的。」莉莉活夠了。

「叭」地一個耳光，莉莉摔了出去。

林克揮揮手說：「這個是黛絲，把莉莉料理了吧！」他所指的恰巧相反。

部下去抓黛絲，莉莉大叫着：「我是莉莉，快把我料理了吧！」

她愈是這樣，林克愈是不信她是莉莉。部下揪住黛絲往外走，姐妹二人在這一刻的情感最接近，都是淚下如雨，但黛絲一言不發。她一生下來就不幸，應該恨的也許不是林克，而是冥冥中的主宰。

就在這時，另一個部下說：「林克先生，這可不能弄錯囉！」

林克說：「事到如今，眞與假根本就無所謂了！莉莉恨我，黛絲背叛了我，任何一個留下來，都足以破壞我的計劃。好在我已取得哈德門的部份銀行存欵，這雖和哈德門的全部財產不成比例，弟兄們，咱們分一分，也足夠逍遙一輩子的了！」

一個部下愕然說：「莫非林克先生要全部弄死她們？」

林克說：「一個失踪，一個半死。弟兄們，拎住其中一個的足踝吊起來，然後擯下，使她腦震盪，這個半死的送回哈德門大宅，能否繼續利用，視情況而定。」

部下們立卽動手，他們要殺死的是黛絲，要使腦震盪而半死半活的是莉莉，一個部下在鎗上裝上滅音罩，瞄向黛絲。

黛絲淚眼望着莉莉，說：「我們是一道來的，前後只差數十分鐘，而現在咱們又要分手了。旣然冥冥中的主宰，指定要我們扮演悲劇角色，死亡對我們是一種恩惠。」

「的是，黛絲，腦震盪和死亡雖有分別，要任何人選擇，也不會選擇後者。黛絲，妳不以爲這結果很可笑嗎？」莉莉笑了，而是望着林克發笑。

「可笑，是的，最可笑的是林克是不是？」黛絲大笑說：「我們姊妹三個，有兩個被人視爲搖錢樹。蘇利文和林克都曾自詡爲世上最了不起的園丁，但蘇利文沒有培養成功，林克以爲成功了……」

姊妹二人大笑着，林克忽然感覺自己變成一個舞台上表演失敗的小丑，台下傳來了噓聲和倒彩，臉上火辣辣，好像被人蹴了一脚。

忽然間，他開始懷疑自己的智慧了。他不能不承認，金燕子比他高明，畧施小技，竟使他無法抉擇而準備半途而廢。

他忘了二十年的辛苦籌謀和忍耐，忘了人家所企求的，正是他的羞怒和自我毀滅，他嘶吼着拔出鎗。

一個人影電瀉而至，一脚踢飛林克的手鎗，扣住了林克的手腕。這人是岳敏。

又是一陣鎗聲，部下們的手鎗全被金燕子擊落。

那知林克忽然大發凶性，一脚踢出岳敏，不知自何處拔出一支小手鎗，而電燈總開關上冒起一溜火花，宅中一片漆黑。

這當然是岳敏大意，而金燕子又不敢濫射，以免傷了哈德門姊妹。

任何事，距成功愈近，危險性愈高。只聞奔逃聲中，有人開了三鎗。傳來了慘呼聲。那是哈德門姊妹的聲音。

這聲音像擊在金、岳二人的心坎上。

逃出去的匪徒，十之八九死在警方的亂鎗之下。金燕子追出，岳敏用手電筒照着，哈德門姊妹都倒臥在血泊中。

但她們緊緊地擁抱着，再也不肯鬆手。顯然剛才林克射壞了總開關時，黛絲抱住了莉莉，因爲她對林克最淸楚，會不顧一切射死她們。她想以自己的身子擋住莉莉。就像一個十九歲死了丈夫，守節十年，却在御旨鳩工爲她建造貞節牌坊，卽將完工時，跟一個石匠私奔了，本來接近勝利的一刹是最難耐的。這是林克的寫照。

「姊姊……我……我所企求的……終於實現了……我希望以待罪之身……換取妳的生存機會……這樣……我死得泰然……妳活着也沒有遺憾……因爲我們姊妹……雖然生於不同的環境……接受不同的教育……但邪惡沒有完全污染了我們的本性……在最緊要關頭……我和瑪麗莎都認淸了敵我……」

黛絲身中兩鎗，腿上一鎗，肩上一鎗，然而，命運之似神乎作了她認爲更合理的安排。莉莉寂然不動，面上表情安詳，心窩中鎗，已死在黛絲懷中。

這樣也正符合了莉莉的意願，二十歲以前，她享受了物質生活，以後的寧願讓黛絲來享受。岳敏分開二人，抱起一身血漬的黛絲，警方人員也進來了。

「我姐姐……」黛絲悲嘶着：「她怎樣了？」

「她的傷勢比妳輕，只是暫時昏迷，黛絲小姐，妳必須接受急救。」

「我要和姊姊在一起。」

「當然，我們也會把她送院的！」送上救護車運走，岳敏接獲金燕子的訊號，她正陷入苦戰。

原來林克射了三鎗之後，和三十餘個部下逃走，被警方射死了二十餘人，林克和另外八個仍然漏網了。

這些亡命之徒一時情急，竟搶走警方的車子，而金燕子則駕警方的摩托窮追。

尙幸匪徒們的鎗都被金燕子射落，目前身上無鎗，而林克有一支小手鎗，却只有三五發子彈，在車上向後射了三鎗未中，就不再浪費子彈了。

由于岳敏接獲消息趕來，警方人員也有十餘人支援，前車匪徒有兩個中途跳車，都作了警方的俘虜。

最後警車在市郊一個小巷中驟停，林克和六個部下翻入一幢民房之中。

金燕子幾乎同時，也繞到後面翻進。原來這是他的部下的住處。

金燕子還沒有等他們取出封藏的武器，已放倒了三個。于是包括林克在內，四個人圍住她肉搏。

「投降吧！林克。」金燕子閃避着說：「以冰島的法律，你最多是十五年徒刑如遇大赦，坐三五年牢也許就自由了！」

「作夢！」林克切齒說：「對於擋我的路的人，我從未放過一個，蘇利文就是例子，弟兄們，咱們沒有退路，只有拚還有一線生機。」

四個人用大七首招呼，冷芒流瀉，只攻不守。金燕子的鎗也只賸下兩篋子彈。而且還不屑用鎗。

但四人拚命，要在短時間內放倒這四個野獸似的狂徒，又要使自己不受半點傷害，是十分艱苦的。

七首呼嘯，沒頭沒臉地罩下，金燕子一脚踢中一個匪徒的小腹，嘶嗥着摔出。

另外兩個七首突然出手，雷瀉而至，在「翦水三抄」的絕頂輕功之下，一柄自耳邊掠過，另一柄自脚底飛過。

在此同時，林克拔出小手鎗就射。但小飛刀比他快了十分之一秒，「卜嗤」一聲釘在他的手腕上，小鎗脫手飛出。

金燕子才落地，刀子出手而落空的兩個已奮不顧身地撲上來，似想前後抱住。

金燕子豈能被抱住？泰拳的「廻轉擊」正中前面這個的左耳，原地轉了兩週倒下。後面那個堪堪抱上，金燕子一肘撞出

。「唿——」的慘呼聲中，滿臉開花。

林克想去檢手鎗，被金燕子一腳踢中了下顎，身子倒飛出去，昏死過去。最後一個偷偷凌空撲下，金燕子也躍起，在他身上一踩。此人平摔而下。恰巧落在手鎗上。金燕子待他抓起手鎗時，一腳踢飛了鎗，另一腳踢中此人的左頸大動脈。

更巧地是，金燕子踢出的小手鎗飛向內間門口，一個人影往外一竄，伸手接住，指着金燕子說：「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滿升！金燕子，妳這次必須認命了！」此人戴着太陽鏡，正是以前拉小提琴那個假盲人。

金燕子冷笑說：「你是誰？」

「現在沒有時間談這些。金燕子，往後面走。」

金燕子知道那小手鎗中還有一二發子彈她冷笑說：「朋友，那是一支空鎗。」

「嘿——」此人獰笑說：「一個眞正的鎗手，用手一顚，要是不知道鎗中有幾發子彈，那就太差勁了！快走！」

這時他又自身上拔出另一支鎗。

「如果不合作，告訴妳，我不一定要活的。」

金燕子也相信，此人比林克更陰更滑。她知道此人挾持她，可以順利通過警方的包圍。所以她只好暫時妥協。

「把身上所有的小道具以及武器都丟下來。」此人在後面用鎗瞄着她。

金燕子一樣一樣地丟到了後院，這裏比較開曠，她說：「林克對蘇利文瞭若指掌，我猜想你對林克也瞭若指掌吧？」

「……」此人很精，怕分散了精神。

她丟下的有鎗，七首，袖珍通訊器、手錶、髮夾、戒指等。其實有些東西不必要丟下，她也丟下了。

當她丟下胸飾時，「拍」地一聲，七彩濃烟冒起，這種隱形烟的擴散速度奇快。二人立即陷入彩烟中。

「卜卜」聲中，盲人連射兩鎗，但是，金燕子在拔起身形時，已戴上一副棕色眼鏡，有這玩藝，在七彩濃烟中仍然可以視物。她的身子在半空一個扭折，閃電撤踢，盲人的手鎗脫手飛出。

金燕子落地，盲人已上了墻頭，還未翻出墻外，腿上中了一柄小飛刀。

可是這小子比林克還野，根本不理飛刀，跳到摩托上，疾馳而去。警方的人開鎗，金燕子阻止了。而且借了一輛警車追去。這時候的林克和他僅存的幾個部下已被岳敏逮住，交給警方。

此刻，金燕子咬住了盲人的尾巴，岳敏在金燕子後面緊跟着。而且和金燕子通話：「表妹，林克已入籠了！」

「很好！哈德門姊妹呢？」

「莉莉死了！黛絲身中兩鎗，都不是要害，大概生命沒有問題。」岳敏說：「我對表妹攷驗人性的方式不敢領教。」

「這話怎麼說？」

「如果不以莉莉作餌，讓她去找黛絲，黛絲就不會帶她去找林克，那麼她們姊妹二人非但不會死也不會受傷。」

「錯了！林克已知我們未死在『郎冰田』，我們就是不叫莉莉去找黛絲，她們二人也必定死一個，而且由于我們短時間內抓不到林克，又會橫生枝節。」

岳敏說：「如果我們保護莉莉和黛絲的安全，林克遲早會抓到，案子破得更加漂亮。」

「那會恰巧相反。」金燕子說：「由于我們的注意力全在林克身上，危險可就大了。」

「妳是指這個盲樂師？」

「不錯。」

「他不過是林克的爪牙！如果林克就逮，他能倖免嗎？」

「這看法恐怕大錯特錯了！」金燕子說：「你看音樂師去的是甚麼方向？」

「好像是上次落雹的峽谷。」

「對了！」金燕子說：「我猜想此人是哈德門的人，却對蘇利文以及林克的事非常淸楚。」

「這眞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呵！」

「試想，如果他不是哈德門的心腹，他不會誘我們入谷，利用巨雹砸人。設若不是對蘇利文以及林克的陰謀瞭若指掌，更不會在林克末路窮途時出現。」金燕子說：「這些人一個比一個狠毒，一個比一個聰明。而他們最終的目的，都是爲了最後一棵搖錢樹。」

「妳是說哈德門博士也有問題？」

「這是不會的。」金燕子說：「這盲樂手必是哈德門的得力助手，對造雹方面盡得博士所學。但却心懷叵測。」

此刻盲樂手又馳向峽谷之中，金燕子說：「表哥，小心了！」

「反正不會再落巨雹了吧？因爲造雹機已經在我們手中了！」

金燕子說：「表哥，速度加快，到這車上來吧！」

岳敏高速追上金燕子的警車，在進行中棄了摩托，進入警車內。

「表妹，又進此谷，不禁使我想起上次落雹的恐怖景象。」岳敏說：「這次還會落雹嗎？」

「很難說，但必有詭計。」

峽谷兩壁插天，平整如削。風自天上來，陰冷無比。

當盲樂師的車子又到達那岩洞附近時，驟然刹車，拔鎗向岩壁上開了兩鎗，人已躍下車竄入洞中。

恐怖的景象又出現了。兩壁上傳來兩聲爆炸聲，巨大的岩石如雨落下。而同樣體質的岩石或冰雹，岩石的重量則超出冰雹數倍，這是人所共知的。

在此同時，金燕子把車開到壁下急刹車，大呼着：「表哥，快到車底下——」

這種落磐如雨的景象那比巨雹更驚人，有如天崩地裂，火山爆發。

岩石自數十丈壁上瀉下，有的粉碎四射，有的跳起，地殼震動，驚心動魄。

顯然盲樂師早在絕壁上軟鬆的岩縫中放置了烈性炸藥，明知有一天會用上。而他的鎗法也是一流的。

更明顯的是，撕開了此人盲目失明的假面具。巨石落在車頂上，小的彈起，大的透頂而入車中，那聲音動人心弦。

車子跳動着，發出不堪負荷的聲音。泥塵瀰漫整個峽谷。他們知道，這輛警車已全毀。若不是金燕子慮事週到，把車開到壁邊，他們早已被埋在岩石及泥塵中了。因爲壁上炸開，岩石下落，會向外呈十

五度，所以壁邊上落石較少。

「轟轟」兩聲，終于有兩塊大的正中車身，前車胎爆炸，把他們壓在車下。

落石逐漸減少。泥塵還在發揚散佈，在遠處望去，這輛車子已被埋了一半。

「表妹……妳還好吧？」

「表哥你呢？」

「車底的大樑壓着我的左大腿，可是沒有傷到骨頭。」

「還好！」金燕子低聲說：「盲樂手絕不信我們還會活着，但他會出來查看效果，咱們要快點脫困。」

「表妹，妳先出去，我可以頂起車子把它翻過來。」

金燕子道：「我的腰部也被壓了！」

「受傷了沒有？」

「沒有。但是要小心，我們一活動，很可能車身會落實，那就更危險了。」

「表妹，我來用力頂車，妳先出去，萬一盲樂手發現我們還活着那就完了！」

「你一個人負担全車和一些岩石的重量那怎麼行？」

「放心！這車的重量和吉普車差不多，加上岩石，充其量和一部半車子的重量差不多，這點重量還壓不垮我。」

「好吧！你試試看。」

岳敏使出神力一弓身，車身果然動了，車身上的岩石和泥沙就往下滾動。

「表哥，我出來了，而且用大石把車子墊高了些，你出來吧！」

「不行！我的左腿還是抽不出來，別管我！妳先去抓人要緊。」

金燕子道：「好吧！表哥你別動，我回來幫你——」

金燕子掠向石洞，閃入洞口，發現盲樂師坐在洞內，似乎正要起來去查看。乍見金燕子雖是一身泥塵，灰頭土臉，却無重傷，不由「嘿嘿」冷笑說：「東方女人，妳眞行！妳的同伴呢？」

金燕子說：「被岩石砸死了！」

「好！現在我可和妳公平一搏了！」

「別忙！在我生擒你之前，有幾件事先要弄淸。」金燕子說：「好好的人，爲甚麼要裝瞎？」

「嘿……」盲樂師冷笑說：「哈德門自失明之後，他身邊的動物也瞎了！他就與世隔絕，凡是有缺陷的人，疑心最大，而且有缺陷的人，就只能和有缺陷的人和動物接近，本人看穿了這一點，也僞稱雙目失明。」

「哈德門是聰明人，你裝瞎怎能騙過他？」

「表演技巧人人都會，但深度與天質各不同，本人憑心細和謹愼終于獲得他的信賴。當然，這期間他試過我很多次。」

「你是他的助手，知道造雹的全部秘密吧？」

「當然，還知道其他方面的秘密。」

「那些秘密我都知道了！」金燕子說：「蘇利文和林克的陰謀，你是何時知道的？」

「不久之前，由于他們都以爲我是眞盲，對我未加提防。」盲樂師說：「金燕子，妳知道的秘密雖多，仍有一件秘密妳不知道。」

「噢？可以說說嗎？」

「當然，不論是妳勝或是我勝，這秘密都沒有保留的必要了！」盲樂師說：「妳知道哈德門搶來夫人成婚不久就不喜歡她的原因嗎？」

「這應該說是夫人先不喜歡他而導致夫妻失和的。夫人對于搶她來此的男人，自然不會有愛情的。」

「錯了！哈德門夫人在蘇格蘭時本是個交際花，也可以說是個高級妓女，哈德門知道這件事後，熱情就降到冰點了！」

金燕子說：「這種秘密我不願相信，」但她却又不能不信，因爲盲樂手沒有說謊的必要。

金燕子續說：「你的最終目的呢？」

「我……」盲樂手凄然一笑，說：「我愛莉莉……」

「你既愛莉莉，林克殘害莉莉，想以黛絲代替她，你爲何不管？」

「因爲她不愛我。」盲樂手冷森地說：「愛情得不到，我就和蘇利文一樣，我要她的財產——」搖曳着尾音，盲樂手已經攻出一式「十字手」。

金燕子腹部被砸，已不靈活，又是猝然受攻擊，「蓬」地一聲摔了出去。她還沒有躍起，兩柄七首交瀉戳下。

金燕子滾開時，盲樂手踩出五脚，最後一脚被金燕子用手一勾而倒下。二人再次躍起時，金燕子的腰部有點痠痛，却已經靈活了，盲樂手躍起以「連脚踢」踢來時，金燕子拔起身子，在他身邊划個半弧，雙足交剪踢出，「叭叭」聲中，盲樂手雙頰上各挨了一下。身子在半空連翻了兩個觔斗，才摔在地上昏死過去。金燕子深深地吁了口氣。把盲樂手銬上，弄出洞外，把岳敏弄出車底，新任幫辦菲力已帶着大批警方人員趕到。

× ×

離開冰島的同一天，金燕子和岳敏去看奎克，原來黛絲和他在同一醫院同一病室內，只是中間有一道布幔相隔而已，這是爲了集中一起，保護方便而節省人力。

「再見！奎克。」金燕子向他握手。

「可惜我這狼狽的樣子不能送你們登機。」岳敏說：「奎克，你太客氣了！你祖先到海外搶過美女，你不是相當英俊瀟洒嗎？」創口未癒，奎克想笑而不敢笑。

金燕子來到另一邊，握着黛絲的手：「黛絲，再見了！望妳早日康復。」

黛絲掩面悲泣着，說：「像姐姐那樣的好人死了！我這種人却活着，造物者爲甚麼老是張冠李戴呢？」

「黛絲，妳不該妄自菲薄。在那緊要關頭，妳的表現不也十分偉大嗎？」她一直未透露夫人是交際花的事。

「金姐姐，爲甚麼不多住幾天，讓我好好地一盡地主之誼呢？」

「謝謝妳！以後還有機會，如果妳願意，我很希望妳到東方去散散心。」金燕子揮揮手：「再見！黛絲。」

「再見！金姐姐。」黛絲含着一泡感激的淚水。而岳敏也向奎克揮揮手：「奎克，安孃肌開洗白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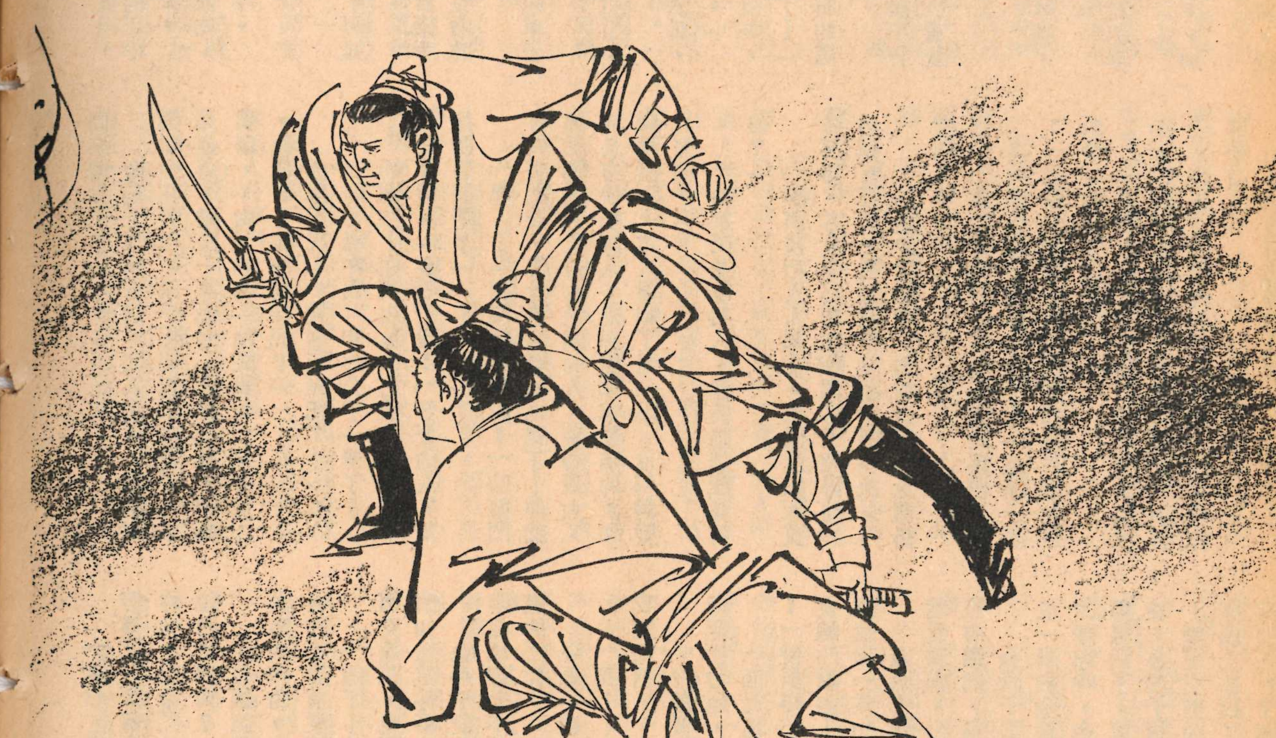
「安肌開洗白油！」奎克淌的淚水絕不比黛絲少。才不過二十天光景，他已經徹底改變了東方是古老、神秘，及落伍象徵的觀念。

——本文完——

新派俠情中篇

蕭逸·文
盧令·圖

太原名刀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白姍與沙千里一見投緣，雲白姍不特將盡積悃，更以身相侍，至東方剛白，黯然而去。沙千里獲美人青睞，誓爲解困，次日進入關中，守城哨官預得雲白姍吩咐，引領沙千里至早爲安排好的客棧安頓。夜，沙千里房中突來不速客，盜去懸在牆上那口得自毛秋水所贈的寶刀，沙千里認得盜刀者是靑竹客郭白塵，遂不動聲色，俟郭白塵得手竄出牆外，沙千里始自房中追出，只一照面便自奪回寶刀，郭白塵懾於對方武功，又聽對方說出名姓，不禁大驚失色，忙忙低頭認罪，聲聲致歉——

＊＊＊＊＊＊＊＊＊＊＊＊＊＊＊＊＊＊＊＊

身闖滔天禍　脚踏鬼門關

沙千里揮了一下手道：「過去的事不提也罷……老兄，這幾年我雖不涉中原，可是老兄所作所爲，我却無所不知……」

郭白塵感愧的道：「太慚愧了……」

沙千里一笑道：「故人相見，理當把握一番，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請入內一談！」

郭白塵那麼倔的性子，可是在這位江湖第一異人面前，却顯得畢恭畢敬！

他拘謹的欠身道：「恩兄請！」

二人身形連連縱起，三數個起落，已來至窗前，只見客窗大開，室內燈光搖曳着，閃閃欲熄！

恩及前情，郭白塵不勝愧疚！

沙千里在前，郭白塵在後相繼入室。

落座之後，沙千里冷冷的道：「白天一見，我已認出是郭兄你，曾用『平沙落雁』一話點你，想不到你竟還是不能悟出！」

郭白塵一張斯文的白臉，就像喝了酒似的紅暈，他長聲嘆息道：「小弟平生最最敬服的，也只有兄台一人，因恩兄早年相見時，曾有生不入中原之一說，是以作夢也不曾夢到會是恩兄，才至於當場出醜！」

沙千里喟然一嘆道：「不錯，我確是說過這句話，我之所以遠涉中原，情非得已！」

郭白塵道：「恩兄此來是——？」

沙千里冷冷一笑道：「暫時不談這個，我只問這幾年中原道上各位朋友還好麼？」

「靑竹客」郭白塵悵然呆坐一刻，苦笑一下道：「承恩兄見問……唉……」

「怎麼？」

「恩兄有所不知……」郭白塵面色忿忿的道：「自從『沙漠虎』魯鐵山入侵武林之後，天下武林同道，可謂之遭了一場大刼天殃！」

沙千里冷笑不語——

郭白塵接下去，道：「淮上的病太歲姜平，九華山的全眞道長，以及六合門，中州曹家……各派掌門人，先後都遭了此人的毒手！」

沙千里一雙眸子，微微闔攏着，他冷峻的道：「魯鐵山武功不弱，不過，也不應這般厲害！」

郭白塵嘆了一聲，道：「恩兄久居關外，自是不知，如今的魯鐵山可是大非昔日可比了！」

「那又爲什麼？」

「恩兄呀！」郭白塵道：「只因爲他得了毛老人的一口紅毛寶刀，這些年來，更練了幾手純陽刀功，是以世無其匹，才落得這般下場！」

沙千里平靜的點點頭，道：「這就所謂『人以刀殺，刀同人性』，魯鐵山嗜殺成性，再有寶刀助威，自是天下大亂了！」

「靑竹客」郭白塵道：「滇南的貫大元，前因奪刀，爲魯鐵山破了面相，前年挾衆尋仇，却又不敵，魯鐵山用刀削了他的雙腿，如今成了十足的廢人！」

「萬里飛虹」沙千里道：「魯鐵山如今在那裏逍遙？」

郭白塵冷冷的道：「這可就說不定了，他現在是耀武揚威，不可一世，去年創立了『寶刀會』，越加的不把武林同道看在眼內！」

「什麼叫寶刀會？」

郭白塵「哼！」了一聲道：「是魯鐵山自已定的門派，一共有門下弟子十八人，由他本人授以刀法，魯鐵山自封壇主，外有四大護法！」

這倒是沙千里所不知道的，聽到這裏，忍不住帶出了一片冷笑。

「青竹客」郭白塵冷笑着道：「這四大護法，皆是當今武林中精于刀法的高手，一個是『金刀手』侯寶忠，一個是『八面刀鳳』時野，另外兩個是嶺南的諸氏兄弟，諸飛龍，諸飛虎！」

沙千里微微一驚，說道：「諸氏兄弟的名聲，一向很好，怎麼會投靠到魯鐵山一夥？」

郭白塵重重嘆息一聲道：「說的是：如今江湖上正義早就喪失了！」

「何至於如此？」

「還不是一個魯鐵山惹出來的？恩兄呀！」郭白塵一肚子的委屈苦水，這一下子可全都抖出來了。他十分傷感的道：「大家都只圖明哲保身，誰又願意多事惹禍，刀下做鬼？」

沙千里臉色愈加的沉重了。

郭白塵道：「就拿寶刀會手下這四大護法來說，昔日原都是安份守己，頗負正義的人，自從被魯鐵山降服之後，如今全都變了氣質，助紂為虐！」

沙千里道：「寶刀會址在那裏？」

「在陝南的終南山！」

沙千里一驚道：「那不是老兄你的地盤麼？」

郭白塵臉上那份不自在，可就別提。過了一會兒，他才吶吶的道：「自從魯鐵山成立了寶刀會之後，天下英豪更是無人能够是其對手，魯鐵山過去的外號是沙漠虎，如今可是改了！」

「改成什麼？」

「叫『金刀鎮八荒』！」

沙千里喟然一嘆道：「魯鐵山昔日只是爭強好勝，性情殘暴些罷了，想不到如今竟變爲如此，看來他是在自掘墳墓！」

「青竹客」郭白塵忽的楞了一下，像是才想明白過來，倏地注視向沙千里道：「當今天下，也許只有恩兄你還可制服魯鐵山，我原以爲恩兄永世不出沙漠……這就好了……這就好了！」

沙千里冷冷一笑道：「你沒說錯，我之出沙漠，主要就是爲了魯鐵山——」

郭白塵面上一喜，道：「好！有沙恩兄出面，這件事就好辦多了，小弟願意負責集結天下豪傑，爲恩兄你從旁爲助！」

沙千里冷冷一笑，道：「要眞是那樣，我還是返回沙漠的好，你千萬不可這麼招搖！」

郭白塵碰了一鼻子灰，不明所以的道：「那又爲什麼呢？」

「一來打草驚蛇，」沙千里冷冷的道：「二來勝之不武！」

郭白塵怔了一下道：「沙兄不愧是大丈夫，只是寶刀會上下近二十人，人人都有一身好功夫，恩兄你不可大意！」

沙千里一笑道：「這個我知道！」

言罷站起身子道：「夜深了，恕我不多留你了！」

郭白塵本有滿腹牢騷待發，可是對方既有送客之意，自是不便再留，當下告了叨擾，匆匆退出。

第二天午時，郭白塵把自己摋拾得漂漂亮亮的，專程到沙千里的客房去拜訪，却是去晚了一步，據那位管事先生說，沙先生天一亮就走了。

×　×

珠簾半捲小銀鈎——

西邊是一抹殘陽，餘暉所及，滿園子是零碎的夕陽殘光，人呀……是說不出的那麼倦，那麼沒精打采！

憑欄遠眺，滿腔傷情，就像走了魂兒似的！

雲白姍目注着樓下在風中打轉的桐葉，全身倦怠，壓根兒連一絲勁道也提不起來！

她身上穿着紫紅色的絲棉小襖，袖統兒裏塞着一方絲帕，自從由沙漠裏回來，她壓根兒可就沒有笑過。

回來已經十來天了。

往昔很開朗的個性，現在也變了，變得老是背着人沉思，遐想！

忘不了的人兒，忘不了的情——

那風裏的擁抱，沙地裏的打滾……那個人——沙千里，就像是一根尖尖的劍，深深的扎在自己心裏，肺裏，骨頭裏！

無論走着，坐着，躺着，總是會想到她。

她知道，今生今世，自己和沙千里那個人，算是結上了不解的緣了。

想到了那夜晚，她可就禁不住又燒盤兒了，粉頰上，就像是塗滿了胭脂一般的紅！

小丫環錦花捧着一個精瓷的小蓋碗，姍姍的走過來，甜甜的笑着道：「小姐，您的銀耳湯來了！」

「擱下不結了！」

她頭都不回一下，那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只管看着花園裏的一塊大石頭發着呆。

錦花悄悄放下了手裏的碗，走到她背後，把一雙手放在她肩上——

「小姐，妳這是怎麼的？到底是想誰呀？」

雲白姍臉上一紅，把她的一雙手用力的摔下來，薄嗔道：「妳這丫頭瘋了，胡說些什麼？」

錦花吐了一下舌頭，却撇着嘴道：「得了，小姐，妳瞞別個瞞得過，瞞婢子我可是瞞不了！我早就看出來了，小姐妳一定有心事！」

「我有什麼心事，妳說！」

「什麼事我還拿不準，可是……」

「可是什麼？」

錦花微微一笑，却把頭探近了，輕輕的道：「……大概和那匹馬有關係！」

雲白姍翻着臉，道：「那匹馬？妳這丫頭胡說些什麼？」

「哼！」錦花不甘示弱的道：「那匹馬還當我不知道？不就是那匹長毛馬！」

雲白姍站起來，嗔道：「長毛馬怎麼樣？」

錦花嚇得後退直搖手道：「好……好……我不說就是了，小姐妳……」

說着嘆了一聲，又道：「我只是担心小姐妳的身子，妳自已對着鏡子瞧瞧看，瘦多了！」

雲白姍又氣又笑的坐下來，嗔道：「妳呀，少氣氣我就好了！」

錦花笑道：「哎呀，這可是天地良心，我又什麼地方氣着大小姐妳呀！」

雲白姍瞧着她嘆了一聲道：「人家心裏煩，妳就少說幾句閒話就是了，老問個什麼勁？妳又不能做主爲我解決事情！」

錦花皺着眉道：「老爺也眞是……這種人還應付他幹什麼，把他揍出去算！」

「妳胡說些什麼？」雲白姍道：「小心老爺聽見撕妳的嘴！」

錦花又吐了一下舌頭，不敢再開腔。

雲白姍冷冷的道：「這件事也不能怪老爺，妳不知道劉恩權的老子劉子隆現在是兵部尚書，爹也不敢太得罪他！」

錦花道：「怪不得劉少爺派頭這麼大，在咱們家住着不走了！」

這句話使得雲白姍臉上現出了一片怒容，冷冷笑道：「昨天吃晚飯的時候，爹已經放了口風叫他今天走他走了沒有？」

「我看是走不了！」錦花皺着眉道：「剛才我來的時候還看見他，鬼鬼祟祟的，還叫我問候小姐呢！」

雲白姍冷笑道：「他要是再馬不知臉長，我可就對不起他了！」

錦花道：「這位劉少爺也眞是！」

才說到這裏，雲白姍忽的一警，站起來道：「誰來了，妳去瞧瞧去。」

錦花怔了一下，剛要出門，就只見珠簾子嘩啦一响，一個矮胖痴肥的錦衣少年當門而立！

雲白姍頓時面色一變，却把臉轉向一邊，小聲向錦花道：「請他出去！」

錦花忙上前，向那少年請了個安道：「劉少爺，這是我們小姐閨房，您怎麼來了？」

矮胖少年挺了一下肚子，哈哈笑道：「我早就知道白姍妹喜歡乾淨，你看看，果然不錯，這房裏弄得多乾淨，太美了，哈哈……」

一邊說，一邊走進來，就在一張檀木太師椅子上坐了下來。

錦花上前再請安道：「劉少爺，這是我們小姐的閨房！」

矮胖少年嘿嘿一笑道：「我當然知道是你們小姐的閨房，妳這個丫頭叫什麼名字？」

錦花道：「奴婢名叫錦花，是專門服侍小姐的！」

矮胖少年哈哈一笑道：「好，等你們小姐過門以後，一定帶着妳——現在沒妳的事，妳出去吧！」

錦花偷眼一看小姐，仍然是目注窗外，並無異態，她一個做丫環的，還敢說什麼。

當時只得答應着道：「是……」站起身子，又向着雲白姍道：「小姐……我走了！」

雲白姍目注窗外，冷冷的道：「妳走吧！」

錦花又請了個安，才告退步出！

那矮胖少年喜得眉開眼笑的站起來，先把臥室的兩扇門關上——

雲白姍倏地轉過臉來，注視向他道：「劉恩權，你想幹什麼？」

矮胖少年色迷心竅，那裏看得出面前這個絕色佳人，也正是要命的煞星，他思戀着這個未過門的妻子，不知道有多少年了，又因父親劉正隆，當朝極品，平素隨心所欲慣了，美色當前，那裏還會想到許多？

這時聽雲白姍一問，不禁怔了一下，遂即眉飛色舞的道：「白姍妹妹，我們早該好好談談了！」

雲白姍秀眉一剔，氣得發抖的道：「你我之間，還有什麼好談的？你快快給我出去！」

劉恩權哈哈一笑道：「怪不得我那岳父大人說妳脾氣不好，果然厲害……偏偏我劉恩權平生最喜歡的，也就是妳這般烈女……」

他大概是晚餐時多喝了幾杯酒，有三分的酒氣，却要作出十分的醉態！

只見他睜着一雙紅紅的眼睛，搖幌着直向雲白姍身前走過來！

雲白姍秀眉一挑，清叱一聲，道：「你敢——」

右手一提，力貫掌心，這一掌要是劈出去，劉恩權焉有命在？

一個念頭，電也似的閃過——「不可！」那隻已經抬起的手，又硬生生的放了下來——

先時的那張如花似玉面頰，一瞬間變得雪也似的白。

「劉恩權，請你出去！」她長着臉說：「你我之間當年的婚事吹了，我一輩子也不會嫁給你的！你死了這條心吧！」

劉恩權這時已走近面前，聆聽之下，着實的呆了一下，他挺了一下肥大的肚子道：「笑話，婚姻大事也不是兒戲，豈有說吹就吹的道理！我不願意！」

「哼哼……」雲白姍收斂着滿腔怒火道：「你願意也得願意，不願意也得願意，現在請你出去！」

劉恩權把一雙紅眼一瞪，本待發作，却又作出一副笑臉道：「雲家妹子，妳可別胡塗，這件事由不得妳！」

雲白姍只是頻頻冷笑，不發一語。

劉恩權忽的笑嘻嘻站起身來，走到了雲白姍身邊！

他色迷迷的道：「白姍妹子，妳嫁給我那點不好了？我們到北京去，以後有妳享不盡的榮華富貴……北京城可比這徐州地方強多了！」

說時一隻手，却搭向雲白姍肩頭，却爲雲白姍一偏膊胳給摔了下來！

她怒聲道：「你……」低頭嘆息了一聲，道：「劉恩權……你放明白一點，這件事我爹爹已與你父親談妥了，只待把當年的一份聘禮找着奉還，就可一了百了……你來到我家，我父母以上賓待你，你可不要胡來，須知這是布政使的官邸，可不是你們兵部的衙門！」

劉恩權一張臉聽得青一陣紅一陣，忽的大笑道：「布政使的官邸又怎的？本公子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誰不知道妳是我劉某人的人，還裝的那門子蒜？」

說時伸出一隻手，向着雲白姍臉上摸去。

雲白姍身影一閃，已躲開他的手，就勢一個耳光「叭！」的一聲，正正的打在了對方右臉之上！

這一下子雖說雲白姍未曾貫注力道，可是以她手勁自是够瞧，劉思權身子一幌，噗通！的栽倒在地。

這小子倒也練過幾年拳脚，身子在地上打了個滾兒，遂即躍身而起。

他一隻手捂着被打的半邊臉，眼睛睜得極大的道：「好呀！怪不得外面傳說雲家小姐有一身武功，看來眞是不假……」

獰笑了一聲，他接下去道：「……好！本公子喜歡的就是妳這種烈女，我們也不等着拜房了，今天妳這香閨，就是洞房，來吧，哈哈……」

這小子當然是胆大妄爲，想到就做，嘴裏說着，三把兩把的先就把身上衣服脫了下來！

雲白姍一利時冷靜多了，她的臉冷若冰霜——

她冷笑着道：「劉思權……你快出去……要不然只怕你……哼哼……」

劉思權狂笑一聲，道：「我看妳是怎麼個厲害法子？」

說時躍身而起，張開雙臂朝着雲白姍身上就抱。

雲白姍身形一轉，快若飄風，劉思權一下子抱了個空，却差一點撞在了大理石的圓桌子上。

劉思權身子向後一挫，挺身站起，躍身而起，像一隻熊般的再次向着雲白姍撲來。

雲白姍冷笑一聲，嬌軀一轉，一陣風似的由其頭頂上翻了過去！

可笑劉思權鬼迷心竅，眼見着對方如此身法，兀自不知自量，自恃權勢無所不爲！

雲白姍已撲向門前，正待伸手開栓！

劉思權大吼一聲，已抱住了她身子！

他狂聲笑着，正待大肆輕薄的當兒，却見懷中玉人倏地回過臉來，劉思權忽然意識到對方眸子內所泛出的凌厲殺機，其勢已是不及！

只聽得雲白姍一聲嬌叱，玉手翻處，兩根纖纖玉指已當面插下——

就像是一柄鋒利的鋼叉般，指尖觸處，怒血飛濺，劉思權雙眼一翻，悶着嗓子叫了半聲，已倒地而亡！

雲白姍倏地一呆，驚悸的目光，注視向自己染滿了血漬的手，一時也自失了主張！

這時但聽房門碰！碰！敲得亂響！

錦花的聲音大嚷道：「小姐，小姐快開門，老爺太太來，小姐……小姐……」

雲白姍被呼叫聲猝然一驚，恍然像是由夢中驚醒一般！

她痴痴轉身開了房門！

錦花一馬當先闖了進來，她身後跟着一個頭髮花白的五旬婦人，還有一個相貌堂堂儼然貴族的六旬老者！

老者夫婦，也就是雲白姍的父母，是得了錦花的訊兒，自前堂趕了來。

雲妻秦氏疼女心切，爲恐女兒身遭不測，不意匆匆趕到却仍是來遲了一步！

地第一眼就看見了死在地上的劉思權，直嚇得全身發抖，牙關打戰，怪叫了一聲，遂即坐了下來。

雲大人大驚道：「怎麼了……？劉思權他怎麼了？」

雲白姍忍不住熱淚奪眶，雙膝一屈，跪了下來。

錦花嚇得趕忙拿了一被單子，幪在劉思權的屍身上，全身一個勁兒的哆嗦着！

「女兒不孝……」雲白姍哭道：「一時失手，打死了他……」

「好個丫頭……」

雲大人臉色鐵青着跨前一步，擧脚就踹，雲白姍被踹得地上打了個滾兒！

雲大人趕上去還想再打，却爲雲夫人一把抱住！

只見她淚流滿腮的道：「老爺……你不要打她了，這可不是發脾氣的時候，得快想個法子呀！」

雲大人厲聲怒叱道：「說！是怎麼回事？」

雲白姍流着淚道：「劉思權他……他心存不軌，女兒忍無可忍一時失手……」

說着「哇！」一聲大哭，却撲向母親懷中。

雲夫人連聲的喚着：「好女兒……好女兒……妳不要哭……叫妳爹快給拿個主意才好！」

一旁的小丫環錦花也在落淚，低聲泣着！

雲大人重重的在地上跺了一脚，嘆道：「這可怎麼好，怎麼好！」

秦氏說道：「老爺，你總得拿個主意呀！」

雲大人木然的坐了下來，看着女兒道：「妳是怎麼下的手？……劉尙書要是知道，那還了得？……我這作爹的，也只怕祖護不了……你！」

說時伸出一隻手來捂着臉，一副黯然神傷的樣子！

雲白姍這時倒不哭了，她走到父親身旁道：「父親不必担心，這件事既是女兒所爲，就由女兒自己承當，隨便劉尙書怎麼辦吧……」

秦氏却大聲哭道：「這如何使……得？……糊塗的孩子……」

雲大人發了一會子呆，忽然拍了一下椅子，道：「罷！罷！」

秦氏止聲道：「老爺你可有什麼法子沒有？」

雲大人冷笑道：「那劉尙書親自修書，要我照顧他這兒子，忽然死了，自是脫不了干係，爲今之計，雲兒，妳只有一走了之，妳快快逃走了吧！」

秦氏拭着淚道：「也只有這個辦法了，錦花，妳快去給小姐收拾收拾吧！」

錦花答應着，慌忙就去整理東西。

雲白姍目含痛淚道：「女兒一走，豈不連累了爹爹？」

雲大人冷冷笑道：「我馬上修書一封，親交京裏的郭太師，把此事原本說出，請郭太師出面爲我斡旋作主！」

秦氏漠漠的道：「郭太師和老爺與劉尙書，皆有師生之誼，這件事託他是最恰當了！」

雲大人嘆了一聲，道：「話雖如此，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姍兒豈能例外？」

秦氏一怔道：「這……？」

女人一到事情臨頭，可就一點主意也沒有了。

雲大人嘆道：「只有謊報姍兒畏罪自

殺而死了！」

秦氏一把摟過女兒，痛喚道：「可憐的孩子……妳怎麼會做出這種事呢……妳這一走，叫娘怎麼放心得下呀！」

雲大人哈哈道：「她要不走，才叫人放不下心呢……倒是劉尙書所留下的那四塊翠……」

雲白姍吶吶道：「女兒一定找回來，面交爹爹！」

老頭子只管重重的在嘆着氣，一言不發。

秦氏見錦花整理了一大箱子東西，就說道：「傻丫頭，小姐那能帶這麼多東西呀！」

說着拿出一串鑰匙，遞于錦花道：「到我房裏櫃子裏去拿二百兩銀子來，把我的首飾匣子也拿來！」

錦花答應着匆匆去。

雲白姍漠漠的道：「娘！我用不着……什麼我都不要！」

雲大人嘆了一聲道：「收着吧，外出的人沒錢怎麼行？」

秦氏道：「我看妳師父印先生還疼愛妳，投奔他去吧！」

雲白姍咬着牙道：「女兒要找回那四塊翠！」

雲大人道：「那是虛無飄渺的事情，天下這麼大，妳怎麼找？……沒別的法子，我們折合銀子，賠他的錢就是了！」

白姍道：「不！我一定要找回來……我拖累爹娘太深了……」

「現在知道也晚了……」

老頭子也禁不住落下了兩行淚，秦氏母女少不得又哭了起來！

錦花這時拿着東西進來，秦氏把二百兩銀子的銀票塞在女兒手裏，又拿了些零碎銀子打點一包，雲白姍只得收下來，秦氏又挑出了一對翠鐲子，給女兒戴上。

她含着淚說：「這是娘打算在妳出嫁時候，給妳的，誰又知道……」

她擇了一手巾的鼻涕，才又接下去道：「……還有這個匣子裏的首飾，妳都帶着吧……也許妳印師父能够替妳選個好婆家，妳就嫁過去吧！」

雲大人道：「妳這孩子脾氣太強，要依着我，早年就不該讓你同着印先生學劍，要是早聽我的話，那還會有現在這般下場！」

秦氏埋怨道：「老爺，還說這些幹啥呀……女兒都要走了！這輩子還能見得着見不着都不知道了！」

雲大人沉下臉，道：「到外面更記着，第一，不能說是姓雲，就是有認識妳的人，妳也裝着不認識，第二，見着妳印秋桐老師，就說我說的，托他一切做主，趕快給妳找個人……」

雲白姍點着頭，只管流淚！

錦花又重新把雲白姍的衣服裝置了一個皮囊，這樣便於馬上携帶。

秦氏淌着淚，說道：「我兒……妳就走吧！」

雲大人搖着頭道：「現在不行，夜裏再走吧！」

說着起身看了一下地上的屍體，回身向錦花，道：「去把岳侍衞給叫來，在花廳回話！」

錦花答應了一聲，退下去，雲大人又關照秦氏母女道：「事已至此，也只有想開一點，把門先鎖上，妳們也出來吧！」

×　　×

午夜時分——

雲白姍急急策馬，在通向「臯蘭」的驛道上飛馳着。

在家裏闖下了滔天大禍，所幸爹娘疼愛一力承當，大小姐是做不成了，今後的日子也就同一般江湖人物一樣，只有浪跡天涯，四海爲家了。

想到了二老的恩情，在馬上她還由不住一個勁兒的掉着眼淚——

這一陣子打馬疾馳，差不多足足有兩個時辰之久，眼前黑糊糊的可就看見了長城的城廓，可就到了一個小鎭，道邊的立界碑上，寫着「靖邊馹」，再下去是「古浪」！

要依着雲白姍眞想一口氣趕向「古浪」，却是怕座下的馬吃受不住！

在邊城裏住了這麼些年，這一帶地方雲白姍熟極了。

她的馬放慢了脚程，見里許以外，挑着一盞燈，燈上有字，寫的是「官驛」兩個紅字！

驛站外，拴着三四匹馬，大概是布政使衙門派出的官差，正在這裏下脚，那個年頭當差事最苦的莫過於「驛承」了，芝蔴大小的一個官差來了，都得親自接待，十二個時辰，不分晝夜，要準備着隨時接待！

雲白姍可不敢在驛站停留，她的馬特地由官道繞了個彎兒，直奔入「靖邊馹」的大街。

小地方民風本來就樸實，深更半夜裏自是一片漆黑，倒只有南面街頭上，亮着一盞燈，「燈」是綑在一棵禿樹頭上，光焰昏黑，却見幾方酒簾兒，斜斜的插着隨風飄個不停！

雲白姍遠遠的下了馬，牽馬步近——

棚架下，有二老一少，三個人正在磨着豆腐，大鍋裏咕咕嘟嘟在煮着豆漿！

三個人遠遠看見雲白姍過來，都停下了活兒，直不愣登的打量着她。

雲白姍走到了這小店外面，却見客棧的後門，就通着這豆腐店裏面，靠着客棧後門的地方，正有一個小夥計，在打着盹兒！

雲白姍雖是改了裝束，一身布質襖袴，可是却掩不住她的絕艷風華，和卓然不羣的閨秀氣質，莫怪乎，豆腐房裏的三個人全都看直了眼了。

三人之中，那個黑瘦的少年，上前搭訕道：「大姑娘，要落棧麼？」

雲白姍點點頭道：「是要住店！」

這時二老之一，用力的把靠牆打盹的小徒弟給推了一把，那個守更的小夥計，差一點摔了個觔斗，張惶的站起來，一眼看見了進門的雲白姍，趕忙道：「太太住——店麼？」

黑瘦少年叱道：「胡說些什麼，人家是個姑娘家！」

那夥計忙仔細的看了看，改口道：「小姐，要住店麼？——」

雲白姍在一張楡木板櫈上坐了下來，點頭道：「我要先吃點東西！」

黑瘦少年嘻着一張大嘴道：「正好，鍋裏的漿都開鍋了，還沒落石膏，小姐妳先來一碗吧！」

雲白姍點點頭，把頭上一頂風帽摘下來！

黑瘦少年匆匆盛了一碗豆漿，外帶兩塊玉米蒸糕，一齊端上來，他的眼睛却不禁爲雲白姍那種絕世的芳華所吸引住，直直的盯住她看個不休！

雲白姍抬頭逼視向他，那黑瘦少年才張惶的退了下去，倒是那個滿手豆腐渣子的駝背老者，趨前笑道：「大姑娘，妳是從那裏來的？」

雲白姍喝了一口豆漿，道：「從甘州來的！」

駝背老者道：「這一段路上，近來多鬍子（匪人），大姑娘妳單身一個人可得小心哪！」

話聲方歇，但聽得蹄聲得得，一連馳來三騎健馬。

三匹馬一白二黃，聞聲已至，忽然在這豆腐店門前停住，爲首白馬上坐着一個四旬五六的中年瘦漢，一身黑色緞質長衣，頭上戴着同色的一頂藕葉帽，說不出的一股子英氣勃勃。

這漢子身後兩匹黃馬上，都是一雙二旬五六的少年漢子。二少年各人一件黑色外披，內着緊身靑色衣靠，三個人都帶着兵刃——三口長刀！

除了老者一口刀，樣式平寬以外，其他二人的刀，式樣一式的修長，俱是鑲有金圈的牛皮刀鞘子。

看樣子，三個人都是花得起大錢的大爺！

那爲首的黑衣武士，首自白馬上翻身下來，其他兩個少年也跟着下了馬。

先時打瞌睡的那個小夥計，趕忙的迎上去，道：「三位客人要住店麼？」

黑衣漢子點着頭，說道：「準備一間淨房——」

和他同行的二少年之一，却道：「時大叔，我們先吃點東西吧！」

姓「時」的黑衣漢子點點頭，就進來在一張板櫈上坐了下來，他手裏拿着刀狀的一個黃色包裹，沉重的擱在了桌子上。

二少年也相繼坐好！

其中一個小鼻子小眼睛的高聲道：「有甚麼吃的沒有，都搬出來！」

先時招呼雲白姍的那個黑瘦子，陪着小心道：「三位爺兒們，我們這裏只有豆漿，還有幾塊玉米糕！」

姓「時」的點點頭，說道：「這樣就行了！」

他說話時，一雙深湛的眸子，可就注意到了隣座的雲白姍，似乎微微一驚！

這種小地方，出現如此一個絕色的女子，誰看了不奇怪？誰又不動心？

緊接着那兩個座上靑衣少年，也注意到了，四隻眼睛就像是瞪眼的瞎子，都看直了眼啦！

姓「時」的黑衣漢子，還能保持幾分風度，他冷冷的笑了一聲，用一根手指頭，在桌面上敲了幾下，兩個靑衣少年忽然警覺過來，臉上都不大自然！

姓時的倒也沒說甚麼，大口的吃了一塊糕，沉着聲音，道：「姓沙的眞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一任我們怎快，他總比我們要快上一步！」

一聽到這裏，隣座的那位雲姑娘，可就呆了一下，她本來打算離座的身子，却又臨時中止不動。

就聽得那個小眼睛的少年，冷冷的說道：「我就不信他會飛！早晚我們能會着他！」

另一個大頭少年，道：「姓沙的他怎麼知道我們是綴着他？我們也沒跟他照過面！」

「誰說他知道？」姓時的冷冷的道：「他若是要知道，還能這麼容易的放過我們？」

說時目光向着隣座的雲白姍看了一眼，雲白姍作出一副心有別思的模樣。

姓時的目光再回向二少年，聲音壓低了道：「所以我們以後不能太招搖，吃住就得像現在這樣，愈小的店愈好！」

大頭少年皺着眉道：「姓沙的，也許根本就沒出沙漠，也許那個人只是同姓而已！」

姓時的搖搖頭，冷笑道：「就是他，錯不了，你們沒注意到麼！在玉門，郭白塵不也在找他麼？」

小眼睛少年道：「可是姓沙的又何必躲着他？據說他們是一道上的，就該聯成一塊才對！」

姓時的搖搖頭，道：「沙千里是甚麼的角色……？豈能和姓郭的一道？」

雲白姍聽到這裏，心裏算是篤定了。

難得聽見了心上人的訊息，她自然要弄個淸楚，豆漿已經喝完了。

她始呼叫道：「老闆，再請來一碗豆漿！」

黑瘦子正趕忙答應着又端上了一碗，雲白姍可就借着機會，再仔細的聽下去！

姓「時」的三個人，作夢也不會想到，身邊這個嬌滴滴的大姑娘，竟然會與所談的武林奇人沙千里是一道上的，是以口風之下，毫無遮攔。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

只聽得那個小眼少年道：「大叔，那個姓沙的，眞有這麼厲害嗎？」

姓時的漢子微微搖頭道：「這可就不知道了，不過！壇主似乎對這個人特別忌諱！」

「那是爲了甚麼？」小眼睛的人那麼問。

「這個……」姓時的住聲沉吟着道：「詳細情形我不知道，好像……」

「好像怎麼樣？」

「好像咱們壇主，早年在姓沙的手裏吃過虧！」

「啊——？」大頭少年眼睛睜得極大：「會有這種事？這可難以令人相信！」

小眼睛的少年道：「憑咱們壇主那身功夫，會在別人手裏吃過虧？」

姓「時」的冷冷一笑，端起碗，咕咕嚕嚕一口氣，把一碗豆漿喝了個精光。

擱下了碗，他冷冷的道：「你們不信，我也不信，反正是壇主令我們來是眞的，咱們好好幹，能够先把那傢伙給拾掇下來，這才叫漂亮呢！」

小眼睛的眼睛一亮，道：「大叔說的是！」

聽到這裏，隣座的雲白姍站起來道：「老闆，這是給你們的銀子！」

桌子上丟下了一塊碎銀錁子！

駝老頭千恩萬謝的謝個不休，那個黑瘦子帮着她把馬背上馱的革囊卸下來，又忙着把馬——包括另外的三匹馬，一齊拉向後院的馬棚裏去。

雲白姍已經把三人的行市摸淸楚了，再也不看他們一眼，遂即在那個小夥計帶領之下，步入客棧！

棧房裏生了一盆火。

姓時的率同兩個少年都卸了裝，二少年倒在炕頭上已經睡着了，倒只有姓時的一個人，還在想着心事！

未幾，房門輕輕叩着。

姓時的道：「進來！」

進來的是方才那個小夥計，後面跟着一個穿着厚棉襖的老先生——本棧的賬房馬二先生。

馬二先生手裏抱着一大本旅舍的花名賬簿，先向着姓時的哈腰行個禮，道：「這位是時爺吧……有甚麼事嗎？」

姓時的點點頭：「這麼晚吵醒你很對不住！」

馬二道：「那裏，那裏，幹我們這行的，還不是隨傳隨到，時爺是——？」

「沒有甚麼，我只想查查你的旅客名簿！」

「這個……」馬二呲着牙笑道：「好！好！客人的花名簿，本來是不能給人看的！」

姓時的也不答理他，伸手已把厚厚的簿子接了過來。

接下去是一陣子亂翻！

馬二陪着笑道：「爺輕着點兒，小心撕破了！」

姓時的道：「我要查今天和昨天的客人名字！」

「是是……」馬二先生接過來，翻了一陣，道：「昨天統共三個人！」

姓時的接過來，只看了一眼，登時面上一呆！

本子上墨漬猶新的題着三個字——「沙千里」。

姓時的冷冷一笑，手指向「沙千里」三個字道：「這個人是昨天來的？」

馬二先生看了一眼，點着頭道：「不錯，是個年紀不大的漢人！」

「人呢？」

「已經走了！」

姓時的又是一氣，恨恨的道：「甚麼時候走的！」

馬二道：「今天一大早！」

姓時的頓時像洩了氣的皮球似的氣急敗壞的坐了下來，過了一會兒，他無可奈何的道：「這個人說過上那裏去麼？」

馬二想了一下，點頭道：「有！有！說是要去臯蘭！」

「這人騎的甚麼馬？……」喃喃自語道：「怎麼有這麼快的脚程？」

馬二先生一笑道：「時爺這麼一提，我倒想起來了，那位沙爺騎的是一匹長毛馬，快着呢！」

姓「時」的咬了一下牙，道：「好！我知道了，有勞，有勞！」

馬二先生吟着道：「那裏，那裏！時爺還有甚麼關照？」

姓時的漢子擺擺手道：「去吧！」

小夥計帶着馬二先生退了出去，房門又關了上！

這漢子氣呼呼的站起身子來，重重的在桌子上擂了一拳道：「沙千里，沙千里，我時英不殺你誓不爲人！」

房門忽地敞開，一股子寒風，把炕頭上的羊脂燈都吹滅了！

時野陡地偏頭，却只見前面黑忽忽的站着一條人影！像是個女人！

時野一手抓着刀柄，另一隻手甩出了七分力道，向外一推一吐，喝叱着道：「誰？」

掌風「呼！」的一聲狂飈而過，想像中，對方一個女子何解能受得住？可是事實却大是不然，掌風過處，門前那個女人的倩影，有如是風中的紙鳶般的，在掌風迫逼的當兒，陡然昇起，容得掌風過後，她才又輕飄飄的落了下來，依然是當門站立，原處不動！

時英——也就是當今魯鐵心手下最得力的健將之一，號稱「八面刀風」，功力當然不弱。

與其隨行而來的兩個少年人——彭程，宋萬，各得魯鐵山刀法傳授，也都不是弱者！

「八面刀風」時野這一聲喝叱，彭，宋二人自是再也睡不住，相繼挺身躍起。

時野再次的一聲叱道：「甚麼人？」

右手一幌，「唰！」的，亮着了千里火。

火苗子在疾風裏愈顯得疾勁——嗤——冒起了老高，火光聳動之中，可就看見了門前站立的那個女人！

三個人當時就呆住了。

敢情門前站的那個人，不是別人，正是先前在豆腐店喝豆漿時那個隣座的漂亮女人！

「八面刀風」時野嘿嘿一笑道：「大姑娘，深更半夜裏的擅闖客房，有甚麼見教？」

來人雲白姍目光烱烱的注視着屋內三人，道：「你們是要找一個叫沙千里的人可是？」

二少年之一，那個小眼睛叫彭程的大聲道：「不錯，妳是他甚麼人？」

雲白姍道：「你們找他幹甚麼？」

「八面刀風」時野一泛狂笑道：「大胆的女人，妳活得不耐煩了麼，敢管大爺的閒事？」

話聲一落，身如旋風而進，掌中刀已自脫鞘而出，刀身冷出一氣藍汪汪的光華，如同匹練般的，直向着雲白姍身上捲了過去！

當門而立的雲白姍，冷叱了一聲，却也掣出了長劍，劍光如練，刀光如電。

兩股光華猝一交接之下，但聽得嗆啷！的一聲脆響，「八面刀風」時野來得很快，退得更快，一沾即退。

「叭嗒！」一聲爆響，落下的身子，竟然壓碎了一整張八仙桌子，連人帶刀一併的摔倒在地！

時野就地一滾，躍身而起，心中大吃一驚！

彭程，宋萬兩個少年也看呆了。

憑着時野在「寶刀會」裏的名望，武功，在江湖上足可佔一席之地了，想不到眼前對付一個女人，竟然在一出手的當兒險吃大虧，難怪他們都吃驚了。

雲白姍前進一步，反手把門關上。

彭程這時抖顫顫的把燈點着，燈光之下，越覺得面前這個姑娘美若仙子，只是那張俊俏的臉上，顯着一層冷森森的殺氣，令人望之生畏！

「八面刀鳳」時野掌中刀向着雲白姍一指道：「大姑娘，妳報個萬兒吧！」

雲白姍道：「我姓……」

「雲」字幾乎已經說出來了，卻又臨時改口道：「我姓雷！你是誰？」

「八面刀鳳」時野皺了一下眉，大概是腦子裏想不出江湖上成名的女俠當中有個姓雷的。

頓了一下，他冷冷的一哼，道：「我姓時，江湖上人稱『八面刀鳳』時野的，就是我！」

雲白姍搖搖頭，道：「我沒聽說過！這二位呢？」

小眼的氣呼呼的抱拳道：「彭程！」

大頭少年抱拳道：「宋萬！」

雲白姍冷笑道：「你們要找沙千里幹甚麼？」

時野一雙手緊握着刀，卻把內力貫注刀身，一面冷冷笑道：「承蒙姑娘見問，時某乃是奉了『寶刀會』壇主之令，專為找尋沙朋友叙一叙舊交！」

雲白姍吟哦着道：「寶刀會——？是個甚麼玩藝兒？」

「八面刀鳳」時野在說話之時，一雙目光頻頻向着彭，宋二人施着眼色！

彭程宋萬當然會意，二人早就蠢蠢欲動，只等着時野一聲發動，三人合手，自是威力無匹！

「八面刀鳳」時野沉着臉，道：「雷姑娘，大概妳一向在邊地行走，所以才連寶刀會這個組織也不知道，姑娘，我提上一個人，妳總得有個耳聞了！」

「是誰？」

「『金刀鎮八荒』魯鐵山，魯老當家的，姑娘妳可聽說過這個人麼？」

雲白姍神色一變，卻强抑着現出一絲冷笑道：「這個人倒是久仰之至。」

時野冷冷一笑道：「既然姑娘知道魯老當家這個人，卻為何不知道『寶刀會』這個組織？」

雲白姍臉色很不開朗，她原本只是好奇，想要知道一下這三個人所以要找尋沙千里的用心，可是現在她聽見了魯鐵山這個人竟然似乎也與三人有所關聯，心裏那份兒不自在可就別提了。

她冷冰冰的道：「怎麼，魯鐵山與寶刀會又有甚麼關係？」

「八面刀鳳」時野冷笑道：「姑娘妳可太孤陋寡聞了，魯老當家的如今正是寶刀會金刀總壇的壇主，妳卻不知道！」

雲白姍冷冷一笑道：「我明白，這麼說，你們乃是奉了魯鐵山之令，前來找沙千里的囉？」

時野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不錯，魯老當家的與沙先生乃是多年故舊，如今魯老當家的有了成就，當然不能忘了昔日老友，是以才差遣在下們走上這麼一趟！」

雲白姍點點頭，道：「魯鐵山不愧是個英雄！令人可敬！」

說罷，就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彭宋二位，兀自立在左右，虎視眈眈的向着雲白姍注視着，若非是雲白姍方才上來的那一手太已驚人，以二人之急躁習性，只怕早已出手了。

這時，他們見雲白姍現出了口風，並且坐下來，心裏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彼此對看了一眼，眼睛又向着一旁的「八面刀鳳」時野望去！

「這麼說，也許我可以幫你們一個忙！」雲白姍一笑道：「因為我知道沙千里在那裏！」

「啊！」時野冷冷的，說道：「雷姑娘如肯把沙先生下脚之處賜告，不勝感激之至！」

雲白姍道：「你們三個，願意跟我來麼？」

「八面刀鳳」時野嘿嘿一笑道：「姑娘隆情，豈有不願之理？只是，據在下所知，沙先生已於昨晨離開了本店！」

雲白姍道：「不錯，但並沒有離開本地！」

時野深沉的一笑道：「既然如此，偏勞了！」

彭宋二人一聽沙千里就在本地未走，心裏自是高興，不禁喜形於色。

雲白珊一笑，說道：「我在外面候着三位！」

話聲一落，手掌按處，疾若飄風似的，已穿窗而出。

彭，宋二人剛要跟踪而出，時野卻伸手攔阻，只見他臉色十分深沉，冷笑道：「這個姑娘，心懷叵測，不可不防，你二人把暗靑子帶着！」

彭，宋二人怔了一下，各人取過一個豹皮囊，配好身側！

「八面刀鳳」時野把一口刀繫在背後，沉聲道：「這一個姑娘八成就是沙千里一夥的！你們可聽說過沒有？姓沙的在沙漠裏交個小娘兒們，我看就是這個人！」

這麼一說，程宋二人霍地一驚。

時野冷笑道：「她是存心想誘我們出去想下毒手，這也好，我們就裝着不知道，到時候用『三陽刀陣』擒她就是！」

彭程道：「要眞傳說的那個女人，可是厲害得很！」

時野道：「你二人只記着，千萬不可單身上手，一切聽我命令行事！」

彭，宋二人連連點着頭！

「八面刀鳳」時野手掌揮處，炕頭上的那盞豆油燈應手而滅！——

他捨門不出，身形縱處，兩扇窗，倏地大開，身子已如同滾簷的狸貓似的掠出了窗外！

緊接着彭，宋二人相繼縱身而出！

三個人連續縱出，就只見棧房院子裏，懸着一盞燈，天還在下着毛毛雨，一叢松柏，被洗刷得綠油油的十分可愛！

三四丈外，墻頭上，霍然的站立着雲白姍，斜風細雨裏，她窈窕的身子，有如風擺殘荷似的在幌動着，三人甫一現身，她就燕子似的向院墻外縱出。

時野招呼二人道：「追！」

三條人影，快速的跟踪而出！

出了這所客棧的院墻，眼前是一片低矮的民房，前行的雲白姍一路輕登巧縱在前疾行——她似乎有意放慢了身體，使得身後三人能够跟上！

翻越過這所民房之後，前面是一層竹林子，夜雨之下，竹影婆娑！

雲白姍身子方自一落下，還來不及回身的當兒，「八面刀鳳」時野已自身後猛撲而進！

他施展的是「龍形乙式穿身掌」，緊循着雲白姍的背影，猛的撲到，雙掌之上功力十足，同時大聲喝道：「好個賤人！妳納命來吧！」

前行的雲白姍身子向前一蹌，倏地一個轉身，雙掌向後一迎！

四掌相迎之下，雲白姍身子往左一閃，那時野卻也不是弱者，身子陡地一個倒仰，平空翻出了一丈五六。

他身子落地之後，彭，宋二人也相繼落下地來！

眼前的情形是三對一，彭程宋萬各踞兩側，「八面刀鳳」時野居中而立。

雲白姍想不到時野，竟然機警至此，借着空中的翻騰力道，把自己掌力化解一空。

她淒然一笑道：「你這人倒也聽明，只是仍然難免一死！」

「八面刀鳳」時野一聲狂笑道：「賤丫頭，妳那點鬼門道，豈能瞞得過我？我早知道妳是跟沙千里是一夥子的，這才是上天有路妳不走，地下無門自來投，我就先抓住了妳，看看沙千里來是不來？」

手中大刀平胸一立，目視兩側二人，道：「你們可不要看輕了這個娘兒們，手底下得要特別小心才行！」

彭程，宋萬各人已把隨身携帶的長刀撤了出來。

三口刀的刀尖，俱都指向雲白姍。眼前情勢，一觸卽發！

雲白姍既仇魯鐵山，復戀沙千里，這麼一來，也就對眼前三人，存下了必殲之心！

她目光在三人手，眼，身，步上轉了一轉，已測知三人卽將出手的時間和部位！心裏也就有了必勝的把握！

這類的交鋒，根本無需長時的戀戰，幾乎可以斷定只要一出手，卽可分出生死存亡！

雲白姍冷冷一笑，把掌中劍抱於懷內，在劍法中，叫做「抱元守一」！

彭程，宋萬本已縱動的身子，卻為「八面刀鳳」時野的目光制止住了！

時野不愧是老江湖了。

這時他目睹着眼前少女一立之勢，心裏已知道對方絕非易與之輩，越加的不敢蠢動！

四個人的目光，形成了短距離的一個交點。

細雨霏霏，每個人頭上，身上，都落滿了一層細小的水珠！

刀劍的光，在沒有月色的雨夜，顫瑟的泛着微光！

「八面刀鳳」時野刀身一立，嘴裏叫：「鷄吃蜈蚣！」

彭，宋二人立時向兩側退開一步，掌中刀改為雙手握住，向外方舉開。

正中的時野，身子卻微微向下一蹲！

雲白姍嬌聲笑道：「姓時的，你這種『點中掛側』的打法，只怕討不了好！」

時野一驚道：「怎地？」

雲白姍笑吟吟的道：「我只要一舉劍，你三人不死必傷——」眼睛一瞟彭，宋二人：「你二人多半是斷手而亡！」

她臉上雖帶着笑容，可是說出的話，卻是極有份量，絲毫不像是玩笑之語！

「八面刀鳳」時野冷冷一笑，又發暗語道：「柳枝長春！」

彭，宋二人卻急忙着連成一體。

二人一前一後，一口刀指下，一口刀卻直挺正中，正中的時野身子站起刀鋒直立！

雲白姍冷冷的道：「這一招比上一招高明多了，但是你們施展的結果，三人中雖不致全死，最少也得死兩個！」

她的話，似乎具有相當的威力，只從她冷芒畢射的雙眼中卽可得知！

「八面刀鳳」時野又喝道：「風飄大旗！」

他話聲出口，足步向前踏進一步，彭，宋二人各自挺刀，分立左右，形成了一個三角陣勢！

雲白姍一聲嘆道：「還是一樣，死兩個人是免不了的！」

時野怒叱一聲道：「上！」

刀光一閃，三人同時騰身而起，三口刀層次相連，形成了一片刀海，連頭帶身，直向雲白姍身上捲了過去！

雲白姍掌中劍迎着最先的一口刀，疾電也似的揮了過去，刀劍甫一交接，她身子倏地向上一翻，掌中劍，劃出了一彎長虹！

帶出了一聲嬌叱，她身子平射而出。

等到她身子站定之後，大片的血雨自空而落，三個人落下來，卻有兩個倒了下去！

彭程，宋萬各人面門中劍，滿臉浴血，滾地而亡！

雲白姍徐徐轉過身來，淺淺一笑道：「我說的話可對麼？」

時野呆了一下，面色驚嚇之極，憑着他出道江湖十數年的經驗，他竟然看不出對方這一劍的訣竅所在！

他拖着刀向左繞了半個圈子。雲白姍的眼睛跟着他，他站住脚，又向右繞了半個圈子，雲白姍的眸子，仍然盯着他。

「八面刀鳳」時野一剎間，內心不禁發出了一番寒意，可是半世威名，卻不容許他中途退怯！

他長嘆一聲，道：「姑娘劍法，併世無雙，時某人只想問一句，你我初次一見，何以猝下殺手？」

雲白姍冷冰冰的道：「既然你這麼問我，我就告訴你，魯鐵山和我誓不兩立，沙千里他是我……」

說到這裏面色一紅，就接不下去了。

「八面刀鳳」時野嘿嘿一笑，道：「近聞傳說，沙千里在沙漠裏娶了個小媳婦兒，不用說那個人就是妳了？」

雲白姍秀眉一挑，嬌叱一聲，道：「你胡說！」

「八面刀鳳」時野哈哈一笑道：「那

沙千里是沙漠裏的一個流浪漢子，姑娘妳千金之軀，怎的不知自愛，何以與他混在一起？我看妳八成兒是戀上了他吧！」

雲白姍果然被這句話，激得勃然大怒，她再次的嬌叱一聲，隨地騰身而起，向着時野身前撲了過來！

就在這一刹時，時野左手猛揚！

當空一片流光閃動，破空聲中，飛出了滿天星光——正是「寶刀會」中，特有的暗器的「飛錢子」！

所謂「飛錢子」乃是經過磨光之後的金錢鏢，金錢週圍，磨得比刀口還要鋒利，加以劇毒浸淬後，一經出手，如出巢之蜂，環身而攻，不中不休，端的是厲害之極！

「八面刀風」時野如果先時與彭程，宋萬聯合出手，其勢自是更爲猛烈，此刻儘管是落了單，其勢亦是了得！

在暗器甫一出手的當兒，時野的一口厚背砍山刀，閃出了一片斑燦銀光，同時攻到！

雲白姍起在空中的身子，向後一弓，掌中劍漫天一揮，叮叮聲響中，那滿天金錢，已爲其劈得星飛片碎。

奇怪的是破碎的金錢並未就此墮落，在一度散開之後，也就是時野的刀凌厲的攻到同時，第二度的湧了過來！

「咻！咻！咻！」三四枚金錢滑衣而過。

雲白姍只覺得腰側腹際，微微一麻，並無絲毫痛苦感覺，其時時野的刀，已劈面而至！

雲白姍的身子，迅速的自空而墮，掌中劍貫足了內力，用劍尖一盪時野的刀鋒，陡地向外一旋，快出一劍，這一劍乃是她劍術中的最爲凌厲的一招！

劍尖上吞吐着閃爍的銀芒，驀地向外一挑！

「八面刀風」時野壓刀騰身，却是慢了半步，雲白姍的劍尖，正好挑刺中他的咽喉結上，劍尖過處，怒血飛濺，時野長嘯聲中，身子竄起了一半遂即滾跌在地！

雲白姍身子一飄，正踏住他的身子！

時野掙扎着想站起來，却是無論如何也站不起來，一股一股的血，由他喉結處怒湧而出，狀至猙獰！

雲白姍緊咬銀牙，道：「我恨你這張亂說話的嘴！」

長劍一翻，用力的由他嘴裏刺了進去，她頻頻揮劍直把他砍成一堆爛肉爲止！

殺死了三個人，並不能消除她內心忿恨！

她有一種莫名的傷感，伏身在一棵樹幹上一時痛泣了起來，霏霏細雨，淋得她遍體透濕，在這幽靜的雨夜，她的哭聲就益加的淒凉動人！

哭了一會兒，她止住了聲音，却覺出方才被暗器劃破了的地方，微有疼痛，用手摸摸，覺得黏黏的有點像流血的樣子。

這裏天太暗了，又下着雨，自是不便，她就展開身子一路輕登巧縱，很快的返回到客棧。

進了棧房，關上窗戶，才發覺到自己遍體透濕，方才爲暗器金錢劃過之處，衣服都破了。

傷處不過是兩三寸長的小小一道血口子，四週微微紅腫。

她找出了一些刀傷藥胡亂的搽上了一些，又撕開了一件衣服，纏紮了一下。

這時天可就有點快亮的樣子，她才倒向炕上，迷迷糊糊的昏昏入睡！

天亮了，她也沒起床！

這一覺一直睡到了正午時分，還是敲門聲把她吵醒的！

門外小夥計的聲音，道：「小姐！小姐！給妳送洗臉水來了！」

雲白姍答應了一聲，翻身下床，不想身子才一沾地，只覺得一陣頭昏眼花，差一點摔倒在地！

她心裏還明白，暗忖着八成兒是昨夜淋雨淋病了。

支持着開了門，那個小夥計，也正是昨夜帶他進來的那個夥計，他手裏端着一盆熱水，一見她，似乎嚇了一跳，道：「小姐……妳怎麼了？」

雲白姍搖搖頭道：「沒什麼……大概是受了點凉！」

小夥計把洗臉水放好，一個勁兒的打量着她，道：「看樣子病的不輕，小姐，我去給妳請個大夫去！」

雲白姍撑持着，道：「用不着……你去給我端一碗熱豆汁，我還要上路！」

小夥計還想說什麼，雲白姍催促道：「快去！」

那個夥計，不敢違抗，答應着轉身離開。

雲白姍勉强支持着洗了臉，却覺出胃裏一陣子噁心，在痰盂裏吐了幾口，似乎心裏舒坦些了，偷偷的看看背腹間傷處，只是一夜之間，好像腫大了許多。

她本想好好的查看一下，再上點藥，偏偏這時那個夥計端着一盤吃食進來！

雲白姍就關照他道：「快去給我套馬，算賬，我這就走！」

小夥計道：「小姐妳身子要緊，再多留一天吧！」

雲白姍心裏煩，禁不住他這般嚕嗦，柳眉一挑，正想罵他幾句，可是眼睛一瞟那個夥計，滿臉關懷同情之意。

她心裏一軟，倒是不好再發作了，只淡淡的道：「我有事還要趕路，這點小病困不住我！」

小夥計說道：「小姐，妳這是上那去呀？」

「去皐蘭！你快去吧！」

小夥計答應離開，雲白姍勉强喝下了一碗熱豆汁，又吃了兩塊熱餅，自己在房內換了一身乾淨衣服。

須臾，夥計同着賬房來，算好了賬！

那位賬房馬二先生，一副吞吞吐吐的樣子，說道：「這位小姐……我想打聽件事情……」

「什麼事？你說吧！」

「是這麼回事……」馬二吶吶道：「昨晚上和小姐妳同時住店的那三位爺兒們，不知道小姐妳認識他們不認識？」

雲白姍搖頭道：「不認識！」

馬二先生皺着眉頭，道：「怪事，昨天夜裏他們一夜沒回來，到現在也沒有回來……」

雲白姍也不理他，就往外走，只覺得一雙膝頭發軟，敢情是真的病了。

她生性很强，絕不願在陌生人面前現出軟弱，雖是腿脚發軟還是强力支持着。

一直走出到大門，小夥計早已把她隨身革囊繫好鞍上！似乎全客棧的人，都知道這裏有一個美人兒，大家夥的眼睛直直的盯着她看。

雲白姍裝着沒看見這些人，她低着頭出了門，翻身上馬，疾馳而去！

這一陣子的疾馳快奔，足足有三四個時辰，從日中，一直到日頭偏西！

眼前來到了萬里長城的城門口子，她勒住了馬，看一看到了「古浪」縣城！

這地方是前接「皐蘭」，後連「凉州」的一個中心地界，市街很繁華，人也很多！要依着她的性子，眞恨不能一口氣跑到「皐蘭」再休息，可是她身子却覺出異常的疲累，實在挺受不住了。

在縣城裏，找到了一所叫「落雁居」的寬敞客棧，歇了下來，時間却已到了掌燈時分！

這時候，她才恍然發覺出自己的傷勢不輕，腰側腹間紅腫了大片，連帶着兩條腿，都似腫了起來！

當夜，她點着了燈，一個人小心的查看傷處，只覺得傷勢不輕，偏偏受傷的地方一在腰側，一在前小腹地方，都不便示人！無奈之下，自己用小刀把腫處劃開，擠出了些腫血，却覺得全身陣陣發熱，時而又冷，實在是支持不住，就躺了下來！

小啓：「九月鷹飛」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這所客棧裏住着一個姓「孔」的大夫，好心的來了兩次，但是雲白姍却說甚麼也不給他看受傷的地方，一個大姑娘家的身子，自然是不便驗看，孔大夫只得開了幾服去熱消炎的藥。

雲白姍喝下了藥，當日雖畧有起色，可是一入夜裏，病勢更加的熱烈，她性子又烈，病中脾氣更大，這店裏的人，誰也不敢衝撞她！

她又堅持不再請大夫診治，除了每日例行的茶水接待，她不許任何人進她的房子！不過是兩三天的時間，原來如花似玉的一個大姑娘，却被折磨得極爲憔悴，遍體高熱，陷入半昏迷中！

這一夜——第四夜！

雲白姍在床上再也躺不住了，她踉蹌的下了床，獨自個的倒了一大碗凉水，一飲而盡，只覺得身上熱透了，一雙眸子金星直冒！兩側氣海穴，更有一陣陣熱氣攻心而上！

這多天來，她始終仗着精純的功力，自封着兩處「氣海穴」不令那股極熱之氣上攻心扉！

可是現在她越來越覺得力不從心，似乎有些挺不住了。

她初次感覺到，有一種「死」的威脅，緊緊壓逼着她，不知道甚麼時候，也許一下子昏過去也就完了。

在燈下，她兩手支頤的沉沉思着！

往事如過眼烟雲，歷歷如繪，浮過腦際……紊亂的思潮裏，閃爍着她生平所結識過的那些人，她在想，也許即將要和他們永別了！

火熱的兩行淚水，汨汨的由眼角滑腮直下……「死」也許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捨不得要離開自己不願離開的那些人……

她發覺到自己對於沙千里那個人，竟然是陷得那麼深……對於他的思念，居然在任何人之上……

事實上，自從那一夜在沙漠裏邂逅他之後，直到今天現在，這段時間之內，沙千里的影子，壓根兒就沒有離開過她！

儘管她表面的矜持，內心的煩紊困繞，可是沙千里的影子，仍然魂牽夢繫着她……沙千里的影子，偶而也是她的興奮劑，使得她在沮喪無力的低落情緒裏，得以自拔……

就像這幾天在病中如果不是沙千里的影子感召着她，也許她早已經死了……

「沙千里……」她模糊的自語着：「我可能……見不着你……」

鏡中的她，容顏是那麼的憔悴，秀眉集鬱，目光遲滯，披散的長髮，沒有血色的臉，鏡子裏照出一片淒慘景像。

曾經是不可一世，揚威馬上的女俠客，而今却是小棧待死的可憐女人！

她仔細的由鏡子裏分辨着自己，凝視着那腫漲的眼睛，乾澀的嘴唇，完全是一張陌生的面孔……

「那……就是我嗎？」

她顫抖的雙手持按着鏡角，呼息顯得異常的急促……

「我眞的要死了嗎？」

「爲甚麼？爲甚麼我要這麼痛苦的束縛着自己？」

這一刹間，她憎惡着連日的沉默，憎恨着自己無謂的忍耐……

感情的眞空，正是自己一度放蕩的結果，如果壓根兒就不認識沙千里這個人，自己必然不至於如此的痛苦，如果僅僅認識，並未進一步的獻身給他，自己也必不會這麼的痛苦！

她反覆的把「放蕩」與「沉默」與「儒弱」等字眼，在腦子打轉着！而「死」的壓逼氣氛，越顯得濃厚！

「不！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要去找個大夫……」

她在床上坐下來，像是一下子想通。未來的快樂，萬紫千紅，一刹時現於眼前，彷彿伸手可及，但是這些的先擇條件，必須不死！

她驚出了一身冷汗，暗責着自己的愚蠢……身上是出奇的熱，頭部又是出奇的沉重……尤其是緊緊壓逼着自己的心臟，每跳一下，都好似搥擊大鼓一般的，令她感覺到無比的震撼——

她低下頭來，想在床下找鞋，但只覺得一陣血往上湧，頭一陣昏眩，「撲通！」的栽倒了下來，登時昏了過去！

大概在地上昏了有半盞茶的時間之久，她又幽幽的甦醒了過來！

冰冷的地面貼着她火也似炙熱的肌膚，她朦朧的睜開了眼睛，覺出自己連側身之力都沒有了。

目光所見，幾乎全是重復錯亂的！

她看見兩盞燈，兩個桌子，兩個鏡子……耳朶裏同時聽見客棧裏的人，正在敲着梆子，數一數，正是三更三點，她甚至於還意識到外面又下雨了。（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神眼　遊龍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鳳會中人包圍七王爺宿處的荷花軒，二姑娘以王爺夫人的身份進入荷花軒，以上方寶劍和王府令牌已落入他們手中，要脅七王爺俯首聽命，七王爺要求展限兩個時辰以後答覆，二姑娘退去後，岳秀主張派人突圍，向應天府請援兵，楊玉燕願膺重任，七王爺賜予隨身所帶玉牌，要她着令應天府尹胡正光調動兵馬勤王，楊玉燕接過玉牌後，由岳秀、譚雲護衞她突圍，三人未到荷花軒外，相距敵人埋伏的茶花叢約一丈遠近，敵人喝令停步，否則發箭，譚雲估計只要撲入林中，敵人便無法放箭——

＊＊＊＊＊＊＊＊＊＊＊＊＊＊＊＊

血染征袍濕　刀掄敵體飛

岳秀壓低聲音說道：「譚兄，小心一些。」

譚雲長劍出鞘，冷笑一聲，沉聲喝道：「閣下是什麼人，何不請出來面對面的談談？」

茶花叢中又傳出那冷漠的聲音，道：「這茶花叢中，有十二個盒弩，和七筒毒針，在極近的距離之內，就算是有着很好的武功，也不易閃避開去。」

譚雲道：「閣下用不着再施威脅了，咱們已成了水火之勢，用不着再空言恫嚇了……」

話落口突然飛身而起，疾如閃電一般，直向叢花中飛衝過去。

譚雲的動作快極，隱藏在花叢的弩箭手，還未來得及放出弩箭，譚雲人已衝入了茶花叢中。

這一來，岳秀就成了衆矢之的，花叢中弩箭，毒針，紛紛如雨，激射而出。

岳秀雁翎刀陡然間飛起了一團寒芒，有如匹練繞體，茶花叢中飛出的弩箭，毒針，盡被那繞體的刀光擊落。

楊玉燕緊站在岳秀的身後，被岳秀擋住了所有的弩箭，毒針。

但聞兩聲慘叫，由茶花叢中，傳了出來。

岳秀沉聲喝道：「玉燕，妳小心了，我要進入茶花叢中去接應譚雲。」

楊玉燕道：「大哥只管去，小妹自信有自保的能力。」

岳秀道：「你最好跟我進入林中。」

楊玉燕右手長劍護在胸前，左手扣了三支蜂翼鏢。

岳秀道：「聽到我喝叫之聲，就立刻衝入茶花叢去。」

楊玉燕道：「我記下了。」

岳秀大喝一聲，刀光一變，化作一團白芒，直向那茶花叢中捲去。

寒芒飛過之處，茶花枝葉紛飛，挾雜着慘叫血肉，橫飛而出。

岳秀已經動了殺機，凝聚眞氣，貫注於刀身之上，翻滾茶花叢中，單選弩箭和毒針發射之處，撲了過去。

這一陣衝殺，勢道之凌厲，簡直有如一座刀輪，在茶花叢中翻動，片刻工夫，枝葉濃密的茶花，被他的刀勢，夷平三四丈方圓一片平地，隱在這一片花叢中的弩箭手，和施放毒針的人，不死即傷。



一口氣剷除了隱伏在茶花叢中的暗器手，岳秀也累的一身汗水。

這一陣，馭刀衝殺，也是他畢生功力的凝聚。

拭一下臉上的汗水，轉目望去，只見譚雲手中長劍揮動，正在兩個黑衣執刀的夾擊之中。

譚雲一劍獨拒兩人雙刀，搏殺的激烈絕倫。

岳秀吸一口氣，正待揮刀出手，突聞金風撲面，一隻冷箭，疾射而至。

這一箭來的突兀之至，岳秀又在驟不及防之下，但他究竟是身負絕技的人，聽風辨位，急急的一側臉。

利箭劃過左耳，裂開了一道血槽，鮮血淋漓而下。

楊玉燕及時而至，左手一揚，兩枚蜂翼鏢電射而出。

一個隱在二丈外的楡樹後面的弓箭手，身子一歪，倒在地上。

原來，楊玉燕見他傷了岳秀，心頭怒極，全力發出蜂翼鏢。

兩鏢齊中，一傷咽喉，一中前胸。

飛身躍落在岳秀身側，燕姑娘無限關懷的說道：「大哥，你傷的重麼？」

岳秀一摸左耳，手上沾了不少鮮血，道：「不要緊，只是一點皮肉之傷……」

語聲一頓，低聲接道：「妳要小心，我去助譚雲先對付了兩個敵手再說。」

飛身而上，揮刀一擊。

一個黑衣執刀人，感覺到一股刀氣襲來，立時揮刀迎去。

但聞噹的一聲金鐵大震，黑衣人手中單刀，被岳秀一刀震飛。

閃起一片刀花，岳秀刀勢迴轉，立刻把那黑衣人斬作兩斷。

另一個執刀黑衣人，聽到同伴慘叫之聲，微微一分心神，被譚雲一劍劈成了兩半。

譚雲轉目一顧，見岳秀滿身是血，不禁一呆，道：「岳兄，你……」

岳秀微微一笑，道：「我沒有事。」

譚雲心中一動，暗道：這片茶花叢中，隱藏了數十位弩箭手，但他竟然在片刻間，把他們全數殲滅。

再看茶花園中，竟然有一片被夷作平地，心中更是敬佩，暗道：「不知他用的什麼刀法，竟有如此威力。」

但聞楊玉燕道：「這片茶花園中，似乎是只有這幾個人了。」

岳秀道：「那丫頭覺着十拏九穩，非逼的七王爺就範不可，却未料咱們突然發動，還未來及調動人手，咱們快些闖出去吧！」

楊玉燕道：「大哥，你的傷……」

岳秀笑道：「我知道，只是一點皮肉之傷，不會妨碍到我的行動，出了這茶花園，距王府外面，還有四五十丈的距離，這一段平坦之地，他們也無法埋伏暗器手，必將盡出高手攔阻，這才是一場各憑本領的血戰。」

譚雲吸一口氣，道：「岳兄，如是他們還未來得及調動人手，咱們就越快越好了。」

岳秀點點頭，道：「在下開道。」

當先衝出了荷花叢。

岳秀的推斷不錯，荷花叢外，一排橫列着七八個人。

這些人，穿着一色的黑衣，手中也執着一樣的兵刃，每人一把鬼頭刀。

四週響起了一連串的竹哨聲，彼起此落，不絕於耳。

岳秀低聲說道：「他們似乎料定了，七王爺非要屈服不可，認定有行動，也在一個時辰之後了，咱們來的很出他們的意外。」

但見人影閃動，正有不少的大漢，向岳秀停身之處，奔了過來。

岳秀一擺雁翎刀，道：「衝過去。」

刀光一閃，立時有一個黑衣大漢，傷在了刀下。

譚雲，楊玉燕，緊隨身後，發動了攻勢。

岳秀刀光如電，擋者披靡，片刻間，已被他劈倒了四個人。

那些黑衣大漢，雖然奉有嚴命，但岳秀的豪勇，使他們大爲震駭，不自覺的，閃向兩側。

岳秀沉聲喝道：「兩位，快走。」

喝聲中，人却躍飛而起，一掠三丈，落在了一個手執巨錘的大漢。

這大漢身高九尺，手中執着一柄大錘，看上去，那巨錘至少也有百斤以上。

那大漢看上去似很拙笨，其實，他舉動十分靈活，岳秀腳還未站穩，大錘已呼的一聲，掃了過來。

眼看那大漢鐵錘掄動的力道，岳秀雖然有深厚的功力，但也不敢硬接對方攻勢，一閃身，退後五尺。

巨大的鐵錘，帶着一股金風，由前胸掠過。

那大漢一錘落空，立時身隨錘轉，第二招又已攻到。

仍然是攔腰橫掃的威勢。

岳秀一吸氣，又向後退開八尺。

那大漢動作靈活的很，而且，也好像預料到了岳秀不敢接他的錘勢一般，呼的一個轉身，第三錘又攔腰掃到。

一連三錘猛攻，都是一樣的招式，攻向一樣的位置。

但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攻勢一錘比一錘快速。

岳秀爲勢所迫，又向後退開了五尺，這才發覺，這鐵塔一般的大漢，竟然是一位很高明的人物。

那手執巨錘的高大漢子，老是一招攻勢，每一錘，都是橫掃而到。

除非岳秀以手中的雁翎刀，硬接那掃來巨錘之外，似乎是只有一個辦法，向後閃避。

原來，那大漢這一錘橫擊，不但勢道威猛絕倫，而且，攻勢嚴密，無懈可擊。

第四錘攻過來，岳秀仍然被迫的向後退了七尺。

岳秀受阻於這手執巨錘的大漢。譚雲和楊玉燕也同時受到了阻攔。

譚雲長劍翻飛，砍到了兩個大漢，但對方人手愈來愈多，譚雲在八位高手合擊之下，攻勢受挫，變成了相持的苦戰。

楊姑娘的處境更險惡，在四個大漢合擊之下，迫的她只有招架的功夫，沒有了還手之勢。

但這一陣工夫，那自號二姑娘的朱夫人，已然帶着人手趕到。

岳秀連試了那大漢十幾錘後，竟然找不出破解之法，心中大大的驚異，暗道：這一錘攻勢的嚴密，厲害，實已到至善之境。如是不把他收拾了，這一錘，對付其他人，只怕他們更難對付了。

心中念轉，立時暗中運集功力。

那大漢又是一錘擊來，岳秀一收氣，又向後退開。

這一次，岳秀退出的距離不遠，鐵錘掠着前胸而過。

就在鐵錘掠過前胸的一刹那間，岳秀雁翎刀護住身子，忽然一個翻滾，欺入那大漢懷中。

刀光閃動，封住了那大漢的右腕。

這一來，那大漢右手巨錘，收不回來，大喝一聲，左手劈了下來。

岳秀左手執刀，封住了那大漢的巨錘，右手一轉，分花拂柳，扣住了那大漢的腕穴。

這大漢的是够高，以岳秀修長的身材，也不過到他肩頭。

岳秀本可回刀取這大漢，但想到這樣一條好漢，殺了未免可惜，回肘撞擊，點了大漢兩處穴道。

鐵塔似的大漢，蓬然一聲，倒摔在地上。

岳秀又迅快施展出特異的手法，點了大漢三處穴道，迴身一掠，衝向了楊玉燕苦鬥之處。

這時，楊玉燕已陷入了很危險的境地，一支劍苦苦支撐，在四大高手進攻之下，已然累的滿頭大汗。

岳秀大喝，人刀並至，寒光閃過，劈了一人的右膀。

楊姑娘眼看岳大哥馳援而至，精神一振，一劍逼退了迎面强敵，劍轉左手，右手摸出了三枚蜂翼鏢，疾洒而出。

但見寒芒一閃，一鏢走空，另兩枚蜂翼鏢，一中咽喉，一中敵人鬢角。

兩個大漢冷哼一聲，倒摔地上。

這兩處，都是人的要害，蜂翼鏢銳利異常，兩人很快氣絕。

岳秀雁翎刀閃起千重刀影，寒芒，大聲喝道：「擋我者死。」

直向外面衝去。



岳秀左手執刀封住大漢巨錘，右手一轉，分花拂柳，扣住大漢劈來的左腕脉穴。

這當兒，已有十四五個大漢圍了上來，但岳秀刀如閃電，擋者披靡，近身之人，不是斷臂，就是傷腿，最好是那兵刃震飛。

楊玉燕疾掠過岳秀身後，道：「大哥，帶着我衝出去。」

岳秀沒有答話，但却人刀並進，有如滾湯沃雪一般，衝出了一條血路。

楊玉燕緊隨身後，衝出重圍。

岳秀低聲說道：「快些走！我阻攔追兵。」

楊玉燕飛身疾掠，一式燕子三抄水，人已至五六丈外。

兩個輕功較佳的黑衣人，突然捨了岳秀，轉身向楊玉燕追去。

岳秀冷笑一聲，道：「站住。」雁翎刀脫手飛出，洞穿了右面大漢，刀尖由後肩直穿前胸，另一個微微一呆之間，却被楊玉燕回手一枚蜂翼鏢，打入前胸。

這變化不過是一瞬工夫，楊玉燕發出一鏢，人已疾奔而去。

一個身着黃衣的用劍大漢，眼看岳秀沒有了兵刃，瞧出便宜來，一聲不響，悄然舉步行到了岳秀的身後。

刷的一劍，刺了過去。

那知岳秀背後如長了眼睛一般，陡然轉身，右手一抄，抓住了劍柄。

左手拍出，擊上了黃衣人的前胸。

黃衣人吐出了一口鮮血，仰面倒下。

岳秀奪下了一支長劍，又目睹楊玉燕越過了圍牆，這才轉身向譚雲的被圍的地

方衝去。

大約二姑娘也瞧出了無法再追上楊玉燕，却帶着人向岳秀圍來。

岳秀心中一急，暗道：譚雲苦鬥入危，我如再被這丫頭困住，不知幾時才能脫身，看來，要先解譚雲之危，再作道理。

心中念轉，雙臂一抖，「潛龍升天」，直升起了四丈多高。

半空中，一個跟斗，變成了頭下脚上，直向譚雲苦鬥之處落去。

譚雲在强敵進攻之下，完全改採了守勢，右手長劍，左手施出推龍手法，封擋環繞週圍的六個高手合擊。

六個圍攻譚雲的高手原想一股作氣，先把譚雲給收拾下來，但却未料到譚雲的推龍手法，妙絕異常，和手中的長劍配合，竟然能拒擋住六人的攻勢。

六人已然全力施爲，但却無法傷到譚雲。

岳秀陡然間，從空而降，人未落地，右手的長劍已然刺倒了一人。

譚雲精神一振，長劍疾揮，逼退了一人，岳秀長劍閃轉，封開了兩把單刀，順勢一劍，又刺倒了一人。

他劍路奇幻，莫可預測，但見寒芒連閃，又刺倒了兩人。

六大高手，片刻間，被岳秀刺倒了四個。

譚雲大喝一聲，一劍劈倒一人，另一人見苗頭不對，轉身向後退去。

岳秀道：「譚兄，快退！」

譚雲應了一聲，飛身而退。

二姑娘已率人逼了上來，一面喝道：「攔住那姓譚的。」

一個手執八環滾風刀的大漢，呼的一聲，飛身而起，由岳秀頭頂掠過，直向譚雲追去。

岳秀長劍一舉，人隨劍起，劍芒由小腹刺入，直透入胸。

一頓劍勢，施出千金墜的身法，岳秀脚落實地，那大漢的才蓬然一聲，摔在地上，氣絕而逝。

二姑娘抬頭看去，譚雲已經退到了荷軒，冷笑一聲，說道：「岳秀，你好辣的劍招。」

岳秀肅然說道：「妳已逼的我開了不少的殺戒，我本不願殺人，希望妳留一步餘地，別再逼我。」

二姑娘道：「我逼你……哼！爲什麼不說是你自已找的，這些事，本都和你無關，你爲什麼一定要捲入這場是非漩渦之中。」

岳秀道：「你們作的太絕了，我不能眼看着你們妄作非爲，惹出大禍，使蒼生蒙難，故都遭殃。」

二姑娘咬牙切齒的說道：「都是你，破壞了我們的大事，我對你已經再三忍讓了，你硬要豎下龍鳳會這個强敵，對你有什麼好處？」

岳秀道：「我無意和江湖人作對，但我也不願看着你們作惡，連累到無辜的百姓……」

語聲頓一頓，道：「妳記着，到目前爲止，我還在忍讓之中，如是眞的激怒了我，那對你們不會有什麼好處。」

二姑娘道：「你已經殺了不少的人，大不了再殺一些，對麼？」

岳秀冷冷說道：「妳！逼急了我會擒賊擒王，先取你的性命。」

二姑娘微微一呆，忽然怒道：「岳秀，你可眞的認爲你是天下無敵了，告訴你，你不過是螢火之光……」

岳秀淡淡一笑，接道：「二姑娘稍安勿躁，妳對付我岳某人的手段，實在已經够辣，咱們已談不上什麼仁義相待……」

神情一變冷肅，接道：「二姑娘，你記着，一個人忍耐，有一定的限度，我對你二姑娘，已經對妳忍耐到了極限，從現在開始，我不願再對二姑娘忍受了，在下希望你二姑娘也該小心了。」

二姑娘冷冷說道：「我對你姓岳的，也一直在手下留情，我不想把事情鬧一個鮮血淋漓的下場。」

岳秀道：「就目下情形而言，二姑娘已失去獲勝的機會，見機而遁，現在應該是時間了。」

二姑娘冷笑一聲，道：「岳秀，現在咱們該打一場硬仗了……」

岳秀接道：「姑娘有什麼手段，只管施展就是。」

二姑娘格格一笑，道：「你似是受了傷，對麼？」

岳秀冷聲道：「岳某人的耳邊，被一支冷箭劃傷，但這傷勢能對我姓岳的構成了多大的威脅，姑娘心中應該明白，至於岳某人身上沾染的鮮血，都是貴屬下身上之血。」

二姑娘笑一笑，道：「他們能死傷在你岳某人的劍下，那是他們的榮耀了。」

岳秀道：「岳某不喜歡殺人，但姑娘如若一定要驅使他們送死，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二姑娘道：「閣下劍快，但我們人數多……」

一揮手，接道：「十二飛刀手，先行出戰。」

但聞一陣呼喝之聲，十二個黑衣人，疾快由人羣中了衝出來。

那是十二個短小精幹的人，都生的很短小，不足五尺的身材。

每人手中一把快刀，刀比常人用的稍爲短一些，大約是爲了適手之故。

腰中横綁着一條寬約半尺的黑色皮帶，上面分插着十二口柳葉飛刀。

十二人個子相若，衣服一樣，手中的兵刃，也完全相同，看上去，幾乎是一般模樣。

岳秀心中明白，二姑娘已不惜精銳盡出，以多爲勝，這一仗，一旦交上手，决非短期內可以罷手。

再看那位二姑娘的身後，排滿了人羣，不下四五十位之多。

顯然，楊玉燕破圍而出，已逼使龍鳳會全力施襲了。

陡然間，岳秀飛身而起，大聲說道：「姑娘如存心決戰，咱們荷花軒前那片空地上，一決勝負吧！」

聲音在空中搖曳，人已如流矢般，躍飛出三四丈外。

脚落實地，再度飛起，一連三兩飛躍，人已躍回到荷花軒前。

譚雲和胆叟朱奇，頑童唐嘯，正準備聯袂馳援，見岳秀退回荷軒，立刻迎了上去。

七王爺大步行了出來，抓住岳秀一隻手，道：「兄弟，你這一身血，傷的不輕吧！」

岳秀笑一笑，道：「還好！小弟只是耳垂處，受點輕傷……」

輕輕歎息一聲，道：「這身血，都是殺人時所濺染。」

目光一掠譚雲，接道：「譚兄！龍鳳會已準備盡出精銳，和咱們決一死戰，咱們也得計劃一下迎敵之策。」

七王爺歎口氣，道：「不知道楊姑娘幾時才能請來軍馬。」

岳秀道：「二姑娘未下令全力追殺楊姑娘，顯然是他們已可能有了某些準備，救援不可遲，咱們要憑仗着本身的身量對付强敵。」

七王爺道：「你們只有六個人……」

岳秀笑一笑，接道：「够了，只要我們分配的恰當，足可和他們對抗。」

談話之間，二姑娘已帶着五六十個男女，高低的江湖高手起到。

十二個矮小精悍的飛刀手，走在最前面，直逼近荷花軒兩丈左右處，才停了下來。

岳秀低聲說道：「七王爺，多多保重，你能不受他們的威脅，我們才能够全力拒敵。」

七王爺歎口氣，閃身退入軒內。

岳秀低聲道：「歐陽兄和王兄請守荷軒大門以內，保護七王爺。」

歐陽俊，王召應聲移步，守在軒門兩側。

王召輕輕咳了一聲，道：「岳少俠，兄弟精神很好……」

岳秀笑接道：「我明白，兩位一方面保護七王爺，一方面準備接應我們，我們必需要保持適當的體能……」

目光一掠譚雲，朱奇等又說道：「咱們人手太少，拚命却敵，固然是豪勇本色，但要設法保命，才能支撐下去，龍鳳會這一番衝殺，必然是兇險絕倫，如是自覺不能支撐下去，或是身子受傷，那就自行退入荷軒，由王兄，歐陽兄，補上他的位置。」

譚雲等微微點頭，但却無人答話。

岳秀簡畧的分配了四人的位置，和譚雲分據中左中右。

原來，四人佈成了一張小型扇面，緊守住荷軒門口。

十二個黑衣飛刀手，當前衝了近前。

譚雲一擺長劍，道：「你們是一齊上呢！還是個頂個來？」（未完）



新派侠情連載故事

血劍

孫玉鑫・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九娘强迫石仁中與鐵玉蘭成親，正欲行禮之際，玉蘭奶媽趕來喝止，揭穿他們原是同父異母的兄妹，鐵九娘至是，也把一段已往的悲慘遭遇說將出來，積鬱已洩，氣也平了不少，不再阻止石仁中離去，石仁中遂偕東方萍離開了香君崖。東方馭龍自東方萍不告而去後，親自下山尋找，那日在一小鎭上酒樓中歇脚，座中有井家莊的人井二雄因喝醉酒，出語向東方馭龍奚落，東方馭龍方欲稍予懲治，井家莊主恰值來到，認得東方馭龍，忙一邊賠罪，一邊喝令井二雄出去店門口跪下——

＊＊＊＊＊＊＊＊＊＊＊＊＊＊＊＊＊＊＊＊＊＊＊

橫來風雨暴　捨命護情傷

虬髯漢子拱手朝店中諸客一拱手，朗聲道：「諸位鄉親好友，爲了懲處這個惹事生非的輕狂之徒，凡出去進來的，每人給他一下子，不論輕重，不論拳脚，這樣也給他一次教訓……」

原來井家莊離這裏不及半里，來這裏喝酒作樂的也大多是井家莊的人，一聽虬髯漢子這樣交待，立刻轟然叫好，但見有人借機出去，順手給井二雄一記耳光，也有人走進來，揚腿踢了他一脚……

井二雄哼哈的挨了不少，跪在那兒却動也不敢動一下，刹那間，一臉紅腫，身上都是脚印……

虬髯漢子恭身道：「老爺子，叨擾你的酒興，尙請宏諒——」

東方馭龍搖頭道：「我要向莊主打聽一個人……」

虬髯漢子哦聲道：「老爺子不知道打聽什麽人？」

東方馭龍道：「就是小女……」

古董道：「老爺子，你打聽的人我知道——」

東方馭龍身法如電，快速無比，伸手將古董抓了過來，像是老鷹捉小鷄似的，



揑得古董全身骨骼都吱吱响。

他寒着臉，道：「說，她在那裏？」

古董苦笑一聲，說道：「老爺子，你的手……」

東方馭龍一鬆手，道：「哎，我太激動了……」

他長長嘆了口氣，繼續道：「小女離谷他去，已有半個多月，老夫一生只有這麽一個孩子，她要是有了不測，唉……」

古董道：「老爺子，你放心，令媛好的很呢……」

東方馭龍急聲道：「她……你知道她在那兒？」

古董道：「不瞞老爺子說，在下和令媛分手也不過是三兩天。」

東方馭龍道：「你和她在什麽地方碰面的？」

古董道：「香君崖——」

東方馭龍一楞道：「她去香君崖幹什麽？難道她和鐵家是朋友——」

古董道：「令媛和鐵家倒沒什麽關係，不過她對另一個人却好的很呢——」

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先試探深淺後，再決定下一步棋該往那個方位擺，當然他的目的已很明顯……

東方馭龍道：「誰？」

古董道：「一個姓石的……」

東方馭龍暴跳如雷，一拍桌子道：「混蛋的石仁中……」

古董借機道：「怎麽？前輩，石仁中敢跟你老過不去……」

東方馭龍呸了一聲，恨聲說道：「他也配——」

古董道：「對呀，他一個毛孩子天胆也不敢和你作對……」

東方馭龍哼了一聲：「他別落在我手裏……」

古董道：「這就不對了，前輩已然和姓石的有過節，令媛爲什麽和他形影不離呢，難道說……」

東方馭龍拂袖道：「別說了，告訴我，他打那兒去的……」

古董道：「我前脚下了香君崖，他後脚跟了過來……」

東方馭龍說道：「在這兒能等着他們麽？」

古董道：「他們已去了十里舖——」

東方馭龍道：「十里舖？」

古董嘿嘿地道：「不瞞前輩說，在下和姓石的也有點過節，下了香君崖不敢隨便亂動，等他們走在我前頭後，在下才敢在這小酒坊裏露面……」

東方馭龍冷笑道：「沒出息——」

他說完話，擲一錠銀子，和虬髯漢子點點頭，人似飄風樣的穿出酒坊外，轉眼失去踪影。

古董急追出去，道：「前輩，前輩，我還有話說……」

屋外豆大雨點傾盆而下，在那急驟的雨點裏，空蕩蕩的，根本沒有一絲人影，古董一呆，料不到東方馭龍的身手恁地快捷，眨眼不見人影。

×　　×

叮叮噹噹！叮叮噹噹！

燒紅的鐵杵在爐子裏愈燒愈紅，鐵匠用鐵夾子挾着紅紅的鐵杵放在插台上，叮

叮噹噹的敲個不停。

「趙鐵舖」的招牌跟十里舖一樣的有名。

趙鐵匠的大名更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名手。

日照三竿，十里舖跟往常一樣的熱鬧，趙鐵匠剛打完了一件活，拿着大毛巾抹了抹額頭上的汗珠。突然，自門外走進一個滿臉肅默的長袍老者。

趙鐵匠剛一抬頭，道：「你老……」

只聽那老者一笑道：「老趙，你連我都認不出來啦……」

趙鐵匠這才仔細的打量起眼前這位仙風道骨的老者，哎呀一聲，急忙走上前去，伸出一雙污黑而長滿繭的手，緊緊抓住那老者，握着他的手臂——

他大聲道：「哎呀，東方老爺子，什麼風把你給吹來了……」

那老者嗯了一聲道：「無事不登三寶殿——」

趙鐵匠道：「進來，有話裏面說。」

東方馭龍走了進去，道：「趙鐵舖是十里舖的招牌，凡到十里舖的非經過你這裏不可，只要你在打鐵，任何人都逃不過你的眼去……」

趙鐵匠呵呵笑道：「老爺子，你可不能把我說的那麼行喲，當心我這塊老招牌砸得稀糊爛，那時候，老爺子你，就會說我老趙盡會吹啦……」

兩個風塵中的怪傑，說到得意處，不禁相擁哈哈大笑，雙方笑意一歛，趙鐵匠先倒了杯茶，道：「老爺子，你有什麼吩咐盡管說……」

東方馭龍道：「小女有沒來這……」

趙鐵匠眼睛一亮，道：「老爺子，你不說，我是差點認不出來呢，有，有，今兒一大早，我便發現一男一女從這裏經過，不知怎的，我總覺得那女的面目挺熟，可是就是想不出來，現在你老爺子這麼一說，果然是令媛……」

東方馭龍抓住趙鐵匠道：「他們在那裏？」

趙鐵匠道：「大概還在十里舖……」

東方馭龍道：「我找他們去……」

趙鐵匠道：「老爺子，你急什麼，令媛又不是小孩，她出來玩玩，你也犯不着管的那麼嚴厲……」

東方馭龍嘆了一聲道：「老趙，你不知道——」

趙鐵匠一驚道：「怎麼？」

東方馭龍道：「在她旁邊的那個姓石的是個騙子……」

趙鐵匠楞了一楞，道：「騙子——」

東方馭龍道：「是嘛，他把萍兒騙的死心塌地跟他在一塊，你想想，我的女兒眼看就要飛了，我怎麼會不急呢……」

趙鐵匠笑道：「老爺子，令媛有了朋友，你該高興呀……」

東方馭龍哼了一聲道：「哼，高興，我見了姓石的非宰了他不可，看看萍兒還跟不跟他在一塊……」

趙鐵匠道：「老爺子，你也別急，只要他們還沒出十里舖，我相信他們一定要經過我趙鐵匠的門……」

東方馭龍道：「鐵匠——」

趙鐵匠嗯聲道：「老爺子你有話盡管說——」

東方馭龍苦笑一聲，道：「我想請你幫個忙——」

趙鐵匠怔道：「什麼忙，你說嘛。」

東方馭龍道：「我請你教訓那姓石的一頓，如果由我親自動手，只怕萍兒會怪我，由你來出面，那情況就不一樣……」

趙鐵匠一呆道：「這個……」

東方馭龍拂袖而起，道：「老夫不會強人所難——」

趙鐵匠笑道：「老爺子這是什麼話，我趙鐵匠也不是忘恩負義的人，你待我好，我也不是不知道，不過，那姓石的武功是什麼路數……」

東方馭龍沉思半晌，道：「我也沒摸清楚……」

話語方落，遠處已傳來一陣篤篤的蹄聲，趙鐵匠撞了撞東方馭龍，但見石仁中和東方萍各跨一騎從鎮上緩緩行來，蹄聲篤篤，好不清脆……

東方馭龍雙目通紅道：「就是他。」

趙鐵匠道：「到裏面去，看我的……」

東方馭龍嗯了一聲，急忙往鐵舖裏閃去。

趙鐵匠拉起架式敲了一陣鐵，只聽他大聲道：「喂，騎馬的騙子，你要到那兒去呀……」

石仁中和東方萍聞言一怔，不知趙鐵匠說的是誰，急往左右打量，除了他倆也沒有別人了，顯而易見，趙鐵匠是對着他說的。

他苦笑道：「朋友，你跟誰說話？」

趙鐵匠怒道：「除了你還會有誰？」

石仁中和東方萍俱未料到和自己素陌平生的一個鐵匠居然攔路相罵，不禁楞了一楞，石仁中說道：「朋友，你認錯人了吧。」

趙鐵匠嘿嘿地道：「認錯人，嘿嘿，不會，不會。」

東方萍道：「這位大叔，你一定是認錯人了。」

趙鐵匠道：「他是不是姓石——」

東方萍道：「是啊。」

她長得鮮明艷麗，嬌小而柔媚，說起話來怯生生的，却如玉珠落盤，清脆圓潤，誰聽了都受用無比。

趙鐵匠見東方萍數年未見，已長的婷婷玉立，她不僅小臉且長得好，身材更是勻細相稱，暗中讚了一聲，道：「他已然姓石，那決錯不了了……」

東方萍微微一笑道：「大叔，這就是你的不該了……」

趙鐵匠一楞道：「我的不該……」

東方萍道：「是呀，天下姓石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你硬指他是個騙子，大叔，你這不是太冒失了……」

趙鐵匠嘿嘿地道：「女娃兒，沒你的事，我在跟他說話。」

東方萍柳眉一鎖道：「路不平有人踩，大叔，你這是找麻煩……」

趙鐵匠奉了東方馭龍老爺子的命令，存心找石仁中生事，那曉得東方萍幾句話，說的他理屈不已，他暗中一盤算，這個場面是非鬧不可，否則他沒法向東方老爺子交待。

他抓着一柄打鐵的錘，道：「呸，那

馬上的小子先給我鐵匠滾下來——」

不用說，他指的是石仁中，他正跨在馬上呢。

石仁中道：「他也許是瘋子，我們別理他——」

東方萍嗯了一聲道：「我們走——」

兩人正要策馬而行，趙鐵匠已搶到了路當中。

趙鐵匠吼道：「要走，沒那麼容易，咱們把話得說明白。」

他這一大聲嚷嚷，立刻驚動了十里舖的左隣右舍，一下子，十七八條漢子圍過來了，趙鐵匠見人都出來了，聲音吼的比誰都大了。

他大吼道：「姓石的，我——趙鐵匠在十里舖住了將近十七八年，打鐵也打了十五年，平常我跟誰吵過鬧過，你——要不是惹了我，我會找上你麼？」

他說的有板有眼，隣居也弄不淸楚是怎麼一回事，不過鐵匠在這兒開了十幾年的店，從沒有跟人吵過爭過是眞的，所以全都點頭信了。

有人低聲議論道：「是啊，老趙可沒跟誰吵過架……」

也有人嚷着道：「不會，不會，老趙是個粗人，決不會寃枉人……」

石仁中皺眉道：「鐵匠，你一口咬定了我，使我百口莫辯，好吧，你說我是騙子，我倒要請教一下，我騙了你什麼？」

趙鐵匠叫道：「好，你不說，我就全給你抖出來——」

語聲一頓，道：「你上次在我這店裏訂了七把七首，都是鑲金邊的，拿了七首沒付錢不說，還乘我不注意的時候偸了我的錢盒子……」

此語一出，石仁中不禁覺得啼笑皆非，他目光如電的盯着趙鐵匠，腦海中一直盤旋着一個重要的問題。

他忖道：「我跟這姓趙的素不相識，他爲何要誣賴我……」

他冷冷地道：「趙鐵匠，你這話愈說愈沒譜兒啦……」

趙鐵匠大聲道：「沒譜兒，嘿，這話都是有板有眼的實在話，十里舖的小孩子都認的我，我趙鐵匠賴過誰啦。」

石仁中道：「你不能空口說白話，要有證據——」

趙鐵匠冷笑道：「證據，我就是最好的證據——」

石仁中斜睨了趙鐵匠一眼，道：「鐵匠，你不要無中生有——」

趙鐵匠大錘一揚，道：「姓石的，你騙人的玩意兒還不止這一樁呢，我鐵匠今天可要替十里舖衆位鄉親出口氣——」

東方萍怒道：「他還騙了你什麼東西，你一併說出來好了。」

趙鐵匠狠聲道：「好，你們可要聽淸楚了，這小子還騙了西衖衖周大嬸的閨女——玉嬌呀……」

這話一出立刻使場中的人羣大亂，西衖衖周大嬸的閨女——玉嬌前個月好端端的讓人給拐走了，害的周大嬸連哭帶嚎的跑遍了整個十里舖，就是沒有玉嬌的影子，周大嬸找不到玉嬌，幾經折騰終於挨不住傷心之痛，一口氣沒咳出來，登時魂歸了天……

這事曾使十里舖的鄉親們憤慨不已，當時曾宣稱只要抓着那個拐子，不剝了他的皮，也要抽了他的筋……

但見這些人，羣情憤慨，俱怒目以視，朝石仁中圍了過來，東方萍望了石仁中一眼，說道：「仁中，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石仁中苦笑道：「我也不知道——」

東方萍爲了平抑一下衆人的情緒，道：「各位鄉親，十里舖是最淳樸的地方，我們兄妹已然遇上這檔子事，決不會抽身而退，但是，爲了查明眞象，我們想請地方上……」

一個淸瘦老者排衆而出，道：「老夫譚成，是十里舖的鄉紳，周大嬸閨女玉嬌前個月失踪的，老趙說是那位小哥，依我看——」

趙鐵匠道：「譚老爺子，我老趙的話可不是空穴來風……」

東方萍冷冷地道：「你鐵匠今天若說不出個道理來，只怕……」

趙鐵匠斜睨着東方萍，道：「小姑娘，你可不要再上這小子的當喲——」

東方萍叱道：「請你別胡說……」

趙鐵匠嘿嘿地道：「周大嬸的玉嬌姑娘跟你一樣的聰明，可是最後還是被這小子騙跑了，唉，小姑娘，我眞担心，他騙了妳再將你賣進了靑樓，那個時候……」

石仁中忍無可忍道：「趙朋友，請你不要血口噴人……」

趙鐵匠道：「血口噴人，哼，我鐵匠一生中不會亂咬過人，也不會硬栽人贓，你這小子長的不差，怎會專做這種傷天害理的勾當……」

譚成咳嗽一聲道：「鐵匠，你再仔細看看，會不會認錯了人……」

趙鐵匠嗤之道：「認錯人，哎呀，譚老爺子，你也不是不知道，三里外的雁子窩我都能看的一淸二楚，認人那更不用說了，不管是誰？只要在我面前幌一眼，我準能再認出來……」

譚成嗯聲道：「這個我倒相信，不過玉嬌姑娘的事非同小可，事關人命咱們可不能隨便指個人，惹出大漏子來……」

趙鐵匠道：「怎麼啦，說了半天還是不相信……」

譚成道：「不是不相信，是不能信，這種事總得拿出點證據……」

趙鐵匠一呆道：「我親眼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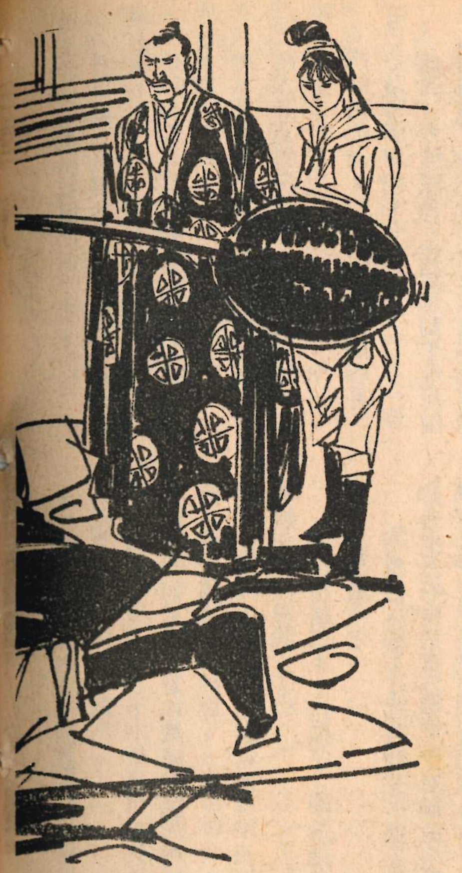
譚成道：「這不够證明……」

趙鐵匠一攤手，道：「好，譚老爺子，算我說了等於沒有說，好不好，就算我多管閒事，好不好，哼，我鐵匠在十里舖也十來年了，我騙過誰來着。」

譚成搖頭道：「老趙，你愈說也愈不像話了，十里舖上都是老實人，誰也沒怪過你，說過你，這次——你爲了玉嬌姑娘的事，當衆和這位小哥鬧起來，我們都很感激你，不過，這件事不是小事情，所以我們不能不愼重呀——」

趙鐵匠點頭道：「譚老爺子，我沒怪你呀……」

譚成嗯道：「對，咱們十里舖是從來不惹事，惹事就不怕事，玉嬌姑娘她娘死的寃枉，大夥爲這件事都難過了好一陣子，不過……」



他朝石仁中瞥了一眼，道：「這位小哥，我看你也不像個壞人，也許是一時的胡塗做出這種事，你麼，只要把玉嬌姑娘交出來，我保證沒事——」

石仁中苦笑道：「譚老爺子，你怎麼想來着——」

譚成嘆了一口氣道：「一個年青人總會有點錯，想當年我跟你一樣——二十郎噹歲，一時的血氣之勇，也幹過幾件不太中聽的事，不過有錯能改，也就……」

石仁中搖頭道：「老爺子，我不會做這種事，也不屑於……」

譚成黯然的道：「我年青時候的脾氣，跟你一樣，誰說也不行，天老爺老大，我老二，什麼帳也不賣，可是，唉，人一進了中年，就知道以往的傲氣，都是夜郎自大……」

石仁中正色道：「譚老爺子，我以人格保證，這個案子跟我沒有關係，至於趙鐵匠爲什麼會栽在我頭上，我會將原因查明……」

他轉頭道：「萍萍，咱們走——」

他這一走，十里舖圍觀的人立刻都竊竊私議起來，趙鐵匠挺身作證，說的歷歷在目，鐵證如山，而石仁中一口否認，氣定神閒，一點驚慌都沒有，難道說這案子眞不是他幹的，還是另有其人……

如果玉嬌失蹤的事不是姓石的做的，則姓趙的鐵匠指着不放，其目的何在？顯然與姓石的……

衆人俱不想讓姓石的走，可是誰也不願出面，只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私下我推你，你推我的……

趙鐵匠大叫道：「要想走，沒那麼便宜——」

石仁中冷冷一哂，道：「怎麼？你想要留人——」

趙鐵匠點頭道：「不錯，我正有這個意思——」

石仁中淡淡地道：「趙鐵匠，我不明白你跟我過不去的原因，不過這個原因我會弄明白，至於你想留下我，對不起，趙鐵匠，你只怕要失望了……」

趙鐵匠一楞道：「爲什麼？」

石仁中哼聲道：「憑你那幾下子不一定能留住我……」

趙鐵匠哈哈大笑道：「你講打架，哈哈，我趙鐵匠聽了打架就像是過小年，平常有力氣用不盡，總覺得擂起錘子來不過癮，哈哈哈，姓石的，你只要能挺的住我姓趙的幾錘，玉嬌姑娘的事，我姓趙的担下了……」

石仁中冷冷地道：「跟你動手太丟人了。」

他看也不看趙鐵匠一眼，拉着馬韁，欲和東方萍併肩行去。

趙鐵匠一個箭步衝了過來，道：「慢着——」

石仁中冷笑道：「你眞要動手。」

趙鐵匠嘿嘿地道：「除了這條路，只怕再別無選擇了。」

東方萍怒聲道：「姓趙的，你也太逼人了！」

趙鐵匠哈哈地道：「姑娘，你眞被他的甜言蜜語迷昏了頭，怎麼還不清醒，看看他的樣子，令尊會答應麼？」

東方萍一震，道：「哎呀，我想起來了……」

石仁中一怔道：「萍萍，你想起什麼了？」

東方萍道：「剛才和姓趙的只顧吵架，沒有時間去思攷，現在我忽然覺得他很面熟，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面——」

趙鐵匠一聽心中一震，忖道：「丫頭片子，你可不能怪我呀，這都是妳爹授意的，想想看，可不能再往下想，不然我的底可全掀了……」

他嘿嘿地一笑，道：「別套近乎，誰跟你熟——」

東方萍嗯了一聲，道：「對，我一定見過你——」

趙鐵匠冷冷地道：「姑娘，你認錯人了，在十里舖我可從沒離開過一步，你要是認識我，除非太陽打西邊出——」

石仁中道：「萍萍，別去想了，這種人想起來也沒用——」

趙鐵匠揚起鐵錘，道：「對，姓石的，你才是明白人……」

石仁中將馬韁交給了東方萍道：「趙鐵匠，你不後悔——」

趙鐵匠一怔道：「後悔什麼？」

石仁中道：「後悔你跟我動手。」

趙鐵匠大笑道：「好小子，你的牙倒挺硬的——」

石仁中道：「那有你厲害，睜着眼睛說瞎話。」

趙鐵匠怒聲道：「你才睜着眼睛說瞎話。」

他作勢揮錘，譚成突然衝了出來，擋在兩人中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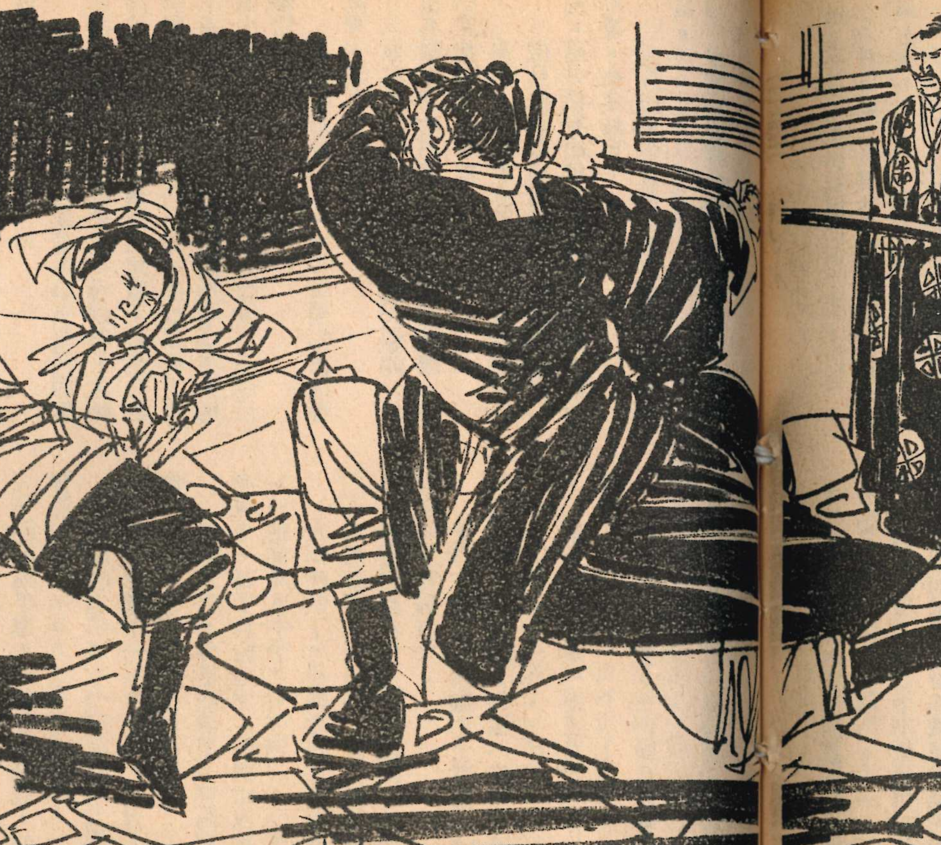
譚成說道：「趙鐵匠，這個架，可不能打——」

趙鐵匠道：「爲什麼？」

譚成道：「你力大骼臂粗，萬一一錘打死人……」

趙鐵匠道：「那不結了，正好給玉嬌的娘報了仇——」

譚成道：「不可以，不可以，十里舖



十來年了都沒有人動過刀槍，也從沒有發生過命案，你們這一拚命，豈不……」

趙鐵匠瞪眼道：「這是什麼節骨眼上，還管的了那麼多——」

刹那間，羣情沸動，有人高叫道：「是呀，別管那麼多，先把那小子拿下了再說——」

趙鐵匠見有人支持他，不禁得意道：「聽見沒有，大夥的意思，可別怪我姓趙的——」

譚成搖了搖頭，說道：「你把事情鬧大了……」

趙鐵匠一拍胸脯道：「沒關係，天塌下來有我頂——」

石仁中不屑的冷冷一哼道：「你眞是條漢子——」

趙鐵匠嘿嘿地道：「怎麼樣？你想拉交情——」

石仁中道：「閣下請，咱們手底下見眞章——」

趙鐵匠道：「行。」

他揚起大鐵錘又道：「亮傢伙——」

東方萍在旁插嘴道：「一個鐵匠，由我來——」

石仁中凝重的道：「不是個普通的鐵匠，還是由我來——」

他緩緩拔出了那柄寶刃——穿月神劍，這柄長劍在空一顫，閃現出道道精芒，縷縷劍氣隨着散射出來。

趙鐵匠心神一顫，脫口道：「穿月神劍——」

石仁中道：「看不出，你還有幾分眼力——」

趙鐵匠道：「我的行業是鐵匠，武林中的名刃利器，我差不多都認得，想不到，可眞想不到呀，一個騙子，竟有這樣的劍……」

他雙目一冷，又沉聲吼道：「這劍是那裏來的？」

石仁中怒道：「難道是你的……」

趙鐵匠道：「雖然不是我的，可是我要過問——」

石仁中道：「劍在我手上，有本事你拿去——」

趙鐵匠大聲道：「大夥可聽淸楚了，話是他自己說的，到時候可別怪我趙鐵匠以大欺小，專奪人家的東西——」

有人應聲道：「對付這種狂徒，不講究什麼手段，鐵匠，你盡力而爲吧，沒有人會怪你，況且，你已經先把醜話說在前頭了……」

另有人叫道：「對，對。」

只見羣情激動，沸騰不已，趙鐵匠在立場上已站於不敗之地，不禁長聲一笑，朝前大大的踏出一步。

他朝石仁中眨眼道：「石小子，你聽淸楚了沒有……」

石仁中寒聲道：「聽淸楚了，趙鐵匠，動手吧。」

趙鐵匠叫道：「好，那麼，我就不客氣了……」

他在十里舖隱姓埋名了十來年，十里舖的居民平常只知道趙鐵匠力大如牛，百八十斤的石頭一舉過頂，可不曉得他不僅力氣大，武功也挺好的呢。

但見他舒捲着衣袖，手裏拿着一柄大

長錘，一幌身子人已滑了過來，伸臂一錘，朝石仁中當頭擂了下來。

石仁中移身，道：「趙鐵匠，好大的手勁。」

他見對方不但手勁足，身法猶是靈活，頓知對方不是一個普通鐵匠，一揮劍，朝對方的肋下攻去。

這一劍是試探性，看看對方的反應如何？

誰知趙鐵匠不吃這一套，僅僅一退身子，長劍從肋下滑過，僅差半寸，時間拿揑之準，更是出乎石仁中的意料之外。

石仁中心中大震，忖道：「好厲害的角色——」

他撤劍斜轉，緊跟着飛洒出七道劍影，在趙鐵匠身子四週佈上一層劍幕，這種高絕的劍法殊出趙鐵匠的想像，當東方馭龍請他扮演這一個角色時，他以爲對方也不過是個花花公子之流，武功不會高到那裏去，雙方一交上手，這才知道自己的估計完全錯誤。

趙鐵匠驚聲道：「小子，看不出你還眞有一套——」

他不敢再輕敵，急忙掄起大鐵錘，施出各種不同的招式，凌厲的施以攻擊，瞬間互相換了十來招。

突然，石仁中吼聲道：「看招。」

但見他長劍揉轉而上，幻化的擊出一劍，這一招有如神來之劍，攻的對方措手不及，快速無比。

趙鐵匠面色蒼白，驚聲道：「黃葉秋風。」

斷他是武林中頂尖的一把手，一覺不對勁，急忙撤招自保，旋身縱退，動作不謂不快。

嘶——地一聲輕响——

一股冷風襲體，趙鐵匠低頭一看，上半身的胸前衣衫被對方劍光劃了一道大口子，雖然僥倖未傷及皮膚，可是那股子難看勁也够令人瞧的。

他駭聲道：「好快的劍法。」

石仁中一收劍，道：「趙鐵匠，咱們後會有期——」

說完和東方萍牽馬行去，無人敢再攔阻。

趙鐵匠鐵青着臉，道：「站住——」

譚成搖手道：「算了，老趙，他不是普通人……」

趙鐵匠急聲道：「玉嬌的事——」

譚成說道：「不會是他，看看人也不像……」

趙鐵匠巴不得早些散了，好向東方馭龍覆命，爲了裝裝場面，故意跺跺脚，道：「便宜那小子了……」

人漸漸散了，他轉身回到了鐵匠舖。

黝黑潮濕的後屋裏，東方馭龍也不點燈，靜靜的坐在床上，趙鐵匠一推門，東方馭龍才轉過頭來。

東方馭龍點點頭道：「不錯。」

趙鐵匠苦笑道：「還不錯呢，差點沒了命——」

東方馭龍道：「這正是我找你出手的原因——」

趙鐵匠大叫道：「什麼？你叫我去送死——」

東方馭龍道：「別緊張，你不是好好的活着麼……」

趙鐵匠苦澀的道：「老爺子，要不是他手下留了情，那幾劍準有一劍會落在我身上，唉，眞看不出來，他的身手竟然那麼高，老爺子，你的小姐已跟定他了，我看——」

東方馭龍寒聲道：「我女兒就是老掉了牙，也不能嫁給姓石的……」

趙鐵匠道：「老爺子，令嬡——」

東方馭龍恨恨地道：「只有毀了姓石的……」

趙鐵匠不禁一呆，說道：「什麼？毀了他——」

東方馭龍嗯聲道：「這樣才能使萍兒死了這條心……」

趙鐵匠搖頭道：「不好。」

東方馭龍一怔道：「爲什麼？」

趙鐵匠道：「平心而論，姓石的人品不壞，武功也好，像他這樣的人選，還眞不容易找，不過——」

東方馭龍微慍道：「誰叫他惹我的女兒——」

趙鐵匠說道：「老爺子，年青人在一塊——」

東方馭龍搖頭道：「不行，不行，說什麼也不行。」

趙鐵匠道：「老爺子，你準備去追他們……」

東方馭龍搖頭道：「我要在你這裏等他們……」

趙鐵匠搖頭道：「在我這裏，唉，老爺子，他不會再來了……」

東方馭龍說道：「我估量，他非再來不可——」

趙鐵匠道：「何以見得？」

東方馭龍道：「因爲你誣賴了他，玉嬌姑娘的那檔子事他非追究出來不可，老趙，有了你的這一手絕招，他就非來不可了。」

趙鐵匠嘆口氣道：「當時我只是想拖住他，沒想到他手上還眞硬朗……」

東方馭龍大笑道：「他再硬朗也要吃點苦頭……」

趙鐵匠道：「老爺子，我看你別毀了他……」

東方馭龍畧畧一怔道：「怎麼啦？連你也代他說話了。」

趙鐵匠急忙道：「我不是這個意思，不過……」

東方馭龍揮手道：「準備點吃的，晚上我要等他……」

趙鐵匠點頭道：「好，我準備去。」

東方馭龍日光隨着一冷，嘴角上露出一絲冷酷的笑意，那種詭秘的神態，誰也猜不透他心中想的是什麼？

一燈如豆，昏黃的燈影斜斜投落在東方萍那張鮮艷而晳白的玉靨上，她黛眉緊蹙，一股濃郁的愁情從眉宇間閃現出來。

她深情的凝望着端坐的石仁中，倆人似乎在等着某一時刻的來臨，靜靜的坐着，誰也沒開口。

良久——

東方萍關懷的說道：「仁中，我陪你去……」

石仁中搖頭道：「萍兒，一個鐵匠還奈何不了我，這次我夜裏拜訪並不是和他

動手，主要是把玉嬌的案子弄清楚……」

東方萍道：「可是——」

石仁中道：「別担心，我會很快的回來……」

突然，砰砰地一陣敲門聲——

東方萍日光一寒，道：「誰？」

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答道：「老夫譚成——」

這個鄉紳夤夜來訪，殊出屋中兩人預料之外，石仁中站起身來，將門啓開，只見譚成含笑的站在門口。

譚成禮貌地說道：「石公子，老夫能進來麼？」

石仁中道：「請進——」

譚成也不客氣的大步踏了進來，雙方俱落了座。

石仁中拱手道：「譚老爺子，不知有何見教——」

譚成唉聲道：「石公子，不瞞你說，我是爲玉嬌那件案子來的——」

石仁中道：「怎麼？譚老爺子眞認爲是在下幹的……」

譚成道：「不，不。」

石仁中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譚成道：「我只請二位，盡速離開這裏？」

東方萍一怔道：「這又是爲什麼？」

譚成道：「老夫知道決不是石公子幹的，所以老夫請二位快點離開這裏，何必要淌上這個混水——」

石仁中道：「譚老爺子，你知我們不離開十里舖的原因麼？」

譚成道：「就是因爲老夫知道，所以才請二位上路，那個鐵匠的話並不可靠，何必跟他一般見識……」

石仁中道：「譚老爺子，你的好意我心領了，趙鐵匠一口咬定了我，如果我抽身一走，大衆還眞以爲……」

譚成連連搖手道：「不會，不會，你盡管走——」

石仁中道：「不能走，老爺子，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譚成搖頭道：「唉，老弟，那會更複雜了……」

石仁中道：「在下不在乎……」

譚成道：「唉，你的脾氣，怎麼這麼倔——」

石仁中苦笑道：「沒辦法，我的個性如此，什麼事情不沾便罷，沾上了就非把事情弄個明白不可……」

譚成搖頭道：「好吧，你執意如此，老夫也不便太勉强，不過凡事讓人一步，不要太逼人……」

石仁中說道：「在下謹記老爺子的教訓……」

譚成道：「老夫告辭了……」

說着一拱手，轉身啓門而去。

東方萍詫異的道：「他怎麼會知道咱們住在這裏？」

石仁中道：「他是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物，這點瞄頭都沒有的話，還能在地上混麼……」

東方萍道：「他幹嘛攆我們走……」

石仁中道：「也許怕咱們在地方上生事……」

東方萍搖了搖頭說道：「我看，不會那麼簡單……」

石仁中道：「萍萍，你的意思……」

東方萍沉思道：「譚成不是個壞人，不會圖謀不良，但是，他今夜請求咱們離開這裏，看上去是一片好意，骨子裏又像有什麼目的……」

石仁中訝異地說道：「他會有什麼目的呢……」

東方萍道：「你別急，趙鐵匠那兒會有端倪的……」

咚咚三响——

夜已三更，石仁中推開窗看看天色，烏黑一片——

東方萍道：「仁中，我也去。」

石仁中道：「你先歇着，我一會兒就回來。」

說着似穿林的小雁，身形僅僅一掠，人已失去踪影。

× ×

當東方馭龍將最後的一杯酒喝乾了底，他那雙通紅而佈滿血絲的目光突然朝屋頂上一望，急忙做了個手勢。

趙鐵匠緊張的隱蔽起自己的身形，低聲道：「老爺子，來啦。」

東方馭龍點頭，低聲道：「照着我的話做。」

趙鐵匠點點頭，跑到門前，大聲道：「朋友，進來吧。」

他把門一打開，不禁楞了一楞，在他想像中石仁中一定在屋頂上，自己一開門對方反而有種吃驚的樣子，那料到自己的門才一開，石仁中已站在大門前了。

石仁中道：「趙鐵匠，你倒有自知之明。」

趙鐵匠嘿嘿地道：「恭候大駕已經多時了——」

石仁中道：「哦，累你久等了。」

趙鐵匠道：「那裏，那裏。」

屋裏黑漆漆地，伸手不見五指，石仁中冷冷一笑，大步跨了進去，他頭也不回的道：「鐵匠，咱們這是摸黑……」

趙鐵匠呵呵笑道：「我鐵匠窮的連燈油錢都沒有，你就委曲點……」

石仁中道：「鐵匠，我的來意你知道了……」

趙鐵匠道：「知道了。」

石仁中道：「那咱們可以談談了。」

趙鐵匠冷哼道：「是玉嬌的案子。」

石仁中道：「你把這件案子硬栽在我頭上——」

趙鐵匠道：「石朋友你要失望了。」

石仁中隨手拿了個小几櫈坐了下來，趙鐵匠順手把門閂上，剎那之間，屋裏空氣十分不和協……

石仁中道：「怎麼？你怕我跑了。」

趙鐵匠笑道：「只怕你跑不出去。」

石仁中哼聲道：「現在說這話爲時尚早。」

趙鐵匠道：「石朋友，我想給你引見一位老朋友……」

石仁中淡淡地道：「我的老朋友太多了，不知道你是指誰？」

趙鐵匠嘿嘿地道：「你見着自然會認識——」

話語一落，但見一個高大的身影從一個屋角裏轉出來，石仁中心神一緊，注視

着他對面的人。

他淡淡地一哂，道：「原來是東方老爺子──」

東方馭龍道：「你沒想到吧。」

石仁中道：「很意外。」

東方馭龍道：「自從無名谷一別，我總想找個機會，咱們雙方好好的談談，彼此間也應當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石仁中冷聲道：「在下恭請老前輩指教──」

東方馭龍道：「指教倒不敢，互相談談倒可以。」

他緩緩行來，在石仁中面前，坐了下來。

石仁中道：「老前輩請交待──」

他心中雖然對東方馭龍的固執和偏見有所不諒解，但他到底是東方萍的父親，石仁中唯有強自壓制自己，有禮的和對方交談。

東方馭龍長吸口氣道：「老弟，你是知道的，我只有一個女兒──」

石仁中點頭道：「你是說萍萍──」

東方馭龍嗯聲道：「這幾天你們大概是在一塊──」

石仁中道：「不錯。」

東方馭龍道：「有一件事我想請你帮個忙──」

石仁中道：「前輩請吩咐──」

東方馭龍緩聲道：「你應當了解，我和萍兒，相依為命，誰也離不開誰，我想請求你，不要再打擾她，讓她有個快樂的家──」

石仁中道：「東方前輩，這點我不能苟同──」

東方馭龍道：「為什麼？」

石仁中正色道：「我和萍萍是道義上的朋友，我們的友情是……」

東方馭龍搖手道：「別跟我來這一套，我也是打年青人的時候過來的，你們那點兒花樣，我都懂──」

石仁中道：「前輩，有件事我須先說明。」

東方馭龍點頭道：「我會尊重你的意見──」

石仁中道：「萍萍和我的感情，我只希望前輩能以公正客觀的立場來衡量這件事，千萬不能意氣用事──」

他態度真摯，談吐侃侃，東方馭龍雖然在壓制着自己，對這個年青人的風度也不禁暗自佩服。

東方馭龍道：「當然，否則我不須要和你長談了。」

石仁中道：「是的，前輩。」

東方馭龍道：「萍兒是個涉世未深的女孩子，對一切事務還沒有更透澈的了解，當然，她在感情方面還很幼稚，你是個武林後進的年青高手中的佼佼者，不要因為兒女私情而荒誤了你的前途，因為在江湖上你還有一大截的路要走……」

石仁中道：「這個我知道──」

東方馭龍長長嘆了口氣道：「你能明白這點我就很高興了……」

他故意停頓了片刻，又繼續道：「所以，今天我來求你……」

石仁中道：「前輩，你太客氣了。」

東方馭龍道：「不，我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

石仁中黯然的說道：「前輩，這個我了解──」

東方馭龍拍拍石仁中，道：「你果然不負我所望，一點就透──」

石仁中道：「前輩，我還不了解你的意思。」

東方馭龍道：「只要你答應了，事情就好辦了。」

他站起來，繞了幾步，繼續道：「離開萍兒，永遠不見她──」

這幾句話有如晴天响起的巨雷，沉重無比的敲進石仁中的心底，他身子一陣搖幌，極力克制着──

石仁中苦笑一哼道：「前輩，你太苛刻了……」

東方馭龍冷冷地一哼，道：「這是沒辦法的事，為了萍兒，為了老夫，也為了你自己的前途，我希望你能辦到……」

石仁中搖了搖頭道：「前輩，我無法答應。」

東方馭龍變色道：「為什麼？」

石仁中道：「友情是無形的，沒有東西能分開它，那怕是人分東西，那一絲剪不斷的友誼一樣能維繫着雙方──」

東方馭龍搖了搖頭道：「我不信，時間會衝淡了你們之間的距離，過一段時間雙方就會忘了，什麼情誼，那玩意是唬人的──」

石仁中搖頭道：「前輩，你的說法不真實──」

東方馭龍冷哼一聲，微怒道：「怎麼不真實？」

石仁中凝重的道：「世間最真摯的情愛就是朋友間的友情，它雖不能估量其價值，可是它是維繫人與人之間和穆相處的良方，不能離開它，也不能少了它──」

東方馭龍急躁的道：「我不跟你談理論，我只問你答應不答應？」

石仁中搖搖頭道：「前輩，我無法答應──」

東方龍柔聲道：「石老弟，假如你答應跟萍兒一刀兩斷，老夫願全力支持你，在武林中，準可獨佔鰲頭，這代價可不小喲──」

趙鐵匠道：「是呀，有老爺子出面，你還怕不出頭呀──」

石仁中冷笑一聲道：「在下不重視這個……」

東方馭龍道：「你……」

趙鐵匠嘿嘿地道：「老弟，別敬酒不吃……」

石仁中道：「鐵匠，咱們的事還沒了呢──」

趙鐵匠道：「老爺子的事談妥了，再談咱們的……」

東方馭龍適時道：「老弟，別怨老趙，他只不過是奉命行事──」

石仁中憤怒的道：「這種手段不是太卑鄙了……」

東方馭龍搖頭道：「年青人，你的氣好盛──」

石仁中冷冷地道：「用這種手段對付我，比打幾錘還令人難過……」

趙鐵匠冷笑道：「姓石的你認為我用的手段不對，嗯，告訴你，你和東方姑娘

的事答應了便罷，不答應……」

石仁中怒道：「你要怎麼樣？」

趙鐵匠嘿嘿地道：「這後果你還不明白麼？」

石仁中道：「不明白。」

趙鐵匠狠聲說道：「好，你不明白，我告訴你，這件事，能善了便罷，不能善了，嘿嘿，你聽着，我要你出不了這個大門……」

石仁中不屑的道：「憑你──」

趙鐵匠道：「別以為白天佔了點便宜，那是我故意放水，真正動起手來，誰死誰活還不一定呢……」

東方馭龍瞪眼道：「老趙──」

說也奇怪，趙鐵匠素有鐵胆之稱，平常誰的賬也不賣，十里舖的人，都知道他很率直，做起事來有板有眼，可是，別人別惹他，惹上他，脾氣比誰都大，但怪就怪在這兒，東方馭龍不僅說話口氣不客氣，說話的神態，也怪冷厲的，按說，趙鐵匠可以不賣這門子帳，可是，他却是非賣不可……。

東方馭龍一瞪眼，他就閉了嘴，一句話也不敢再說了，那神情，對東方馭龍的冷叱，絲毫不為忤，看在石仁中眼裏，不禁嘖嘖稱怪，暗中嘀咕不已。

趙鐵匠最後訕訕地道：「老爺子，我不說就是了。」

東方馭龍點頭道：「萍兒和石老弟的事，由石老弟自己決定……」

石仁中道：「老前輩，在下覺得今日的相見是錯誤的。」

東方馭龍一怔道：「為什麼？」

石仁中道：「前輩，咱們的立場不同，所看的角度也不一樣，這種事不值得你老化這樣大的心血……」

東方馭龍冷笑道：「為了萍兒，老夫顧不了那麼多──」

石仁中道：「前輩是武林泰斗，當不會……」

東方馭龍長吐口氣道：「石老弟，你別給我戴高帽子，我只想知道我的問題你辦的到，還是辦不到……」

石仁中苦笑道：「這不是辦的到辦不到的，而是……」

東方馭龍瞪眼道：「你不答應──」

石仁中搖頭道：「不是不答應，是無法答應──」

「砰」地一聲大响──

東方馭龍已鱉了太久，他早已按耐不住，今日能這樣心平氣和跟石仁中談論這樣久，主要是想解決這件事，那想到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與對方商量，對方還是不答應，不禁怒氣橫生，一腳踢翻了一張桌子。

他沉聲道：「姓石的，別給你臉不要臉──」

石仁中一楞道：「前輩，你怎麼可以罵人──」

東方馭龍冷笑道：「罵你，罵你這兔崽子又怎麼樣？」

石仁中變色說道：「前輩，請你尊重點──」

東方馭龍瞪眼怒吼道：「石小子，話已挑明了，你如果不聽老夫的話，今日老夫顧不得什麼武林身份，也要和你週旋週旋──」

石仁中道：「前輩，請你不要老羞成怒，任何一件事情決不是單方面的，不錯，萍萍和在下是好朋友，但並不妨碍前輩什麼……」

東方馭龍怒吼道：「我不准你和她來往──」

石仁中道：「你這樣做沒道理──」

東方馭龍嘿嘿地道：「石小子，說句不中聽的話，你不配和她做朋友──」

石仁中也怒道：「笑話，你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他一再的忍耐，無非是看在萍萍的份上，那裏想到這個老傢伙不知進退，步步進逼……

東方馭龍嘿嘿地道：「石仁中，你敢輕視我──」

石仁中道：「是你先傷人……」

東方馭龍轉頭道：「老趙──」

趙鐵匠道：「老爺子，請吩咐──」

東方馭龍道：「把門栓上──」

趙鐵匠道：「老爺子，早關好了。」

東方馭龍嗯聲道：「姓石的，可敢跟我賭個東道……」

石仁中一怔道：「賭什麼？」

東方馭龍道：「賭命──」

石仁中道：「賭命，前輩，事情有那麼嚴重──」

東方馭龍嘿嘿道：「咱倆在這黑屋裏，各以百招為限，賭一賭命運，你可敢跟我一賭──」

石仁中朗聲道：「只要雙方公平，什麼都可以──」

東方馭龍瞪眼哼聲道：「你放心，老夫決不會佔你便宜──」

石仁中淡淡地道：「在下並不是指這個──」

東方馭龍大聲道：「聽着，咱們只以百招為限，假如你輸了，老夫要把你的生命留下，那時候，你可別怪老夫……」

石仁中冷冷一哂，道：「如果在下僥倖贏了呢──」

東方馭龍道：「萍兒就交給你……」

石仁中聞言一震，忖道：「雖然他武功蓋世，但為了萍萍，倒值得一拚──」

他朗聲說道：「前輩，在下願意與你一賭──」

東方馭龍嘿嘿地一哼，說道：「你別後悔……」

他向趙鐵匠叫道：「老趙，你做個見證人……」

趙鐵匠道：「老爺子，放心好了，我會很公平的……」

東方馭龍一移身，道：「你注意了，老夫要出手了。」

說着一幌身，人已斜飄而來，揚掌攻來一招。

石仁中不敢大意，他移避對方的第一招，轉身也發出一招，雙方都是以快制快，剎時掌風呼呼，震耳不已。

只聽趙鐵匠數道：「第一招，第二招……第三十五招……」

黑暗中，人影翻飛，動作快速，他倆武功之高，允稱鮮逢敵手，一交上手，就不可收拾，趙鐵匠數的快，他倆打的也快，饒是如此，趙鐵匠也有趕不上數招的感

覺。

休看趙鐵匠白日一口賴定石仁中，在今夜却公平的緊，他誰也不偏袒，一招一招的數着，竟沒一招漏過。

漸漸地，石仁中有不支之感，雖然他在年青輩中也是頂尖的好手，可是和東方馭龍相較，在內勁上顯然差了一截，每揮出一掌，他便有種沉重如山的感覺。

東方馭龍目光一冷，陰笑道：「石小子，你再接我一招。」

他右掌斜舉，照準石仁中的胸前推了過來。

這一掌勁力十足，至少也有八成功力，石仁中業已靠近牆壁，回身已無餘地，他唯有拚盡全力與對方一較。

急推右掌，咬牙迎了上去，「砰」然一聲大响過後——

雙方的掌勁甫觸及在一處，便砰地一聲傳了開來，石仁中只覺胸中氣血起伏，頭搖目暈，蹬蹬地一連退了三四步，將牆壁撞了一個大洞。

東方馭龍狠聲喝叫道：「還有最後一招呢……」

當他的手掌擦在半空，尚未劈落之時，他的心裏十分明白，這一掌劈下去——萍兒的他，就再也別想活着了……

萍兒會不會原諒他？當他做了……

這個念頭在他心中一閃而過，此刻已間不容髮，他已沒有思攷的餘地，一掌揮了下去。

突然，有人叫道：「住手——」

趙鐵匠的那扇大門陡然被撞了開來，東方馭龍一驚，急忙縮手，但見東方萍滿臉淚珠，呆呆的衝了進來。

東方萍說道：「爹——」

東方馭龍震撼的道：「萍兒——」

東方萍道：「爹，爲什麼要這樣？」

東方馭龍嘆氣道：「萍兒，你來這裏幹什麼？」

東方萍說道：「爹，你這樣對付仁中是不公平的——」

東方馭龍微慍道：「什麼？」

東方萍大聲道：「爹，仁中沒有錯，你不該……」

東方馭龍叫道：「住嘴——」

他朝前踏了二步，指着東方萍繼續道：「這裏沒你的事，你先回去休息——」

東方萍搖了搖頭，道：「爹，我不要休息——」

東方馭龍道：「萍兒，爹這樣做是爲了你好，如果你能諒解爹的這番苦心，你就不會怪爹了……」

東方萍凄楚的道：「爹，自從娘死了後，孩兒就沒有了溫暖，雖然你老人家給了我太多的父愛，可是——可是——」她一想起母親，心裏就覺得酸楚不已，剎時悲從中來，再也說不下去，哭泣不已……

東方馭龍原本滿肚子的怨氣，正思借此發洩出來，順便教訓萍兒一頓，那想到愛女竟然提起她死去的娘，東方馭龍心腸再狠，嘴也再硬，也不禁暗自嘆息，酸楚不已。

他顫聲道：「孩兒，你娘死了這許多年，你……」

東方萍道：「娘如果知道你這樣對付仁中，她一定很傷心——」

東方馭龍火氣陡冒，道：「妳娘跟姓石的有什麼關係……」

石仁中沉聲道：「前輩，請你別怪萍萍——」

東方馭龍吼道：「你是什麼東西，居然干涉起我們的家務事……」

石仁中道：「在下只是爲理而爭。」

東方馭龍道：「呸，你也配說理。」

石仁中長吸一口氣，道：「前輩，在下已容忍很久了……」

東方馭龍嘿嘿地道：「你可以不要忍呀，姓石的，沒有人叫你忍，有本事拿出來，剛才要不是萍兒來到，此刻你恐怕早死在老夫的手裏了……」

石仁中怒聲道：「好，已然你不講理，在下……」

東方萍急聲道：「仁中，你不能…」

當石仁中一雙目光與東方萍那雙近乎哀求而悲傷眸光相接觸的剎那，他那顆沸騰不已的心房，頓時冷却了下來，長長嘆了口氣，搖頭道：「罷了——」他踏着沉重的步子，朝屋外行去。

趙鐵匠道：「慢着——」

石仁中怒道：「你想怎麼樣？」

趙鐵匠冷聲道：「老爺子還沒叫你走呢。」

石仁中哼聲道：「腿長在我脚上，愛走就走，愛留就留——」

趙鐵匠冷冷地道：「說的倒輕鬆。」

東方馭龍沉聲道：「姓石的——」

石仁中怒聲說道：「閣下說話好不客氣。」

東方馭龍道：「對你，用得着麼？」

石仁中叫道：「你別逼人太甚，在下讓你並不是怕你……」

東方萍驚悸的道：「仁中，請你看在我的份上，別頂我爹——」

石仁中苦澀的道：「不是看在你的份上，我早……」

東方馭龍嘿嘿地道：「笑話，笑話，誰要你賣這個交情。」

他激動的指着石仁中，怒聲說道：「姓石的，我警告你，假使日後我再發現你跟萍兒在一起，那時候，你可別怪我不再容情……。」

石仁中道：「你管管你自己吧，自己都管不了，還能管別人。」

這話立時把東方馭龍的火氣又挑起來了，他大叫一聲，伸手從壁上的刀架上取下一柄長刀，一揮舞迅快的朝石仁中劈了三刀。

這三刀快速已極，攻時又猝不及防，石仁中反應再快，也不禁被刀劃了一下，剎時血影迸現，一件長衫被刀刃劃了一條大口子，血隨着流下……

石仁中神色一變，說道：「好狠的刀法——」

東方萍尖叫道：「血……。」

石仁中慘聲笑道：「好，我倆就拚個生死……」

他一運勁，氣吸丹田，氣貫四肢，拔出長劍，全神凝注在劍尖一點上，但見那鋒銳的劍刃上注射着一縷縷森寒，灰濛濛的劍氣。

東方萍陡然衝了過來，道：「仁中，不要這樣——」

她滿臉乞求之色，雙手抓着石仁中的手臂，任石仁中身上的血液沾滿身上，剎時血與淚全交織在一起——

石仁中苦笑一聲道：「萍萍，你不能怪我……」

東方萍泣道：「我知道，仁中，求求你，別和我爹動手。」

東方馭龍怒道：「萍兒，過來。」

東方萍顫聲道：「爹，我……」

東方馭龍叫道：「你再求那小子，我就宰了你……」

東方萍慘聲道：「爹，你先把我殺了吧。」

東方馭龍怒哼一聲，道：「你認爲我不敢——」

他再也壓制不了自己的怨憤，走上前去，一脚把東方萍踢翻倒地上，東方萍心神俱碎，倒在地上哇地大哭……

殺機一湧，石仁中大聲道：「你不要打她……」

東方馭龍大笑道：「老子先宰了你，姓石的，你才是禍根……」

躍身七尺，大刀像落雪似的朝石仁中身上攻來。

石仁中吼道：「好，我跟你拚了。」

他運起長劍，迎着對方急劈而來的刀刃，不閃不避，劍和着身影，剎時兩人交戰在一起……

刀劍相擊，精光暴閃……

凌厲的劍影和着暴閃的刀光，愈展愈烈，此刻雙方俱拚足了全力，黑暗中叱喝連連，分不清誰是誰？

東方萍倒在地上一個勁的哭，根本不理會搏鬥中的兩人，實在的，她的心已被東方馭龍一脚踢碎了，天大的事，她也顧不得了。

還是趙鐵匠冷靜點，急忙扶起東方萍，道：「小姐，你再不阻止，便要出人命了。」

東方萍拭去了淚水，唉聲道：「我……也管不了了……」

突然，一滴涼絲絲的血水滴在她的臉上，她用手一摸，發覺那是鮮紅的血，登時駭了一跳，她腦中靈光一閃，迅快的忖思着道：「倘如爹再不停手，兩者必有一傷……」

她顫聲叫道：「爹——」

東方馭龍此刻全神貫注在施出的刀法上，對東方萍的叫喊根本不予理會，他目中煞光湧現，臉色在淸冷中，透出一股厲怖的殺機——

刀光劍影，纏鬥交織……

突然，石仁中一個踉蹌，差點摔倒，但他的劍法凌厲，威力絲毫未減，東方馭龍雖然功力蓋世，如要拔去眼前的强敵，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只聽石仁中叫道：「我跟你拚了。」

他劍法超絕，招式一變，威力大增，頓時把東方馭龍攻來的刀招，一一逼退回去，東方馭龍暗中大駭，腦海中迅快的忖道：「看不出姓石的受了刀傷，猶有這强的功力，如果再假以時日，當今武林中人，只怕無人能敵……」

東方馭龍一念至此，心中殺機較前猶濃，一抖大刀，煞招立現，只見一道寒光照着石仁中左肋劈去。

石仁中不閃不避，運劍斜撩，反攻對方小腹，這種打法，正是江湖上最忌的兩敗俱傷打法。

趙鐵匠瞪大了眼睛，驚懼的道：「不好。」

他的話聲未了，東方萍整個人已像一縷輕風似的，鑽進了刀光劍影中，不顧生死，不畏自己任雙方的刀劍向自己身上落去。

這，不僅僅是兩敗俱傷，而是三方俱傷……

只聽東方馭龍叫道：「萍兒……」

他縱有殺死石仁中的意思，可是在這樣的節骨眼上，他那柄不太稱手的大刀，怎麼樣也劈不下去，否則，他唯一的愛女便要死在自己的刀下了。

在這刻不容緩的瞬息間，東方馭龍立刻表現出那種不凡的身手和功力，硬生生的把劈出的刀勢硬扯了回來。

颼地那麼一下子，東方萍在千鈞一髮中，僥倖至極的沒有被對方的刀刃沾着，但也够人寒悸的了。

單表東方馭龍一方，似乎並未交待淸楚東方萍的險境，石仁中此刻正全神貫注的欲和對方一較生死，突然，變生肘腋，東方萍硬是不顧危險的衝在劍刃範圍之中，登時把他嚇了一大跳。

他顫聲道：「快退——」

當時他那柄神劍已遞出一大半，不收招定會刺傷撲來的東方萍，但，此刻劍已遞出，欲收不能，在這種幾乎無法改變情勢的關頭上，石仁中立刻表現出超俗絕倫的不世武功，他身形疾墜，硬把那衝出去的身子拉退三尺之外。

劍尖劃破東方萍的衣服，但未傷及皮膚，僅毫厘之差，而挽救了一條生命，東方萍這一衝，總算把兩個生死纏鬥的高手，分開了，可是，自己所付出的代價也不少……。

東方萍臉色蒼白，駭楞在地上……。

東方馭龍焦急的道：「萍兒，你沒有怎麼樣吧……」

石仁中也關懷的道：「萍萍，太危險了……」

但是，東方萍在親情與愛情之間，她幾乎無法選擇，那雙令人沉迷的眸珠痴痴的望望石仁中，又企憐的看看東方馭龍，她希望雙方能彼此諒解，可是，事實上辦不到……

良久，她慘聲道：「爹，你不願女兒有個幸福的歸宿麼？」

東方馭龍冷笑道：「我當然希望你能有個好婆家，所以爹才千方百計的阻止你和石仁中來往……。」

他指着石仁中又繼續道：「你自己看看，他能有多大出息。」

說的石仁中變色，一臉憤慨不平的神色。

東方萍急拉拉他：「爹，孩兒要的是他的人，不是……」

東方馭龍冷冷地道：「爹要你嫁一個足堪與我們匹對的人……」

東方萍顫聲道：「爹，不管是誰，女兒不喜歡——」

東方馭龍說道：「會的，你一定會喜歡的……」

（未完）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香羅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爲瞎姑等押回玉佛寺，謁見六悲師太，郭長風擬憑三寸不爛舌，化解林元暉與她們之間的仇怨，大悲師太反說他上了林元暉和秦天祥的當，並傳來羅老夫子作証，郭長風要求考慮幾天才再答覆是否仍爲她們効力，並要求與羅老夫子及公孫玉兒一談，大悲師太點頭允諾，隨將郭長風和羅老夫子安置在一間形如牢室的石洞，郭長風向羅老夫子詢問當年林元暉與秦雪娘成親的過程，羅老夫子答稱當年林元暉見到秦雪娘已有攀附求凰之意，秦天祥也中意林元暉，雙方皆有意，他只不過做個現成媒人——

殷勤奉聖酒　裝痴僞失魂

郭長風點點頭，道：「好！請說下去吧。」

羅老夫子輕咳了一聲，繼續說道：「誰知道當老朽以婚事探詢，林元暉却顯得躊躇爲難，似有難言之隱，幾經追問，才說出已經有了公孫玉兒……」

郭長風道：「老夫子提親時，秦天祥在不在場？」

羅老夫子道：「秦天祥當時並不在場，祇躲在屏風後竊聽，不過，據林元暉表示，他和公孫玉兒雖有夫妻之實，並沒有明媒正娶，祇怕因此委屈了秦雪娘……秦天祥聽到這裏，便忍不住現身出來了。」

郭長風道：「他怎麼說？」

羅老夫子道：「秦天祥自持身份，不願愛女作妾，原意欲將事作罷，但林元暉却跪地哀求，自稱和公孫玉兒並無夫妻名份，情願了結那一段孽緣，正式迎娶雪娘，其所顧慮的只是一條祖傳羅帶信物留在公孫玉兒手中，必須設法索討回來……」

郭長風嘴角動了動，欲言又止。

羅老夫子接道：「秦天祥的心又動了，但爲了自己在武林中的名譽地位，深恐公孫玉兒被棄之後，會把這件事傳揚開去，於是，才決定火焚桑園，斬草除根。」

郭長風聽完，眉峯緊皺，默然不語。

這故事太出人意外，跟他以前所瞭解的恰好相反，如果羅老夫子所說是眞的，已往的推斷豈不完全被推翻了？

以大悲師太的身份，似乎沒有誣陷林元暉的理由，羅老夫子又是在塲耳聞目覩的證人，他的話應該是可信的……

但是，林元暉若果眞的如此薄倖寡義，爲什麼又將自己的居處，取名「寂寞山莊」呢？

他既已拋棄了舊人，另結新歡，攀龍附鳳之願已酬，又何「寂寞」之有？

他既然欲藉紅石堡聲威作奥援，何以婚後夫妻並不恩愛，翁婿之間，也並不融洽？

當時，林元暉已經成名，攀上紅石堡這門親戚，並未使他增添多少威望，反而使寂寞山莊凋零荒凉，這，難道就是林元暉當初追求的目的？

郭長風沉吟良久，仰面長嘆一聲，道：「這件事太難令人置信了，除非能見到林元暉，當面問個清楚……」

忽然心中一動，接道：「老夫子既在赤眉鎭附近遇見林元暉，那隨着林百合前往襄陽的人，想必也是一名替身了？」

羅老夫子道：「不錯。」

郭長風道：「紅石堡中，一共訓練了幾名替身？」

羅老夫子道：「三名。」

郭長風道：「這就不對了，據我所知其中兩名替身劉凱和陳杰都在襄陽，另外一名黃公展在欒川去世，這個又是誰？」

羅老夫子怔了一下，忙道：「這一個

就是陳杰，是秦天祥由襄陽帶回來的。」

郭長鳳道：「我在襄陽見過陳杰，雖然面貌和林元暉很酷似，舉止談吐仍有破綻，我應該認得出來。」

羅老夫子道：「郭大俠救他的時候，行動倉促，想必沒有仔細觀察，他又假作虛弱的樣子，無怪被他瞞過去了。」

郭長鳳搖搖頭，道：「他縱能瞞過我，未必能瞞過林百合，更絕對瞞不過丫鬟鳳珠。」

羅老夫子道：「林百合雖是女兒，這些年來跟父親已經很疏遠，至於鳳珠，根本和他們是一夥的。」

郭長鳳道：「至少，老夫子當時已經知道他是替身，為什麼不願揭破呢？」

羅老夫子嘆息一聲，道：「老朽總是紅石堡的人，飲水思源，委實不忍心與舊主作對……」

郭長鳳肅容道：「那麼，現在你又為什麼願意挺身作證了？」

羅老夫子道：「現在老朽受老菩薩感召，又被他們追殺滅口，自問不能愧對良心，只好說出來。」

郭長鳳目光烱烱逼視着他，一字字道：「老夫子，希望你記住這句話，一個人做事，須不能愧對自己的良心。」

羅老夫子沒有回答，默然垂下了頭。

郭長鳳又道：「我再鄭重奉告老夫子一件事，如果林元暉眞是始亂終棄，負義薄倖，我絕不放過他，如果他不是，而老夫子却昧心偽證，我也一樣放不過你！」

羅老夫子駭然失聲道：「我——」

就在這時，石門外忽然有人接口道：

「二位，時候不早，請出來用飯啦！」

隨着話語聲，石門緩緩啓開，門外站着一名女尼和一名粗壯的中年婦人。

那婦人生得濃眉大眼，兩手叉腰，袖子高高挽起，露出一雙黑漆棒子般的手臂，一望而知，是個孔武有力的悍婦。

郭長鳳向她露齒一笑，道：「這位大娘好健壯，請問貴姓是——」

那婦人冷冷道：「別跟俺來這一套，俺是送飯來的，可不是攀親戚來的。」

郭長鳳不敢再說，只得伸伸舌頭，走出石室。

跨出石門，却見外間空室中已經鋪了條布氈，三個蒲團，氈上放着素菜素酒，旁邊還站着一個人。

那是公孫茵。

郭長鳳不禁大感意外，忙欠欠身子，道：「原來公孫姑娘也在這兒？」

公孫茵木然道：「是老菩薩吩咐我來的，聽說郭大俠有話要跟我談。」

郭長鳳笑道：「不敢，在下祗是想跟姑娘隨便聊一聊，咱們好歹曾是主僱，姑娘，你說是不是？」

公孫茵道：「那是從前的事了，現在郭大俠是玉佛寺的貴賓，有話但請吩咐，不必客氣。」

郭長鳳望望四週，苦笑道：「姑娘，請恕我說句實話，這『貴賓』二字，我實在担當不起。」

「怎麼？」公孫茵揚了揚眉，說道：「是咱們招待欠週？還是覺得那兒不舒適呢？」

郭長鳳道：「招待倒很仔細，只是，這地方——」

公孫茵截口道：「這地方雖然偏僻些，却是寺裏最淸靜的所在，郭大俠不是說需要冷靜思考嗎？」

郭長鳳道：「但姑娘總不能室門下鎖，總得讓咱們在附近走動走動。」

公孫茵臉色一沉，道：「這個很抱歉，此地是尼庵，二位都是俗家男子，為了避嫌，不得不委屈點，再說，郭大俠也親口答應過家師，決不擅離後山。」

郭長鳳道：「我沒有說要離開後山，可是我……」

公孫茵搶着道：「既然郭大俠並不急於離開，何不耐心暫住幾日？這兒設備雖嫌簡陋，但出家人的生活，就是這樣淸苦，論享受自然比不上倚紅院那種地方。」

郭長鳳被她伶牙利齒一頓搶白，反而說不出話來，只好聳聳肩，笑道：「姑娘太會說話了，咱們不談這些，先吃飯。」

三人席地而坐，公孫茵輕挽羅袖，替大家斟了酒，舉杯道：「出家人不備葷腥，只有粗餚淡酒，二位休嫌怠慢。」

郭長鳳不吭氣，一飲而盡低頭扒飯。

羅老夫子也不說話，只顧埋頭大吃，倒像餓荒了似的。

那女尼和中年婦人遠遠站在門邊，直似牢卒監視着囚犯，臉上一派冷峻之色。

公孫茵吃得很少，但每樣酒菜都先嘗一點，其用意顯然只是為了證明酒菜中無毒。

等郭長鳳和羅老夫子都吃得差不多了，公孫茵才淡淡地道：「郭大俠不是有話要跟我聊嗎？不知郭大俠想聊些甚麼？」

郭長鳳口裏塞滿飯菜，搖搖頭，道：「沒有甚麼好聊的了，我只想請姑娘給令師帶上一句話。」

公孫茵道：「請說。」

郭長鳳道：「麻煩姑娘上覆令師，就說郭長鳳準備在此地面壁十年，關於寂寞山莊的事，請她老人家另請高明吧。」

公孫茵凝目道：「郭大俠的意思，是不肯答應幫助我報仇了？」

郭長鳳道：「不是不肯，而是在這種情形下，我無法決定應該怎麼做。」

公孫茵道：「郭大俠是指咱們欵待欠週，心有不悅？」

郭長鳳道：「我只是不習慣在脅迫之下，答應任何事。」

公孫茵拂袖而起，道：「很好，我會把郭大俠的意思轉告家師，只希望郭大俠不要後悔。」

郭長鳳微微一笑，道：「正因為不願後悔，我才寧可在這兒面壁十年。」

公孫茵臉色連變，似怒似恨，又似有幾分驚喜，點頭道：「既然郭大俠已經『胸有成竹』，我就告退了。」

她故意把「胸有成竹」四個字說得特別重，同時用手按了按衣懷，說完，便轉身走了出去。

郭長鳳不禁心中一動，突然想起懷中那支形同「竹管」樣的東西。

可是，沒等他再開口，那女尼和中年婦人已經收了盤碗空壺，仍將兩人「請」回石室，下鎖而去。

郭長鳳躺在草堆上，摸着懷中那截竹管，心情竟起了一陣激盪……

羅老夫子憂形於色，輕嘆道：「郭大俠，不是老朽嘮叨，你實在不應該用這種態度對付人家公孫姑娘……」

郭長鳳道：「是嗎？我並沒有開罪她呀。」

羅老夫子道：「人家襁褓喪母，孤苦成人，已經够可憐了，只因敬重你是任俠好義的英雄，才這樣求你援手，縱或禮數上欠缺些，那也是敵友未分之前，不得已的措置，你這樣做，不是太不給老菩薩面子了嗎？」

郭長鳳道：「依你看，老菩薩會怎樣處置我？」

羅老夫子道：「這可就難說了，老菩薩是有身份的人，一怒之下，或許眞把咱們一輩子禁錮在這兒……」

郭長鳳笑道：「那樣不是很好麼？管吃管住，還有免費僕人侍候，有甚麼不愜意呢？」

羅老夫子道：「郭大俠，老朽說的是正經話。」

郭長鳳道：「我也不是開玩笑，俗話說：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能吃了就睡，總是福氣，何必杞人憂天？」

說着，果然打個呵欠，翻身睡去。

羅老夫子無可奈何，只得嘆了一口氣，搖搖頭，合衣躺下。

許久，沒有誰再開口，羅老夫子終是上了年紀的人，漸漸闔了眼睛。

郭長鳳根本沒睡，輕輕從懷裏將那截竹管摸了出來……

昏暗的燈光下，只見那小管色呈墨綠，竟是最堅硬的「鐵竹」，一端帶節，一端塞着泥土，竹管中分明另有藏物。

郭長鳳側耳傾聽，羅老夫子已經鼻鼾微微睡熟了，便挖去封泥，輕輕倒出竹管裏的東西……

那是一粒藥丸，七枚竹籤，和一小卷紙束。

藥丸色澤透明，有一縷淡淡的淸香氣味。

七枚竹籤，都是「鐵竹」製成，細而尖銳，硬逾鋼針。

那卷紙束上，密密麻麻寫着很多字。

「藥丸能解失魂之毒，竹籤專破枯皮神功，預服此丸，再飲『聖酒』，然後故作痴迷之狀，即可脫身。妾贈藥洩密，非有意辜負師恩，奈以二十載血海深仇，一朝親情困惱，乍覩石像，已覺神馳，繼晤胞妹，尤感心碎，竊思，倘果遺憾於當年，何忍鑄錯於今後，往事撲朔迷離，情仇是非，各異其詞，困惑殊深，願君義助覓得生父眞身，使能面晤釋疑，則有生之年，感戴無涯也。」

束末雖然未具名，顯然出自公孫茵手筆。

由此看來，她已經對當年火焚桑園的事存着懷疑，馬車中謎樣的小手，必然也是她了。

郭長鳳大感興奮，匆匆將藥丸，竹籤仍藏回管中，紙束則嚼碎嚥進肚裏，以滅痕跡。

他雖然還不知道「聖酒」是甚麼滋味，對於大悲師太將如何處置自己，却已經「成竹在胸」了。

× ×

事情果不出所料。

第二天一早，瞎姑和麻姑都到了石室，後面跟着四名粗壯婦人，全提着大大小小的食盒。

菜餚席地排開，雖是素齋，却頗豐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隻包裝極精緻的酒瓶，扁扁的水晶瓶，裏面盛着琥珀色的酒液。

瞎姑冷漠的臉上，初次綻開了溫藹笑容，滿心怨毒的麻姑，也第一次顯得恭謹有禮。

石門啓開，郭長鳳搖擺着走出來，笑道：「怎麼啦，今天寺裏加菜嗎？還是誰訂了素席請客？」

麻姑道：「這是咱們老菩薩吩咐，特地為你郭大俠準備的。」

郭長鳳道：「這如何敢當，無功不受祿，怎當得起如此厚待？」

瞎姑笑道：「郭大俠不必客氣，咱們是奉家師之命，代表家師來替郭大俠餞行的。」

郭長鳳哦了一聲，故作驚詫道：「老菩薩的意思是——」

瞎姑道：「家師昨天聽了三師妹回報，深深佩服郭大俠是威武不屈的英雄，為了這件事，她老人家自感孟浪，也無限慚愧，所以特命我姊妹恭奉酒菜，一來謝罪，二來餞別，齋後即送郭大俠下山。」

郭長鳳道：「那麼，關於公孫姑娘母仇的事，老菩薩如何交待？」

瞎姑道：「家師說：人各有志，不可勉強。郭大俠離山後，如願仗義相助，咱們自是萬分感激，即或不願參與，咱們也不敢抱怨。」

郭長鳳點頭讚嘆道：「老菩薩不愧是名門出身，竟能如此虛懷若谷，從善如流，這一齋厚待，郭某人必定恭領了。」

四人圍坐下來，麻姑取出兩個玲瓏玉杯，親斟了兩杯酒，道：「郭大俠，以前多有冒犯，都怪我性子太暴躁了，你若不記前嫌，請乾了這一杯。」

郭長鳳接過酒杯，笑道：「師太這話叫人好生慚愧，是郭某魯莽，應該我向師太賠罪領罰才對。」

舉杯就唇，忽然深吸了一口氣，讚道：「這是甚麼酒，好香！」

瞎姑道：「這是老菩薩親釀的聖酒，平時除了供佛之外，自己也捨不得吃。」

郭長鳳笑道：「我是個酒鬼，自認已嘗盡天下佳釀，却沒聞到過這麼香的好酒，如果我猜的不錯，這酒多半是採百花香精釀成的？」

麻姑接口道：「一點也不錯，正是百花精釀成的，郭大俠，請乾一杯。」

郭長鳳搖手道：「不！師太，好酒須細細品嘗，才能領畧其中美妙。」

說着，朝杯淺嘗了一口，嘖嘖讚道：「唔！既香且醇，的確是好酒，好酒！」

麻姑道：「好酒就乾杯吧，瓶裏還多着啦。」

瞎姑低聲道：「二師妹，不用催郭大俠，反正時間還早，讓他慢慢喝。」

郭長鳳只作沒有聽見，又將另一杯酒遞給羅老夫子，笑道：「難得的好酒，喏！老夫子也嘗嘗。」

羅老夫子倒挺爽快，舉杯一飲而盡。

郭長風見他乾了杯，才跟着乾杯，暗中却注意他有些甚麼反應，以便「如法泡製」。

三杯下肚，羅老夫子突然兩眼發直，瞬也不瞬地望着前方，額頭上竟冒出大顆汗珠。

郭長風連忙也直着眼，運氣迫汗，兩人狀貌，如出一轍。

麻姑吃吃地笑了起來，道：「郭大俠，這酒的味道很不錯吧？」

郭長風不答，額上汗珠滾滾而落。

瞎姑道：「是時候了，叫他們準備車輛。」

麻姑道：「別忙，這小子破我神功，咱們還得低聲下氣陪他喝酒，先讓我出一口氣再走。」

說着，一把拉住郭長風的衣領，「劈劈拍拍」就是幾耳括子。

郭長風知道，「失魂」的人必然沒有知覺，只好假作木然，忍着痛由她打。

硬挨了一輪耳光，臉上火辣辣地痛，嘴角鹹鹹地流着血，郭長風不能還手，只能在心裏咒罵：現在且由你打個够，總有一天，要你連本帶利一起償還……

瞎姑道：「好了，別把他臉打腫了，改變了外貌，等大事辦完，自有你出氣的時候。」

麻姑悻悻地放手，說道：「今天算這小子便宜，如果不是老菩薩要留着他爲餌，引誘林元暉入彀，我非把他剝皮抽筋不可。」

瞎姑道：「引誘林元暉入彀還在其次，最主要是用他對付秦天祥，奪取另一半秘方。」

麻姑道：「他神志已失，會是秦天祥的對手嗎？」

瞎姑道：「失魂之毒，並不影响武功，只要他和秦天祥兩敗俱傷，咱們的目的就達到了。」

麻姑道：「老菩薩這藥還是第一次使用，不知是不是眞靈，萬一臨事出了意外，可就麻煩了。」

瞎姑笑道：「你若不信，咱們就當場試驗一下，叫他往東，他決不會向西。」

語音一變，低喝道：「郭長風，站起來。」

郭長風如奉綸音，一挺腰，應聲站了起來。

瞎姑道：「右轉身，向前走！」

郭長風毫不遲疑，身軀右旋，大步向前走去。

前面六七步，就是石壁，郭長風裝作看不見，筆直向石壁走去。

「蓬」地一聲，整個人撞在石壁上，仰面跌倒。

但郭長風好像一點感覺也沒有，爬起來又往前走，跌倒再爬起來，仍然向石壁硬撞……

直到瞎姑喝令：「站住！」郭長風才停止前行。

麻姑笑道：「太妙了，這小子已經不是人，簡直變成一架機器了。」

郭長風心裏暗罵：你才不是人呢，現在且讓你笑，到時候，我叫你哭也哭不出來……

麻姑道：「大師姐，你再試試他的暗器手法準不準？」

瞎姑道：「不必試了，他神志雖然受制，武功仍在，只不過，必須有人吩咐他，他才會出手。」

瞎姑道：「他能分辨出該聽誰的吩咐嗎？」

瞎姑搖搖頭，道：「這却不能。」

麻姑道：「如果臨敵時，對方也吩咐他反擊咱們，那豈不是糟了？」

瞎姑笑道：「不會的，他雖然不能分辨發令的人是誰，但頭腦已被藥性蒙蔽，只能聽從簡單的命令，每一句，最多不能超過三個字，否則就會困惑失效，對方不知道這個秘訣，怎能吩咐他。」

麻姑舒了一口氣，道：「早若有此妙藥，也不必白費許多時間啦。」

瞎姑道：「現在也還不遲，老菩薩爲了配製這種失魂之毒，耗精傷神，始獲成功，今後由玉佛寺派出的殺手，必然所向披靡，天下無人能敵。」

麻姑笑道：「這才是眞正的殺手，而且，不必化一文錢去聘僱，隨便走到那裏，俯拾卽是，要多少就有多少，有了失魂之毒，何必還要那另一半秘方？」

瞎姑道：「這你就不懂了，據說那另一半秘方中，還有比這種失魂之毒更玄妙的東西，咱們就算不能到手，也決不能讓它落在別人手中。」

兩人談得正興頭，郭長風也聽得正入神，一陣脚步聲响，何老頭走了進來，道：「車輛都準備好了，是否卽刻動身？」

瞎姑點點頭，道：「好的，咱們馬上就來。」

麻姑道：「這姓羅的老頭子要不要一起帶去呢？」

瞎姑想了想，道：「帶着他吧，他糟踏了三杯藥酒，留下無益，帶他一同去，可能還有用處。」

說着，站起身來。

麻姑忙道：「大師姐，讓我帶着他們走，好不好？」

瞎姑笑笑道：「其實，帶着兩具行屍走肉，眞是一點意思也沒有。」

麻姑道：「我要試試他們會不會聽命行事。」

瞎姑道：「好吧，可是你要記住，命令的詞句不可太長，而且在下命令之前，必須先叫他的名字。」

麻姑一面答應，一面便對羅老夫子道：「羅化庭，站起來。」

羅老夫子如痴似呆，應聲立起。

麻姑又道：「郭長風，走過來。」

郭長風也唯命是從，轉身走了過來。

麻姑得意洋洋地招招手，說道：「跟我走！」

兩人果然就像失落了魂魄似的，跟隨在麻姑身後，向門外走去。

郭長風心裏雖然很淸楚，瞧羅老夫子的情形，仍不免暗暗吃驚。

他一生浪跡江湖，希奇古怪的事見得太多，却從未聽過有這種控制別人心志的藥物，當一個人精神已經麻木，只知道聽命行事，必然負傷不退，捨死忘生，這實在太可怕了。

持有這種藥物的人，可以任意御使武林高手，天下誰能抵擋？

這種霸道而可怕的藥物，竟會是大悲師太配製的？她煉製這種藥物，存着什麼目的？那所謂「另一半秘方」，又在誰手中……

石門外的通道很曲折複雜，郭長風的心情，則是一片紊亂。

走着走着，眼前霍然開朗，來到一個寬敞的石穴中。

石穴外端，便是出口，整個石穴宛如一座大廳，裏面停放着一輛雙套馬車。

郭長風和羅老夫子都在麻姑指揮下登上了馬車，車廂內已經先坐着一個人——公孫茵。

面面相對，郭長風仍爲瞠目直視，恍如未見，公孫茵却扭開臉去，顯得十分冷漠。

駕車的還是何老頭，只少了吳姥姥和兩名啞童，換了一個羅老夫子。

車帘放落，馬車緩緩駛出石穴，離開了後山。

黑漆漆的車廂中，郭長風和公孫茵對面而坐，氣息可聞，却無法交換片語隻字，也不敢妄動，因爲那耳朶比老鼠還靈的瞎姑，就坐在公孫茵旁邊。

不過，機會終於來了。

車行約莫半日，忽然在一處農莊前停下來。

這農莊是座三合院子，四週稻田，屋後林木掩蔽，十分僻靜，院子裏養着鷄鴨，並有幾條高大健壯的獒犬，空地上，婦女在晒穀子，兒童在嬉戲……

奇怪的是，人們見了這輛馬車，竟然毫無驚詫的表情，仍舊各自操作玩樂，鷄犬不驚，視若無覩。

車停妥，瞎姑和麻姑都下車進入屋裏，車廂內祇留下公孫茵和郭長風，羅老夫子三人。

大約因爲郭長風和羅老夫子都飲了「失魂壽酒」，所以未再被點閉穴道。

公孫茵留了下來，自然是爲了監視二人。

郭長風見瞎姑離去，心裏大喜，忙壓低聲音道：「姑娘，謝謝你的藥丸……」

「噓——」

公孫茵以指按唇，啞聲道：「小聲些，這院子裏的人，都是玉佛寺門下，當心被他們聽見了。」

頓了頓，又接道：「今天夜裏，咱們可能會住在這兒，午夜以後，你就可以脫身，但願你能够體諒我一番苦心，仗義成全……」

郭長風道：「難得姑娘如此通情達理，這件事，我必定全力以赴，查個水落石出，總要使得你們不致骨肉相殘，遺恨終生。」

公孫茵黯然垂首道：「我這兒先謝謝郭大俠了。」

郭長風說道：「但在下心中，還有幾項疑問，想跟姑娘詳細談一談，不知方便麼？」

公孫茵搖頭說道：「現在根本沒有機會，我大師姐不僅武功高强，行事也最精明，你要特別謹愼，千萬不能被她看出破綻。」

郭長風點頭道：「我自會小心。請問這兒是什麼地方？她們計劃將我送到那兒去？」

公孫茵道：「此地是玉佛寺對外聯絡的總樞，名叫趙村，距伏牛山不遠……」

郭長風一驚，道：「這麼說，咱們還在河南境內，而且就在紅石堡附近？」

公孫茵道：「不錯，紅石堡在老君山，玉佛寺就在鹿鳴山，上次由洛陽回來，馬車是故意向西繞道，兜了個大圈子。」

郭長風輕哦一聲，喃喃道：「我明白了，玉佛寺不放過紅石堡，紅石堡也一樣放不過玉佛寺，寂寞山莊祇不過被利用的工具而已……」

剛說到這裏，脚步聲响，麻姑由屋內走出來，隔着車窗對公孫茵道：「三師妹進去休息吧，今天咱們歇在這兒了。」

公孫茵故意問道：「爲什麼？」

麻姑道：「剛得到消息，秦老兒已經趕去洞庭君山麒麟寨，不在堡中，咱們可能改變計劃，先去襄陽。」

公孫茵道：「那我進去了，這兩人就麻煩二師姐安頓一下。」

口裏說着，迅速向郭長風投以一瞥警惕的目光，開門下車而去。

郭長風和羅老夫子也由麻姑「指揮」下車，進入農莊，安置在一間石砌的小房中。這農莊內全是一間間小房，不下數十間，其中許多空房，顯然是準備接待同門留宿用的，房內有床有桌，鋪設齊全，就跟一家店棧相似。

不同的，只是莊後養着十餘籠通訊用的精選信鴿。

郭長風和羅老夫子被帶到靠近後院一間小房內，對兩個如痴似呆的人，麻姑似乎很放心，連看守的人也沒有留下。

不多久，用罷午餐，麻姑便「吩咐」兩人睡下，自顧走了。

郭長風也的確很安份，吃飽倒頭就睡，準備養足精神，晚上好辦事。

他並不急於想脫身逃走，因爲卽使脫了身，也一樣須去襄陽，既然有人願意管吃管住，還用馬車送去，又何必自己化費盤纏呢？

同時，他也想在抵達襄陽之前，先跟公孫茵作一次詳談，多瞭解一些玉佛寺的情形。

這一覺，直睡到日暮時分，才被送晚飯的人叫醒，飯後，由一名莊稼打扮的漢子領着二人去後院入厠，再送回石屋，然後鎖門離去。

郭長風曾留心觀察，證實這座農莊內的十餘名男女，都有一身武功，莊院四週，並設有嚴密的暗椿，信鴿往來，絡繹不絕。但自從進入農莊，就始終沒有再見到公孫茵。

郭長風躺在床上闔目假寐，等到外面人聲漸寂，時間已近午夜，便輕輕撥開窗栓，飛身而出。

窗外是堆放雜物的地方，放着許多鋤頭，釘鈀之類農家用具，還有一座石磨。

郭長風脚才落地，石磨後突然悄沒聲息竄起一條黑影，直向他的脚踝撲來。

那是一條凶猛的獒犬。

郭長風不禁吃了一驚，倒不是爲了無法閃避，而是怕閃避這一次撲噬之後，獒犬必然會發出吠聲，那時勢將驚動附近暗椿。

（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天殺星

＊＊＊＊＊＊＊＊＊＊＊＊＊＊＊＊＊

前文提要：

上回更至天絕老魔死星照命，完全落入百寶盒老余的陷阱中，萬花樓羣芳競艷，天絕老魔却偏偏看中了假冒女傭的萬應教死士小丁，就在吳德全和冒大勇兩名劍王宮劍士被另兩名萬應教死士誘走，留下一名死士要用飛刀刺殺天絕老魔的當兒，小丁猝然發難，施展絕技剪魂手把天絕老魔擊斃。天殺星坐在如意嫂房中，面對佳餚美酒，總是無法下咽，他向如意嫂查問百寶盒老余，如意嫂告訴他老余足智多謀，若與交友，遲早必然倒楣，申無害又問她是否羅大姐吩咐紅紅告訴了小丁，如意嫂因病已回原籍——

＊＊＊＊＊＊＊＊＊＊＊＊＊＊＊＊＊

强抑鴛盟夢　拚往劍山行

如意嫂道：「不是。」

申無害道：「哦？」

如意嫂道：「紅紅無疑以爲她說的是實話，因爲她自己也不知道實情。」

申無害道：「這事連館裏的姑娘也不知道？」

如意嫂道：「不知道。」

申無害道：「這種事瞞瞞外人還可以，要瞞館裏的姑娘，如何瞞得住？」

如意嫂道：「當然瞞得住。」

申無害道：「哦？」

如意嫂道：「因爲這裏一共有五進院子，後面三進，就連館裏的姑娘，也不許隨意進入，我即使在這裏住上十年，也不會有人知道。」

申無害想了想，又道：「我進來這麼久，那些姑娘會不會起疑心？」

如意嫂道：「不會。」

申無害輕輕一哦，說道：「你怎知道不會？」

如意嫂道：「你是大姐帶進來的，大姐無論做什麼事，都不會有人疑心，也沒有人起疑心。」

申無害點點頭，這一點他相信。

他第一次看到這位羅大姐，就知道這女人絕不是個平凡的女人，只是他最後還是低估了這位羅大姐。

這位羅大姐實際上比他想像的還要精明練幹得多。

就拿這一次的事例來說，那位百寶盒老余雖然設計週詳，但要如沒有這女人從旁協助，照樣無法成事。

同時，誰又知道，這女人只是從旁協助，而不是幕後的策劃人呢？

只是從旁協助就值三千両黃金的鉅額代價？

百寶盒老余當時並沒有馬上提出什麼可行之策，他只是出去打了一個轉，回來之後，才想到的辦法，誰又敢斷定百寶盒老余當時出去打轉的地方，不是這座萬花館？

如果百寶盒老余跟這位羅大姐交非泛泛，而這女人又已知道他是什麼人——他實在不敢再想下去。

如意嫂望着他，忽然輕輕嘆了口氣，注



：「住在這裏雖然太平，但我還是希望早日離開，離開得愈遠愈好！」

申無害道：「爲什麼？」

他這句話一出口，就感到有點後悔，可是說出去的話已經收不回來了。

但如意嫂並沒有責怪他，她帶着幾分感情，緩緩接下去道：「我希望能去到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一個沒有人喊我如意嫂，也沒有人知道我叫如意嫂的地方，這也許只是我夢想，也許這個夢想永遠不會實現，但我只要活着一天，只要還有一口氣在，我就不會放棄這個希望。」

申無害仰起了臉，又朝那兩盞並蒂花似的六角宮燈望去。

他不敢迎接她的眼光。

他知道這時他也許只要輕輕點一下頭，「天殺星」和「如意嫂」無疑便會從這個紛擾的武林一起消失！

但是，他無法接受她這種暗示。

像這樣美麗的一幅藍圖，也曾在他腦海裏浮現過，他也曾憧憬會有那麼一天，但絕不是現在。

這是一種很痛苦的抑制。

沒有一個正常的男人能夠忍受得了，而他早在入關來到中原之前，便有了承受這份痛苦的準備。

她仍在靜靜的在望着他。

她在等待。

申無害忽然緩緩起身，走去桌前，抓起酒壺。

「酒冷了。」

「我知道。」

「我去替你燙一下。」

「不用了。」

「爲甚麼？」

「冷酒也是酒。」

冷了的酒，當然也是酒。

他喝下了那壺冷酒。

她望着他，沒有再加阻止，因爲她也喝過冷酒。

她也知道當一個人想喝酒時，絕不會計較酒的好壞冷熱。

所以，她一直等他放下空壺，才望着他道：「你爲什麼要一下喝這麼多酒？」

他過來在她身邊坐下，拉起她的手，笑了笑道：「我需要勇氣，難道你看不出來？」

「我當然看得出來。」

「那麼你爲什麼還要問？」

「我看出你需要的並不是勇氣。」

「我需要什麼？」

「廻避！」

「迴避？」

「是的，我知道你在設法迴避，但你迴避不了，因爲我會等待，除非你有個明白的表示，你總不能永遠的迴避下去！」

申無害沒有再說什麼，他走去屋角，又添了一壺酒，一口氣喝得乾乾淨淨。

酒當然還是冷的。

喝完酒，他又走回來，仍在原位坐下，他再度拉起她的手，緊緊握着，掌心火燙，隔了很久，他才嘆了口氣道：「當初我實在應該狠起心腸殺了你。」

「但你沒有。」

「所以我現在只有一件事可做。」

「一件什麼事？」

「設法證明我當初這樣決定，並不是全無道理。」

「如何證明？」

他沒有說出他將如何證明。

不過，她馬上就知道了他用的是什麼方法。

夜裏下了一場豪雨。

山。

樹。

河流。

田野。

都慢慢的掀開了銀色錦被，慢慢的甦醒過來。

經過澈底冲洗的大地，到處都現出一片清新煥發之美，從東方天際升起的朝陽，看來也似乎更明媚，更燦爛，更溫暖！

申無害吹着口哨，走進長生粮行。

那個傻不楞登的小伙計朝他比了手勢，表示巫瞎子已經起床，裏面沒有外人，他可以進去。

申無害點點頭，走向後院。

當他穿過天井，登上台階，舉步正待跨入那間議事的廂屋時，屋中的景象使他一下呆住了！

巫瞎子手上拿着一本西廂記，兩眼瞪着屋樑。他身旁坐的是仇天成。

百寶盒老余拱着雙手，一板正經的坐在房門口。

小丁靠在門上打呵欠。

這跟他大前天從萬花館趕回看到的景象，幾乎完全沒有兩樣，就連四人坐的位置，都是那天坐的老地方。

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不同，便是此刻屋中比那天多了一個人。

飛刀藍長虹！

這位算來已是跟他第二次見面的飛刀藍長虹，如今緊靠着和小丁坐在一起，正在用刀尖頂着一隻木盤打轉轉。

申無害遲疑着，幾乎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歷史重演？

又有人昨夜悄悄送來了一萬五千両黃金？

小丁第一個看到了他，朝他扮個鬼臉，笑笑道：「新郎倌回來啦！」

申無害很高興聽到這句話。

因爲這證明還沒有人知道昨夜和他在一起的女人，事實上並不是那位萬花總管羅大姐。

巫瞎子輕輕嘆了口氣，想說甚麼，忽又忍住沒說出來。

申無害只好裝作滿不在乎的神氣走了進去，滿屋掃了一眼道：「大家守在這裏，不會是爲了等我吧？」

巫瞎子搖搖頭，表示不是。

申無害走去百寶盒老余身邊坐下，順便探頭朝臥房裏望了一眼。

他沒有在房裏看到黃金。

百寶盒老余淡淡地道：「這一次不是黃金。」

申無害不禁微微一怔。

他楞了一陣，才道：「難道……眞的……又像大前天一樣，有生意自動找上門來？」

小丁笑笑道：「一宗大生意！」

申無害道：「還是那個老主顧？」

小丁聳聳肩膊，笑笑，沒有開口。

別的人也沒有什麼表示。

申無害馬上發覺這顯然是一個無人能夠回答的問題。

他只好改口道：「這次咱們要下手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

「十方羅漢！」

回答他的是百寶盒老余。

老余回答他時，沒有看他，說完這句話，就輕咳着站起身子，緩緩出屋而去。

這斯怎麼走了呢？

他要去那裏？

又是萬花館？

不過，申無害已無暇去計及這些了，他兩耳嗡嗡作响，一顆心，也騰騰跳個不停。

十方羅漢？

下一個要殺的人竟是十方羅漢？

他眞希望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是自己聽錯了，但是，他知道自己的耳朵沒有毛病，他也沒有聽錯。

他聽到的每一個字，都像一鎚一釘那樣眞實：他們下一個要殺的人，就是十方羅漢！

武林中沒有第二個十方羅漢！

他沒有表示驚訝，不是沒有，而是不能。

他皺起眉頭，露出思索的神氣，他可以思索。

因爲他目前仍是「人屠張弓」，剛來到中原不久的人屠張弓，並不一定對中原所有武林道上的人物全都熟悉！

所以，他思索了片刻，才向巫瞎子問道：「十方羅漢？就是那位有個怪名字叫百里窮的丐帮掌門人？」

巫瞎子點點頭道：「是的。」

申無害道：「什麼價錢？」

巫瞎子道：「一樣。」

申無害道：「跟前天那一票一樣，也是一萬五千両黃貨？」

小丁搶着笑道：「唯一不同的，這一次是銀票，金陵天與的銀票！」

這也就是說，雖然是銀票，却與現金沒有兩樣，甚至比現金在携帶方面還多一層方便！

申無害欣然道：「好啊！什麼時候動手？」

小丁道：「半個月後。」

申無害道：「在什麼地方？」

小丁道：「潼關。」

申無害偸偸鬆了一口氣。

到目前爲止，那位十方羅漢的運氣還算不錯。

雖然到目前爲止，他還想不出有什麼好辦法，可以使這位丐帮十結掌門人安然渡過這一刼。

不過，他並不爲這一點担心。

至少還沒有到他担心的時候。

半個月後，潼關。

潼關離開這裏不遠，半個月也是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他還可以慢慢的在這件事多花點腦筋。

他永遠相信這一句話：

「路是人走出來的！」

目前，他還有好幾條路可走。

退一步說，即使所有的路都走絕了，他還可以自己開闢一條。

他相信一個人只要挺起腰幹往前走，前面就一定有路等着他！

現在，他只有一件事不明白。

就是幕後這位收買萬應教爲他殺人的神秘僱主究竟是誰？

以及對方何以能如此準確地知道，他要想除去的人，將會在什麼的時間和什麼地點出現？

以天絕老魔爲例：在這老魔抵達長安之前，誰也不知道盧六爺是這老魔的表弟，當然更沒有人知道盧六爺要請老魔在萬花館喝酒。

如果一定要說有人知道，也許只有一個盧六爺。

同樣的，如想事先加以安排，也顯然只有這位盧六爺才能辦得到！

盧六爺當然不是那位僱主。

因爲，這世上僱兇手殺仇人的事例儘管屢見不鮮，請兇手殺自己的事例却不多見。

何況盧六爺已經死了，一個已經死了的人，當然不會再以同樣的代價，指定要取十方羅漢頸上的人頭。

這位神秘的僱主究竟是誰呢？

「劍王宮」與「丐帮」可說完全處在對立的地位上，這人在除去劍王宮的上賓天絕老魔之後，如今又將箭頭指向丐帮掌門人，細想起來，豈非矛盾之至？

小丁忽然長長打了個呵欠，緩緩站起身來，向他手一招道：「走！老張，咱們喝茶去。這種熬心血的玩藝兒，咱們帮不了忙，他們計劃好了，咱們只管等着動手就是了——」

申無害轉臉望望巫瞎子。

巫瞎子點頭道：「你們昨天都够辛苦的，橫豎日子還長，暫時還沒有什麼事可做，你們去吧！」

×　×

走出長生糧行，來到燦爛的陽光下，小丁的精神突然抖擻起來。

臉上倦容一掃而光，兩眼也露出了奕奕神采，就彷彿突然之間變成了另一個人似的。

是春天溫暖的陽光振奮了這小子？

還是這小子一副沒精打彩的樣子，根本就是裝出來的？

他突然發覺這小子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這小子有一張幼稚得像娃娃般的面孔，一舉一動也處處顯得好像有點少不更事，實際上這小子也許比誰都聰明。

這小子近來跟他表現得很熟絡，他希望這小子是眞心爲了想和他交個朋友。

他不在乎多個敵人，但他不希望有個練成了剪魂手的敵人。

遠處隱隱有鑼鼓聲傳來，大街兩旁的店鋪裏，也不斷傳出陣陣笑語。

年已過去，但歡樂並未過去。

誰又能想像得到，今天長安城中，在歡樂的另一面，竟是到處充滿了可怕的殺機呢？

小丁回過頭來，笑笑，沒有開口。

一直等到拐過了街角，才放慢脚步，轉過身來，笑瞇瞇的說道：「那娘兒够勁吧？」

申無害不作表示，只是微笑。

回答這類問題，笑而不語，是最好的方式，這也經常是發問者最感滿意的一種反應。

小丁望着他，忽然嘆了口氣道：「我佩服你小子眞有一套，這位羅大姐不知有多少人在動她的腦筋，可是始終沒有人能作入幕之賓，也不曉得你小子使的是什麼絕招，竟然後來居上，只是第二次見面，便叫這娘兒動了芳心。」

申無害微笑着道：「怎麼樣？這一招你要不要學學？」

小丁搖頭道：「不要！」

申無害一怔，頗感意外道：「不要？你剛才不是還在羨慕我的手段高强嗎？」

小丁道：「我只是好奇而已。」

申無害道：「並不羨慕？」

小丁道：「毫不羨慕。」

申無害道：「爲什麼？」

小丁道：「因爲我眞正懷念的，是另一個女人，而不是這位羅大姐。」

申無害道：「誰？」

小丁道：「就是第一次陪你的那個燕雲。」

申無害道：「哦？」

小丁道：「我也說不出，這女人的好處究竟在那裏，但我相信，只要見過這女人的男人，絕沒有人能够禁得住不生非非之想！」

申無害沒有開口。

過去有人談起如意嫂，他只覺得好笑，笑那些傢伙沒出息，爲什麼開口閉口總是忘不了這個女人？

他從沒有想到自己也有這麼一天——居然自己也有這麼一天在腦海裏時時刻刻抹不掉這個女人的影子！

他現在，已經不歡喜有人談起這個女人。

因爲這女人如今已是他的，沒有一個男人歡喜別人對已屬於自己的女人存有覬覦之心。

難道這就是嫉妒？

他不是第一次領畧這種滋味，他覺得這種滋味還不錯。

× ×

茶樓到了。

茶樓上沒有幾個客人，這時候喝茶，似乎還太早了一點。

兩人選了一個最遠的角落坐下，茶和點心很快的送來了，申無害喝了口熱茶，抬頭笑着道：「咱們除了女人，能不能談點別的？」

小丁道：「你要談什麼？」

申無害思索了片刻道：「第一件要談的事，是我想問你，你有沒有見過我們那位金長老？」

小丁道：「當然見過。」

申無害道：「見過幾次？」

小丁道：「很多次。」

申無害道：「如果你現在見到了他，你能不能馬上就認出他是金長老？」

小丁道：「當然能。」

申無害笑笑道：「那麼，你可不可以告訴我，我們那位金長老，他生做什麼樣子？」

小丁突然楞住了——

申無害接下去道：「這位金長老我也見過，我見到他時，他是一位文士模樣的中年人，但我相信，下次見到他時，他一定不會還是這個樣子。」

小丁嘆了口氣，口裏承認道：「不錯，我過去見到他時，容貌每次也不一樣，有一次他脇下拄着拐杖，幾乎使我誤以爲他是個跛子。」

申無害嘆了口氣，道：「這是我第一件不明白的事，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爲何不以本來面目相示？」

小丁皺皺眉頭，欲言又止，他對這個問題顯然也無從回答。

申無害又喝了口茶，緩緩接着道：「第二件我不明白的事是：我到現在，還弄不清楚，我們這位巫老大的權力，究竟有多大？」

小丁露出茫然之色。

他似乎沒有能一下聽懂申無害這句話的含義何指。

申無害道：「我記得他曾經告訴我，我們受托除去天殺星，是經過總壇長老會議核定的，但後來替白記藥行服務時，就沒有聽他提到這一點，至於受托除去天絕老魔，更是臨時作成的決定，我不知道我們這個小組的行動之權，究竟是決定在什麼人手裏？」

小丁笑笑道：「這個我倒可以回答你，我們的行動之權，完全決定在金長老手裏！」

申無害道：「金長老？」

小丁道：「是的。」

申無害道：「不是巫老大？」

小丁道：「不是。」

申無害露出懷疑之色道：「但我記得，大前天當我們決定接受除去天絕老魔的委托時，全是巫老大拿的主意，金長老當時並不在場，難道這還不能說明巫老大有相機行事之權？」

小丁道：「不能。」

申無害道：「哦？」

小丁道：「巫老大當時表示接受，只是表示他個人認爲應該接受，如果金長老反對，前議仍會隨時取消。」

申無害道：「哦？」

小丁道：「這件事能够這樣決定下來便表示金長老也不反對。」

申無害說道：「這也就是說，不論大事小事，巫老大隨時都得向金長老請求定奪？」

小丁道：「對！」

申無害道：「金長老住的地方也只有巫老大一個人知道？」

小丁道：「是！」

申無害嘆了口氣道：「我不知道咱們什麼時候才能混個長老當當。」

小丁道：「只要咱們的命够長，那一天總會有的。」

申無害思索了片刻，又道：「還有一件事，我也不大明白。」

小丁道：「什麼事？」

申無害道：「雖說在短短幾天之內，先後已有兩筆大生意，落在我們這個小組，但我始終覺得這位神秘的僱主，對本教是一個很大的威脅，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們只花時間胡思亂想，而不進一步採取行動，去把這個人找出來？」

小丁道：「這個問題，我也可以回答你——」

申無害道：「你能回答？」

小丁道：「能！」

申無害道：「你知道爲什麼？」

小丁道：「因爲金長老不贊成。」

申無害一怔道：「金長老爲什麼不贊成？」

小丁道：「他認爲這個人武功縱然很高，但對方既然願出代價找別人動手，便無異表示此人定有見不得人的苦衷，一個人本身如果處處有着顧忌，這種人就決不會對別人構成威脅。」

申無害不禁點了點頭道：「這話倒也有點道理。」

小丁端起茶壺喝了一口，緩緩道：「如果你的話已經都問完了，我也有一件事情，想問問你。」

申無害道：「什麼事？」

小丁注視着他道：「如果有機會發點小財，不知你張兄是否有興趣？」

申無害聞言不覺微微一呆！

他眞有點不敢相信，這話竟是此刻坐在他對面的這個少年人講出來的！

小丁輕輕嘆了口氣，又道：「我知道你張兄聽了，一定感覺十分奇怪，爲什麼我小丁何以突然生出這種怪念頭。」

申無害道：「我的確感到奇怪。」

小丁道：「奇怪一個人爲什麼歡喜發財？」

申無害道：「不是。」

小丁道：「哦？」

申無害道：「發財人人歡喜，如果有人不歡喜發財，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

小丁道：「否則你奇怪什麼？」

申無害道：「奇怪你小丁爲何會有這種念頭。」

小丁道：「爲什麼？」

申無害道：「因爲我們不像一般人有金錢上的煩惱。」

小丁道：「何以見得？」

申無害道：「巫老大房裏那四隻大銀櫃，經常都是裝得滿滿的，我們要用多少，就可以拿多少……」

小丁截口道：「你估計那四隻銀櫃全裝滿了，可裝多少？」

申無害道：「不會少於五千兩。」

小丁道：「如果折合黃金呢？」

申無害道：「百兩左右。」

小丁道：「這些銀子我們人人有權取用，對嗎？」

申無害道：「不錯。」

小丁道：「那麼，你現在懂了我的意思沒有？」

申無害沒有馬上回答，隔了片刻，才道：「你意思可是說：我們爲教中一賺就是成千上萬的金銀，而換得的酬勞，只不過是一點奢侈的享受？」

小丁道：「不錯。」

申無害道：「關於這一點，你在入教之前難道沒有想到？」

小丁道：「現在想到也不遲。」

申無害隔了很久，才輕嘆着道：「我實在佩服你老弟的勇氣。」

小丁道：「什麼勇氣？」

申無害抬頭望着他道：「你老弟可知道這些話一旦傳入金長老耳朶裏，會有什麼後果？」

小丁道：「這種話我從沒有對別人說過。」

申無害道：「你認爲我這個人就一定靠得住？」

小丁道：「我沒有把握。」

申無害道：「你願意冒冒險？」

小丁道：「是的。」

申無害道：「因爲你不在乎？」

小丁道：「我只是覺得這並不比向天絕老魔發出一掌更具危險性，有很多事情你只要做過其中一樁，你就會覺得其他的也不妨試一試。」

申無害沉吟着點點頭。

小丁道：「我這番話你可以考慮考慮，在天黑之前回答我還來得及。」

申無害眼珠微微一轉道：「你老弟是不是馬上需要一筆錢應用？」

小丁道：「是的。」

申無害道：「什麼用途？」

小丁道：「爲紅紅脫籍。」

申無害一呆道：「你說什麼？」

小丁道：「羅芳的胃口並不大，紅紅賣身進來，是三萬兩銀子，她如今也仍然只要這個數兒。」

申無害默然不語。

如果換了以前，他要是聽到這種話，一定會覺得這小子痴得可笑。

但自從他跟如意嫂有了無言的盟約，這種心情他已能了解，不但了解，而且極表同情。

他想了一會兒，抬頭道：「這件事能不能跟巫老大打個商量？」

小丁道：「不能！」

申無害道：「你怕他不答應？」

小丁道：「是我不願意。」

申無害頗感意外道：「爲什麼你不願意？」

小丁道：「一方面我認爲不值得，另一方面是我一向不願看別人的臉色。」

申無害點點頭，這種心情，他也能了解。

如果換了他，他也不會這樣做。

他再度陷入深思：三萬兩銀子，他拿得出來，他也願意拿出來成全對方這樁好事。

但是，在拿出這筆銀子之前，他不能不想到另外兩件事。

如果他拿出了三萬兩銀子，別人會不會懷疑，他這些銀子是從哪裏來的？

而最重要的是：這會不會是個圈套？會不會因爲華陰白記藥行那件案子，已引起了巫老大或金長老的疑心，故意指使這小子來試探的？

所以，他思索了片刻，像突然下定了決心似的，抬起頭望着對方，目不轉睛地說道：「你是不是已經找到了一條發財的路子？」

小丁道：「是的。」

申無害道：「一條什麼樣的路子？」

小丁道：「今晚黃昏時分，將有一批鏢貨歇進西大街的鴻運客棧，貨主身上帶着一袋來自波斯國的貓眼石，羅芳說過，她要的並不限於現銀，只要是稀有的珠寶，她都願出高價收購！」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斷劍殘琴（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在長安城客棧中，無意間與昔日白骨谷主紀秀眉和其徒辣手玉女沈玉玲遇，麥亮宇要她們師徒聯手與他作十招之搏，他若敗，則放棄爲外公母親報仇，後經芮詩純從旁緩頰及保證，免去沈玉玲廢除武功的刑罰，紀秀眉則在一月之後，到麥亮宇的外祖和母親墳前自栽，紀秀眉說出嫁禍麥亮宇盜經、殺人者正是其夫千面客西門耀南，芮詩純向她詢問西門耀南除了化名湯玉郞外還有別的甚麼化名，紀秀眉答稱，他的化名不少，如夏西俊、東方冠傑、武昭勇，楊文華等都是他曾使用過的名字——

擒魔完師命　攜美遨山林

芮詩純道：「他有沒有用過一個『尹育純』的名字？」

紀秀眉想了想，搖頭道：「老身未聽說過。」

話鋒一頓即起，問道：「尹育純是個什麼人？」

麥亮宇雙眉挑煞地說道：「他是狼心狗肺，心性殘毒的惡徒！」

紀秀眉道：「他也與少俠有仇？」

麥亮宇道：「我奉五位恩師遺命，必須殺他爲武林除害！」

紀秀眉道：「五先生爲何遺命要你殺他？」

麥亮宇道：「因爲他忘恩負義，欺師逆倫！」

紀秀眉道：「他師承何人門下？」

麥亮宇道：「和我一樣。」

紀秀眉道：「這麼說，他該是你的師兄了。」

麥亮宇道：「照理他應該是我的師兄，可是五位老人家已不承認他是他們的弟子。」

紀秀眉沉思地道：「他會長生島絕學『劈空幻影斬』？」

麥亮宇點頭道：「劈空幻影斬乃是我四恩師所傳，他如果不會，便不是尹育純那惡徒。」

紀秀眉道：「五先生都是長生島弟子麼？」

麥亮宇搖頭道：「不都是，五位老人

家只有三位是。」

紀秀眉道：「如此說來，少俠該是長生島弟子了。」

麥亮宇方自微一點頭，芮詩純已接口說道：「宇弟，這由我來告訴她吧。」

麥亮宇點了點頭，沒有接話。

芮詩純語聲一落又起，說道：「眉姑，他們『寰宇三英』之首的大哥，就是長生島的少島主，老二歐陽姑娘藝出小寒山，乃昔年名震武林『斷劍鬼見愁』歐陽大俠的愛女，至於他不但是長生島的弟子，并且是『不老金令』之下『不老玉令』令主。」

至此，紀秀眉明白了，怪不得芮詩純在旁一直不隨便開口說話，不直接替她師徒說情，而繞着圈子暗暗帮她的忙，原來他是長生島弟子，「不老玉令」令主，「不老金令」天下武林共尊，「玉令」身份雖在「金令」之下，但在武林中亦具至上權威！

因爲身懷「玉令」者，卽爲未來的「金令」掌令。

紀秀眉怎樣也料想不到，僅只相隔五個多月的時間，麥亮宇竟獲得如此曠世奇緣遇合，練成一身絕學功力，并且成爲天下武林共尊的「不老玉令」令主。

這眞是俗話所謂：「士別三日，應當刮目相看」了！

因此，芮詩純話聲一落，紀秀眉立卽離座起身襝衽一福，說道：「不知少俠乃是當代『玉令』令主，尙祈恕過，失敬之罪。」

麥亮宇欠身抬手一擺，道：「芳駕不

必客氣多禮，請坐。」

話鋒一頓，轉向芮詩純說道：「芮兄，刻下四更還不到，還有一個多更次天才亮，我們現在正好去一趟，於天亮之前回來。」

芮詩純星目一眨，凝注地道：「你也要去？」

麥亮宇道：「你和唐姑娘姊弟去看上官姑娘，我去找巧娘一談。」

芮詩純道：「你可是想向巧娘查問那『劈空幻影斬』之事？」

麥亮宇點頭道：「既然有此綫索，我應當向她查問明白。」

芮詩純道：「你想巧娘她會輕易告訴你？」

麥亮宇劍眉微微一揚，道：「她要是不肯告訴我，我自有辦法讓她告訴我！」

芮詩純雙眉微皺了皺，目光轉望向紀秀眉。

紀秀眉也是個老江湖了，她一見芮詩純的目光朝她望過來，立刻明白了芮詩純的心意。於是便輕「咳」了一聲，說道：「令主如不嫌棄，老身願意効勞，陪同令主前往向她查問。」

麥亮宇搖頭道：「謝謝，此事無須勞駕。」

芮詩純却接口說道：「宇弟，你講不講情理。」

麥亮宇神情一愕！眨眨星目道：「我那裏不講情理了？」

芮詩純道：「我問你，眉姑她要陪你同去向巧娘查問，這是好意還是惡意？」

麥亮宇道：「我知道她是好意，要不然我就不會先說『謝謝』了。」

芮詩純道：「那你為何要拒絕她陪你同去查問。」

麥亮宇淡淡地道：「我認為我的事情不應該去麻煩別人。」

芮詩純眨眨眼睛道：「你記得巧娘是她的義妹麼？」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這關係她剛說過不久，我當然不會那麼快就忘記。」

芮詩純道：「如此，你就應該明白，有她陪你同去那該是於事有益無害的事，再說你的目的旨在查問，萬一巧娘雖然知道，但因心中有所顧忌，給你來個一問三不知，咬緊牙關堅不告訴你，你又能奈何？難道你還能殺了她不成！」

語聲一落又起，說道：「因為她和巧娘有着義姊妹的關係，只要有她同去，巧娘除非是眞不知道，否則，心中縱然有所顧忌，也不會不說的。」

這一番話，說的不錯，是理，也是實情。

麥亮宇心念轉動着，默然了。

芮詩純却接着又說道：「宇弟，凡事應往大處着想，多想想，別為了一己的意念小節，而誤了大事，同時，你更應該想想，島主從梅大哥手中收回『玉令』轉交給你的用心……」

麥亮宇聽至此處，心神忽地一震！星目倏睜，道：「你說什麼？這枚『玉令』是島主從我大哥手中收回來的？……」

芮詩純微一點頭，說道：「這件事你不知道？」

麥亮宇搖頭道：「小弟根本絲毫不知，你是怎樣知道的？」

芮詩純微微一笑，道：「你還記得你赴約少林寺時，途中所遇的那三個黑衣蒙面人麼？」

麥亮宇說道：「是那兩瘦一胖，三個人麼？」

芮詩純點頭道：「不錯，你和唐姑娘姊弟走後，梅大哥為了要那三個說出追截唐兄弟的實情實話，向那三個出示了『玉令』，『不老金令』只有一個，『玉令』也幷無第二枚，這枚『玉令』不是從你大哥手中收回者何來？」

語聲微微一頓，又說道：「因為眼下武林中正有惡徒在興風作浪，企圖掀起浩刼，稱霸武林，君臨天下，又因為你身懷長生島四大絕學之三，得『五先生』合力成全，所學功力兩皆足以無敵天下，所以將『玉令』收回轉交給你，島主的用心至為明顯，已經將維護天下武林正氣的重任交給你了，你凡事如果不加多想，只憑一己之意念小節而誤大事，豈不有負島主對你的期望！」

這番話，只聽得麥亮宇不禁心神猛震！他明白了，也知道了他自己兩肩的責任有多重多大！

於是，他心念電閃中，暗暗深深吸了口氣，倏然長身站起，肅容朝芮詩純拱手一揖，說道：「多謝芮兄教言，若非芮兄明教，小弟尚還絲毫不知呢！」

語鋒一頓，立即轉首向紀秀眉拱手致歉地說道：「適才言語唐突失禮之處，尚望芳駕勿怪，我欲請芳駕同往『萬花香』一行。」

紀秀眉連忙欠身道：「令主請勿如此客氣，老身應該為令主効勞。」

× × ×

四更尤差半刻。

「萬花香」院裏所有的姑娘，客人都正在好夢香甜時，玉妃姑娘和巧娘的房中分別來了三位不速之客。

玉妃姑娘房中來的是芮詩純和唐秀容姊弟，巧娘房中來的則是麥亮宇和紀秀眉師徒三人。

巧娘被驚醒了，她一睜眼看清楚了人，霍地從床上跳了起來，驚喜地道：「姊姊，你怎麼來了？」

紀秀眉連忙一打手勢，壓低聲音說道：「巧妹，輕聲點，別驚動了別人！」

巧娘點點頭，目光轉望着麥亮宇，神情訝異地低聲問道：「相公，你和我姊姊認識？」

麥亮宇微一點頭，說道：「姑娘先請穿上衣服再說吧。」

巧娘低頭朝自己身上一看，嬌靨頓時不禁飛紅。

原來因為紀秀眉的突然出現，使她驚喜得忘形地從床上一跳了起來。

她忘記了身上只穿着褻衣褻褲，而且是薄絲綢的，她那雪白如玉般的肌膚，豐滿誘人的胴體，大部裸露在外。

麥亮宇一說，她嬌靨兒飛紅中，不由張口一聲輕呼，飛快地轉過了嬌軀去，抓起床欄杆上的衣服，急往身上穿。

匆忙地穿好衣服，回過身來，但嬌靨兒上仍是一片紅紅的。

她含羞地瞥視了麥亮宇一眼，這才抬玉手，肅容地輕聲說道：「姊姊，相公請坐。」

麥亮宇，紀秀眉，巧娘三人分別落了座。

坐定，紀秀眉首先開口問道：「巧妹，你知道他是誰麼？」

巧娘目視麥亮宇，神色間飛閃過一絲猶豫之色，說道：「小妹猜的如果不錯，他該是那號稱『寰宇三英』中的三弟麥相公。」

「不錯。」紀秀眉點了點頭，又問道：「你知道他的身份麼？」

「他的身份？」巧娘不由愕然一怔！眨動着眼睛搖頭說道：「小妹不知。」

紀秀眉望望麥亮宇，見麥亮宇臉色神情一片平靜，似乎幷無反對她說明他「身份」的意思。

於是，她便低聲說道：「麥相公乃是『不老玉令』當代令主。」

「呵……」

巧娘雙目不由陡地一睜，睜得又圓又大，嬌靨兒上滿是驚異之色地道：「這就怪不得了！」

說着她站起了嬌軀，盈盈下拜道：「賤妾袁巧娘拜見令主。」

麥亮宇連忙抬手一擺，說道：「姑娘請勿多禮，請坐。」

他抬手一擺，已暗暗發出一股內家罡氣，袁巧娘那盈盈下拜的嬌軀被罡氣托住，竟然只彎下一半，便拜不下去了。

袁巧娘不由深深望了麥亮宇一眼，後退半步，默默地坐了下去。

麥亮宇星目微凝地問道：「姑娘適才那句『這就怪不得了』，係指何而言？」

袁巧娘眨了眨眼睛，望着紀秀眉問道：「姊姊，有關小妹和這裏的事情，你告訴令主了沒有？」

紀秀眉道：「令主早已經知道這裏的情形了。」

「哦。」袁巧娘再次深深望了麥亮宇一眼，說道：「令主既然已經知道，賤妾也就不用詳細多說了。」

麥亮宇星目光芒一閃，溫聲道：「姑娘，在下有數疑問，擬請據實賜答。」

袁巧娘臉容一肅，敬聲答道：「會主請問，賤妾知無不言，言無不實。」

麥亮宇微一點頭，微笑說道：「據在下所知，貴上『千面客』不日當來此間，不知是否屬實？」

袁巧娘轉首望向紀秀眉，紀秀眉向她微一點首，示意她據實回答。

袁巧娘向麥亮宇輕點螓首，說道：「確有其事。」

麥亮宇道：「日期已否確定？」

袁巧娘答道：「日期雖未確定，但總不出這數日之內。」

麥亮宇道：「貴上『千面客』眞實姓名叫甚麼？」

袁巧娘微一搖頭，道：「這個，恕賤妾毫無所知。」

麥亮宇道：「姑娘是否與貴上常有晤見？」

袁巧娘道：「賤妾在振武門中，職低位微，僅只見過兩次，第一次在衡山絕頂，是因門主令諭，前往參加集會。」

麥亮宇道：「會中商議何事，共有多少人參加？」

袁巧娘道：「參予之人約在百人以上，會中除門主向各地分壇垂詢進行情形，及畧予指示外，並無其他特別事故，唯在散會前，由秦子欽押着二叛徒出來，門主似是有意炫耀神功，命將兩叛徒拍開穴道，給予逃跑機會，聲言若能逃離三丈之外，任令其自由離去，兩叛徒為求一綫生機，分向左右縱身躍逃，詎甫才躍出丈外，便見門主右手輕抬，向空揮斬，驀聽兩聲嚎叫，血雨橫飛，兩叛徒均被攔腰斬斃，接着由一巫姓護法向衆宣告叛徒罪狀，並向衆誡告一番，便告散會，第二次則在此間，門主因為路過，順道到來查察，稍作逗留便自離去。」

麥亮宇道：「姑娘可知貴上處置叛徒時，所施是何神功？」

袁巧娘道：「賤妾不知，不過事後探聽，知是絕傳已久的『劈空幻影斬』。」

麥亮宇證實了振武門門主千面客就是那化名西門耀南，也就即是原來的尹育純後，隨即要請袁巧娘，要她在尹育純到來時，立即秘密通知他，便與芮詩純，唐氏姊弟相偕離去。

返回客棧之後，麥亮宇把經過告訴了芮詩純，決定靜侯袁巧娘消息，要在萬花香內殲除惡魔。

當晚，芮詩純找來丐幫弟子，要他特快傳訊少林寺，請寰宇三英的老大梅仙和二姊歐陽映雪到來。

第三天中午，梅仙和歐陽映雪雙雙趕到，麥亮宇把日來經過，向梅仙和歐陽映雪詳說一遍，並將自己決定在此等候袁巧娘消息之事說出。

梅仙畧一沉思，道：「宇弟，同是等候，那我們何不逕自住進萬花香去，既可避免那叛徒驚覺，又可以逸待勞，更可防袁巧娘有所異圖。」

麥亮宇道：「大哥是否對那袁巧娘有所懷疑？」

梅仙道：「古語道：『防人之心不可無』，愚兄只是以防萬一，機會稍縱即逝，倘若錯過這一機會，以後又不知要多費多少時間，探聽惡賊下落。」

芮詩純插口道：「梅大哥說的不錯，宇弟，我們就遵從大哥之見，遷往萬花香居住吧。」

麥亮宇點首稱是。

歐陽映雪說道：「事不宜遲，已然決定遷居萬花香，何不立即前往，以免另生他變。」

梅仙搖手道：「也不忙在一時，最好還是待至夜後，方始前往，以免萬花香人多口雜，消息有所走漏那時更為不美。」

麥亮宇和芮詩純均無異議，遂招來店小二，着他送來酒菜，各人在房中進食，各人邊食邊談，麥亮宇表示，要獨力擒兇，請梅仙等人為他掠陣，設若有人胆敢插手，則請梅仙等予以阻攔勸告，不聽則格殺勿論。

時間在他們飲食傾談中，過得很快，轉眼夕陽斜掛，已近黃昏，麥亮宇招來店伴，結算清房賬後，便與梅仙，芮詩純，歐陽映雪，唐氏姊弟離開客棧，各人朝着萬花香而來，途中巧遇上官素心，正向他



們所居客棧急奔而來。

麥亮宇一見，便知有事，急行兩步，迎向上官素心。

上官素心一見麥亮宇，急不及待地說道：「麥少俠，魔頭已來萬花香，現正爲紀秀眉姑姑糾纏住，在萬花香後院中動上了手，紀秀眉姑姑已有不支之象……」

麥亮宇一聽大驚，立和梅仙，芮詩純，歐陽映雪等施展絕世神功，向萬花香後院馳去。

萬花香距他們所居客棧，本就不遠，這一急馳，只不過瞬息間就已來到萬花香後院，麥亮宇首先躍上圍牆，向院中一看，立見一中年儒士正與紀秀眉激鬥。

紀秀眉功力雖高，但較之那中年儒士仍遜一籌，已被迫得節節後退，袁巧娘站在一邊，空自着急，麥亮宇一見紀秀眉情狀，便知不出三招，必毀在那魔頭手下，忙飛身躍下，口中大喝一聲：「住手。」

中年儒士正欲施展辣手，把紀秀眉置於死地，驀聽震耳喝聲，忙自收招躍退，雙目精光暴射，迫視着麥亮宇，冷嘿一聲，道：「小子何人，竟敢干預老夫之事，是否活得不耐煩了？」

麥亮宇並不答話，先着袁巧娘照顧已被中年儒士掌勁震得氣翻血湧的紀秀眉，然後又請相繼躍進來的梅仙和芮詩純，歐陽映雪等人，稍稍退後，方始轉身面向中年儒士，俊眉一挑，雙目神光灼灼的凝注着他，語音冷峻地道：「我是何人，待會自當告訴，現有數疑問，不知閣下可敢據實回答？」

中年儒士冷冷一哼，道：「小子大胆，縱目當今武林，還沒有人敢這樣冲撞老夫，也沒有甚麼事是老夫不敢承認的，對你小子所提疑問，老夫本不屑置答，但念在你即將就死，老夫破格答你便是，你有甚麼疑問，可儘管提出來。」

麥亮宇神色一峻，冷聲道：「閣下聽着，你是否十五年前，投身五先生門下，習得一身神功絕藝後，背叛師門，爲惡江湖，化名湯玉郎，又叫西門耀南，外號『千面客』的尹育純？」

中年儒士聞言一震，面色驟變，登登後退二步，目怔口呆的瞪視着麥亮宇，一言不發。麥亮宇心中一動，踏前一步，冷喝道：「怎麼，閣下是否不敢承認——」

中年儒士怔呆一陣，心神立即鎭定下來，冷哼一聲，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麥亮宇冷冷一哂，道：「閣下若非尹育純，而僅是振武門主，以你盜經殺人，嫁禍本少俠，本少俠便將你廢去武功，押回少林，交由少林和各派掌門發落，若是尹育純，哼，本少俠便要治你背叛師門重罪，嚴厲處死。」

這一番話，聽得中年儒士心神大震，但他自恃功力絕世，仍不以爲意的冷哼一聲，道：「小子，憑你也配，老夫縱橫湖海，所向披靡，雙手血腥，誰奈我何，老夫今天便告訴你是尹育純，你小子又能奈我何，同時，老夫更告訴你，老夫今天可要大開殺戒，在場者，無一可以倖免。」

麥亮宇一聽他已自承是尹育純，不禁雙目噴火，大喝一聲，道：「好，老四夫，你聽着，本少俠是『寰宇三英』的老三

麥亮宇，也是五先生的弟子，五位恩師遺命，要生擒你這叛徒，在恩師墳前挖心致祭，老四夫，你納命來吧。」

尹育純陰森一笑，道：「試試看。」說罷，立即一抬右腕，一掌向麥亮宇當胸擊來。

麥亮宇傲然一笑，胸腹微吸，巧妙地讓開了對方一掌，緊接着雙臂上提，一式「魁星踢斗」，踢向尹育純右掌腕脈。

尹育純一掌落空，本應該撤招先求自保，但他却不顧對方踢來右脚，身軀一側，向前跨上一大步，駢指如戟，奮力向麥亮宇腰間點去。麥亮宇一聲冷笑，身形忽然平空拔起，輕而易舉便避開了尹育純那够狠，够險的一指，緊接着，頭下脚上，雙掌一掄，交叉懸空向尹育純頭頂劈下。

尹育純眼看凌厲絕倫的掌風罩頂而下，三丈方圓均在麥亮宇的掌勁籠罩之下，當下不及思忖，雙掌一翻，迎擊上去。

轟然大响，麥亮宇借力反彈，飄身丈外，安然落下，尹育純因倉促發掌，被震退二步，正當他剛剛站穩，麥亮宇又已一閃而到，向他展開一輪急攻。

兩人這一激鬥，打得山搖地動，天地變色，四外觀戰的人，均無不凜然變色！

激鬥至兩百多招之後，尹育純內力漸覺不繼，心知若再不見機，設法遁走，則後果實不堪設想，遂立奮餘勇，連施三招絕學，擬把麥亮宇迫退，伺機逃遁。

麥亮宇神威大發，不閃不避，三招硬接，震得尹育純氣血翻湧，登登登一連退後數步，就在他把心一橫，擬圖拚個同歸於盡的瞬息間，麥亮宇已不容他稍有喘息機會，凌空向他點出一指，指風嘶嘯，尹育純欲避無從，腰間一麻，已自穩身不住，砰然倒地。麥亮宇踏上一步，一抬手，又點了他數處穴道，再一指，點上他的氣海穴，廢了他的武功。

一代梟魔，終於落得生死不能下場。

×　×

夜翼已收，曙光已現，麥亮宇以師命經已完成，江湖禍首已成擒，便與梅仙等押着尹育純返回五先生埋骨處，要將叛徒尹育純生祭恩師。

紀秀眉也以心願已了，願隨麥亮宇往其外祖父及其母墳前自戕贖罪。

芮詩純目睹紀秀眉師徒幡然悔悟，心有不忍，向梅仙投去求助的一瞥後，向麥亮宇道：「宇弟……」

麥亮宇似已知道芮詩純要向他說甚麼，不待芮詩純話出口，便即揮手制止，輕呼一聲，道：「芮兄，不用說了，小弟已饒恕了汪小倩，也可放過紀秀眉，何況她今天也曾爲我攔住了萬惡不赦的叛徒，只要她們從此洗心革面，覓地清修，小弟也不再難爲她們了。」

芮詩純大爲感動，紀秀眉，汪小倩更是大喜若狂，雙雙向麥亮宇拜將下去。

麥亮宇側身一避，雙手輕抬，發出一片罡風，阻住她們下拜之勢，和聲說道：「賢師徒不用多禮，只要緊記在下適才所說，前事不必再提，時間不早，我們也要上路了，就此別過吧。」

說罷，與梅仙，芮詩純，歐陽映雪，唐氏姊弟，僱了輛馬車，押着已被廢去武功的尹育純上車而去。（續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林 非·文
盧 令·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康浩落在復仇會主手中，冉肖蓮說服復仇會主，要勸服康浩歸順，不料冉肖蓮另存居心，指引康浩循地道逃出魔莊，在那似迷宮般的地道中，驀見羅凡和霍玉蘭失陷迷途，康浩見羅凡人雖醜，但對霍玉蘭却情堅似鋼，遂指點他們走出地道的途徑。春暖，花陰，長安城南的玄都觀外桃林中，日月雙劍應龍應虎，靜坐桃林中，冀希意中人冉肖蓮會翩然蒞臨，詎知佳人不見面，却來了康浩，應氏兄弟原欲迴避，但為康浩追及，堅邀他們兄弟入林一談，應龍無可奈何地對應虎說，已遇上，只好聽命——

****

欲求箇中秘　更陷謎團中

應龍兄弟倆無可奈何，相偕跟進林內，却見康浩坐在一株桃樹下，正解開隨身包裹，取出乾粮和一大壺飲水。

他仰面向應氏兄弟誠摯地笑笑，說道：「不瞞二位說，小弟由晨至今，尚未進餐，二位休嫌簡慢，請坐下來大家隨意用些吧！」

應氏兄弟面紅過耳，低頭坐了下來，雖然飢腸轆轆，却再也鼓不起勇氣去拿那些誘人饞涎的麵餅和肉脯。

康浩將乾糧分送到二人手中，自己先吃了一口，又道：「面對如此美景，能與二兄相晤共餐，衷心感到欣慰，二位別客氣，就權當陪我吃些好了。」

應氏兄弟既感又愧，低頭咬了一口餅，尚未下嚥，熱淚已奪眶而出……

康浩只裝沒有看見，自顧吃着乾糧，又說些閒話，直到二人吃完，才含笑說道：「不期巧遇，足慰渴思。小弟有一件事想煩勞二位兄長，不知二位可願相助？」

應龍忙道：「康兄有事儘請吩咐，只要咱們兄弟能辦得到的，決不推辭。」

康浩道：「這件事，在二位來說，不過舉手之勞，但一定要二位先答應了，小弟才好意思啓口。」

應龍道：「力所能及，絕對答應。」

康浩點點頭道：「既如此，小弟先謝二位，就此重託了。」

說着，從包裹中取出一封金葉，雙手交給應龍，然後接道：「前在洛陽，小弟曾向令叔孫老前輩商借過一筆錢，後來倉促離去，未及歸還，此事耿耿至今，片刻難安，今日和二位相逢，又承慨允相助，這些金葉，就請二位兄長代令叔收下，將來回莊時，尚祈為小弟轉致感激意……」

應虎沒等他說完，搶着問道：「你甚麼時候向孫叔借過錢？咱們怎麼不知道這回事？」

康浩笑道：「當時小弟殊覺愧赧，是以未向二兄提及。」

應龍脫口道：「不！你根本沒有向孫叔借過錢，咱們也不能收你的錢……」

康浩正色道：「借錢的事，二位返莊面詢孫二俠便知詳情，至代收欠欵，已承二位應允在先，莫非竟欲食言反悔麼？」

應氏兄弟相顧愕然，他們明知康浩決不可能向孫天民借錢，也明明知道康浩這樣做，是有意接濟他們，但却想不出一句推辭的話。

而且，康浩顯然已經知道「關洛第一樓」事變經過，他為甚麼隻字不提？反而如此慷慨施以援手？

應龍越想越慚愧，喉梗語塞，捧着那封沉甸甸的黃金，含淚搖頭，好半晌，才掙扎出一句斷續的話說道：「咱們……已經不能……不能再回抱陽山莊了……」

康浩訝道：「那是為了甚麼？」

應龍只是搖頭不答，應虎連忙接口道：「不為甚麼……咱們想自己在江湖上闖出一番事業，不願被人誚笑是依靠父親聲名，等到事業成就，那時再衣錦還鄉！」

其實，康浩途經洛陽尋找駱伯倫未遇，早已聽人談及雙劍逆倫弑父的經過，但他憐念應氏兄弟係遭「絕情蠱」迷惑了靈智，故而假作不知，這時見應虎設詞搪塞，越發不忍道破，便點了點頭，笑道：「二兄壯志凌雲，令人欽佩。這筆錢在抱陽山莊來說，實在微不足道，也許孫二俠早就忘了，這只是小弟一番心意，甚麼時候帶到都沒有關係的。」

應龍收下金葉，問道：「康兄駕蒞長安，是路過呢？或是特來遊歷的呢？」

康浩想了想，道：「原是路過，因聞花期之盛，才稍作逗留。」

應龍道：「如此甚好，難得他鄉遇故人，今天晚餐，由咱們兄弟作東，請康兄共飲一叙……」

康浩笑說道：「怎好意思攪擾二位仁兄——」

應龍道：「水酒一杯，何須客氣？就這麼說定了，傍晚時，咱們準定在城中『狀元居』酒樓潔樽恭候光臨。」不容康浩推辭，與應虎雙雙拱手一禮，告辭起身而去。

兩人匆匆穿出桃林，不見康浩跟來，應虎便低聲喚住乃兄，冷然問道：「老大，把東西拿出來看看，共有多少？」

應龍道：「不必看，最少也有四十両，足够咱們再等候一年半載的化費了。」

應虎冷笑道：「世上只有賒賬躲債的，從沒聽說過硬認欠錢的事，他分明沒有欠孫叔的錢，為甚麼寧願虛擲鉅金，冒頂這份人情？」

應龍道：「他這樣做，顯然是想接濟咱們，又怕咱們不肯接受。」

應虎道：「咱們跟他並無交情，他為何要接濟咱們？」

應龍沉吟片刻，道：「據我猜，或許為了在關洛第一樓時，爹爹沒有殺他，使他感恩圖報，才……」

應虎搖頭道：「若說關洛第一樓那件事，他化名欺人，害死了七步追魂手洪濤和中州四傑，更用鳳鈴劍打傷孫叔，他和咱們只有仇恨，根本談不上感恩。」

應龍一怔，道：「可是，他適才分送食物，慨贈金葉，却是千眞萬確的事！」

應虎冷冷道：「所以我正在懷疑，他如此無端市惠，恐怕另有甚麼目的。」

應龍道：「老二，休以小人之心，妄度君子之腹。咱們落魄到這般光景，人家不以前嫌介懷，不以猥瑣見鄙，分食贈金，體恤矜全，還能安着甚麼壞心不成！」

應虎道：「這却難說，咱們眼前雖然落魄，並非沒有見過錢財，怎能爲了區區乾糧和幾張金葉子，便忘了他是風鈴魔劍楊君達的徒弟？」

應龍心頭一震，驚問道：「你的意思是想怎麼樣？」

應虎聳聳肩，道：「我說出來，你一定不肯，還是不說的好……」

應龍正色道：「咱們是兄弟，只要你說的有理，我怎會不肯呢？」

應虎揚目道：「這話當眞麼？」

應龍道：「自然當眞。」

應虎四顧一眼，忽然壓低聲音說道：「依我之見，咱們等一會請他喝酒的時候，不妨設法套問他來長安的眞目的，然後，就在席前將他擒下……」

應龍急道：「老二，這豈不成了恩將仇報麼？」

應虎不悅道：「假如你定要拿他當恩人，那就甚麼也不用說了，乾脆，咱們將金葉平分，從此分道揚鑣，各幹各的。」

應龍遲疑的道：「我總覺得這樣做問心難安。」

應虎冷哼了一聲，道：「有甚麼問心難安的？莫非你忘了，咱們從前受過他多少骯髒氣？像你這般只貪小利，優柔寡斷，還能成得了甚麼大事麼？」

應龍默然良久，終於點頭道：「好吧，就依你的主意。但是，在沒有動手以前，可得先試探他有沒有想利用咱們的企圖，如果人家眞的純出一番好心，至少咱們也要饒過他這一次。」

應虎哂道：「容情不動手，動手不容情。大哥，四十兩金葉就買了你這個人，你也太不値價了！」

應龍臉上一紅，垂首無語……

× ×

「狀元居」在城中西北角，樓高三層，彩飾金漆，站在頂樓窗前，可以遠眺「阿房宮」遺址和「昆明池」波光。

據傳說，此樓曾是唐朝天寶年狀元皇甫冉的舊居，宰相張九齡曾登樓賦詩，却不知怎的竟成了酒樓。

時方申刻，「日月雙劍」兄弟，已經昂然跨進了「狀元居」店門。

這時的應氏兄弟，與在曲江桃林時的應氏兄弟，簡直就像完全換了兩個人，不僅由頭頂至脚跟，從內袴到外罩的紫白二色劍衣，全部簇新畢挺，便是腰際所佩長劍，也磨得晶光雪亮了。

儘管不久以前，應龍去跟銀舖兌換金葉，掌櫃還當他是拾來的假貨，特別請出三四位冶金老師傅會同反覆辨認，最後確定是十足純金，才肯同意兌換……可是現在，他們縱然搬出整箱假金葉，却誰也不會懷疑那是假的了。

兩人剛進樓門，夥計已迎了過來，諂笑躬身問道：「是二位應少莊主麼？」

應虎把頭一昂，鼻孔裏「唔」了一聲，道：「不錯，咱們訂的酒席……」

夥計沒等他問完，急忙陪笑，應道：「早準備妥當了，已照二位少莊主的吩咐，席設在頂樓，二位少莊主請上樓！」

一面扯開喉嚨，一叠聲傳呼進去，叫道：「抱陽山莊二位少莊主到啦！頂樓特座，帶路了！」

應虎微一點頭，吩咐道：「咱們還有一位客人，待會兒康公子到了，請他到頂樓來。」

那夥計笑道：「少莊主不用交待，那位康公子已經先到了。」

應虎一楞道：「什麼？他已到了？」

夥計道：「剛來了沒多久，此刻正在樓上等着二位哩。」

應氏兄弟互望一眼，連忙拾級登樓。

夥計們一路傳報上去，兄弟倆剛到頂樓之口，果見康浩含笑立在迴廊前，應龍搶前一步，拱手道：「咱們來遲了，反勞康兄相候……」

康浩笑道：「不！是我做客人的等不及，來得太早了些。」

應虎忙道：「康兄豪爽之士，咱們今天要暢飲一番，夥計們，快取酒來。」

三人見禮入座，夥計穿梭般上菜斟酒，頃刻擺上一桌豐盛酒席。

康浩舉杯說道：「多承寵邀，愧不敢當。小弟敬致謝忱，同時，也向二位兄長告個罪，酒是要喝的，只恐無法奉陪盡興了。」

應龍道：「爲什麼？莫非怪咱們兄弟來遲了，不夠誠敬？」

康浩笑道：「那倒不是，只因小弟尚有急事，今夜就得動身。」

應虎問道：「不知道康兄何事如此匆忙？」

康浩道：「爲了一件私事，但却十分急要，以致辜負二兄這番盛情……」

應龍道：「縱然有事，何至急在這一夜時間？難道明早再動身也不行麼？」

康浩搖搖頭道：「如果能多留一晚，小弟何樂而不爲？實在那件事對小弟關係太大，計算行程，必須今夜動身，明晨才能趕得到。」

應虎心中一動，道：「這麼說，康兄要去的地方，距離長安並不太遠？」

康浩道：「約在百里左右。」

應虎又問道：「能告訴咱們是什麼地方麼？」

康浩畧一沉吟，道：「實不相瞞，小弟途經長安，乃是欲往終南一劍堡。」

應龍楞道：「康兄去一劍堡何事？」

康浩不便說出一劍堡主易君俠涉嫌之事，只得設詞掩飾道：「前在洛陽時，曾與易姑娘有約，近聞她已經返堡，特往應約一晤。」

應龍聽了這話，口裏輕哦一聲，不期泛起妬念，應虎更是怒從心起，目露凶光，頻頻向乃兄示意，恨不得立刻下手。

應龍眉鋒微皺，殷勤把盞道：「既是康兄與琴表妹有約，咱們兄弟不便强留，但相逢不易，康兄好歹須給我兄弟一份薄面，那怕少飲幾杯，也得到午夜時動身，休叫咱們失望。」

應虎也假笑道：「此去終南一劍堡，

疾行半夜足够了，反正須等天明抵達，何必急在一時。」

康浩坦然道：「小弟本來也是準備半夜動身，明日上午抵堡，只要不因酒誤事，畧飲幾杯也無妨。」

應虎又道：「咱們兄弟與一劍堡誼屬表親，假如康兄不覺得我兄弟碍事，稍等便同往終南一行，豈不甚妙？」

康浩喜道：「小弟正有此意，只是不便啓齒，能有二兄同行引介，求之不得，說什麼碍事不碍事？」

應虎陰笑道：「康兄雖具雅量，就怕琴表妹會嫌咱們在旁惹厭！」

康浩俊臉一紅，忙道：「小弟與易姑娘純係道義之交，二兄請莫取笑！」

應氏兄弟撫掌大笑道：「一句玩話，康兄又何必情虛呢？」

三人舉箸談笑，輪流把盞，其情頗見歡暢，頃刻間，一壺酒已經喝乾，應虎却趁換酒的時候，暗將迷藥投進壺中。

連飲數杯，康浩忽覺頭暈目眩，只當是喝醉了，便起身辭謝道：「小弟量淺，業已不勝酒力……」

應虎那裏肯依，又强斟了一杯，道：「時間還早，再喝三大杯再走也不遲。」

應龍也道：「康兄儘管放心喝酒，縱使醉了，咱們兄弟，揹也能揹你到一劍堡去。」

康浩推辭不過，又被應氏兄弟輪流灌了幾杯，腹內藥力發作，當塲昏倒桌上。

應虎佯稱客人酒醉，揮退店夥，低聲對應龍說道：「大哥如今相信了吧？這廝用金葉市惠，竟是想利用咱們助他混入一劍堡，若非預先提防，豈不上了他的惡當了。」

應龍道：「他跟琴表妹早已相識，若欲進入一劍堡，儘可前去，又何須咱們相助？」

應虎冷笑道：「你頭腦怎的這般簡單？他雖然結識了琴表妹，碍於姨父，怎敢公然登門求見？如與咱們同行，姨父面前，自有咱們替他解說，既易取信，又可掩飾他的圖謀，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

應龍沉吟道：「他對一劍堡有什麼圖謀呢？」

應虎道：「你注意着樓梯口，別讓店夥上來，待我搜查他身子，便知端倪。」

應龍點頭答應，按劍守住樓口，應虎隨即解開康浩衣襟，開始搜索。

康浩胸前劍囊中，插着十柄風鈴劍，衣袋內，只有幾錠碎銀，並無特殊物件，但內衣貼身處，好像有一個鼓鼓的東西，不知何物？

應虎匆匆扯開康浩外衣，只見裏面是一件皮質小坎肩，皮上寫着許多小字，仔細一看，不禁駭然失聲——「啊，這是火神郭金堂所遺『烈燄三式』口訣！」

應龍聽到呼聲，扭頭回顧，也發現皮坎肩上字跡，驚喜交集道：「久聞烈燄三式精妙絕倫，當年火神仗以縱橫武林，未逢敵手，不料竟在此人身上。老二，咱們獲此奇書，只須尋個隱僻地方，苦練數年，便可天下無敵了。」

兄弟倆急忙動手，剝下了皮坎肩，應虎一把奪過，便想穿在自己身上。

應龍不悅道：「我是大哥，理應由我保管才對。」

應虎道：「東西是我先發現，自然該由我收存。」

應龍怒道：「莫非你想獨吞麼？」

應虎冷笑道：「你並未出力，坐享其成，難道還不滿足？」

應龍按劍叱道：「若非我邀他飲宴，東西怎能到手？」

應虎也不相讓厲聲道：「沒有我將他迷倒搜身，焉知他身上藏着這件奇物！」

應龍哼道：「我早知你爲人奸詐，心術險惡。在洛陽時，你就想獨佔冉姑娘，如今又存心獨吞奇學……你既無兄弟之情，也休怪我無同胞之義。」聲落，振臂一揚，竟撤出了長劍。

應虎一脚踢翻桌子，也拔劍出鞘，罵道：「這些日子，受你的骯髒氣也受够了，二爺連老子都敢殺，誰還在乎你這個狗屁哥哥，從今天起，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

話猶未畢，應龍突然大喝道：「畜牲，我先宰了你！」手起一劍，猛向應虎咽喉點到。

應虎側身閃過，舉劍還擊，兄弟倆翻臉動手，宛如仇人見面，招招辛辣，劍劍狠毒，你恨不得把我劈成碎片，我恨不得戳你十七八個透明窟窿。

「狀元居」的夥計聽見呼喝打鬥之聲，連忙奔上樓來，探頭一望，嚇得從樓梯口直滾了下去，大叫道：「不好了，抱陽山莊兩位少莊主打起來啦……」

這一聲喊，一二樓的食客都紛紛站了起來，胆大的想上樓看熱鬧，胆小的想奪路逃命，更有那不打算付賬的，正好脚底板抹油，趁亂抽身——刹時間，你推我擠，人聲鼎沸，整座酒樓就像搗翻了一個大蜂巢。

應虎見酒樓大亂，無心戀戰，虛幌一劍，穿窗躍落街心，拔步便奔。

應龍如何肯捨，提劍尾隨緊追，一路喝罵不絕，二人一前一後，如飛而去……

酒樓掌櫃急得要哭，待客人散盡，急急登樓檢視，只見樓上桌翻椅倒，杯盤狼藉，兩位主人全不見了，僅剩康浩倒臥樓角，衣衫髮亂，昏迷不醒。細查之下，才知並非酒醉，竟是中了迷藥。

掌櫃的暗自尋思，打壞傢俱，驚散食客，這些損失倒還有限，如讓消息傳揚出去，「狀元居」酒樓的客人被下了蒙汗藥，以後還有誰敢上門喝酒，當下不敢聲張，吩咐兩名心腹夥計，將康浩衣衫整好，用一床被褥掩蓋着，從後門悄悄抬了出去，直送到城外僻靜處，拋下便走。

× ×

康浩昏昏沉沉在荒野中躺了一夜，第二天藥力消失，才悠悠醒轉。

他先是一驚，急忙檢點隨身物件，發覺少了那件貼身穿着的皮坎肩，不消說，準是日月雙劍兄弟把自己灌醉之後，將之竊去了。

回想昨夜經過，不禁搖頭苦笑，他倒並非懊惱失去「烈燄三式」口訣，而是感慨人心之難測，想不到自己一番好意，竟換來如此結果——不過，貼身那隻「易容革囊」和其他物品尚未被應家兄弟搜去，總算不幸中之大幸了。

康浩怔忡半晌，只得步行入城，返回寄寓的客棧，取了馬匹行囊，單人獨騎向終南進發。

馳行一日，薄暮時分，抵達終南山麓。「一劍堡」巍然聳立在終南山下，不須打聽，一眼就能望見那深褐色的堡牆和堡中連綿的房舍，一條整齊的石板路，由官道分支伸展出去，直達堡門。

這時天方薄暮，一輪夕陽斜掛西山，燦爛晚霞，映在巍峨的堡門上，越發襯托得「一劍堡」三個泥金大字瑰麗無限，氣豪萬千。

堡門左右，高矗着兩座箭樓，樓上旌旗招展，迎風飄揚，門前一條護堡河，架設着吊橋，此時吊橋已經拽起，隔河望去，對岸橋頭有兩列石屋，大約是守橋堡丁的住所。

康浩趕了一天路，人飢馬乏，來到吊橋前縱目張望，對岸石屋前分明站立着兩名佩劍堡丁，却大剌剌的不理不睬，連正眼也沒向橋這邊看一下。

豪門弟子多倨傲，康浩感嘆一聲，只好在橋頭勒住坐馬，拱手叫道：「請問二位，這兒就是一劍堡麼？」

那兩名堡丁理也不理，生像是沒有聽見。

康浩忍住氣，又叫道：「二位大哥，敢問此地可是終南一劍堡？」

連叫兩聲，那兩名堡丁才懶洋洋走了過來，其中一個濃眉大漢按劍跨上橋頭，向康浩上下打量一遍，冷冷道：「幹什麼的？」

康浩道：「在下姓康，由關洛來此，有事求見……」

那濃眉大漢揮手道：「今天太晚了，有事明天再來。」說完，回頭就走。

康浩忙道：「能否煩勞通報一聲，在下是從關洛專程而來的！」

那濃眉大漢扭頭不耐煩的道：「從關洛來的又怎樣？本堡會客的時間由巳刻至申刻，這時不見，叫你明天再來，你還在這兒嘮叨什麼！」

康浩怒火猛昇，但想想對方畢竟只是一名堡丁，犯不着跟他一般見識，又把怒氣強壓了下去，點頭道：「既然貴堡堡規森嚴，在下不求入堡，只留個口訊，不知行不行？」

濃眉大漢道：「你要留什麼口訊？」

康浩道：「在下有一件東西，煩請轉呈貴堡易湘琴易姑娘，就說是康浩親自送回，不及面交，深感遺憾。」

探手從貼身「易容革囊」中，取出易湘琴所贈「雙龍玉符」，一振腕，向濃眉大漢遞去。

那大漢翻掌接住，一看之下，臉上頓現驚容，與另一名同伴，低聲商議了幾句，回頭詫異地問道：「康朋友認識我家姑娘？」

康浩道：「不錯，曾有數面之識。」

濃眉大漢又問：「這枚玉符，可是我們姑娘的東西？」

康浩微笑道：「大約是吧！」

那濃眉大漢連忙抱拳一拱，恭聲說道：「既如此，請康朋友畧待片刻，容我等通報……」

康浩道：「不必費事了，在下專程送回此物，只要東西能交到易姑娘手中，見與不見都無關緊要。」話畢，撥回馬頭，揚鞭而去。

他存心要整整那守橋堡丁的驕橫之氣，故意策馬緩緩前行，果然沒過盞茶時光，身後蹄聲震耳，兩騎健馬已狂風般追了上來……

×　　　×

康浩暗暗好笑，圈馬佇立路旁，俄頃間，兩匹快馬如飛而至，爲首是一名紫衣壯漢，後面緊隨着那名守橋的堡丁。

那紫衣壯漢朝康浩抱拳一禮，恭敬的說道：「小可趙洪，奉姑娘口諭，特來恭迎康少俠入堡。」

康浩故作遲疑道：「貴堡規矩不是訂的巳刻至申刻會客麼？如今時間已過，只怕不大方便吧？」

那堡丁連忙翻身下馬，惶然道：「適才小的有眼無珠，不知是康少俠駕蒞，多有得罪……」

康浩笑道：「這可不敢當，我記得曾報過姓名，是閣下礙於規定，嫌我太嘮叨了。」

那堡丁垂首道：「小的該死！只求康少俠海量寬宥屈駕入堡，免小的受責。」

康浩搖頭道：「今天太晚了，我看，還是明天再來吧……別爲我而壞了貴堡規矩……」

那堡丁一急，竟跪了下來，求告道：「康少俠，若不肯入堡，小的只有跪到明天……。」

趙洪也下馬躬身道：「趙某職司待客，御下無方，以致怠慢貴賓，適才已遭姑娘叱責，萬望康少俠大度包涵矜全……」

正說着，蹄聲入耳，又有兩騎風馳電奔趕到。

馬未近前，兩朵黃雲已離鞍飛起，高叫道：「康少俠，請留步！」

康浩一見竟是袁珠和袁玉姐妹倆，連忙下馬施禮，道：「原來二位姑娘也在終南，關洛一別，不想竟在此地重晤。」

袁珠襝袵答道：「咱們是送小琴回來的。眞想不到康少俠也會到終南來……」

袁玉接道：「這眞是天意，康少俠一來，四姐的病包準就好了！」

康浩驚道：「易姑娘得了什麼病？」

袁玉剛要回答，却被袁珠瞪了一眼，當卽住口。

康浩越發驚疑，又問道：「她病得很重麼？」

袁珠淺淺一笑，道：「琴妹妹已在引頸而待，一切等見面再談吧。」

康浩見她不願回答，心裏更驚，急忙飛身上馬……

一行五騎折回來路，再返橋頭時，只見吊橋早已放落，由橋頭石屋至堡門，排列着二十餘名堡丁，盡皆高擎火把，肅立迎候。

袁珠一馬當先，馳進了堡門，直到一棟巨宅前下馬，簷下站着兩名俏麗丫鬟，正探頭踮足張望，一見康浩，急問道：「這位就是康少俠麼？」

袁珠點點頭，道：「不錯，總算被咱們追回來了。」

丫鬟欣喜道：「眞是謝天謝地。小姐說：請康少俠先在書房裏休息，她要自己

出來相見。」

袁珠訝道：「誰讓她下床的？」

丫鬟道：「小姐一定要掙扎起床梳洗，攔也攔不住，而且，總是捧着那塊玉符不肯放手，一會兒哭，一會兒又笑，誰也勸不住她。」

袁珠頓足嘆道：「這丫頭，怎能如此任性……」

回顧袁玉道：「妹妹，妳陪康少俠到書房畧坐，我先進去看看。」說完，匆匆向後面去了。

聽這語氣，易湘琴的病勢竟是十分沉重。

康浩既驚又急，有心想跟隨袁珠入內探視，怎奈男女有別，不便莽撞。

書房位於宅內第二進院中，緊傍着一座精緻的花園，園中堆石爲山，鑿地爲池，花木掩映，頗見幽靜，房內更是窗明几淨，古籍羅列，案頭置琴，壁間懸劍，玉尺鎭籤，金猊飄香……看來，這兒分明是一劍堡主易君俠的起居之所。

康浩一心惦記着易湘琴的病，剛坐定，便問袁玉道：「不知易姑娘得的什麼病？已經病了多久了？」

袁玉喟然道：「其實，也不是什麼病，都只爲了一句話……」

康浩道：「一句話？一句什麼話？」

袁玉幽幽望了他一眼，不答反問道：「關於抱陽山莊應伯父在洛陽負傷的事，你知道麼？」

康浩道：「畧知大概。」

袁玉道：「提起那件事，眞能把人氣死！那天幸虧有易伯父獨撐危局，二莊一堡才算沒有毀在關洛第一樓……後來，咱們和小琴奉命護送應伯父返回抱陽山莊，途中聽到消息，說你被東海火燄島的人擄去了——這是眞的麼？」

康浩道：「確是如此——」

袁玉道：「當時，小琴急得直哭，沒等抵達抱陽山莊，便中途折回，連夜趕到封邱去僱船，在陳橋遇見秦金二老，據他們說：事情是眞的，但東海火燄島的船隻，已經在銅瓦廂附近出了事，船隻失火焚毀，船上的人差不多全都燒死了。小琴急忙又乘船趕去銅瓦廂，果然見到焚船的殘骸。

「可憐她，親自在破船中搜尋，把那一具具燒焦的屍體，翻來覆去辨認，一邊找，一邊哭，凡是身裁有些相似的，或者一片衣角顏色相同的，全都搬運到岸上，半日之內，竟收集了十六七具。

「可是那些屍體，有的殘缺不全，有的枯焦潰爛……認來認去，也認不出那一具是眞的？這時候，旁邊一個搬運屍體的船伕却冒失地說了一句話……」

康浩問道：「他怎麼說？」

袁玉苦笑一聲，道：「他可能是一番好意，見咱們辨認不出來，便道：『不如都埋了吧！反正其中總有一具是眞的。』小琴一聽這句話，當場就昏厥過去，甦醒之後，果然將十多具屍體全部盛殮掩埋……從此，便不飲不食，整日痴坐如呆，口裏只反覆念着：『總有一具是眞的！總有一具是眞的……』。就這樣，已經快一個月了。」

康浩驚道：「這一個月內，她都沒有吃過東西？」

袁玉泫然頷首，道：「除了咱們強迫灌她些許湯汁外，粒米未沾……」

康浩失聲道：「一月不進食物，她怎能——」

話未畢，一陣嬌喘起處，房門口出現一條纖弱的人影。

康浩猛回頭，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寒噤。天！那就是往日刁蠻任性的易湘琴麼？他心裏一酸，淚水險些兒奪眶而出……

易湘琴一手扶着門檻，一手按着胸口，那原本清澈明亮的眸子，正黯然無光的投在康浩臉上，可憐才睽別匝月，昔日的丰神嬌靨，如今竟變得形銷骨立，幾如風中弱柳，搖曳欲折。

她顯然已經過刻意修飾，以求掩蓋病容，但脂粉雖濃，却無法恢復失去的神采，反而襯托出她的憔悴羸弱，羅衫寬弛，人比黃花瘦。

四目交投，但見嘴唇噏動，却聽不到一句語聲。

好半晌，康浩才哽聲道：「小琴！」

易湘琴嬌軀一震，眼中頓時蓄滿了淚光，忽然淒然一笑，顫抖地叫了聲：「大哥……」竟邁着踉蹌的步子向他奔去。

才奔了兩三步，身子一陣搖幌，眼看就快跌倒，康浩急忙搶上前去，探臂扶住她的纖腰，低叫道：「小琴，妳病體未癒，何苦勉強起床來呢？」

易湘琴無力的依靠在他懷中，嬌喘吁吁道：「我沒有病，眞的一點病也沒有，你別聽大姐她們胡說……」

康浩不須多問，只觸手處那纖纖柳腰，不堪一握，已能意會易湘琴的身子，枯瘦得令人吃驚，但他不忍說破，只好攙着她在一隻軟椅上坐了下來。

坐定，目光廻掃，才知道袁玉已經悄悄退出書房去了。

易湘琴要康浩坐在自己身邊，牽着他的手，凝目細看了許久，忽然展顏一笑，道：「他們都說你被燒焦了，如今我才知道，你連膚髮也沒有燒傷一點，原來他們都是騙我的。」

康浩聽了這些如瘋似癲的話，竟不知該怎樣回答才好？輕嘆道：「小琴，我是個平凡人，實在不值得妳如此關切……」

易湘琴搖頭道：「我不是關切你，我是關切我自己，如果你死了，也就跟我自己死了完全一樣，自從那天你離開關洛第一樓客店以後，我就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離去的不是你，而是我自己，我的身子雖然留在客店中，神魂却早已飛到城外去了……」

仰臉微微一笑，接着又道：「說出來你一定不信，那些日子，我自覺與『行屍走肉』無異，有時，明明坐在桌前吃飯，却彷彿是坐在荒山大樹底下，吃着野果和山泉，有一次，我錯把大姐叫成大哥，竟被她們取笑了好幾天……如今回想起來，自己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緣故？」

這些話，由她口中娓娓述出，好像只是個可笑的故事，但康浩却聽得熱淚盈眶，恨不能放聲大哭一場。

世上感人者莫過眞情，唯有眞情，能賺英雄淚。康浩不是鐵石心腸，豈能不爲眞情感動，可是，當他想到自己此來目的

，其內心的愧疚，却與情俱增，也倍感徬徨——他何幸而得此紅粉知己？又何不幸而結識了這位多情紅顏？師仇不共戴天，深情感人肺腑，有朝一日，果眞證實了易君俠就是復仇會主，情仇之間，叫他如何取捨？

易湘琴自然體味不到這些，只顧依偎溫存，低語呢喃，叙不完的離情，道不盡的相思……却不知「箇郎身負血海仇，情到濃時心越驚。」

繾綣嫌夜短，寂寞恨更長。二人沉緬書齋，幾忘時光消逝。

房門外一聲輕咳，袁玉手裏掌着一盞燈，含笑走了進來，說道：「二位，不能留幾句話，明天再說麼？酒菜都熱了三四遍啦！」

康浩急忙起身，俊臉緋紅，吶吶無以為應。倒是湘琴大方，坦然笑道：「儘顧着說話，竟忘記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袁玉笑道：「還早，距天亮還有好幾個時辰哩。」

易湘琴羞赧一笑，道：「都是我不好，大哥遠道而來，一定還沒有吃晚飯，走！咱們吃飯去！」

她病勢似已霍然而癒，自己站起身來，輕挽着康浩緩步走向廻廊盡頭的大廳。

廳中早擺好一桌豐盛酒席，幾名丫鬟垂手侍候，只沒看見袁珠。

易湘琴詫異問道：「大姐呢？」

袁玉道：「剛才伯母叫她到後花園去了，咱們先吃吧，別等她了。」

易湘琴微微一怔，道：「娘叫她去後花園？有什麼事麼？」

袁玉笑道：「除了問妳的病情，還有什麼事，可惜大姐去早一步，要是讓伯母知道妳現在忽然想吃飯了，不知道她老人家會多高興哩。」

康浩心中一動，忙道：「冒昧而來，理當先拜見堡主和夫人！」

易湘琴道：「我爹還沒回來，我娘長年茹素禮佛，不問外事，也不願見客。」

康浩輕哦一聲，問道：「堡主不在，堡中事務，都是何人管理？」

袁玉笑道：「外面的事，有一位總管方老夫子負責，今天適巧往龍門去了，不在堡中，內宅的事，由於小琴病了，暫時由我大姐代理。」

康浩聽了，心裏暗喜，忖道：這倒是難得的好機會，趁易君俠不在，正好查證內庫鑰匙圖形，但必須設法瞞着易湘琴才行……

思忖間，忽聞環珮聲響，袁珠娉婷走了進來。

易湘琴忙道：「大姐來得正好，咱們還沒有動箸呢。」

誰知袁珠却搖搖頭：「既然還沒有動箸，索性等一會再吃吧……」

易湘琴道：「為什麼？」

袁珠向康浩望了一眼，道：「伯母叫我傳話，要請康少俠去後花園見見面。」

易湘琴訝然道：「她老人家多年來從不接見外客，怎麼忽然要見康大哥？」

袁珠笑笑道：「我也不知道緣故，或許伯母沒把康少俠當『外客』吧！」

易湘琴含羞嗔道：「一定是大姐在娘面前說了什麼鬼話！」

袁珠輕呼道：「天！別冤枉好人，我眞的什麼也沒有說，如果多了兩句嘴，明天讓我舌頭上生個大疔瘡！」

康浩笑道：「理當前去拜見伯母，就煩袁姑娘帶路引介如何。」

易湘琴連連搖手，道：「不！這事有些古怪，我自己陪你去一趟。」

康浩道：「園中夜寒露重，妳病體未癒，也不宜勞累太甚……」

易湘琴道：「不要緊，我一定要去看看，娘為什麼忽然破例了。」

袁玉道：「也罷，反正飯也吃不成了，不如大家都去吧。」

於是，姐妹三個陪着康浩，四名丫鬟提燈簇擁，一路穿房過屋，向後園行去。

康浩暗暗留意，但見這宅子深達五進，每進自成院落，各依地勢而建，那後花園並不在最後一進的後面，而是另有小徑斜通牆外，單獨圍成一片園子，佔地雖然不算太大，但地勢較高，幾可俯覽全堡。

花園內，林木茂密，山泉淙淙，鄰近山麓處，有一個小水潭，潭邊茅屋數椽，便是一劍堡主夫人的修行之處。

康浩不禁感到十分詫異，這地方雖然幽雅出塵，唯嫌太荒僻了些，是什麼事使堂堂一劍堡的堡主夫人，看破紅塵，甘願捨棄繁華，結廬自隱的呢？

訝詫間，已到茅屋前，只聽木魚槖槖，夾着喃喃誦經之聲。

袁珠舉手約住衆人，靜立潭邊等待，約莫等了盞茶之久，木魚聲歇，才上前輕叩木門，叫道：「伯母請開門，康少俠來了。」

茅屋中燈影幌動，片刻之後，木門「呀」然啓開，一名靑衣婦人手擎油燈，當門而立。

湘琴低呼一聲：「娘！」丫鬟們齊都襝衽施禮。

康浩心弦一震，情不自已，倒退了半步，他萬萬也想不到，面前這荆釵布裙的樸實婦人，就是一劍堡主夫人，看來她竟是避世獨居，連個應門洒掃僕婦也沒有。

那婦人年約四旬左右，雖然衣着樸素，却生得膚色白皙，容貌絕美，不僅美，而且美得出塵脫俗，宛如一枝冷艷的青蓮，令人不敢逼視。

丫鬟們都對她十分恭謹，行禮問安之後，一個個俛首肅立，屏息侍候，只有湘琴搶前兩步，含笑去接她手中油燈，說道：「娘，讓我替您老人家掌燈！」

中年美婦人却探手扶住愛女的身子，憐惜地責問道：「妳病還沒有好，誰叫妳也跑到園子裏來？」

湘琴嬌笑道：「是我自己要來的，娘！您瞧，我的病不是已經好了麼？」

中年美婦人搖搖頭，道：「即使好了，也不該來，園子裏夜寒露重，如果再着了涼，那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湘琴扭着身子撒嬌道：「嗯——娘總是這樣冷淡人……人家好久沒來看望娘了，一來就挨罵！」

那中年婦人淡淡一笑，道：「妳也總是這樣不聽話，才惹得做娘的罵妳，都十八九歲的大人了，還這麼任性調皮，唉——」一聲輕喟，難掩笑意。那語氣神情，自是愛憐多於責備，充滿了和藹與慈祥。

康浩幼失怙恃，目覩此情此景，感觸良深，羨慕不已。

袁氏雙姝亦有同感，含笑道：「琴妹別糾纏伯母了，且進屋裏去，康少俠還在等着哩。」

那中年婦人神色一肅，突然輕輕推開湘琴，擧燈向康浩照了照，問道：「這位就是康少俠！」

康浩急忙躬身施禮，應道：「晚輩康浩，拜見堡主夫人。」

中年婦人微微欠身，含笑道：「老身塵孽難脫，向佛之志未成，舐犢之情猶在。儘顧着和小女說話，多有怠慢，康少俠切莫介意！」

康浩拱手道：「不敢。佛曰『普渡衆生』，原非『無情』，仙道由緣，倘若人皆絕情，緣自何生？夫人未能忘情倫常，正是深體佛家慈悲善旨，實令晚輩不勝仰慕。」

那中年婦人目中異采連閃，訝然道：「倒看不出，康少俠年紀雖輕，竟會涉獵佛理？」

康浩笑道：「先師在日，亦懷向佛之念，隱居處常有經書相伴，晚輩不過耳濡目染，畧知皮毛而已。」

中年美婦人身軀似乎撼了一下，輕哦一聲，竟久久沒有開口。

湘琴望望母親，又望望康浩，笑道：「想不到康大哥也精通佛經，這一來，娘可有伴兒了。」

康浩道：「皮毛之識，膚淺得很，怎敢稱『精通』二字。」

湘琴道：「再膚淺總比我懂得多吧？我娘整年累月孤零零住在園子裏，既不要人侍候，更沒有人作伴，有時候，我想進來陪她老人家說話解解悶兒，娘又嫌我這也不懂，那也不懂，以後康大哥就……」

中年美婦人突然沉聲道：「女孩兒家，說話不許這樣沒有顧忌！」

湘琴伸伸舌頭，笑道：「好！不說了，康大哥，咱們進屋裏坐去！」說着，一手挽着母親，一手拉了康浩，便想跨進茅屋。

不料那中年美婦人却伸手將她攔住，正色說道：「琴兒，妳和兩位姐姐先回前面去，為娘要單獨和康少俠談談。」

湘琴一怔，道：「娘有什麼話？不能讓咱們聽聽麼？」

中年美婦人搖頭道：「不能。」

湘琴訝道：「為什麼？」

中年美婦人又搖搖頭，道：「不為什麼。妳們先回前廳，半個時辰以後，再叫丫鬟來領康少俠出去就行了。」

湘琴大感困惑，不覺遲疑地呆望着母親。

袁珠姊妹也深感狐疑，連忙說道：「琴妹，既然伯母這樣吩咐，咱們就先出去吧！」

湘琴猶不肯走，低叫道：「娘！您老人家這是——」

中年美婦人微微一笑，道：「為娘只是有話要和康少俠單獨一談，決不會難為於他，你總該放心了吧？」

知女莫如母，這句話，直說到湘琴心眼兒裏，小妮子嬌靨一陣熱，雖不情願，又不好意思再反對，只得赧笑道：「娘可別只顧說話，人家康大哥，還沒有吃晚飯呢！」

中年美婦人頷首道：「我知道，不須妳叮嚀，自會儘快送他出來。」

湘琴又向康浩一連使了幾次眼色，示意他應對時要多多謹愼，然後這才快快告辭而去。

其實，康浩心中何嘗不訝詫狐疑？他自從見到這位一劍堡堡主夫人，早已懷着滿腹謎團，也激發了無限好奇，論理，以一劍堡女主人的地位，以她的年紀和容貌，說什麼也不該離世獨居，即使有心向佛，堡內儘可設置佛堂經室，為什麼定要居住在這簡陋的茅屋裏，而且，連個侍候的使女丫鬟也不用呢？

他覺得其中必有特殊原因，如今正可藉單獨談話的機會，設法探問內情，或許因此而證實易君俠的眞正身份，也不無可能……

正思忖間，中年美婦人已側身肅客，道：「康少俠請進屋內一談。」

康浩拱手道：「晚輩怎敢僭越，夫人先請。」

中年美婦人淡然一笑，不再謙讓，持燈轉身進了屋門。

康浩緊隨而入，只見茅屋內總共才兩明一暗三個房間，進門一間房內，擺着一張木桌和兩把木椅，桌上茶具和餐具併置，算是飯廳兼客室，右邊是佛堂，左邊則是臥房，屋後另有兩小間廚厠，此外，便一無所有了。

而客室之中，除了一桌二椅，連張茶几都沒有，桌上餐具只是一副筷子一隻碗，茶具也僅只一壺二杯，其設置之簡陋，比窮困人家還不如，但却收拾得整整齊齊，一塵不染——康浩看了，心中不禁暗暗稱奇。

中年美婦人將油燈放在木桌上，親手斟了一杯茶，微笑道：「茅舍簡陋，別無待客之物，康少俠請隨意用些茶吧。」

康浩連忙雙手接過，喝了一口，立刻皺起眉頭，原來那茶汁其苦無比，竟比黃蓮還難下嚥。

中年美婦人笑道：「這是老身自用的苦藤茶，乃係採割園中一種野藤焙製而成，入口雖嫌畧苦，但苦後回甜，餘味尙佳，而且，喝久了，可以順氣補血，清心朗目。」

康浩口裏稱謝，只得硬着頭皮，又喝了一口。

果然，那茶汁入口雖然苦澀，片刻之後，却苦盡甘來，滿口生津，齒間更有一縷淸香餘味。

饒是如此，他也不敢再喝了，放回茶杯問道：「夫人結廬潭邊，遠離塵囂，淸靜固是淸靜，但侍奉無人，諸事皆須親自操勞，不嫌太辛苦了麼？」

中年婦人道：「孑然一身，並沒有多少事情可做，自炊自食，樂也在其中，人間甘苦二字，本無標準，只要你自己不以為苦，旁人豈能以苦相加。」

康浩見她談吐脫俗，心裏越覺好奇，便感慨地道：「夫人精闢之論，發人深省，可惜碌碌紅塵中，能如夫人這般勘破繁華，拋捨得下的人，畢竟太少了。」

那中年美婦人輕嘆道：「勘破繁華不

難，拋捨塵孽却談何容易，果眞拋捨得下，老身也就不會住在這裏了。」

康浩驚問道：「夫人莫非竟有出家之意？」

中年婦人搖頭道：「那倒沒有，老身雖然向佛，並不拘於形式，身在紅塵，心已皈依，功德的深淺，端視修行的虔誠與否，落髮不落髮，並沒有多大關係。」

康浩趁機探問道：「晚輩有一事不解，大凡富貴中人信佛慕道的，或因年邁多病，或因家道淪落，或曾遭大難不死，或感於親人夭折……而夫人猶在盛年，一劍堡雄踞天下，夫婿英豪，愛女倚膝，家業鼎盛，體健身强，爲什麼却……」

中年美婦人擺了擺手，截斷他的話題，苦笑道：「不必再說下去了，人人際遇不同，結局也迥異，有些事，是不能單以常情去推斷的……老身挽留少俠，另有幾句重要的話想問你，咱們還是談談這件事吧。」

康浩有些失望，却又不便再問，含笑說道：「夫人有事垂詢，晚輩自當洗耳恭聆。」

中年美婦人漸漸收斂了笑容，語氣也變得凝重起來，注目道：「老身想問的事，共僅三件，但在未問之前，希望你能先答應老身兩個要求。」

康浩應聲道：「請夫人明示。」

中年美婦人肅容道：「第一、你回答老身的問話，必須句句眞實，不許有絲毫虛假；第二、你得答應，決不把咱們的談話告訴任何人，尤其是不能告訴湘琴和一劍堡內的人。你做得到嗎？」

康浩毫不遲疑，點頭道：「晚輩謹遵夫人的吩咐就是。」

中年美婦人道：「不！你得確切肯定的回答老身，能不能做到？如果不能，老身也不勉强，現在就即刻送你出去。」

康浩正容答道：「晚輩一定能够做到。夫人請問吧！」

「好！」中年美婦人欣慰的吁了一口氣，却並沒有立即發問，逕自啓開茅屋後面，走了出去。

片刻之後，又見她由前門繞了回來，重新坐在對面木椅上，然後用一支小竹籤，將油燈內的燈蕊挑去兩根，屋中光亮頓時減弱了許多。

在她做這些事的時候，康浩深深感覺到她正用一雙銳利的目光，瞬也不瞬的注視着自己，不禁有些情虛起來……

好半晌，才聽那中年美婦人緩緩說道：「看你的相貌，不是一個奸滑虛僞的人，所以，老身願意與你摒誠一談，也希望你能誠懇的回答，倘有不便之處，儘可直言拒絕，却不可用假話來搪塞。」

康浩點點頭，道：「晚輩知道了。」

中年美婦人舉杯喝了一口苦藤茶，問道：「聽說康少俠是風鈴魔劍楊君達的唯一傳人，這是眞的嗎？」

康浩聽了，不覺一怔——他原以爲她多半是查問自己和湘琴之間的關係，却萬萬也想不到僅是探詢師門來歷——暗暗鬆了一口氣，反問道：「這就是夫人的第一個問話麼？」

中年美婦人道：「不錯，請你坦誠的回答老身。」

康浩點頭答道：「是的。晚輩恩師正是風鈴魔劍。」

中年美婦人緊接着道：「口說無憑，你有什麼信物或證據沒有？」

康浩道：「晚輩有師傳獨門暗器——十柄風鈴短劍。」

中年美婦人手一伸，道：「能讓老身過過目嗎？」

康浩一面答應，一面從劍囊中抽出一柄風鈴短劍，雙手遞了過去。

中年美婦人看了看，又道：「這是甲劍，請將乙劍也借給老身看看。」

康浩心中微微一動，忙又將乙劍取出遞過……

那中年美婦人就在黯淡的油燈前，將兩柄短劍反覆觀看，並且，不時以劍尖互相輕擊，側耳傾聽劍身發出的音響——那神情，就像一位古物鑑別家，正專心在鑑賞一件珍貴的古董。

足足看了盞茶之久，才見她頷首喃喃說道：「一點也不錯，果然是百煉玄鐵所鑄的風鈴劍。」

說着，將短劍交給康浩，忽又凄然一笑，接道：「好好收起來吧。這東西不比普通暗器，如果遺失，就永遠無法再補足了。」

康浩接劍時，發覺她神色雖然平靜如常，手指竟微微有些顫抖，似乎頗有不捨之意。

於是好奇地問道：「夫人從前也見過風鈴劍麼？」

中年美婦人聞言一震，急忙搖頭道：「啊！沒有——老身只是耳聞風鈴劍之名，並未親眼看見過。」

康浩暗自訝忖道：妳既然沒有看見過，怎知這兩柄劍的眞假？又從何鑑別是否百煉玄鐵鑄造的呢？

不過，他心裏雖覺詫訝，口裏却不便冒昧探問。

中年美婦人默然片刻，又提出了第二個問題，道：「目下武林傳說紛紜，有的說令師已在九峯山承天坪遇害，有的又說令師並未身死，現在老身要鄭重地問你一句：令師究竟還在不在人世？」

康浩答道：「家師的確已在九峯山承天坪上仰毒而死，此事決不會假。」

中年美婦人凝目道：「你從何確定？是你親手埋葬了令師？或是你親眼看到令師的遺體？」

康浩道：「晚輩既未親手埋葬家師，也沒有見到家師的遺體，但晚輩深信少林法元大師決不會欺騙晚輩，而且……」

中年美婦人追問道：「而且什麼？」

康浩道：「自從家師遇害後，武林中便出現了一位復仇會主，自稱是風鈴魔劍，但晚輩相信他並不是眞的。」

中年美婦人道：「你怎麼知道他不是眞的呢？」

康浩沉吟了一下道：「晚輩說不出明確的理由，只是憑心中直接的感受……」

中年美婦人接口道：「你的意思說：你隨師習藝多年的經驗，發覺那位復仇會主和令師的言行習慣並不相符？」

康浩點頭道：「是的。」

中年美婦人緊接着又道：「那麼，換句話說，除了這點內心的直接感受之外，

連你也沒有確切的證據，足以證明令師果眞已經去世，那復仇會主，絕對不是令師了？」

康浩怔了怔，道：「事實上，晚輩確未發現確切的證據。」

中年美婦人道：「既無證據，你又怎能確定令師果眞已經去世？難道就憑法元大師的幾句話麼？」

康浩愕然道：「夫人之意，莫非懷疑那復仇會主就是家師？」

中年美婦人搖搖頭，道：「老身不知道復仇會主是誰？老身只是想知道令師是否眞的去世了……」

康浩心中忽又一動，脫口道：「夫人爲何如此關切家師的生死呢？」

那中年美婦人神色微變，臉上竟不由自主泛起一片紅暈，好半晌，才肅容說道：「令師的生死雖和老身沒有直接的關係，却和老身一位多年知友有關……」

康浩詫道：「請恕晚輩愚昧，敢問夫人那位知友是——」

中年美婦人道：「你現在暫時別問她是誰，且先回答老身第三個問題——你可知道二十年前，令師爲什麼會突然從武林中封劍退隱嗎？」

康浩搖搖頭，道：「這個……晚輩不知道。」

中年美婦人似乎不信，又道：「你們師徒多年相伴，情同父子，譬如在閒談中，令師會不跟你提及？」

康浩又搖搖頭，道：「家師生性沉默，不喜多言，從來沒有提過這件事。」

中年美婦人道：「你也從來沒有問過他？」

康浩道：「晚輩雖然問過，但家師只答稱因爲平生殺孽太重，故而封劍退隱，意在自省，以圖贖過，並沒有提到旁的原因。」

中年美婦人又問道：「你是幾歲拜師的？」

康浩道：「晚輩幼失怙恃，得遇恩師時，猶在襁褓之中，是由恩師一手撫育長大，五歲開始習練武功，十七歲才獲傳風鈴劍囊……」

中年美婦人接口說道：「你今年幾歲了？」

康浩道：「甫滿二十歲。」

中年美婦人道：「三年前你獲得風鈴劍囊的時候，囊中共有幾柄短劍？」

康浩道：「共僅八柄。」

中年美婦人道：「你有沒有問過，那缺少的兩柄劍到什麼地方去了？」

康浩道：「晚輩問過，據家師說，是不愼遺失，無法補足……」

中年美婦人目光一凝，截口道：「但後來九大門派聯袂登山問罪，就用那兩柄失劍作爲證物，令師也沒有跟你解釋其中原因嗎？」

康浩道：「當時四門五派倚多爲勝，氣勢洶洶，家師根本沒有機會對晚輩解釋，就被他們害死了。」

中年美婦人眼中流露出無限凄然之色，長嘆了一聲，沒有再問下去，只怔怔的望着那盞昏暗不明的油燈，好像在思着什麼難決的事。

康浩等了許久，不見她開口，忍不住叫道：「夫人還有什麼要垂詢的嗎？」

一連問了兩遍，中年美婦人才恍如從夢中驚醒，輕哦一聲，道：「有句很要緊的話，老身竟忘了問起……你知不知道令師的家屬，住在何處？」

康浩怔楞的道：「家屬？夫人的意思是指——」

中年美婦人道：「家屬你也不懂麼？就是令師妻室兒女，你們師徒隱居九峯山，未聞有女眷同住，令師家小想必另有居處了？」

康浩不覺笑了起來，道：「家師終生未娶，何來妻室兒女？」

中年美婦人正色說道：「康少俠，你答應過老身，一切要據實回答。」

康浩笑道：「晚輩怎敢欺騙夫人，家師孑然一身，從未婚娶成家，這件事武林中人人皆知，決非晚輩說謊……」

中年美婦人却毫無笑容，截口道：「此事武林中人知道的極少，但老身却知之甚詳，令師不僅早已成家，而且，在退隱之前，就已經有了孩子，算起來，那孩子應該比你康少俠還大一兩歲呢。」

康浩驚問道：「晚輩伴隨師父將近二十年，從來不知師父已經成家，夫人如何知道的？」

中年美婦人道：「或許令師另有隱衷，不願爲你所知。」

康浩搖頭道：「不會的，家師在日與晚輩相依爲命，食則同桌，寢則同榻，即使他不願讓晚輩知道，豈能二十年不去探望自己的妻室骨肉？這件事，晚輩萬難置信。」

中年美婦人道：「相信不相信，是一回事，事實眞假又是一回事，據老身所知，此事千眞萬確，決非空穴來風！」

康浩道：「夫人怎能如此肯定？」

中年美婦人仰面長吁道：「因爲，老身曾經親眼見過令師的妻兒。」

康浩聽了這話，不期駭然一震，驚道：「這……這是眞的麼？」

中年美婦人幽幽說道：「親眼目覩，自然是眞的。不過，此事發生在二十年前，也就是令師尚未退隱之前，二十年滄海桑田，或許其間發生了什麼意外的變化，以致令師始終未向你提起……」

康浩急道：「夫人能否將……這事情，詳細賜告晚輩？」

中年美婦人凝目注視道：「你既然不知道這件事，又何必打聽呢？再說，事隔多年，說不定他們已經……」

康浩道：「家師的妻兒，便是晚輩的母兄，事若屬實，無論天涯海角，晚輩也要尋到他們，此志萬望夫人成全。」

中年美婦人眼中異采連閃，良久，才點了點頭，道：「多年前的往事，老身本不欲再提，但念你一番摯誠，索性就告訴了你吧……」

誰知才說到這裏，茅屋外忽然傳來易湘琴的聲音，叫道：「娘！半個時辰早就過了，您老人家的話說完了沒有？人家康大哥還餓着肚子哩。」

中年美婦人一楞，不禁搖頭苦笑道：「琴丫頭等不及了，你先出去吧！」

康浩俊面一熱，靦覥道：「晚輩不餓，只盼夫人賜告有關家師妻兒的事……」

中年美婦人聳肩笑道：「此事詳情，並非一言可盡，好在你也不急於離去，以後還有詳談的機會，別讓琴丫頭等急了，還當你被老身謀害了呢。」說着，站起身來，又斂容叮囑道：「記住咱們的約定，今夜所談，決不能輕洩於人，琴丫頭也不例外。」

康浩尚欲再問，中年美婦人已經啓開了屋門，只見袁玉攙扶着易湘琴，袁珠親自撐着燈籠——姊妹三個連丫鬟全沒有携帶，正佇立在水潭邊引頸而望。

康浩無奈，只得拱手告辭，快快離開了茅屋。

易湘琴見康浩安然無恙，才放了一半心，沒等走出園子，便迫不及待問道：「大哥，娘都跟你談了些什麼？」

康浩漫聲道：「沒有什麼，只是談些無關要緊的瑣碎事罷了。」

易湘琴不信，道：「娘留你閉門密談，連咱們都不讓在傍，一談就是個把時辰，怎會只談些瑣碎事呢？」

康浩支吾道：「眞的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易湘琴忽然站定，嗔道：「我不信，你一定在瞞我！」

康浩苦笑道：「我爲什麼要說話謊瞞妳呢？妳若不信，可以去面問令堂……」

袁玉從傍含笑勸解道：「琴妹也眞傻，這些話，只有等我和姐姐不在的時候，私下裏問他，如今妳就算逼他再緊，他也不好意思直說呀。」

易湘琴詫道：「爲什麼？難道娘跟他談的話，是什麼絕頂秘密不成？」

袁玉掩口笑道：「雖然不是絕頂秘密，却是不足爲外人道呢。」

易湘琴道：「這兒就只咱們四個，誰是外人？」

袁玉道：「我的傻妹妹，論情感，咱們是姊妹，若論親疏，我和大姐就算是外人了。」

易湘琴不以爲然道：「這是妳們多心，我娘決不會拿兩位姐姐當外人看待。」

袁玉「噗哧」笑道：「唉！瞧妳平時怪聰明的，怎麼竟笨得像截木頭？伯母跟康少俠談的話，不用問，猜也猜到了，妹妹，妳究竟是眞糊塗還是裝糊塗？」

易湘琴道：「我本來就笨嘛，如果猜得到，我還用問他麼？」

袁玉搖頭笑道：「好吧，就算妳是眞糊塗吧，可要二姐我告訴妳聽？」

易湘琴喜道：「當然要呀！」

袁玉偸眼一掃康浩，然後向易湘琴招招手，道：「傻妹妹，附耳過來。」

易湘琴果然湊過耳朶傾聽，才聽了一半，便即粉臉緋紅，搖頭笑罵道：「不聽！不聽！簡直是胡說八道，壞死了……」

袁玉道：「妳不信，是不是？」

易湘琴嬌笑道：「鬼才相信，妳根本是胡謅，拿人家尋開心的。」

袁玉道：「好！咱們賭什麼？不信，就當面問問康少俠，如果我猜對了，怎麼說？」

易湘琴有些胆怯，吶吶半晌，一擰頸項，撒賴道：「我管妳呢！咱們什麼也不賭，酒菜涼了，快些吃飯去要緊。」

說着，竟不要攙扶，也不再追問康浩，逐自搖搖幌幌向前走去。

袁珠連忙搶行幾步，探手挽住，低聲問道：「五妹，玉妹究竟說了些什麼？也告訴大姐聽聽！」

易湘琴羞笑道：「都是二姐使壞，她說，娘是丈母……呸！不說啦！眞難聽死了。」

袁珠也不笑，一本正經問道：「可是說的『丈母娘相女婿』呀？」

易湘琴大叫道：「大姐，妳也壞！」掄起粉拳，要打袁珠，引得袁氏雙姝都閧笑起來。

姊妹們笑笑鬧鬧，康浩雖感羞赧，但爲了避免易湘琴追根問底，也就索性不作否認，隨她們去鬧。

席間，康浩暗自思索着堡主夫人所說的話，總覺得此事令人難以置信，如果師父確曾娶妻生子，自己縱不知道，千手猿駱伯倫怎麼也不知道呢？何況娶妻成家，又不是什麼丟臉的醜事，師父待自己情如父子，假如確有其事他何須隱瞞？而且一直隱瞞達二十年之久？

但轉念一想，一劍堡堡主夫人，同樣也沒有無中生有的必要，她既然說親眼見過師父的妻兒，應該不會是謊話，否則，她憑空揑造這種謊言，又有什麼意義呢？

康浩苦思不得其解，自是沉默寡言，很少開口，奇怪的是，易湘琴也不像平時那樣口沒遮攔了，一直低垂着粉頸，除了不時用脈脈含情的目光，偸望康浩一瞥外，竟變得怯生生的，不好意思多說話，袁氏雙姝雖有心取笑幾句，但看見兩人如此光景，也就笑鬧不起來了——這一來，一席豐盛酒菜，大家只畧動了些，便草草終席。

飯後時已夜深，易湘琴似有滿腹情話，無從傾吐，加以病體虛弱，感覺支持不住，只得回房安歇。

康浩由丫鬟服侍在書房歇息，整夜轉側，不能成寐，幾次想起身再赴後園茅屋，終以太過冒昧鹵莽，又忍了下來……

一夜淺眠，第二天醒來，早已紅日當窗，將近巳刻時光了。

康浩匆匆盥洗整衣，剛跨出書房，却見一個年約六旬，身着儒衫的老人，含笑相迎，拱手道：「康少俠夜來安適否？」

康浩微怔道：「敢問老人家是——」

那老人笑道：「老朽方濤，忝任堡中總管，昨日少俠蒞堡，老朽恰因瑣務外出，失迎之罪，特來負荆。」

康浩恍然道：「原來是方老夫子，晚輩來得冒昧，老夫子多多曲諒。」

方老夫子哈哈笑道：「少俠何須太謙，荷承光降，蓬蓽生輝，敝堡主未返，老朽權充半個主人，廳中畧備水酒，聊當洗塵，少俠休嫌簡慢。」

康浩連稱不敢，跟隨方濤步入大廳，果然廳中已酒溫菜列，端整以待，兩人謙讓一番，各就主客之位坐定，早有侍女們過來斟酒。

趁侍女斟酒的時候，康浩暗暗打量那位方老夫子，見他兩鬢俱已斑白，舉止談吐全是酸溜溜老學究的模樣，身軀既不頎壯，兩眼也毫無神光，看來是個道道地地的迂夫子，不似武林中人，才算畧爲放了心。

酒過三巡，方老夫子忽然摒退侍女，親自奉敬了一杯，笑容可掬地說道：「康少俠應敝堡琴姑娘禮邀而來，乃是堡中貴賓，有句話，老朽本不當問，只因敝堡堡主不在，職責攸關，又不能不說，倘有唐突之處，萬望康少俠能體諒下情，切莫介意。」

康浩訝道：「老夫子有甚言語，儘請明教，何必如此多禮？」

方老夫子又客套了幾句，才含笑問道：「聽下人們談起，康少俠昨夜蒞堡不久，就應敝堡主母的邀請，去後園中盤桓了甚久，可有這回事麼？」

康浩道：「不錯，確有這回事。」

方老夫子笑容立斂，壓低了聲音道：「請恕老朽冒昧，不知敝主母曾與康少俠談了些什麼？」

康浩微微一怔，怫然不悅道：「老夫子突然問起這句話，不嫌太可笑了嗎？」

方老夫子忙說道：「康少俠，且慢見責，老朽說過，這是職責攸關，不得不如此……」

康浩冷笑道：「晚輩愚昧得很，委實不懂老夫子的用意，難道說，晚輩以貴客身份，竟不能跟貴堡女主人見面說話麼？天下豈有這種道理？」

方老夫子搖頭道：「少俠先別生氣，老朽自有解釋，皆因敝主母一向深居後園，從不接見外客，而且……」

康浩哂然道：「如果堡主夫人一時高興，忽然願意見見外客，這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

方老夫子神情頗顯尷尬，陪笑道：「少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說起來，這是敝堡的不幸，也是老朽難以直言的隱衷，但老朽受堡主禮遇重托，既司其事，自當盡心盡職，毀譽不計……」

說到這裏，似也自知辭不能達意，不覺嘆了一口氣，又道：「總之老朽乃是奉命行事，適才所詢，決無絲毫不敬，也沒有任何惡意，康少俠是明達君子，當能體諒區區隱衷。」

康浩聽了許久，仍然聽不懂他所謂「隱衷」是指的什麼？心念轉動，猛可驚問道：「聽老夫子的口氣，莫非堡主夫人是被禁錮在後園中嗎？」

方老夫子駭然變色，急忙搖手道：「不！不！不！康少俠完全誤解老朽的話意了……」

康浩沉聲道：「那麼，老夫子怎說是奉命行事？又有什麼難以直言的隱衷？」

方老夫子被迫無奈，長嘆說道：「事到如今，老朽也不再隱瞞了，說將出來，康少俠千萬別見笑——敝堡主母，是個有病的人。」

康浩張目道：「什麼病？」

方老夫子喟然道：「瘋症。」

這兩字入耳，頓使康浩機伶伶打了個寒噤，但腦中電轉，回想昨夜晤談經過，那堡主人擧止適度，言語清晰，何曾有半點瘋亂之狀？再說，倘若她果是個瘋子，袁珠姊妹和湘琴怎會不跟自己提起呢？

他越想越覺得可疑，不禁冷然一笑，道：「方老夫子大約很久沒有見到堡主夫人了吧？」

方夫子訝道：「少俠何出此言？」

康浩冷笑道：「據晚輩昨夜所見，堡主夫人神智清朗，何嘗有一絲病態？」

方夫子輕哦道：「雖怪少俠不相信，敝主母的病，並非近日才起，算來已經快十年了，爲了治療主母的病，敝堡主也曾遍求天下名醫，詎奈總是時發時癒，好的時候，其言談擧動都與常人無異，一旦病勢發作，便整日閉門痴坐，不飮不食，有時含淚囈語，有時却暴躁乖戾，狂歡大哭，堡主無法可想，才讓她獨自住在後園內，除了琴姑娘之外，平時是不准外人擅入後園的。」

康浩道：「既然有病，就該多派些人侍候照顧才是，怎麼竟由她孤零零住在花園裏？」

方老夫子嘆道：「主母的病很奇怪，病發時最忌有人在傍，如果無人勸解，只是輕發即癒，越是有人守在身邊，病勢發作得更厲害。」

康浩訝然問道：「十年以來，一直如此嗎？」

方老夫子道：「起初幾年比較嚴重，自從遷入園內獨居，開始茹素禮佛，大約心境平靜的緣故，反而很少發作了。」微頓，又道：「不過，敝堡主爲了避免觸發主母的舊病，仍然嚴禁外人擅入後花園，老朽身負付托，聽說康少俠曾入後園晤見主母，不能不冒昧動問一聲。」

康浩見他說得鄭重，不像是假話，漸漸也有些相信了，笑道：「這是晚輩不明內情，同時也是受命而去，並非自願，好在並未引起事故，以後自當謹愼就是。」

方老夫子道：「能得少俠曲諒，老朽就放心了，其實，老朽怎敢限制少俠的行動，只盼能體諒主母的病情，勿令老朽失職受責就好了。」

康浩點頭道：「多謝不責，晚輩會記住的。」

兩人又飮了幾杯，開始用飯終席後，方老夫子親送康浩回到書房門外，才告辭離去。

康浩在門口怔忡了片刻，方始推門而入，不料門開處，却見湘琴斜倚窗前，手裏拿着一支竹籤，正逗弄着窗外鳥籠中的一對畫眉。

聽得門響，湘琴連頭也沒回，幽幽問道：「一餐飯怎麼吃了這樣久？」

康浩連忙走去窗前，低聲道：「小琴，我正有一件事想問妳……」

湘琴螓首微擺，搶着道：「不！讓我先問你，我問完了你再問。」說話時，仍然背着身子，沒有回頭。

康浩怔了怔，說道：「好吧，妳先問吧！」

湘琴抛去手中竹籤，仰面望着窗外藍天，默然良久，才緩緩說道：「現在大姐她們都不在這兒，你要告訴我實話——昨天娘是不是跟你談的咱們的事？」

康浩心念電轉，故意嘆了一口氣，道：「唉！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反正都是當不得眞的……」

湘琴嬌軀一震，忽然旋過身來，驚訝的道：「你說什麼當不得眞？」

康浩聳肩道：「自然是說昨天跟伯母的談話。」

湘琴道：「我娘跟你談的什麼話？」

康浩搖搖頭，道：「事情過去了，不提也罷……昨天我還不知伯母竟是有病的人，病中之言，自是當不得眞了。」

湘琴神色一呆，急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娘有病？是方老夫子告訴你的麼？」

康浩道：「是的。他不但告訴了伯母的病情，更代傳了堡主的禁令，要我不可再去後花園。」

湘琴一跺蠻靴，恨恨地道：「這死老頭子，多管閑事，我要去問問他！」說着，便想離去。

康浩急忙攔住，詫異的問道：「莫非他說的是假話？伯母並非罹病？」

湘琴憤然道：「就算有病，也不關他的事，我娘高興要你到後花園去，他管得着麼？」

康浩柔聲道：「小琴，話不能這麼說，如果伯母有病的事是眞的，方老夫子職責攸關，他這樣做純出一番好意，何况禁例是堡主所訂，怎能怪他……」

湘琴道：「可是，我娘的病十年前早就好了，他們為什麼還拿她老人家當瘋子看待？」

康浩道：「聽說伯母的病時發時癒，他們怕因生人去打擾，引發舊症，這也不是惡意。」

湘琴哼道：「誰希罕他們的假仁假義？娘自從搬進花園，十年來，從沒有再發過病，昨天你自己見到的，她老人家可像有病的模樣？」

康浩沉吟道：「看上去的確並無病容，不過，一個罹患瘋疾的人，在沒有發病的時候，舉止言行往往很正常，從表面上很難看出來的。」

湘琴不悅道：「難道你也當我娘是瘋子？」

康浩忙笑道：「不！我决沒有這個意思，但伯母曾經罹病，乃是事實，或許她老人家的確已經痊癒了……」

湘琴委屈的道：「什麼『或許』？根本早就痊癒了，你總是不相信我的話，却偏偏願意聽他們胡說八道，你……你……」說着說着，眼眶竟紅了。

康浩急道：「別哭！別哭！我當然相信妳的話，方老夫子一定是老糊塗了，才這樣胡說八道，哈哈！我那兒會聽他的鬼話！」

虧得這一逗，湘琴忍俊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赧然道：「你也不是好人——壞死了！」

聲未落，房門「呀」然而開，袁氏孿妹笑嘻嘻走了進來，袁玉問道：「誰不是好人呀？告訴二姐，讓二姐替妳出氣！」

袁珠道：「怪不得遍尋不見，五妹原來躲在這兒，藥煎好，快去吃藥吧。」

湘琴嬌羞滿面，笑嗔道：「人家病都好了，還吃什麼鬼藥！」

袁玉接口道：「啊！敢情『壞人』竟能治病呀？」

一番取笑，湘琴更羞得抬不起頭，康浩却暗吁一口氣——至少，湘琴不會再逼着問他昨天談話的內容了。

× ×

陽光透過廊簷，投落在鏤花窗檔上，輕風徐來，光影搖曳，除却籠中鳥語，週遭一片寂寥。

九曲廊下，碧紗窗前，康浩以肘作枕，懶洋洋靠在一張繡褥軟椅上，雙目虛闔，不言不動。

表面看來，他好像無所是事，欲藉那張軟椅，假寐片刻，享受這無邊寧靜。實際上，其內心正思潮起伏，紊亂得就像一堆攪亂了的綫團。

——自從由湘琴口中證實了一劍堡堡主夫人確曾患染過瘋症，康浩便開始惶惶不安，雖說已是十年前的舊病，但誰也不敢斷言有沒有痊癒？那麼，她所提到的關於師父的種種，究竟是眞實的？抑或僅是一些瘋話呢？

如果是瘋話，何以聽來如此逼眞？如果是眞實的，這個連駱伯父和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她又怎麼會知道？

他反覆思索着這個問題，始終尋不出正確的答案，信疑之間，難作取捨，以致有人輕輕推門走了進來，他也毫無所覺。

那人探首望望廊下，不禁搖了搖頭，順手榻上取了一條薄毯，躡足走近椅邊，將毡子輕輕覆蓋在他的身上……

康浩一驚，霍地挺身跳了起來。

那人想不到他會突然躍起，身不由己，登登向後連退了三四步，薄毯也拋在地上，頻頻舉手拍着胸口道：「啊！嚇死我了！嚇死我了……」

康浩這才看淸竟是袁珠，連忙拱手陪禮道：「在下沒想到會是袁姑娘，失禮！失禮！」

袁珠臉上一陣紅，强笑道：「我還以為康少俠睡着了呢！園子裏有風，担心你會受涼……啊！眞把我嚇了一大跳……」

她一向端莊嫻靜，不似袁玉那樣喜歡笑鬧，此時頰上陣紅陣白，也不知道是為了自己的舉動感到羞赧？抑或受驚之後，猶有餘悸。

康浩連聲賠罪，道：「多謝姑娘盛情，其實，在下只是閉目養神，並沒有睡熟，不料竟鹵莽驚了姑娘，無心之過，請多多原諒。」

袁珠垂首笑道：「這也不能全怪你，是我進來的時候，太輕了些。」

說着，俯身想拾取地上的薄毯。

恰好康浩也正探手去拾，兩人各自拾起薄毯一角，忽然發覺對方已經拾到手中，又同時鬆手，那薄毯重又掉了下去。

袁珠頓感雙頰赧紅，一顆螓首垂得更低……

康浩忙笑道：「不敢勞動姑娘，還是在下自己來拾吧！」

這一次，袁珠沒有再伸手，直待康浩拾起薄毯放回榻上，才緩緩抬起頭來，說道：「小琴身子仍很虛弱，吃過藥以後，已經由二妹伴着休息了，但她惦記康少俠，怕你悶着無聊，特地叫我來陪康少俠去堡中各處走走。」

康浩笑道：「琴妹眞拿我當客人看待了，瞻仰一劍堡的時間尙多，如果袁姑娘沒有旁的事，何不就在此地小坐片刻，在下正有點事想請教！」

袁珠微一遲疑，道：「這……也好。我去叫丫鬟們送些點心來……」

康浩道：「不必了。那邊廊下很淸靜，咱們就去那兒坐坐如何？」

袁珠欣然頷首，欵欵移步跨出廻廊，

兩人各取了一隻鼓凳，面向花園，坐了下來。

康浩試探着問道：「袁姑娘府上和二莊一堡都很熟悉，想必知道一劍堡和抱陽山莊的姻戚關係吧？」

袁珠不覺笑了起來，道：「一劍堡主夫人和抱陽山莊的莊主夫人，乃是同胞姊妹，這件事武林中人人皆知，並不是什麼秘密呀？」

康浩道：「但不知兩位夫人誰是姐姐？誰是妹妹？」

袁珠道：「自然是抱陽山莊莊主夫人的年紀大，她今年都四十五歲了，易伯母才四十歲還不到呢。」

康浩問道：「她們姊妹也是武林俠女麼？」

袁珠道：「不錯，當年武林中頂頂有名的『梅谷二喬』便是指的她們。」

康浩又問道：「她們是姓梅？還是姓喬？」

袁珠忍不住掩口而笑，搖頭說道：「全不對，所謂『梅谷』，只是一個地名，她們複姓歐陽，應伯母叫倩如，易伯母名叫佩如，所謂『二喬』，是形容她們都很美。」

康浩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話聲畧頓，忽然正色說道：「袁姑娘，妳可知道易夫人曾患瘋病的事？」

袁珠似乎早料他會問起這句話，毫不遲疑的點點頭道：「那是十年前的事了，當時小琴才僅六七歲，我和二妹也未滿十歲，詳細情形，咱們不知道，只是聽長輩們談起過。」

康浩凝目道：「這是說，妳們並沒有親眼看見，只不過聽人談起而已？」

袁珠肅然道：「我和二妹雖未目睹，小琴却親眼看見，康少俠，你不必懷疑，的確是眞實的事。」

康浩怔了片刻，又道：「但據在下所見，易夫人全然不像有病的人，即使她從前曾經患過病，既已十年未再發作，也應該算是痊癒了。」

不料袁珠却搖了搖頭，道：「若以我看，只能說病勢減輕，還不能算是完全好了。」

康浩急問道：「為什麼？」

袁珠黯然道：「易伯母的病，乃是積悶過甚而起，她心裏想的太多，却無人可以傾吐，久而久之，就生出許多幻想，常常一個人喃喃自語，平空編造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故事來……」

康浩一驚，忙追問道：「妳能把幻想的故事告訴我一二件嗎？」

袁珠畧一凝思，苦笑說道：「譬如有一次，她忽然十分鄭重的警告我說：『昨夜有人到後園來偷窺，被我發覺，才飛身逃去。不過我已經認出他就是方濤，這老賊平時深藏不露，必然沒有安着好心，這件事妳先別說破，只記住多多看顧小琴，千萬不能讓她單獨和方濤在一起……』」

康浩駭然道：「哦！竟有這種事？」

袁珠笑道：「當時我也信以為眞，不禁大大吃了一驚，可是，經過多次觀察，那方老夫子根本是個手無搏鷄之力的老學究，何嘗會半點武功？這才知道純是易伯母一時的幻想而已……」

康浩心裏忽然一動，口中却輕哦了一聲……

袁珠含笑又道：「康少俠，你也見過方老夫子，依你看，他像不像一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人呢？」

康浩連連點頭笑道：「不錯。如果方老夫子也算武林高人，咱們豈不就是神仙和劍仙了麼！」

他口裏雖這麼說，心中已暗暗有了主意……

× ×

夜闌人靜，遠處梆鼓敲過三更，康浩忽然輕輕掀被而起，却將一個預先將薄毡細成的假人，放置在被褥中。

他衣衫未卸，早已結紮妥當，只問一問胸前的風鈴劍囊，身形微折，便由廊簷掠上了屋頂。

今夜月色晦暗，但星斗滿天，目力仍可及遠，偌大「一劍堡」，此時寂然無聲，安靜得有如一局殘棋。

康浩縱目四望，認準了方向，展臂，騰身，飄然越過兩重屋脊，落脚在西跨院一列整齊的廂房頂上。

西院毗隣側廳，洞門矮牆，另成格局，正是方老夫子的居處。

康浩並不掩蔽身形，大刺刺從房頂飛落地面，從容跨上石階，向居中一間臥室走去。

抵達窗外，側耳聽了聽，室內隱隱傳出鼾聲，窗紙上猶有一線模糊的光影。

康浩以指沾舌，輕輕點破窗紙望去，只見臥室中設有大小兩張睡榻，大床上睡着方老夫子，小榻上臥着一名書童，靠窗是一張寬大的書桌，左右排列書架，桌案之上，一燈熒熒，硯池中餘墨未乾，筆架前新毫猶裸，一卷翻開的詩抄，壓着幾根骨籤……這情景，分明是尋詩未成，吟哦初倦，擲筆歸寢，好夢正酣。

康浩故意屈指輕彈兩聲，低叫道：「方老夫子！方老夫子！」

回答他的是此起彼落的鼾聲，方老夫子張口向天吹氣，那小書童的涎水，從嘴角直流到耳根。

康浩靜立片刻，不見回應，搖頭微微一笑，縱身凌空拔起，輕烟般向後花園飛馳而去。

為了不驚動湘琴和袁氏姊妹，康浩特地繞道避開正房綉樓，沿着堡牆兜了個大圈子，才進入後園。

穿過樹林，遠遠望見水潭和茅屋，屋中竟然還有燈光。

康浩不覺心跳加劇，暗自默禱道：「師父啊師父，求您老人家在天之靈多賜佑護，如果確有師母和師兄在世，就讓易夫人告訴浩兒詳情，否則，就讓浩兒親眼見她發一次瘋病，以釋心中疑竇……」

祝禱未畢，那茅屋中的燈光，忽然一閃熄滅。

康浩劍眉微皺，立即加快脚步穿林而過，直向茅屋奔去。

誰知剛到水潭邊，却聽見茅屋木門「依呀」一聲打開，一條白色人影，緩緩走了出來——那人長髮披散，幾與腰齊，一身雪白的衫裙，直拖到地上，手裏却捧着幾支香燭和一疊紙錢——可不就是一劍堡主的夫人歐陽佩如麼？

（未完）

新派奇情中篇故事

梟魅

單于紅・文
黃鳴・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技服劍痴和追風俠，解開了他們多年來互爭天下第一劍的糾纏，互結為友，君之楓憶起皇甫霏霏的毒傷，忙和追風俠趕回女大夫醫館，驀見庭院中躺着數具屍骸，正驚訝間，女大夫之女忽自屋中奔出，硬指他們是賊黨派來臥底者，君之楓百辭莫辯，就在此時，幸女大夫來到，斥退其女，引君之楓與追風俠進內，見皇甫霏霏安睡床上，女大夫說毒傷已不碍事，養息數天便可復原，君之楓以戴着竹笠殊不禮貌，乃將之除下，不料女大夫一見他的面貌，驚異地詢問他究竟是誰——

****

辣手解危難　剎刃傷梟魔

中年婦人一見君之楓脫下了斗笠，滿面吃驚的站起身子，脫口問道：「你，你是誰？」

楞了一下，君之楓以為她忘記了自己報的名字，連忙站起來，抱拳說道：「在下叫胡智。」

追風俠還未通報姓名，也連忙站起抱拳說：「人稱『追風俠』便是。」

「胡智？」中年婦人似是沒聽見追風俠的報名，她只是滿臉驚異的注視着君之楓，如果細細的分析，還可以看出她那股驚異裏含有幾稀的喜和幾撮的恨，當君之楓報出自己叫「胡智」之時，那股子的驚異似又忽地變成滿腔子的疑惑，她閉了閉眼，語聲帶着詫異說：「你叫胡智？」

楞了一楞，君之楓不能明白她話裏何意，或許他以為她沒聽清楚，便又說：「胡是古月胡，知日智。」

輕哦了一聲，中年婦人似覺失態，連忙拂了一禮，說：「胡少俠。」

就座後，中年婦人又把她那兩道包含着令人不能了解的複雜眸光投在君之楓的臉上，她說：「胡少俠，你……」

說了一聲，忽又停下，中年婦人欲言又止。

君之楓也感覺出她在注視自己，連忙說：「大夫，你是否懷疑在下與九頭梟有關連？」

中年婦人連忙笑說：「少俠說那裏話？老身如懷疑你的話，便不會為令友診治了。」

心中一驚，君之楓說：「敢問大夫，九頭梟是何人物？」

中年婦人淡淡一笑，說：「綠林中人吧。」

君之楓心知一定和自己有關連，但中年婦人一直隱言不談，雖有意問中年婦人，但却怕唐突干擾別人私事，又不便單刀直入，正想迂迴相問，不想追風俠一條肚腸通到底，只見他粗魯的說：「綠林中人？那麼他便是鼠輩了，他為何找大夫麻煩呢？方才令嫒說和我兩有關連，大夫是否能明言？」

微微一笑，中年婦人淡淡的說：「沒有這回事，那是小女誤會，方才老身已向兩位道歉唐突之罪。」

「不敢。」追風俠連忙說：「大夫可否說出原由，我等雖不太中用，但願畧盡棉力，以報大夫援救之恩。」

君之楓也說：「不才也願傾力還報大夫盛澤，願大夫能够告訴我們九頭梟是何等人物……」

「兩位心意，老身心領了。」不等他說完，中年婦人淡淡的說：「兩位是江湖中人，諒必知道江湖恩怨，是是非非，不是第三者所能插足的……」

追風俠急急的說：「可是……」

笑着打斷他的話，中年婦人說：「這是屬於老身個人的私事。」

言下之意，已明白的拒絕了君之楓與追風俠的追問。

君之楓與追風俠不禁一窒，自是不便再開口。

可是兩人心中的問號却愈來愈大，那團疑結也越來越緊。

顯然是有意岔開話題，中年婦人轉首注視着皇甫霏霏說：「令友已安然無恙，兩位大可放心，兩位想是累了，老身備有陋榻，請兩位隨老身來。」

雖也累，但那睡得着？一方面高興皇甫霏霏的無恙，一方面是不解那團疑惑，君之楓起身謝說：「天已亮了，我們不累，倒是大夫累你漏夜不寢，在下慚愧。」

「區區之勞。」中年婦人起身拂禮說：「兩位如想休息，請至隔壁廂房。」

說畢，便轉身離去。

此時已鷄鳴大白，黎明矣。

君之楓走至床邊，聽着皇甫霏霏那平穩而均勻的呼吸聲，他的心頭說不出是甚麼感受，只知一夜的折騰，奔波全部溶化在這一刻。

打了一個呵欠，追風俠說：「小子，你不累我可累啦。」

有點歉然的笑笑，君之楓說：「對不起，我倒給忘了……」

忽然，追風俠哦了一聲，插嘴說：「噫，那老頭子怎還沒來？」

君之楓也猛然想起的說：「哦，是了，呂前輩把他給忘了。」

說着，啊了一聲，君之楓跌足說：「啊，咱忘了告訴他在那裏！」

幾乎是要跳起來，追風俠失聲道：「完了！那老頭子一定把我咒死了！我得趕緊去找他！」

君之楓忙道：「我也去！」

「不，你留在這裏陪皇甫姑娘。」追風俠忙道：「我找到老傢伙，便馬上趕回來。」

一會兒，門被推了開來，走進兩名婢女。

一名婢女端着盥洗器。另一名手裏捧着一盤方碟子，上有三樣鹵菜，和一盅稀粥。

君之楓謝過之後，便盥洗進食，稍會，婢女來取回器具，時已日上三竿。

君之楓坐在床邊，默默的等着皇甫霏霏醒過來。

他雖一夜沒睡，然臉上並無絲毫倦容，他那張蒼白的臉，又湧上了那層過於穩沉的肅穆，和過於平靜的淡寂。

突然，皇甫霏霏張開了眼，她顯然是睡足了，惺忪的兩眸一映上她所不熟悉的景物，吃驚的一坐而起，本能張口道：「這，這是那裏？」

大喜，君之楓忙道：「霏霏，妳醒來啦？」

猛才發現床畔坐着有人，皇甫霏霏驚喜的叫了一聲道：「噢，智哥，是你！」

說着握住君之楓的手，喜極的道：「智哥，我做了好幾個惡夢，我以為我成了鬼靈……」

笑着打斷她的話，君之楓道：「丫頭怎說不祥話，先別說話，妳現在感覺怎麼樣？」

皇甫霏霏連忙吸了幾口氣，欣喜的道：「沒怎樣了，除了感覺上有點累。」

心中無限歡悅，君之楓道：「無關要緊，休息個兩三天便沒事了。」

探手滑入被裏摸着傷口被包紮着，皇甫霏霏倏地泛起了兩片羞澀的紅潮，她俯下蓬鬆的螓首，細若蚊聲的道：「智哥，是你……替我紮傷的？」

哦了一聲，君之楓連忙道：「噢，不，不是我，是這裏的大夫。」接着又補充了一句：「她是女的。」

不好意思的抬起了頭，皇甫霏霏掠了君之楓一眼，問道：「這裏是藥舖子？」

話落，中年婦人姍姍走進來，她身後跟着那名紫衣少女，手裏拿着一個小木箱子。

君之楓連忙起身施禮，說道：「大夫早。」

中年婦人微笑着還禮，她看來面帶倦容，顯然昨夜够累了她。

紫衣少女依然是那副神色——冷漠。她一進室裏便把木箱放在几上，呆站在那裏不發一言。

皇甫霏霏知是大夫，連忙欲起身，口中說着：「謝謝大夫再生之德。」

中年婦人連忙按住她的肩膊，道：「姑娘尚未大好，不可輕動。」

皇甫霏霏依言躺下去之後，她接着道：「此乃老身本份，况老身又非平白替你們看病，那談得上謝，希望兩位別再謝這個那個的。」

君之楓連忙伸手探入懷裏……

中年婦人查覺似知其意，笑着道：「胡少俠，你可別誤會老身的意思，老身並非催着要診金，只是要你們別再謝這謝那的。」

君之楓聞言，只好笑着取出手，否則便要顯得小氣，不够大方了。

中年婦人坐上床沿，摸了摸皇甫霏霏的額角，微笑着問道：「姑娘，妳覺得好些了沒有？」

連忙點首，皇甫霏霏說道：「已好多了。」

欣慰的浮起一個笑容，中年婦人道：「再換一次藥，服上兩劑藥，想該是不會再有問題的，姑娘妳儘可放心。」

感激的望着她，皇甫霏霏道：「謝謝你，大夫。」

中年婦人連忙道：「看，看，又來了，剛說過。」

說着，轉首朝紫衣少女道：「慧兒，

帶胡少俠到廂房休息去。」

一怔，君之楓連忙說道：「大夫，我不累……」

話落一半，猛然想起皇甫霏霏要換藥，自己是大男人，連忙笑着轉口道：「謝謝大夫。」

「跟我來。」

紫衣少女冷冷的看了他一眼，說了一聲，便轉身走去。君之楓連忙舉步跟上。

走出廂房，紫衣少女在隔房門前，停了下來，轉過身子，冷冷的說道：「啊，這裏。」

一欠身子，君之楓道：「姑娘，謝謝妳。」

挑了挑眉梢，紫衣少女很不客氣的道：「你，自個能進去嗎？」

心頭湧上一股被羞辱的憤怒，君之楓昂然道：「姑娘請便。」

唇角露着敵意的冷笑，紫衣少女輕叫了一聲，站着不動……

很不是滋味的撇了撇唇角，君之楓對她那傲慢無理的態度，幾乎要忍受不住，吐了一口氣，君之楓跨向門檻……不想，叭的一聲，君之楓腳尖絆着了門檻，整個人傾前了去！

連忙穩住身子，君之楓踉蹌了兩步，總算沒有跌下去，雖是如此，已够難堪的了！

紫衣少女顯然就是要等着他出醜，她冷笑了兩聲，幸災樂禍的道：「閣下是學武的人，兩目雖不能視物，但却能避刀躲劍，怎連個門都跨不過啊？」

咬了一咬牙，君之楓硬是吞下了心中的憤怒，他心中不斷的念着：她，是大夫的女兒，我不能對她動武，否則便以怨報德了！……

挑了挑濃黑的眉毛，君之楓坦然一笑，一拱手，說道：「在下眼雖殘，量却很大呢！」

猛是一怔，紫衣少女感到臉上有點掛不住，雖恨君之楓話裏帶刺，但又不便發作，恨恨的瞪了君之楓一眼，哼了一聲，掉頭便去……

聳了一下肩，君之楓摸索着把門關上，接着又摸索到床鋪，君之楓便連衣帶鞋睡上去。

此刻他雖感很倦累，很想睡他一覺，但滿腦子的疑惑又湧上來……

他奇怪中年婦人當初為何不願診治皇甫霏霏？顯然她是被自己感動才醫治皇甫霏霏，這，是為甚麼？

家丁臨死說了一句「都是你們」，顯然這場厮殺和自己有關連，否則那會這麼巧，自己甫一到，便有殺劫呢？

既然是為了自己，那麼中年婦人為甚麼不願把事情的真象告訴自己呢？

從紫衣少女的態度看來，君之楓很肯定的是和自己有關係！

但是他想不出為什麼，九頭梟，他根本不認識啊！就算「以前的他」和九頭梟有怨，他大可找上自己，無須找中年婦人啊！

這麼說來和自己該是沒有相干的了！可是……

想來想去，君之楓總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總覺得撲朔迷離，玄中有奇。

想得有點累了，君之楓覺得腦袋隱隱作痛，也就擱開不去想他，但他不期然的又想起中年婦人……

他覺得她很怪，不，是說很神秘。她似乎不僅祇是一個大夫而已，顯然她也是武林中人。

她佩服她醫術的高超，劍痴說皇甫霏霏的傷祇有金蛾子才能治好，而她竟也能治好，真可媲美金蛾子！

想到這裏，君之楓忽若有所思，心中一動，暗道：「噢，說不定她就是金蛾子哪！」

可是，君之楓馬上又否定他的猜測。

不是嗎？劍痴肯定的說金蛾子沒結婚，而中年婦人有一個對自己「不友善」的女兒，她怎會是金蛾子呢？依此判斷，那是不可能的。

想到這裏，君之楓不禁聯想到金蛾子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物，由傳說中，她顯然是歷盡滄桑的失意人兒；她在那裏呢？她能醫好自己的眼睛，和恢復自己從前的記憶嗎？

想這麼多幹嘛？反正找她去是沒錯了，一線希望總比沒希望好，管他的，不用想吧，睡他一覺不多好？

想到最後，君之楓摒開一切思緒，沉沉睡去……

這一覺，君之楓睡得很甜，不，睡得很死，他幾乎連翻一下身也沒有。

這也難怪他，昨天一整日裏，他就一直陷在厮殺、格鬥、奔波、焦慮和痛苦的漩流裏，現在一旦脫離了這肉體上和精神上雙層的壓力，他像暫時卸下了肩上的千斤重担，尋溫好夢去了。

睡了很久吧，至少窗外的陽光已是由西斜射進來，君之楓仍酣睡不醒。

然儘管他睡得很熱，一股學武的人本能的戒懼意識却沒有散去，尤其君之楓兩眼睛盲，那股戒懼意識比一般人來得要敏感，所以當那雙扉門被推了開來的時候，他一骨碌的坐起來，問道：「誰？」

「智哥，是我。」

門開閃進一條纖影，她隨手把門關上，嬌聲回道。

聞聲辨音，君之楓一陣驚喜，道：「是妳，霏霏。」

正是皇甫霏霏，祇見她換着一襲嶄新的綠色緊裝，鬢髮也刻意的修飾了一番，姣好的臉龐上依稀仍滯留有傷癒的蒼白，但臉上却漾有很多的興奮。她關上門之後，便微顯一跛一跛的朝君之楓走來，很明顯的她的腿傷並未全好。

皇甫霏霏坐到床沿上，她拂了拂髮辮，唇角的微笑配合着她滿臉掩不住的興奮，使她看起來不僅顯得精神愉快，而且還透着一股病癒的倦態美。

君之楓顯然是比她更高興，他興奮的道：「霏霏，妳可以走動了！」

美眸眨了眨，皇甫霏霏輕嗯了一聲，兩眼直勾着君之楓的臉龐嚶嚀了一聲，投入君之楓的懷裏！

先是一驚，繼又茫然，君之楓連忙伸手去扶她，口中急道：「霏霏，妳，怎麼了？」

皇甫霏霏兩臂緊緊圈住君之楓的熊腰，圈得很緊，她彷彿沒有聽到君之楓的話

。她把臉龐深深的埋在他的胸膛！

尷尬異常，君之楓不禁楞住，他祇覺得皇甫霏霏那軟綿綿，柔若無骨的胴體，壓得他幾乎要透不過氣來，而且皇甫霏霏身上發出的那股異香，更使君之楓心神飄蕩，不可自持。

深深吸了一口氣，君之楓壓下了丹田那股熱氣，他摒棄了心猿意馬，他，總算使他平靜下來；他緩緩的，溫柔的，像一個慈兄的口吻說道：「霏霏，我們是否可以不這樣子？萬一有……」

「不！智哥，我愛你！」

突然！皇甫霏霏像是瘋狂似的，不等君之楓說完，猛然摟住君之楓的頸項，而且，她那片紅唇也像塊磁鐵般的堵住君之楓的嘴唇！

這！當然出君之楓一百萬個之意料，他決沒有想到皇甫霏霏竟會吻自己！眞的，做夢也沒想到；來得是如此突然，如此倉促。突然得令他如中魔般的瞠楞，倉促得令他不知所措……

儘管以前君之楓風流成性，但這股子的溫柔鄉滋味已隨他失去的記憶而感到陌生；所以，一刹那間，他覺得像是觸電般，天，在旋；地，在轉！哦，他幾乎要昏眩過去了！

基於本能的，君之楓幾乎忘形的要去摟她，然他混迷如醉的腦海，及時竄起一撮理智，君之楓趁着那絲理智未被淹沒之時，也算是很艱辛的，他，推開了皇甫霏霏。

捧着一顆顫顫欲墜的處子心，皇甫霏霏如喝醉了酒，兩頰泛起的紅潮像一片晚霞般的迷人，她嬌羞的坐正身子，她鳳情萬種的凝注着君之楓，她欲語還休……

逐去了那股心猿意馬，復又昇起一股茫然，君之楓說不出此刻是什麼感覺，他祇覺得疑惑、徬徨、不安和微許的惭惶；他總覺得這是不該發生的事情，不該的！

靜默着，祇有時間在流……

微挪移了一下身子，皇甫霏霏顯然感到有些惶惑，她不明白君之楓爲什麼不說話？她一直認爲他會對自己有所示意的；美眸流盼，皇甫霏霏低壓着嗓子，但藏不住那滿腔子的情意，幽幽說道：「智哥，你怎不說話？」

唇角泛起一絲微笑，君之楓笑得並不很自然，那絲微笑，含有牽强，苦澀和無奈……

此際，忽地門被打了開來，走進一名婢女。

皇甫霏霏連忙紅着臉站起來。

那名婢女似不在意兩人連床並坐，她走至皇甫霏霏前一彎身，道：「姑娘，我家主母說妳的傷勢已痊癒，妳和胡少俠可以離去了。」

說着，從袖中取出一個小紙包，遞至皇甫霏霏面前，道：「這是藥粉，明晨飯前和溫水服下，便可痊癒。」

皇甫霏霏言謝接過，納入懷中，訝道：「我們可以走了？」

「是的。」婢女漠然的點了一下頭，又補充了一句道：「現在。」

那股子語意隱隱含有「下逐客令」之意，君之楓怔了一怔，下床打揖道：「請問姑娘……」

冷冷的打斷他的話，婢女從懷中取出一紙箋，遞給皇甫霏霏道：「這是藥費，診金和膳宿費，請你們付欵。」

皇甫霏霏也滿腹疑惑，她向紙箋拋了一眼，計開九両七錢，連忙從懷中取出一錠銀子遞給婢女。

「這是十両銀，找妳三錢。」婢女把銀子收取，邊說着邊拿出一片碎銀遞給皇甫霏霏。

君之楓忙道：「姑娘，我們是否能見大夫？我們還沒面謝她呢。」

搖了一下頭，婢女冷然道：「不必了，我家主母已出診去。」

話落，已有一名家僕拿着君之楓那頂斗笠走進來，他把斗笠交給君之楓，冷聲道：「兩位隨在下來。」

君之楓簡直莫名其妙，他道：「我們不能再呆些時候嗎？」

那婢女已先離去，家僕惡狠狠的瞪了君之楓一眼，道：「咱這不是客棧！」

說着，哼了一聲，轉頭便跨出門外。

君之楓和皇甫霏霏不禁楞了一楞，怔立於地。

家僕見兩人不動，轉身粗魯的道：「兩位不須要我背吧？」

一股憤怒湧上心頭，君之楓那堪受此羞辱？憤憤的戴上斗笠；皇甫霏霏更是怒形於色，牽着君之楓的手，哼了一聲，便隨着家僕走去……

走出金安藥舖，家僕砰的一聲，用力關上門扇，把君之楓和皇甫霏霏摒棄在門外……

此際已是向晚，秋日的夕陽降得很快，天際一片灰濛濛的，是一個沒有斜陽的陰霾黃昏。

皇甫霏霏環目打量了一下四下環境，深深吸了一口冷沁的空氣，恍如隔世之感，她緊牽着君之楓的手，仰臉問道：「智哥，咱現在到那裏去？」

聳了聳肩，君之楓苦笑了一下，不知是自嘲被那名僕人的奚落，抑或自憐飄浮不定的身世，他淡淡的道：「走吧，一定有屬於我們的地方的。」

皇甫霏霏望着前方，興奮的道：「呀，智哥，前頭就是鎭集，咱去吧？」

君之楓點頭道：「那自然是了！」

皇甫霏霏轉首對金安藥舖作深深的一瞥，顯然她是對那曾經把她自鬼門關拉回來的地方有所依戀，她又深深看了一眼，這才握着君之楓的手緩緩走去……

當他倆進鎭找家客棧，食膳沐浴一切就緒之時，已是黑夜了。

有了那次客棧中和生死判官筆的廝殺教訓，爲免痲煩，君之楓和皇甫霏霏一直沒有到廳上露面，君之楓要了兩個相連的房間，皇甫霏霏洗浴之後，便到君之楓房裏。

君之楓已託店小二買了一襲藍色儒袍，他換去了那襲陳舊的勁裝，而且加上他洗去了一天來的奔波風塵，看上去，他好似換了一個人——不再是那副落魄，潦倒的窮措大，而是風度翩翩，英氣凌人的美少年。

皇甫霏霏依然是那身綠色勁裝，事實上那套衣服還是大夫給她換的，她不知道那是否包括在九両七分銀裏？反正她覺得很合適，而且也很滿意就是了。此刻的皇甫霏霏看來很美——她重梳了髮辮，更刻意裝扮了她的美容。

床是依着壁的，君之楓就坐在床上背靠着壁，把被蓋着腿；皇甫霏霏坐在床沿上，她把上半身斜倚床頭，環抱着兩手。這副圖畫很美，也很撩人；透着一股股輕鬆，悠閒和爽邁。

君之楓含着一絲瀟洒的微笑，用着低沉的嗓音，向皇甫霏霏述說她昏迷以後的事情，自然，他把自己懇求中年婦人求醫隱瞞了下來，他認爲那沒有說的必要。

皇甫霏霏始終靜靜的聆聽，她嫵媚的臉蛋漾着一片光采，彷彿是沒受過傷的人，一片容光煥發；她那對充滿盈盈秋水的美眸，片刻沒有離開它的焦點——君之楓的臉，那張很帥的臉。

當君之楓大畧的把經過講完之後，皇甫霏霏沉寂了一下，灼灼的盯着君之楓道：「智哥，你遺忘了一小段。」

微一楞，君之楓微笑道：「有嗎？大概是不重要的吧？」

「不！很重要。」皇甫霏霏的口語很重，不，是很火烈。

大惑不解，君之楓道：「怪了，妳一直昏迷，怎會知道有遺漏呢？事實上我也想不出那裏沒說出來？」

甜甜一笑，皇甫霏霏道：「今天大夫告訴我的，她說如果不是你在哀求……」

落話一半，君之楓已恍然大悟，連忙說道：「嗟，我道是什麼，這有什麼好提的呢？」

睇了一下眸孔，漾溢着濃深的情霧，皇甫霏霏凝睇着他道：「一個人願意屈膝下跪，願意委身人僕，願意傾盡所有的財産，這，不重要嗎？」

君之楓這時才明白她爲什麼吻自己了，裝出不在意的神情，君之楓說道：「我如果失去了這條命，便沒有了一切，不是嗎？」

「不，智哥，你不要這樣說！」搖了一下頭，皇甫霏霏道：「不要口口聲聲的說我救了你，那沒什麼，在那種情況，任誰也會這樣做的，你不要拿我無意做出來的來抵消你有心的……」

不等她說完，君之楓淡淡的道：「霏霏，我們不談這個好麼？」

編貝似的牙齒輕咬了一下下唇，皇甫霏霏小聲的，羞赧的道：「智哥，我……我愛你。」

儘管這本來就在意料中，但君之楓的心房仍然大大的震跳了一下，就像今午她吻他的時候一樣。

君之楓覺得口有些乾澀，他掩嘴咳了幾聲，他，怎麼辦？也說我愛妳嗎？

把頭俯下，君之楓搓着手，他簡直不知道要怎樣開口，他只知道胸前有一股無形的壓力罩迫着，罩得他呼吸有些困難，迫得他說不出話來……

驚異取代了嬌羞，繼而湧上了一片傷悲，皇甫霏霏顯然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她睜圓了的眸子已沁出浮浮欲滴的淚光，她顫着語音道：「智，智哥，你，你，不……愛我？」

牽起一絲苦澀的微笑，君之楓深深吐了一口氣，他像是摒開了那股壓力，他，終於開口了：「不，我是不敢愛妳。」

咬着唇，皇甫霏霏的臉頰上已掛上兩行淚痕，她傷悲的低下臉，喑啞的道：「我，不懂。」

咬了咬牙，君之楓低沉着聲音，像是自語的道：「一個盲人，一個對過去、對現在、對將來都是一片茫然的人，他該擁有愛嗎？」

驟然抬起臉龐，皇甫霏霏道：「爲什麼不能？」

心在顫抖了，君之楓還是覺得撥不開那股子壓力，他像是祈求的道：「霏霏，我們暫時不要提這個好麼？妳爺爺的仇未報，六鬼神的仇也沒報，再者，我本身；霏霏，眼前我們的路程是够暗够黑的了，我們唯一該做的，只有協心合力克服一切困難。」

頓了一下，君之楓緩緩抬起頭，他撇了一下唇角，撇下連他也不懂的意味，他沉聲道：「讓那股愛苗，該是株錯誤的愛苗，暫且埋藏在……心底。」

俯首拭着淚痕，皇甫霏霏不再哀傷，她的心頭湧起一股微帶着一層迷惘的希望她細聲道：「智哥，我是不該提這個。」

像是無奈，又似無意識的一笑，君之楓道：「霏霏，妳的傷沒問題了，我們明晨便回三水鎭找尋兇手。」

「不！」搖了一下頭，皇甫霏霏道：「該先找大夫醫好你的雙眼，我們明天便開始尋訪金蛾了。」

君之楓道：「霏霏，茫茫武林，妳知道我們何時才找到嗎？」

「不管多久，我們一定要找，我深信，皇天不負苦心人，我們絕不會徒勞往返的！」

以極堅定的口吻，皇甫霏霏接着又道：「不能否認，智哥，你武功雖强，但兩眼的不能視物牽制你太多，換句話說，也就是牽制我們太多；當前之務，復明你的眼睛，是不容置辯的。」

這是事實，君之楓默認了下來，如果他兩眼不失明，決不會使皇甫霏霏受傷於蛇怪，而且，做起任何事來，都不會如此吃力。

他沉默了一下，道：「只是，只是讓那殺妳爺爺的兇手逍遙了。」

淡淡一笑，皇甫霏霏道：「常言道：君子報仇，三年不晚，不是麼？」

一頓，眨了眨眼簾，皇甫霏霏若有所悟的接道：「怪了，智哥，你說嚴老前輩和呂老前輩願助你找尋金蛾子，怎沒見人來？」

劍痴因不知地點，追風俠找他去，一直沒來，君之楓起先覺得奇怪，或恐他倆不會回來，但又覺得他們不是那等人；他担心離開金安藥舖後，追風俠與劍痴找沒人，所以碰不着面；但他又想，他們一定可以猜到自己入鎭來的，特別關照掌櫃的注意他倆，君之楓吩咐只要有兩人找他，便通知自己，他深信追風俠和劍痴必會至鎭上逐家客棧找訪自己。

可是，到現在仍沒音訊，君之楓蹙眉道：「我也在奇怪，霏霏，他倆很寶，說不定一個找一個，至今仍沒碰頭呢。」

皇甫霏霏已知道追風俠和劍痴的憨，她笑道：「那咱是否在此等他們？」

搖頭，君之楓道：「不，趕明兒，咱到雲台山去，或許能找到他們。」

皇甫霏霏問道：「如果找不到呢？」

攤了一下手，君之楓道：「那也沒辦法了，咱總不能在此呆下去，對不？」

至此，談話停頓了下來。

君之楓倚着壁，兩手環胸，而且兩眼闔着，狀似打盹；皇甫霏霏凝視了他有片刻之久，打破沉寂，道：「智哥，你在想什麼？」

拂了一下面孔，君之楓道：「我在想那金安藥舖。」

皇甫霏霏像是氣極的道：「想到就叫人氣煞，簡直是把咱當狗般的趕！」

「不，我並非指那個。」君之楓挑着眉梢子，沉思着道：「我是覺得很怪，很怪。」

「很怪？」蹙起柳眉，皇甫霏霏問道：「怎麼說？」

「對了，我還沒告訴妳情形。」

君之楓哦了一聲，坐正身子，把在金安藥舖所見的情形，和所懷的疑結，娓娓說出……

「這，裏頭一定有文章。」皇甫霏霏聽完，也大惑不解的道。

沉思了一會，皇甫霏霏道：「我想，那些僕婢和那姑娘對咱如此不友善，一定有原因……哦，說不定那場廝殺就和我們有關連。」

君之楓道：「我也這麼想，但就是想不出關連在那裏？」

轉了轉眸子，皇甫霏霏道：「如果和我們有關連，大夫為什麼不告訴我們？又為什麼對我們很和善？」

聳了聳肩，君之楓顯然是苦思不出，他啞笑道：「就這個疑點百思莫解。」

眸子一亮，皇甫霏霏道：「智哥，咱何不至入夜子時，潛進去看個究竟，很可能那叫九頭梟的又來呢。」

君之楓同意的點頭說道：「我就是這般想。」

皇甫霏霏接口說道：「那咱今夜就行動？」

「不！」君之楓搖了一下頭。

一怔，皇甫霏霏問道：「為什麼？」

君之楓把上身靠回壁上，緩聲道：「我一個人看不見，怎去？」

奇怪的望着他，皇甫霏霏道：「不是有我嗎？」

「妳？」君之楓笑了一聲，道：「我的大姑奶奶，妳的腿哪！」

恍然大悟，皇甫霏霏連忙說道：「原來你是說這個，放一萬個心，我的傷已好啦。」

君之楓不相信的道：「丫頭，別瞞我；方才妳走路的聲音還一重一輕的，顯然妳的傷並未到完全好的地步，更何況大夫說明晨仍須服藥？不行，妳不能去。」

嘟着小嘴，皇甫霏霏睞着他道：「這又有什麼關係？」

「才說沒有關係！」君之楓笑着道：「萬一再出了漏子，可就有得瞧了。」

皇甫霏霏見他好像不在意的樣子，深感奇怪，訝聲問道：「你既不讓我去，而你一個人又不能去，那你說該怎辦？」

聳了一下肩，君之楓不正經的道：「涼拌！」

噘起小嘴，皇甫霏霏嗔道：「瞧你樣子！智哥，這等事你怎能漠不關心呢？」

懶懶的打了一個呵欠，君之楓道：「誰說我不關心？」

頓了一下腳，皇甫霏霏氣道：「唉呀，別再這樣子好不？你說到底去不？」

歛起嬉色，君之楓振容道：「霏霏，今晚不去了，待明兒妳腿完全好的時候再去。」

想了一想，皇甫霏霏托着腮道：「也只好這樣了，但願九頭梟今晚不會來。」

張大了嘴，君之楓呵聲道：「時候不早了，霏霏，妳傷剛好，該早點休息。」

說着，又打了一個呵欠。

「我是不打緊，倒是你累了，該早些休息才是眞的。」

皇甫霏霏凝眸望着他，柔聲又道：「明兒見。」

說了一聲，君之楓伸手做態解裝……

皇甫霏霏連忙道聲晚安，回到自己房間去。

君之楓等她走後，又把衣鈕扣上，吹熄了案几上的油燈，和衣躺下。

其實，他並不累，他心裏已經打好主意……

他默數着時間，已到了打烊的時刻，他肯定皇甫霏霏一定睡着了，便輕輕的下床，穿好鞋子，躡手躡腳的走出房門，他摸索着，像耗子般的，一聲不響的走過皇甫霏霏的房間，走至廳堂。

此時店家正欲關門，一名伙計見他那副鬼鬼祟祟的樣子，走上前來問道：「公子，您是……」

連忙噓了一聲，君之楓小聲的道：「伙計，別開聲。」

愣了一愣，伙計大惑不解……

君之楓睜着兩眼，雖然他看不見，但樣子看起來很不容易讓人一眼知道是瞎子，他低着嗓子道：「伙計，別讓我老婆知道，我必須出去。」

眨了眨眼，伙計奇怪的打量着他道：「你們是夫妻？怎開兩個房間？」

君之楓進客棧之時戴着斗笠，所以伙計並不知道他是瞎子，君之楓裝出一副公子哥兒那樣，他輕聲道：「這你老哥就不懂了。嗨，快告訴我窰子館在那？」

哦了一聲，伙計道：「原來公子您是要……玩女人？」

「噓，小聲點！」把食指放在嘴巴中央，君之楓做模做樣的道：「我是外地來的，環境不熟，你老兄現在閒着沒事吧？可否帮我帶下路？」頓了一下，補充的道：「不會讓你老哥白忙的。」

一聽，樂不可支的點着頭，伙計笑聲道：「沒問題，沒……」

趕着忙打斷他的話，君之楓噓聲道：「別讓我老婆聽到，她精得很哪。」

伙計連忙噤若寒蟬，會意的朝君之楓點點頭，他轉身向櫃台邊忙着算賬的掌櫃低聲說了幾句，便帶着君之楓走出客棧。

近似寒冬的秋夜很懾人，幾乎家家戶戶都打烊了。君之楓亦步亦趨的跟在伙計後頭，他雖是看不見，但憑他精湛靈敏的聽力，居然也能辨認出伙計所踩的步子，兩腳便踏在伙計走過的地方，就和常人走

路沒兩樣。

走沒幾步路，君之楓忽道：「嗨，老哥，你停一下。」

停下步子，伙計回身問道：「公子，什麼事？」

君之楓揣手入懷裏掏出一錠銀子，他在進入客棧之時，便叫皇甫霏霏向掌櫃的換了不少的現銀，他把銀子塞給伙計，笑道：「喏，這是小意思。」

整個眼睛都亮起來了，伙計盯着那錠銀子，傻住似的道：「公子，您，您這是賞給小的？」

點了一下頭，君之楓道：「是的。」

「謝謝公子，謝謝公子。」

連忙稱着謝，伙計接過銀子，他那副神情，可眞似見了財神爺那般快活。樂不可支的嗞着牙，伙計殷勤的道：「公子，小的為您介紹阿花，她是……」

莞爾一笑，君之楓不待他說完，便說道：「不，老哥，我改變了主意，不到那裏去啦。」

一怔，伙計問道：「那，公子爺上那兒去？」

話聲甫落，於街尾轉角處正急奔來兩人。

距離雖遠，但隱約的可聽到兩人的對話：「馬臉長，我這把老骨頭眞要折了，再找不到，我可眞不管啦！」

「他娘的你別嘟噥個不停好嗎？煩死人了！咱已找了兩家客棧，相信第三家胡老弟一定在。」

「再沒有，老子一定剝你皮，操你格老子，假如你昨晚把地點告訴我，也不會有現在的狼狽樣子。」

「唉呀，老傢伙，我認錯了好不？別再有個沒停的，耳朵都給你嘈聾了！」

兩人跑得很快，話聲剛完，已要接近君之楓。

君之楓的心弦驀地緊束起來，他太興奮了，聽那聲音，不就是那對憨寶——追風俠和劍痴嗎？君之楓喜出望外，連忙揚手道：「呂老伯，嚴大哥，我在這裏！」

「啊！那不就是胡老弟嗎？眞踏破鐵鞋無覓處！」

追風俠首先發現君之楓，他歡欣的呼叫着。

繼而劍痴也揚聲叫道：「小子，原來你在這裏，可眞找苦了我哪！」

兩人加緊腳步，閃電般的跑至君之楓跟前，他們喘着息，雖冷風嘶嘶，却滿頭大汗，顯然他們是跑了不少路。

如逢多年故友般的，追風俠和劍痴伸出手緊緊握住君之楓的手，那樣子，好生親暱呵。

君之楓說不出有多高興，他咧着嘴道：「你們怎到現在才來？」

「還說呢！」揩了一下汗水，劍痴道：「他媽的，這殺千刀的沒把地點告訴我，我只好照着馬蹄走，誰知天又暗，三攪四攪，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那裏去了！」

噴着笑，追風俠道：「誰叫你豬頭一個？找不到不會在原地等？我回去找你，連個鬼影也沒有，幸好我姓嚴的聰明，回到雲台山等，否則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找到你呢？」

「你不笨，你不笨！」氣煞的大瞪着眼，劍痴氣呼呼的說道：「如果你老子不回雲台山，你再等十天，看能否聞到俺放的屁？」

君之楓眞拿他們不得，連忙從中道：「總算你們回來了，我可眞望眼欲穿。」

那名伙計不知是站得不耐煩，抑是趁此拉一票生意，他哈腰浮笑道：「公子，您何不請兩位大爺同至賤舍一叙。」

君之楓想了一下，道：「老哥，我們呆會再回去，你請先行吧。」

伙計連忙說道：「不不，公子爺您千萬不可誤會小的意思，我並非不樂意帶您去……」

笑着打斷他的話，君之楓說道：「我兩位朋友是老馬識途，不用煩您老哥大駕了。」

楞了一楞，伙計吶吶的說了一聲，他顯然是被攪迷糊了。

君之楓又道：「我們可能稍晚回來，到時有勞你老哥開門啦。」

「那自然。」伙計諂笑着道：「願公子您玩得痛快。」

說着打了一揖，便舉步走去。

君之楓忙又叮嚀道：「別告訴我那渾家。」

「知道了。」伙計大聲回道。

等至伙計走遠，追風俠大惑不解的道：「渾家？老弟，你什麼時候成親的？」

君之楓笑了兩聲，道：「咱們到金安藥舖去，路上說與你們聽聽。」

楞了一楞，劍痴道：「到金安藥舖幹嘛？」

「路上說與你聽。」君之楓說着，轉首向追風俠道：「煩你大駕帶路了。」

握住他的手掌，追風俠聳了聳肩道：「我不懂你在攪什麼玩意！」

於是，他們三人一行便緩緩的朝金安藥舖走去……

原來君之楓早就打定主意今晚要潛至金安藥舖看個究竟，但苦於皇甫霏霏傷情未完全好，是以不願她同往，但他一個人沒人引路，苦於難行，便想出要伙計帶路，他之所以不願皇甫霏霏知道，是免得讓她操心，而對伙計故作模態，無非是顧慮客棧是人多心雜的地方，他不願引起有任何人的注意，而又導至像生死判官筆的那般痲煩，這就是他目前抱的宗旨。乍看之下，君之楓似是顯得有些做作和杞人憂天，事實上這便是他胆大心細的地方，眞堪算是個老江湖了。

而追風俠和劍痴至金安藥舖之時，發現君之楓並不在那，兜着滿肚子狐疑找到鎭上來……

追風俠甚是氣憤的道：「他媽的，那裏的狗爪子眞是氣勢凌人，硬是把咱給趕狗般的轟了出來！」

劍痴也火怒的道：「莫非老弟你是沒給銀子，眞操他的，那副樣子，好個吃人樣哪！」

君之楓笑着道：「這就是今夜我們要去的原因了。」

眨了一眼，追風俠道：「你以為九頭梟今夜會來嗎？」

君之楓點頭道：「我想是的。」

此時距金安藥舖不遠了，他們見四野無人，便展開輕功術，三人的身形像電般

的速快，像貓般的靈捷，只一彈指，便已躍上金安藥舖的屋宇上。

甫一躍上，他們已淸晰的聽到兵器的撞擊聲。

「已經幹起來了！」追風俠伏着身子，壓着嗓子道。

凝眸四顧，劍痴小聲道：「噢，那邊，在那邊。」

說着，一弓身，身子像箭般的掠過庭院，在廂房的屋頂上停下。

追風俠忙不迭拉着君之楓跟上去。

只見在廊下，兩條身影正激烈的互相來往着。

其一正是那中年婦人，她手中一把金光閃閃的長劍，正舞得呼呼聲响，力敵一名年約四旬以上，身着黑色勁裝的中年漢子。

那名中年漢子五官端正，手中持的也是一把至少有兩尺來長的利劍。

他們打得很激烈，四周站着手持刀劍的家僕和奴婢，那叫慧兒的紫衣少女站在不遠處，全神傾注在兩人的格鬥裏，誰也沒發現在這一刹那前屋頂上多了三個人。

屛住氣息，追風俠道：「那大概便是九頭梟啦，老弟，咱是否下去？」

凝心靜聽着，君之楓道：「不，大夫本就不願我們插手，如果大夫不支之時，咱再助他一臂之力吧。」

這時兩人已打至庭院了。

兩人的武功俱屬上乘，打得有聲有色，確是一場罕見的搏殺。

中年婦人雖不過一名大夫，但此刻的她判若兩人，威風八面，凛凛生氣，那柄劍又凌又厲一點兒也不含糊的攻向對方。

中年漢子滿臉殺氣，更是又狠又毒的朝中年婦人的要害猛攻。

至少有五十招過去了，仍未有勝負，直叫屋頂上的追風俠和劍痴看得目瞪口呆，他們相顧失色，不期然的道：「噢，大夫原來是深藏不露啊，咱萬萬不是她的敵手，而那廝竟也如此身手，老弟，只怕咱也都不是他的對手。」

淡淡一笑，君之楓低聲道：「這可能就是大夫不願我們插手的原因，無濟於事啊。」

忽然，那名中年男子一陣狂笑，大聲道：「積了二十年的恨，二十年的血，今天，終於可一償宿願啦！」

追風俠和劍痴連忙轉目望去——

只見那個中年男子忽地騰起七，八丈來高，在空中斜斜的掠下，這當中，那閃閃生光的劍刄一個怪異的振跳，驀然已要抵進中年婦人的心窩！

追風俠和劍痴看得心頭大駭，中年婦人雖是一陣急閃，但依然被那股劍幕包圍着……

「哎！」一聲痛叫，中年婦人左臂上已掛了彩，一陣踉蹌，幾乎仆倒了下去。

「娘！」紫衣少女見狀，心魂俱裂的叫了一聲，撲身前去，扶住中年婦人搖搖欲墜的身子。

紫衣少女見中年婦人一陣痛苦之色，那張秀娟的臉蛋陡地變了樣，她悲切的，憤怒的反身撲向那名中年男子，她咬牙切齒的道：「九頭梟，你納命來。」

中年婦人見狀，大驚失色的叫道：「慧兒，妳不是他的對手！」

紫衣少女顯然是憤怒極了，她根本沒理中年婦人的喊叫，她瘋狂的舞着劍，一口氣，已攻出了至少有十招以上。

中年男子——九頭梟，他看也不看她，淡淡的，也是很狂傲的說道：「黃毛丫頭，妳就先到地下爲妳娘採採路吧！」

話聲中，他身子輕盈的往旁滑去，一抬腳，蓬的一聲，紫衣少女連他襟角也沒沾着，哇的一聲，已被九頭梟踢得半天來高！

「慧兒！」中年婦人驚叫了一聲，也顧不得血涔涔的左臂，一彈身子，追隨而上，抱住翻滾於空中的紫衣少女。

「姓藍的，該是妳們母女上路的時刻了！」

冷冷的發着話，九頭梟驀地一展身形，暴然直上，刷一聲，一道銀光已直指中年婦人！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千鈞一髮之際，陡聞大喝一聲，一條藍影激射而來！

那條藍影好快的身形，九頭梟只見眼前沒幾寸的地方，兩隻腳影如毒蛇般的直竄來！

沒他考慮的餘地，九頭梟急忙一吐氣，已使出「千斤墜」身法，只見他猛然一降，落至地面，堪堪的讓過那雙腿影，自然，中年婦人也安全着地。

那條藍影踹了個空，身子在半空中滴溜溜的打了一個轉，倏然不見！

「有種的別走！」

憤怒的暴叫着，九頭梟猛力一縱，急躍而起！

掠過屋牆，九頭梟閃電般的追踪而出，隱約的見到那點藍影降落在那道路上。

輕落於地，當九頭梟看淸那藍衣人不過是二十出頭的年輕小伙子之時，他確實怔忡了一陣子。

那藍衣人自然是君之楓了。原來是當中年婦人受傷之時，他便想現身掠地，但紫衣少女又撲進場，使得他不得不頓住身形，而那紫衣少女不過一個照面便被擊傷，君之楓再快，也只能做到解救中年婦人母女不被九頭梟一劍貫穿。

事實上君之楓的反應是够快的了，追風俠和劍痴雖也是有心助中年婦人，但，他倆都被九頭梟的罕世武功所懾住，一直到君之楓躍出屋外，九頭梟追了出來，他倆才如夢初醒，慌慌張張的掠射出來。

兩人停落在君之楓身旁，見君之楓無恙，這才放下了心子。

君之楓所以躍出屋外，完全是爲了屋裏頭的地形地物不利於他。

從頭到尾，細細的打量了三人之後，九頭梟怒不可遏的道：「你們，報個萬兒來！」

追風俠挺了一下胸脯，道：「人稱追風俠是也！」

劍痴捂了一下鼻子，也道：「劍痴便是老夫。」

怒目瞠睜，九頭梟伸手一指，道：「小子，你呢？」

淡淡一笑，君之楓道：「我正想問你呢。」

一怔，旋暴然色變，九頭梟怒笑道：「好個猖狂小子，來來，讓我九頭梟數數

你幾根硬骨頭！」

說着，身子一長，如猛鷹撲雛般的撲了過去！

身子急躍而起，追風俠眼明手快，嗆一聲，已揮着長劍迎上去。

劍痴也忙不迭騰身射起，急急撲上前去！

但只見三人登時殺成一團。

就在此時，屋裏忽湧出一大堆人來。

爲首的正是中年大夫和紫衣少女，後面的便是那些家丁和婢女。

中年婦人已把傷口包紮好了，紫衣少女雖然被踢了一腿，但看來並不怎麼嚴重，她們一見竟是君之楓等人，不禁都楞了了一楞。

九頭梟見她們出來，身子一旋，躍至丈外，怒聲道：「喝，原來你請來了帮手，來來！都來，誰怕誰便不是人！」

「叫叫叫，叫你娘的狗頭！」怒叱着，劍痴單劍一幌，已直撲而去！

追風俠也一挪身子，長劍劃着半天劍幕，逼罩前去，他不甘於後的叫着道：「莫說九個頭，十個頭也給你搬家！」

怒哼一聲，九頭梟不閃不避，只見他長劍猛力一格，嗆嗆兩聲，追風俠和劍痴雙雙被豁了出去！

「狂徒！今夜非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不可！」

暴叫着，九頭梟身子猛旋，猝然撲了過來，劍尖直指追風俠的腦瓜子！

「操你奶的！」

滑身一躍，劍痴吐罵一聲，已直攻九頭梟下盤。

於是，三人又殺作一團，顯然的，九頭梟的武功要比追風俠和劍痴强過不知幾許，然追風俠和劍痴有一股拚勁，兩人的聯手堪稱凌厲，是以一時之間，九頭梟並不能佔很大的上風。

這當中，中年婦人業已奔近君之楓的身側，她驚訝的問道：「胡少俠，你怎麼來了？」

恭謹的一揖，君之楓道：「爲報大夫盛德，故冒昧插手，大夫不見怪吧？」

凝注着他，大夫道：「胡少俠，恐怕你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轉首凝視場中，接着道：「非老身短言，恐怕令友要落敗呢。」

淡淡一笑，君之楓道：「有言不是强龍不過江，在下雖眼盲，但自信能和九頭梟週旋幾番。」

臉上湧起一陣驚訝，中年婦人似乎是感到君之楓有些誇大，她正想說話，忽地一聲暴喝傳來，忙不迭扭頭望去——

只見九頭梟又似方才那般的騰射起半天來高，一個斜掠，劍鋒猛轉，不過刹那已直逼追風俠喉結，他得意的叫着道：「大爺的『金空奪命』你能逃命嗎？」

哇聲大叫，追風俠只覺眼前一花，一隻亮金金的劍尖已離他頸項沒幾寸的地方了！他急忙狂閃着，但那劍尖就像幽靈般的跟了上來！

眼見追風俠便要血濺五步！

說時遲，那時快！

劍痴驀然一聲狂吼：「烏龜頭，老夫與你拚了！」

話聲仍震蕩在緊張稀薄的空氣裏，他整個人已如脫弦之箭急射而起，同個時間裏，他已迅快的，連續的搬出了他閣下的絕活兒——劈蓮劍法，他一口氣的使出「蓮葉片片」，「風擺殘蓮」，「飄蓮漫漫」和「蓮開八瓣」等凌招！

驟只見半空裏捲起一團如狂飆般的呼聲，和撩人眼花的暴光！

「狗娘養的！」

憤怒的叫着，九頭梟連忙劍身一帶，刷一聲，從追風俠的胸襟轉劈向猛撲而來的劍痴！

這個當中，追風俠倏一彎腰子，狼狽的使出「笨驢打滾」，直滾出丈把外，饒是如此，他胸前的衣襟却被九頭梟的劍氣劃下一小片！哦，他眞是死裏逃生，至少灰頭土臉，已够狼狽！

君之楓忙一旋身子，射立其旁，扶着他關注的道：「沒怎樣吧？」

喘了一下氣，追風俠咬着牙道：「操他的，那傢伙眞個硬！」

話聲甫落，驀然一聲金折玉裂傳來，追風俠連忙扭頭望去——

但只見劍痴被豁開了有丈外，他方甫落地，九頭梟已桀笑着直向他撲去！

臉色大變，追風俠脫口道：「老傢伙不妙了！」

「看少爺的！」話聲不過剛傳出，君之楓已嗖的一聲，身形如電光石火般的向場中射去！

好準！君之楓不偏不倚的正好朝九頭梟撲去，他怒叫着：「閣下別兇，你家少爺來了！」

一驚，九頭梟顯然是料不到君之楓會猝然出手，憤憤的咬着牙，身形急忙往旁逸去，讓君之楓那雙腿從他腰身滑過去！

猛一頓氣，君之楓已停落在劍痴身旁，他道：「這隻點子讓我來。」

喘着氣，劍痴道：「很燙手，老弟，你得格外當心。」

「準把他擺平。」君之楓豪氣干雲的道，再次叮嚀他一聲，劍痴便躍身至追風俠身旁，全神凝注場中。

冷冷睨眼打量君之楓，九頭梟傲氣冲天的道：「媽的，老的倒龜縮起來，換你這頭頂仍臭酒味的乳臭小子來了！」

平靜的抒了一口氣，君之楓緩緩的道：「如此狂傲，別折了腰。」

「就憑你？」不屑的撇了一唇角，九頭梟冷聲道。

點了一下頭，君之楓淡淡的道：「不錯，就憑我——你家少爺。」

「好小子！」憤叫了一聲，九頭梟紫漲着臉，刷一聲，已捲着一片呼聲，劍尖直遞向君之楓心窩！

單脚猝旋君之楓不慌不忙的往旁閃去，正當九頭梟那長劍從他身邊刺過之時，君之楓猛地雙掌狂掄——「大辣手」已出籠了！

驟只見君之楓倏地成了千臂金剛似的，漫天的掌影，夾着山崩地裂似的呼嘯，罩向九頭梟！

促然大驚，九頭梟顯然已發現自己太低估對方，他只感那彷彿有千隻以上的魔手，在同一個時間向他週身所有的部位襲來！他連第二個意念也沒有，連忙抽身暴退！

君之楓並沒有跟上去，他知道自己兩眼不能見物，深恐又絆倒，所以站立不動，他已決定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事實上，他是該這樣子。

停在兩丈外，九頭梟重新注視了一下君之楓，他驚異的道：「好，就憑你這一手，已够資格與大爺週旋，小子，說，你是誰，爺決不殺無名之輩！」

聳了一下肩，君之楓並不答話，那副樣子，顯然的是不把對方放在眼裏。

那堪受如此奚落，九頭梟頓時氣得咬牙磨齒，他暴吼一聲，身形狂撲君之楓！

劍鋒詭奧的一振一沉，九頭梟雙管齊下，兩腿如雨般的，猝然踢向君之楓的心脯！

但見那脚影如風車旋轉般的呼呼作响，哦，那正是武林公認難學的「佛脚」！

這眞的很厲害，儘管君之楓裝得很自然輕鬆，但他臉上不能否認的已湧上一撮震駭，他那敢怠慢，倉促間，大喝一聲，身子向後微弓，驚險的躲過劍尖，同個動作，他再度掄起兩手……

這次並非是大辣手，如果君之楓能記取招式的名稱的話，該知道這便是他很少用的「大妙手」！

大妙手，哦，是的，它和大辣手一樣有空手奪双，防敵制敵的異曲同工作用。但它和大辣手迥然不同，它比大辣手更狠，更毒，它是武林中一套很難練很難練的上乘佛門武學！

眞的，它看起來並不怎麼起眼，一派懶洋洋的沒勁樣，甚至給人一股發笑的感覺，但，只要是行家，便知道它相當於武當一派失傳已久的「軟拳」。

儘管九頭梟那雙腿踢得是如何的猛，如何的烈，但君之楓那像婆娑起舞，看起來有氣無力的兩手，就這樣，一點也不困難似的招架了九頭梟踢出的二十七腿！

佛門中的腿和手對疊，誰也沒有佔着便宜。

場中衆人看得心驚肉跳，他們震驚九頭梟武功的高深，但他們更佩服君之楓，因爲他比九頭梟年輕一半，而且他還是個瞎子哪！

中年婦人始終注視着戰情，她注意着君之楓的一舉一動，當君之楓使出「大辣手」之時，她臉色倏然大變，及至君之楓施出「大妙手」之時，她竟瞠目結舌……

兩人對峙着，君之楓和九頭梟分站在三丈外，九頭梟不再那麼狂傲，他已開始凝神屏氣，他已把君之楓估計得很高了。

君之楓靜靜的垂手站立，一臉平靜加上冷酷之色，他那副樣子，眞彷彿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之概……

靜默着……

場裏場外俱皆鴉雀無聲，靜得只有蕭蕭風聲，他們知道是暴風雨前的平靜……短暫的平靜……

追風俠和劍痴兩眼睜得大大的……

中年婦人視綫始終放在君之楓臉上。

紫衣少女的臉蛋上呈着旣緊張又驚悸之色。

那些家僕和婢女簡直一絲大氣也不敢透。

九頭梟眉宇間的殺氣愈來愈濃，越來越澀了。

君之楓依然紋風不動，彷彿是硬化了過去，只是他緩緩閉下眼簾，臉上除了平靜和冷酷，似乎又抹上了一層冰和煞！

驀地——！

九頭梟猝然騰飛射起，半空中，一連幾個觔斗，九頭梟忽地像分身般的，九個身影展成平面的轟向君之楓！

九頭梟，果眞不錯是九個頭，這個身法不僅怪，而且絕！

衆人正爲君之楓担心之時，君之楓陡然平飛疾起，在他離地刹那，一撮，不，是一片，一大片的金光銀幕暴然如水銀瀉地般的暴射！

哦，君之楓已亮出了他的絕世名器，——一刹双！

嘩然大叫，九頭梟驚駭的，本能的抬手遮眼，他看不見君之楓，他看到的僅是一片光，一片強烈的光！

九個身影匆忙的向後奔竄，彈指，竟又彷彿合而爲一，九頭梟在奔挪中，長劍倏地舞風車般的猛旋，急轉，企圖壓制那急逼而來的光牆！……

那枝利劍擊在光幕裏，响起了幾聲叮噹聲响，九頭梟的兵器竟折一爲三，僅剩一小截！

委實大駭！九頭梟心魂欲破，狂着叫急急閃避……

但，他如何躲閃，那片暴光彷彿長了眼睛似的，就像响尾蛇般的急追而來！

終於——

「吭！」一聲狂嚎，光幕裏噴起一道血光！

九頭梟歪歪曲曲的跌仆了出去 一連在地上翻起了好幾個滾！……

死命掙扎，九頭梟似乎已拚出了他體內所有的潛力，猛一個縱躍，刷一聲，已投身在黑夜裏，瞬眼，已不見身影……

在他身形消失的刹那，隱隱的傳來他悲憤的語音，說道：「小子，青山永在，綠水長流，我九頭梟陳永進，誓當報斬臂之仇！」

暴光歛失，揣回了「一刹双」，君之楓昂立不動，胸脯一陣起伏，顯然他是够疲憊……

離他五尺前的地上遺留着一隻曾經是屬於九頭梟的手臂，那隻手臂仍緊握着那把斷劍……

這一場格鬥，九頭梟是輸了——他輸去了一隻手臂。

但他並未完全輸，如果他知道君之楓那隻一刹双從來沒有人躲得過，他或許會感到一點心安的，他是雖敗猶榮……

「老弟，要得，棒極了！」

歡欣的叫躍着，追風俠和劍痴奔了前來，拍着他的肩胛道。

吐了一口氣，君之楓微笑道：「是運氣。」

的確，那是運氣，當九頭梟展出九個身形之時，一般人，不，縱算是高手也决難躲過，而九頭梟是不幸，他並不知道君之楓是個瞎子，君之楓根本不會被他的九個幻影惑住，他憑着一對靈敏的耳朶測出九頭梟的方位，這，不是運氣嗎？

中年婦人一行也奔了過來，她深深的注視着君之楓的臉龐，那表情，很怪，很怪……

（未完）

名作家
朱羽
最新佳作



有離奇曲折的內容

經已出版

有生動活潑的筆觸



定價$3.00



定價$3.60



定價$2.30

紫芒電閃　靈禽反噬

荒山捨命　義尊雲天

針鋒相對語語絕
掌出如風凜凜寒

新派武俠小說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電話：H484221-4